

將帥風雲（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琥珀宮遽生巨變，大火拚震撼江湖。豪情浪子，重義劍客，聯手痛懲黑道羣魔，精采百出。本文氣魄雄偉，情節激壯，結局尤爲出人意表，佳作當前，值得鄭重推薦。

$3.50

1050

編者話 本刊自從增加篇幅後，使我們堆積如林的巨著佳作，得以順利地按期鑫湧推出，加强內容，風貌一新，以饗讀者，深以爲慰。且從本港及各地讀者們的鼎力愛護支持下，反應良佳，極爲讚許，深表致謝！我們在今後，不論長、短、中篇巨著的刋出，均以迎合一般讀者興趣爲宗旨，以達到更臻盡善盡美的地步，敬希讀者們留意及繼續給予鼓勵，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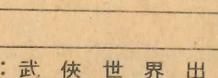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選刋雪刀浪子故事「將帥風雲」，內容情節，新穎脫俗，緊張刺激，兼而有之。豪情浪子龍城璧和一羣重義劍客，聯手痛懲黑道羣魔，大快仁心，精彩百出……全文充滿雄偉磅礴氣氛，結局出人意表，佳作當前，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除了隆重刋出一部俠義中篇「雲海雙英」外，巨型小說是由馬雲執筆撰著的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女刺客」，是篇的女主角，渾身是胆，她武功高强，殺人無數！她自設陷阱，故露破綻！爲甚麼？但當您知道一切眞相後，會令你不禁大吃一驚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5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將帥風雲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銀鞭黑心客

（一）

黃昏。

秋風漸急，林中落葉飛舞。

落葉處處！

枯毀了的黃葉，落在他的頭上，落在他的頸子上，也落在他的胸膛上。

其中竟有一塊不偏不倚的更落在他右肩的傷口上。

夕陽從西山遠峯透過林葉，照射着他的臉！

他的臉看來是那麼蒼白，蒼白得就像個已經嚥了氣好幾天的死人。

但他不是死人，死人是不會再流血、再流汗的。

他的肩在流血。

偷襲俠中俠

他的額在流汗。

血味腥，汗却冰冷而無味。

他現在應該去找個大夫，好好治療身上的創傷。

但他看不見大夫。

他看見的是夕陽慢慢沉了下去，他的人也慢慢的向下沉。

太陽西下，明日還會東山再起。

但他若在今夕沉了下去，就永無超生之日。

×　×　×

天色終於黯了！

他也終於倒下。

（二）

九十七枝火炬，一百八十把精鋼打造的鬼頭刀，幾乎搜遍整片林子。

駱九爺親自率領着鬼王帮近二百手下，追踪了大半天，根據種種跡象顯示，林晚塘一定就在這片林子之中。

林晚塘已受了傷，他中了一枚天絕地殺追魂釘。

他能活着的機會，微乎其微。

但駱九爺却下令，無論林晚塘生死如何，總之活着要抓人，死了也要把他的屍體抬回去！

駱九爺自二十一歲出道江湖，這四十餘年以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澈底。

做事澈底，是他成功的因素。

在黑道上，他的確是一個很成功的人物。

×　×　×

在這片林子的南方，是一條不太寬的河。

河上有橋。

獨木橋。

就在駱九爺即將脾氣大發的時候，獨木橋上忽然傳來一陣笛聲。

然後，駱九爺又聽到一陣怪响。

那是骨頭被折斷的聲音。

駱九爺臉色一變，立刻趕到河邊。

他看見鬼王帮中最兇悍的兩個刀手，面無血色的向自己走了過來。

他們的手俱已折斷！

獨木橋上，站着一個白衣人。

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闊邊草笠帽。

雖然這一頂草笠帽帽邊很闊大，但仍然掩蓋不住他的一頭長髮。

在火炬的照耀下，駱九爺只能看見他長髮披肩，却看不見他的臉。

笛聲已停，白衣人背負雙手，誰也看不出他是甚麼來路。

又有一個鬼王帮的刀手，恃着血氣方剛之勇，撲了過去，要和這個神秘的白衣人一決高下！

但駱九爺却大聲喝止：「蔡么，你退下！」

蔡么立退。

但白衣人却冷笑一聲：「太遲了。」

就在這一刹那，白衣人已像鬼魅般欺到蔡么身前。

蔡么大吃一驚，他做夢的時候也想不到世間上竟然會有這麼快的身法！

他吃驚未已，雙肘同時突覺一陣劇痛，兩臂同告折斷。

他的身子再也站立不穩，跌進河中。

白衣人用甚麼手法把他的雙手廢掉？

他竟然完全看不出來！

駱九爺臉色又已變了！

「你爲甚麼不乾脆殺了他？」

對於蔡么這種人來說，毀了他的一雙手實在比殺了他還更可怕百倍。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他不配讓我出手殺他。」

駱九爺瞪起了眼，厲聲道：「本帮主又如何？」

白衣人冷冷道：「免强還可以。」

駱九爺突然大笑。

兩個箭步間，他的人已站在獨木橋上了。

他身長七尺六寸，比起眼前的白衣人，最少高出半尺。

但他用的武器却並不長，那是一把鐵摺扇。

駱九爺凝視着白衣人半晌，突然道：「說出你的名字。」

白衣人道：「不必。」

駱九爺冷笑道：「本帮主從來不殺無名之輩，你說出名字，本帮主一定會在你的墳前立碑。」

白衣人的聲音比他更冰冷百倍，他的回答也很絕：「我殺你之後，絕不會爲你立碑，所以你也不必問我的名字，更不必爲我立碑。」

駱九爺道：「好！那麼本帮主就當只不過是殺了一條狗……」

「狗」字才出口，他手中的鐵摺扇已張開，十二枝扇骨中各自射出一枚毒針！

毒針射出的同時，駱九爺的鐵摺扇也同時向前撲擊，向白衣人的咽喉間疾劃過

去。

無論那十二枚毒針是否能够擊中白衣人，他這一扇巳足以讓絕大多數的武林高手立刻躺下。

可是，毒針沒有擊中白衣人，他這一扇撲擊也同時落空。

明明還在眼前的白衣人，忽然就像是一陣輕風般，消失得無影無踪。

直到駱九爺再看見白衣人的時候，一把冰冷的劍鋒巳貫穿過他的嘴巴！

× × ×

一劍就巳致命！

但別人還是看不見劍，他們只看見白衣人的手中，緊握着一枝鐵笛。

顯然，劍鋒就藏在鐵笛之中。

鬼王帮雖然人多勢衆，但連駱九爺都在一招半式之間便死在白衣人的手下，他們又豈敢胡來。

直到駱九爺「咚」的一聲跌進河裏的時候，白衣人巳飄然遠去。

沒有人敢追。

黑夜中，他們只聽見了車輪輾動的聲音，漸漸由近而遠，終至不可聽聞。

他們找不到林晚塘，也沒有替帮主報仇。

所以，後人評論這一件事，都說他們全是飯桶中的飯桶。

（三）

馬車風馳電掣般望南而去！

白衣人揮鞭趕車，奔馳大約十里之後，終於停頓下來。

他遭遇了障碍。

阻碍馬車繼續前進的，是一頂四四方方的轎子。

這一頂轎子並不可怕，但在轎子的四週，却有十把强弓，十枝利箭，對準着白衣人！

轎前還有兩個小姑娘，兩盞明亮的燈籠。

她們雖然不能算太美，但却都眼睛明亮靈活，且巳具備了成爲小狐狸的資格。

小狐狸並不一定很壞。

有些小狐狸也許會比兔子還更和善。

但這兩個小姑娘顯然都不是的！

因爲她們居然下令放箭。

十枝利箭，同時射出。

這十枝箭射出時的威力，當然很驚人，無論任何一箭射中白衣人，都足以貫穿過他身體的任何一部份。

放箭的是十個紅衣大漢，他們膂力極强，這是誰都不會懷疑的。

「崩」的一聲，眼看白衣人立刻就要死在箭下。

但幾乎就在同一刹那間，白衣人手中的馬鞭巳筆直般揮出。

筆直揮出的馬鞭一拉一捲，居然把那十枝箭全都捲起，一枝不留。

兩個小姑娘互望一眼，彷彿不相信這是事實！

白衣人把十枝箭一手丟掉，冷冷道：「妳們若想找刺蝟，應該往山裏去找。」

左邊的小姑娘笑了。

她的笑容很甜美，聲音也像是蜜糖兒般：「我們找不到刺蝟，却遇上了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英雄豪傑。」

白衣人冷冷道：「我不是。」

右邊的小姑娘道：「你是的，江湖上有誰不知道，白無涙是俠中之俠，連威震江南的蝴蝶城主趙天爵，也死在你的手下，你若還不能算是個英雄豪傑，那麼世間上再也沒有眞正的大英雄了。」

白衣人冷冷一笑：「妳們攔着我的去路，就是爲了要說這幾句廢話？」

左邊的小姑娘悠悠一笑：「別光火嘛，火氣上頭，又怎能談生意？」

白衣人道：「我不會談生意，旣不會，也不想。」

左邊的小姑娘笑了笑：「但這一宗買賣，你一定會很有興趣的。」

白衣人索性閉嘴。

他從來都沒有跟小女孩談個絮絮不休的習慣。

右邊的小姑娘又問了一句：「你是不是白無涙？」

白衣人終於點了點頭。

左邊的小姑娘一笑：「自從去年你報了大仇之後，許久都沒在江湖上露過臉，據說你巳歸隱山林，不問江湖世事了。」

白無涙冷冷道：「不錯。」

右邊的小姑娘道：「但現在你又捲入了江湖的是非恩怨中，難道你不後悔？」

白無涙沉默着。

左邊的小姑娘淡淡道：「這也難怪，受人點滴之恩，報以湧泉，據說你少年的時候，林晚塘曾助你一臂之力，擊斃了十四個要殺你叔父的神秘殺手。」

白無涙仍然默不作聲。

右邊的小姑娘嘆了口氣，道：「你的確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當你知道林晚塘出了麻煩之後，就不顧一切要挽救他的性命。」

白無涙終於道：「妳們現在想要的是甚麼？」

左邊的小姑娘眨了眨眼，道：「白大俠是聰明人，當然會明白我們的來意。」

白無涙道：「妳們要我把林晚塘交出來？」

右邊的小姑娘道：「不錯。」

白無涙冷冷道：「這樣做對我有甚麼好處？」

左邊的小姑娘搖搖頭。

她緩緩的道：「你交出了林晚塘，對於你沒有任何的好處。」

白無涙冷笑道：「旣然如此，我爲甚麼要幹這種儍事？」

右邊的小姑娘微微一笑，慢慢的道：「你若不交出林晚塘，却是更儍。」

白無涙道：「我不懂。」

左邊的小姑娘悠悠道：「你很快就會懂的。」

她說着這一句話的時候，轎前的帳幕巳打開，燈光照射在轎中的一個老人的臉上。

× × ×

轎裏端端正正的坐着一個青衣老人。

這個青衣老人的衣衫巳破碎，身上還滿是血漬。

血巳乾。

他的臉却毫無光澤，也沒有半點血色，就像是沒有燃着火光的殘舊燈籠一樣，死氣沉沉。

但他還沒有死。

白無涙仍然可以看見他胸前起伏着，儘管他的呼吸巳是那末微弱。

白無涙怔住了。

天下間能令他發楞的事，少之又少，但這一次他眞的怔住了。

右邊的小姑娘淡淡道：「你一定想不到，你的叔父巳經成爲我們的貴賓。」

左邊的小姑娘接着說：「當我們知道白大俠準備插手管上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們就巳把你的叔父請了回來。」

白無涙盯着青衣老人，目不轉睛。

青衣老人的確是他的叔父。

他的叔父叫白羣鴻，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他「笑一笑」。

白羣鴻生性豁達樂觀，而且涵養極佳，無論遇上了甚麼人，遇上了任何事，他都只一笑置之，從不動怒。

他是一個很可愛、經常滿面笑容的老人。

但現在他的笑容巳消失。

他顯得很憔悴，四肢虛弱無力，全身又酸又痛。

就在白無涙發楞的時候，轎子背後突然射出一道刺目的銀光，而且一下子就巳射到白無涙的胸膛上。

白無涙彷彿渾然不覺，全身上下紋風不動。

但車廂中忽然又射出另一道刀光，把銀光逼退開去。

車廂中同時响起了一個人冷淡的聲音：「九節亮銀鞭果然名不虛傳，每當在最有利的情況之下突施暗襲。」

馬車前一人臉紅紅的站着，他手中握着的武器正是九節亮銀鞭。

他在江湖上也是大有來歷的人物，銀鞭黑心客崔寒樓的名號，又有誰沒有聽說過？

他不但是個綠林大盜，也是個職業殺手。

凡是可以賺錢的事，他都肯幹，而且幹得很出色。

可惜他所賺來的錢財，沒有一分一毫是正義之財，他幹的事無論或大或小，全是見不得光的。

他的臉很少會紅。

就算他喝醉的時候，他的臉色也是鐵青，絕不會變紅。

但他現在的臉色却好像是一隻熟透了的紅蘋果。

他身上穿着的緞子衣服，巳被一把鋒利的刀劃破，而且還被劃成三行。

換而言之，他巳捱了三刀。

雖然這三刀沒有令他的肉體受到絲毫傷害，但却巳把他的自信心和尊嚴澈底摧毁。

兩個小姑娘的臉色也變了。

顯然，她們也沒有想到，在這一輛馬車裏，竟然潛伏着一個這麼厲害的刀手。

這人絕對不是林晚塘。

林晚塘從不用刀，而且他巳身受重傷，絕對無法使出這種驚人的刀法。

崔寒樓倒抽一口涼氣，突然大聲道：「你是誰？爲甚麼不乾脆殺了我？」

車中人淡淡道：「我巳殺了你。」

崔寒樓一凜。

車中人又道：「你巳是個死人。」

崔寒樓的一張臉忽然又變成了蒼白之色。

車中人冷冷的再說下去：「九節亮銀鞭本是祁連山天祁上人的武器，二十年前天祁上人素以行事光明磊落的作風稱譽武林，想不到他唯一的弟子却是個混蛋！」

崔寒樓冷汗如雨，他突然喃喃道：「不錯，你駡得對，我是個混蛋，不中用的混蛋，我敗壞了師父的名譽，却又沒有遺臭萬年的資格，我是個毛賊……」

說到這裏，他忽然厲聲一喝：「旣然我是個不中用的混蛋，活着的確沒有意思，但我做鬼也决不會放過你！」

他居然還要再拚命衝前。

他剛才要殺的是白無涙，但現在他要殺的却是車廂裏的人。

但他的身子還未衝到車廂，白無涙的劍鋒巳迎頭向他急揮而下。

白無涙的身子還是沒有動。

動的只是他的右手，他的笛中劍。

崔寒樓如矢箭般衝前的身子，倏地停頓下來。

一道白光，自他的眉心劃下，一直劃到他的喉結穴上。

崔寒樓深深的吸了口氣，全身氣力都在刹那間渙散，崩潰。

白無涙冷冷道：「他巳說得很淸楚，你巳是個死人，不由你不相信。」

崔寒樓終於相信了。

這一次他虧了老本，非但賺不到白花花的銀子，而且還賠上了一條性命。

（四）

當崔寒樓倒下去的時候，那兩個小姑娘巳悄悄的溜走。

十個弓箭手也巳消失了踪跡，只留下那兩盞燈籠，一頂轎子，一個受了重傷的老人。

白無涙吸了口氣，道：「你是否巳看出他受到了怎樣的傷害？」

車中人道：「他不但受傷，而且還染上奇毒。」

「能治癒嗎？」

「很難說。」

「比起林先生的傷勢，他似乎不遑多讓。」

「所以，我們要盡快趕到醫谷，越快越好！」

× × ×

馬車又再望南飛馳。

他們是否會遭遇到更大的障碍呢？

在車廂中，白羣鴻就像個木頭人，臉上的表情完全僵硬着。

躺在他身邊的，是一個臉色慘白的書生，他就是鬼王帮等人千方百計要殺害的林晚塘。

除了這兩個巳身受重傷的人之外，車廂裏還坐着一個浪子。

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 × ×

道路崎嶇不平，車廂在不斷的左右搖晃。

在這種道路上坐車子，實在是一件苦事。

龍城壁也不喜歡在這種道路上乘馬車，但現在他巳不能作任何的選擇。

他和白無涙談不上是朋友。

但他了解白無浪。他知道白無浪雖然絕少朋友，但能够成爲他的朋友的人，都是熱血滿腔的好男兒。

林晚塘是個書生，而且也是一個在武學上有極高深造詣的江湖人。

他是白無浪的朋友。

所以，當龍城璧知道白無浪要去援助林晚塘的時候，他也不待白無浪是否答應，便已老實不客氣的跳上了車廂。

假如跳上車子的不是龍城璧，那麼這個人極可能會被白無浪揪出車外。

但白無浪既沒有允許龍城璧跳上自己的車子，却也沒有把他從車廂內趕出。

這已是難能可貴的事。

馬車飛馳。

白無浪希望能在明天中午之前，到達醫谷。否則，林晚塘和白羣鴻都將會死在這輛馬車之內。

鶴裏紅梅

（一）

黎明，古道上落葉蕭蕭。

人雖未疲，馬却已累。

蹄聲越來越是緩慢，這輛車子好像特別沉重，連馬兒都快拖不動了。

幸好他們已將到飛馬鎮。

飛馬鎮有馬場，雖然販賣馬匹的馬商，也許還未睡醒，但只要身上有銀票，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龍城璧摸摸懷中的一叠銀票，忍不住輕輕的嘆了口氣。

金錢是多麼的俗氣的東西，但等到非用它不可的時候，最俗氣的東西都會變成最可愛的寶貝。

世間上除了不吃人間烟火的神仙之外，又有誰能擺脫金錢的奴役？

金錢本該由人類來奴役它的，但事實上，人類却往往反而給金錢所奴役、操縱，這實在是多麼可笑的事。

這不但可笑，而且也太可悲，太可憐了。

爲什麼人類會變成這樣子呢？

答案很簡單，而且簡單得跡近乎荒謬：「因爲人類就是這樣的！」

人類本來就是荒謬的動物，但他們的頭腦可不簡單。

可惜越不簡單的頭腦，做出來的事往往反而越是荒謬，這一點也是絕對不容否認的事實。

× × ×

四方馬場是飛馬鎮上唯一的販馬場。

這一座馬場的確名副其實，是四四方方的，形狀就像是場主的臉。

他姓梁，名字也叫四方。

梁四方很喜歡四四方方的東西，尤其是四四方方的銀票。

他對「四」這一個數目字有特殊的偏好。

他吃飯總是每頓吃四碗，喝酒若非四兩，就是四斤。

他有四個妻妾，却只有三個兒子。

他正在努力，無論如何一定要弄出第四個兒子出來。

但最要命的事並不是這些。

他近來染上了賭癮，經常到賭場豪賭幾手。

他賭四手就決不再賭，而且經常在骰寶桌上押「四」那一門。

初時他的確贏了大錢，但後來這種辦法漸漸走不通，他的運氣越轉越霉，這個把月來，他幾乎連這座馬場也要輸掉。

他的馬場本來有四十匹馬，現在只剩下了四匹。

那三十六匹馬並不是賣掉，而是輸掉的。

幸好他還有馬。

雖然他只剩下四匹馬，且還有一輛闊大的馬車，這輛馬車若由四匹馬拉動，速度和韌力都會增强得多。

梁四方估計，四匹馬還可值四百兩銀子。

但就在這一天的黎明，一個陌生人，花了四千兩買下這四匹馬和這輛特別闊大的馬車。

梁四方楞了半天。

因爲那人問價錢的時候，他伸出了四根手指，意思是說要四百兩，但那人却給了自己一張四千兩的銀票，而且還說：「不貴！不貴！」

梁四方却是個老實人，他據實以告，說這輛馬車連車帶馬，只值四百兩銀子。

那人冷冷一笑：「胡說！難道你沒有看見，這四匹都是血汗寶馬？」

梁四方嚇了一跳。

但他隨即明白，這人原來是個瘋子！

（二）

花了四千兩銀子買了只值四百兩的東西，龍城璧一點也不覺得寃枉。

這四匹馬雖然不錯，但却談不上是甚麼好馬，當然更不會是稀世難求的血汗寶馬。

世間上現在是否還有四匹血汗寶馬之多，實在還是一件極大的疑問。

梁四方不認識龍城璧，但龍城璧却知道他的爲人。

他雖然既迷信又固執，但却還算得上是個善良誠實的人。

他對朋友不吝嗇。

有一次，殺手之王司馬血輸了二十萬兩銀子，連烈火駿馬也押掉，結果由梁四方花了三千兩把馬兒贖回來。

司馬血欠他一筆帳。

但梁四方不要他還，他說：「你若斤斤計較這點錢，就不把我當是朋友。」

龍城璧本來並不知道這件事，是司馬血在兩個月前帶着幾分酒意告訴他的。

司馬血還不了這筆帳，龍城璧却願意代償，而且他還得很巧妙，連梁四方自己都不知道。

這種代替別人還債的方式，是否也太荒謬了一點？

假如有人認爲這是荒謬的話，那麼這人必定比梁四方更糊塗、更荒謬。

迷信任何一個數目字會帶來幸運吉祥，這是糊塗。

死性不改，執迷不悟，那是荒謬。

荒天下之大謬！

× × ×

白無浪趕車的功夫相當不錯，還未到中午，就已來到了草本鎮。

草本鎮距離醫谷只有十五里，這個市鎮並不大，街道也很狹小，僅能容許一輛馬車駛過。

白無浪以前也曾在這裏住過好幾天，對於附近的街道情況都很清楚。

但當他把馬車駛到草本鎮西南最後一條街道的時候，街道上竟然出現了一道剛剛築起的高牆堵住。

前無去路，後面却有兩個小姑娘在嘻嘻發笑。

白無浪的臉上立刻籠罩上一層殺氣。

他冷冷一笑，道：「這種無聊的事並不有趣。」

兩個小姑娘其中一人道：「你們的馬車實在太慢，就像是馱着了笨重硬殼的蝸牛。」

白無浪冷冷道：「你們一定要趕盡殺絕？」

「不！只要白大俠把林晚塘交出來，你叔父就可以獲得解藥。」

「妳們別做夢！」

就在這個時候，擱在馬車前面的一道高牆突然被撞破一個大洞。

這道高牆顯然是在匆匆忙忙間臨時堵起來的，並不怎樣牢固。

但這一撞之勢也着實驚人，似乎就算是銅牆鐵壁也難免給撞穿一個大洞。

洞的背後，是一張白白淨淨的臉。

這張臉雖然白淨，却並不是屬於斯斯文文那一類，相反地，這張臉代表着兇惡殘暴，雖然嘴上沒有獠牙，却比森林裏最野蠻的野猪還更野蠻，比最殘酷的山貓還更兇悍可怕。

在這一道高牆的背後，除了這個兇惡的人之外，還有甚麼厲害的埋伏？

× × ×

背後的兩個小姑娘又在笑了，笑得就像是兩條小狐狸。

「他是長白山第一條好漢，相信你們對黑白魔鎚令狐猛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罷？」

白無浪一言不發。

車廂裏的龍城璧却淡淡一笑，道：「原來是令狐猛，難怪一下子就能把這道磚牆撞穿一個大洞。」

「他不但可以把磚牆撞穿一個大洞，而且也可以在你的腦袋上用黑白魔鎚來繡花。」

「他繡的是甚麼花？」

「血花。」小姑娘悠然笑道：「我保證這種花一定會比玫瑰好看。」

又是一陣隆然巨響，高牆的洞被撞得更闊大。

令狐猛手中有鎚，左鎚漆如墨，右鎚却潔白如雪。

龍城璧忽然緩緩地從車廂裏走出來，對令狐猛道：「你也反了？」

令狐猛冷笑。

「你在說甚麼？」

龍城璧冷冷道：「老主人待你不薄，想不到連你也反了。」

令狐猛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龍城璧，過了許久才道：「尊駕姓龍？」

「不錯，在下龍城璧。」

「雪刀浪子龍城璧？」

「在下正是。」

「好！很好！」令狐猛突然大笑：「能够在這個時候遇上閣下，倒也不負我令狐某此行。」

龍城璧冷冷一笑，忽然轉過身子，目光落在那兩個小姑娘的身上。

「她們是誰？」

令狐猛淡淡道：「閣下曾否聽說過雙梅山獨鶴小築這個地方？」

「莫非是花鶴仙婆梅姥姥的那座獨鶴小築？」

「對了。」

「她們是梅姥姥的弟子？」

「不是弟子，而是婊子。」令狐猛忽然沉着臉：「梅姥姥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婊子，跟隨着她的全是連母狗都不如的第八流婊子。」

兩個小姑娘俏臉登時氣得煞白。

「令狐猛，你瘋了？」

令狐猛走到她們的身邊，大吼道：「不錯，我是瘋了，我現在立刻就要强姦妳們！」

龍城璧靜靜的看着，似乎並未感到有太大的詫異。

兩個小姑娘再也忍耐不住，玉手翻飛，施展梅姥姥傳授的獨門絕藝「梅鶴雙飛散手」，向令狐猛發出攻擊。

令狐猛毫無憐香惜玉之心，掄起黑白魔鎚，居然眞的與她們幹了起來。

這兩個小姑娘的確是梅姥姥的弟子，一個叫萬瓶兒，另一個叫呂翠翠。

萬瓶兒和呂翠翠早已不是小姑娘，她們對付男人最少有好幾十種法子。

她們是梅姥姥的弟子，而且九九八十一招「梅鶴雙飛散手」已盡得梅姥姥眞傳，不少男人都給她們弄得團團轉，甚至爲了她們而大打出手。

但這一次，她們却碰了一個大釘子。

令狐猛本是她們用飛馬趕到此地與他聯絡好，來對付白無浪和龍城璧的，那知令狐猛却反而在最後關頭，與萬瓶兒、呂翠翠打了起來。

萬瓶兒、呂翠翠的武功雖然不錯，但畢意還不够狠，經驗也及不上身經百戰的令狐猛，十招之後，她們已無以爲繼，勁力開始虛軟下來。

萬瓶兒突然怒道：「你若敢動姑奶奶一根汗毛，姥姥不把你碎屍萬段才怪。」

令狐猛不爲所動，冷笑道：「我敢揍妳，當然不怕老婊子！」

「唷！」

呂翠翠首先中了一鎚，幾乎把她的右肩骨完全打碎。

令狐猛仍然不肯放鬆。

一聲怪响，萬瓶兒的右腿骨也被打斷了。

兩人又驚又怒，差點沒有哭了出來。

令狐猛厲喝一聲，繼續一鎚就向萬瓶兒迎頭砸下。

鏗！

魔鎚給一把刀擋住，那是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令狐猛盯着龍城璧，道：「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也看着他，半晌才道：「她們畢竟還很年輕，令狐兄能否放過她們這一次？」

令狐猛冷笑道：「這兩個小婊子雖然

年紀輕輕，但你若知道她們曾經害死過多少男人，恐怕你這一刀就絕不會擋住我的鎚，而是砍在她們的頸子上。」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她們也許的確害過不少人，但你若現在斃了她們，却又會害死另一個無辜的老人。」

令狐猛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也好！我知道你是一條好漢子，這兩個臭婆娘就交給你，你要剮要殺也可以，你要吻她們的脚也可以，我不管就是。」

他果然收起雙鎚，大步走了開去。

萬瓶兒冷冷的望着龍城璧，咬牙道：「你是不是想替白翟鴻取解藥？」

龍城璧伸出右手，只說出兩個字：「拿來。」

萬瓶兒冷笑道：「你可知道他中的是甚麼毒？」

「我本來是不知道的，」龍城璧緩緩地道：「但我現在既然已知道兩位的身份，那麼總算猜出，那是梅姥姥精心泡製，既珍貴又歹毒的『鶴裏紅梅』。」

萬瓶兒冷冷道：「你知道的事倒也不少。」

龍城璧的手又伸前一點：「妳若不把解藥交出來，我就把妳們交給令狐猛。」

呂翠翠狠狠的瞪着令狐猛：「你幹得好，居然反了！」

令狐猛的目光突然變得像是刀鋒般，而且一下子就盯在呂翠翠的臉上：「是我反了？琥珀宮本來是誰的？難道妳竟然忘記了？若不是老主人相救，妳們的師父就死在大漠克薩崖下，但現在老主人却又是給誰害死的？妳說！妳說！」

他的聲音，越說越激動，甚至有點顫抖。

呂翠翠也不甘示弱：「老主人在三年前練武走火入魔，武功盡失，他已沒有領導琥珀宮的能力，段老爺子取其位而代之，那是爲了大局着想。」

「段老爺子、段老爺子，段他媽的個屁！」令狐猛厲聲吼道：「總有一天，我要把他斬開九百八十七段！」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現在並不是爭論這件事的時候，我想要的是鶴裏紅梅的解藥。」

萬瓶兒與呂翠翠同時道：「沒有。」

龍城璧道：「毒是妳們下的，怎會沒有解藥？」

呂翠翠眼珠子一轉，道：「你說錯了，這毒並不是我們下的，下毒的是師父梅姥姥。」

萬瓶兒接着道：「除了師父之外，誰也沒有這種解藥。」

龍城璧冷笑道：「當眞如此？」

呂翠翠橫了他一眼：「你不相信也沒用，反正我們沒有解藥。」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道：「難怪令狐兄罵妳們是婊子，看來我只好把妳們交給他處置了。」

他的說話還未完，令狐猛已旋風似的衝了過來，一鎚就砸向萬瓶兒的小腹。

萬瓶兒本已受傷，這一鎚無法躲避開去。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根烏溜溜的鋼拐攔在萬瓶兒的身前，把令狐猛的魔鎚震開。

令狐猛目光一亮，脫口道：「啊，梅姥姥！」

一個老太婆，忽然就出現在這條狹窄的街道上，她臉上雖然掛着笑容，但這笑容却令人有說不出的詭秘感覺。

能一拐就把令狐猛的魔鎚震開，這份功力自是非同小可。

她就是獨鶴小築的花鶴仙婆梅姥姥。

× × ×

令狐猛是長白山第一條好漢。

但當梅姥姥出現的時候，令狐猛也難免爲之面色驟變。

梅姥姥瞧着他，臉上仍然掛着那種詭秘的笑容。

過了很久，她才緩緩的道：「很久以前，我就說過，你是個很有勇氣的人，『敢作敢爲』這四個字你永遠都可以當之無愧。」

「不敢當，」令狐猛忽然大笑：「若論敢作敢爲，段老賊天下第一，老婊子天下第二，令狐猛何許人也，豈敢與你們這些無恥無義之輩相比？」

「罵得好！」梅姥姥淡漠的一笑：「我是老婊子，一個又老又醜、無恥無義的老婊子，我實在也沒有顏面站在這裏跟長白山的第一條好漢說話，告辭了。」

她說走就走，而且左挾着萬瓶兒，右挾着呂翠翠，身形晃開，掉頭而去。

但她們只走出七八丈，就給龍城璧搶在前頭，攔住去路。

梅姥姥又笑了。

「年青人，難道你居然對我這個老婊子有興趣？」

龍城璧儘量忍耐，假如他現在的肚子很飽的話，說不定眞的會吐了出來。

但他仍然很鎭靜。

至少，在外表上他很鎭靜。

梅姥姥又在說道：「你若以爲憑你的八條龍刀法就可以阻攔我的去路，未免是天眞了一點。」

「在下不想阻攔姥姥，」龍城璧說：「在下只想向姥姥討一點解藥。」

「鶴裏紅梅的解藥？」

「正是。」

「你憑甚麼要我把解藥拿出來？」

「不憑甚麼，只憑一點誠意。」

「誠意？」梅姥姥悠悠一笑：「你攔阻着我的去路，就算是誠意？」

「不！」龍城璧說：「在下已準備了一件禮物，相信姥姥一定不會嫌棄。」

梅姥姥冷冷一笑。

龍城璧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的藥瓶，道：「這是杭州唐門的獨門解藥，可解蜂尾神針的毒。」

梅姥姥怔了一怔：「這算是甚麼玩藝兒。」

龍城璧微笑道：「這其實也算不了甚麼，這是取巧，也可以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梅姥姥面色一變，這才驀然驚覺，脇下的兩個徒兒都竟已完全痲木。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姥姥不必驚慌，在下剛才追上來的時候，忽然想起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曾給我幾枚蜂尾神針，一時手癢，所以才冒犯了姥姥的兩位高徒……」

梅姥姥的笑容早已消失得乾乾淨淨，徒兒在自己的脇下，居然也會給別人用毒針暗算，這個臉也未免丟得太大了。

梅姥姥瞪着龍城璧，看了半天，才咬牙切齒的道：「好，這一着算你贏了，這是鶴裏紅梅的解藥，拿去。」

說着，伸手一拋，一顆蠟丸拋給龍城璧。

龍城璧接過蠟丸，也把蜂尾神針的解藥遞過給梅姥姥。

梅姥姥接過解藥，立刻挾着萬瓶兒和呂翠翠，快如流星般迅速消失在街道的盡頭。

就在她遠颺而去之際，她突然縱聲大笑。她的笑聲是响亮的，也是極得意的。

在這個時候，她還有甚麼值得自豪驕傲的事？

龍城璧的心突然向下沉。他就算並非絕頂聰明，却也不是絕頂愚蠢。

他已知道梅姥姥爲甚麼發笑，也知道她爲甚麼笑得這麼得意。

兇險漩渦　爾虞我詐

（一）

蠟丸很大，比一般的蠟丸最少大上一半。但獵丸內並沒有甚麼解藥，只有一張紙條。

紙條也像獵丸一樣，是黃色的，上面寫着四個字，那是：「烏龜王八」！

× × ×

無論是誰，打開獵丸看見這四個字，都難免會生氣。

龍城璧是個很正常的人，他也沒有例外。

但他並不是生梅姥姥的氣，而是自己生自己的氣。

「罵得好，烏龜王八！」龍城璧苦笑連聲喃道：「我眞是個烏龜王八，混帳！豈有此理，居然上了別人的大當！」

令狐猛看見這四個字，也是不禁爲之一呆。

「他奶奶個老母狗，」他又在破口大罵：「老婊子就是老婊子，無義無信，算甚麼英雄好漢！」

罵到這裏，又大嚷：「她本來就是老母狗，當然不是英雄好漢，只恨我武功不如她，否則剛才我已要了她的狗命。」

他還算很坦白，直認武功比不上梅姥姥。

就在這時候，白無浪走了過來，黯然道：「他已嚥氣！」

（二）

在這條街道的高牆背後，還有七個青衣漢子。他們都是好男兒。

他們沒有背叛老主人，沒有趨炎附勢，跟隨着琥珀宮的新主人段老爺子。

所以，他們還能活着。

在高牆之後，除了這七個青衣漢子之外，還有十幾個人倒臥在血泊中。

血仍未乾，但他們的呼吸早已斷絕。

他們都是段老爺子的心腹手下，老主人被推翻，他們都感到很興奮。

可惜他們的興奮情緒很快就被死亡所代替。

雖然琥珀宮大多數的人都已忘記了老主人，背棄了老主人，但老主人仍然擁有不少精忠份子。

無論老主人遭遇到怎樣的情況，他們都絕不會忘恩負義。

他們也和令狐猛一樣，當段老爺子氣炎最盛、鋒芒最利的時候，他們按兵不動，但一等到時機來臨，他們就要把握機會，給予段老爺子沉重的一擊。

只要能令段老爺子受到打擊，他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諸度外。

段老爺子要殺林晚塘，他們就拚命保護林晚塘。

林晚塘是唯一能令段老爺子寢食不安的人，因爲只有他才知道老夫人在甚麼地方。

也只有老夫人才能讓段老爺子得到應得的報應。

× × ×

又是黃昏。

在一座謐靜幽深的山谷裏，猿啼狼嘷之聲此起彼伏，間中還傳來一兩陣低沉、可怕的虎嘯聲。

沒有人知道這一座山谷裏，究竟有多少兇惡的猛獸，就算是胆子最大的獵人，他們也不敢深入這一座神秘莫測、處處充滿死亡陷阱的危險山谷。

林木蒼鬱，雖然天色還未盡黑，但陽光早已無法照射到這裏。

武林中有七大名谷。

但這一座山谷却不在七大名谷之列。

這座山谷雖無名，但這裏却有天下聞名的一座古老宮殿。

這就是琥珀宮。

× × ×

雖然天色尚未入黑，但琥珀大殿上已點燃着每一盞燈。

燈光下，段雄河臉上的每一處肌肉都在發光。

他就是段老爺子，也就是琥珀宮的主人。

他成爲琥珀宮的主人，還只不過是近來的事。

在許久以前，他只不過是琥珀宮的一名一級侍衞隊長。

像段雄河這種侍衞隊長，琥珀宮中當時最少有好幾百個。

但漸漸地，他向上爬。

他越爬越高，由一級侍衞隊長升爲二級，三級，四級，五級，一直升到八級侍衞隊長。

八級侍衞隊長，也就是總侍衞隊長，在整個琥珀宮中，能與他平起平坐的人還不到十個。

區區一名一級侍衞隊長，怎麼在短短十餘年之間成爲總侍衞隊長呢？

在琥珀宮的歷史上，那是史無前例的。但誰也不敢對段雄河不服，他的確是個很求上進的人。

而且在這十餘年之中，他的武功也是一日千里，在多次同儕的較量中，他都輕易獲勝。

直到最後，啞謎終於被打破，段雄河之所以能够越爬越高，除了靠他本身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原來他是老夫人的表弟。

老夫人也就是琥珀宮老主人的妻子，

他倆夫婦從四十幾開始就互不「咬弦」，最後老夫人還遷出了琥珀宮，在深山中隱居。

老夫人雖然和丈夫鬧翻了，但她的表弟段雄河却完全沒有受到影响，而且地位和權力都日漸提高。

到了老主人七十歲大壽的時候，段雄河也已六十二歲，那時候琥珀宮的人，都叫他段老爺子。

老主人最信任的只有兩個人，第一個就是段老爺子，而另一個却是段老爺子心目中的死對頭。

他就是林晚塘。

× × ×

林晚塘是老夫人的弟子。

老夫人不但懂武功，而且據說武功比老主人更厲害。

但沒有人見過她的武功。

她自從嫁給琥珀宮主人之後，從來都沒有在任何人的面前展露過一招半式的武功。

見過她武功的人，只有老主人和寥寥數人。

有一次，老主人在接見一個從東海遠道而來的貴賓的時候，曾對這個貴賓說：「內人的武功，一直在我之上，她的火氣也永遠比我大。」

這三句說話，結果流傳到琥珀宮上下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假若這句說話是別人說出來的，人們也許還會有很大的疑問，但老主人却是個老實人，從來都不說半句花言巧語，所以儘管沒有人見過老夫人的武功，大家對老主人的說話還是深信不疑的。

段老爺子和林晚塘當然也相信。

因爲他們一個是老夫人的表弟，而另一個更是老夫人的弟子。

他們都見過老夫人的武功，而且他們的武功，全是老夫人一手教導出來的。

在實際上而言，他們該是同門的師兄弟。

但在名義上，他們却不是師兄弟，因爲林晚塘雖然是老夫人的弟子，但段雄河却不是。

他是老夫人的表弟，而不是老夫人的弟子。

× × ×

假如有人認爲段雄河晉升速度奇快的話，那麼林晚塘在琥珀宮中的出現，更是令人感到突然。

他在十年前才成爲琥珀宮的一份子，在此之前，根本就沒有人見過林晚塘，也沒有人聽說過林晚塘這個人的名字。

但他一上來就已成爲了琥珀宮的大總管。

他在琥珀宮中，就像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暴發戶。

但他却並不如一般暴發戶般令人感到俗不可耐，而且，他也並沒有令人感到討厭。

相反地，他在琥珀宮中人緣極佳，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一般人都很喜歡這個林大總管。

他雖然是個大總管，但却沒有大總管的架子，只像個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但他眞的與世無爭嗎？

不。

他雖然生性淡薄名利，但在琥珀宮之中，他躲不過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凶險漩渦。

因爲在琥珀宮中，除了他這個林大總管之外，還有另一條猛虎。

一山不能藏二虎。

林晚塘雖然從來不認爲自己是一條猛虎，但在段老爺子的眼中看來，他也是一個和自己同樣危險、同樣可怕的猛獸。

段雄河絕不能容忍琥珀宮中有這麼一個危險的人物存在。

所以，姑勿論對方是否有野心要吃掉自己，自己首先就要把他一口吞掉。

但要吞掉林晚塘並不容易。

最少，他也和段雄河一樣，是老主人最寵信的人。

說來這也是異數，老主人雖然和老夫人互不「咬弦」，而且漸漸變得像是對頭人物，但老主人最信任的兩個人，都是老夫人一手調教出來的。

假如段雄河和林晚塘能衷誠合作的話，那麼琥珀宮縱使不能稱雄武林，最少也可以成爲一座固壘，絕不愁外敵攻破。

老主人並無稱雄武林之心，他只希望宮中每一個人都能過着安樂平靜的生活。

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可是，他太信任林晚塘，也太相信段雄河。

他信任林晚塘並不是一件壞事，但他相信段雄河，却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段雄河早就有獨霸琥珀宮之心，他一直都在等待機會，把老主人和林晚塘一併除掉。

結果，他終於得償所願，把老主人暗殺掉。

但林晚塘却洞燭先機，在最危急的最後一刻間，帶着十一個忠於老主人的武士，逃離琥珀宮。

十日之後，他們又被鬼王帮苦纏，雙方展開一幕兇險的激戰。

鬼王帮的帮主是駱九爺，但誰也不知道，駱九爺之所以能够成爲一帮之主，完全是由於段老爺子從中設計，把前任帮主笑面鬼王殺掉，又把其他幾個最有資格繼任帮主職位的長老害死，然後才輪到駱九爺成爲鬼王帮帮主的。

駱九爺對段老爺子倒是相當忠心，當他接到消息，謂段老爺子已成爲琥珀宮主人之後，他就到處派遣手下，務求要把林晚塘置於死地。

終於，鬼王帮的人找到了林晚塘。

林晚塘從琥珀宮中帶出來的十一個武士，全都死在鬼王帮的手下，而他自己也受了傷，若不是白無淚和龍城璧及時趕到，他的性命早已不保。

現在，林晚塘已在醫谷之中。

段老爺子接到了這個消息，他很不高興。

尤其是當他知道令狐猛已反叛了自己之後，他更不高興。

（三）

琥珀大殿是老主人練武、宴客、憩睡、閱讀卷宗的地方。

這裏地方寬敞，空氣流暢，而且燈火也特別多，燃點起來的時候，自然特別光亮。

段老爺子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這張椅也是老主人以前最喜歡坐的。

琥珀大殿中還有一個老太婆，她就是梅姥姥。

段老爺子看着她，目光嚴肅而深沉。

論年紀，他們是不相伯仲，但段老爺子看着她的時候，就像是個威嚴十足的父親，正準備重重教訓他的兒女。

梅姥姥也是江湖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但在段老爺子的面前，她還得恭恭敬敬的，不敢輕易造次。

段老爺子的臉色很沉重，過了許久才緩緩的道：「妳爲甚麼放過殺林晚塘的機會？」

梅姥姥道：「老身並非不想殺他，但却沒有機會下手。」

「憑你的武功，竟然會沒有機會？」段老爺子冷冷一笑，目光變得更鋒利：「令狐猛是個叛徒，妳却胆小如鼠，竟然害怕了三兩個後生小輩。」

梅姥姥嘆息一聲，道：「令狐猛雖然並不足懼，但龍城璧却是個非同小可的脚色，老身也用盡了方法，才能擺脫這個小子。」

段老爺沉思半晌，接道：「龍城璧算是甚麼東西，爲甚麼我的人都怕了他？」

梅姥姥沒有回答。

段老爺子又陷入沉思之中，過了許久，他才緩緩道：「派灰熊堂的二十八個兄弟去，我要他們在十天之內，提着龍城璧的腦袋來見我！」

× × ×

這是段老爺子成爲琥珀宮主人之後，第二次發出的追殺令。

（四）

黑夜吞噬了大地，在醫谷中，八個老醫士已盡了最大的力量，來挽救林晚塘的性命。這八個老醫士，都是醫谷中的長老，他們的醫術，都是當今世上最精湛的。

可惜他們並非時九公。

時九公是天下第一號神醫，假如他也在這裏的話，林晚塘也許還有一綫生機。

但時九公却剛巧不在醫谷。

林晚塘中毒已深，除了時九公之外，誰也沒有把握可以把他的傷毒治好。

偏偏時九公不在谷中，他本來就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江湖怪傑，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裏。

× × ×

在燈光下，林晚塘的眼睛就像是死魚的眼睛一樣。

燈光照在他的臉，他的臉彷彿已變成了青銅色。

他的眼神充滿絕望，但却有更多的怨恨和忿忿不平之意。

龍城璧握着他的手。

他的手蒼白而無力。

龍城璧的眼淚沒有流下，但目光中也帶着無限的悲痛。

他知道林晚塘是個好人，一個忠於朋友、忠於主人的好人。

他看來是一個讀書人，但實際上却是個英雄。

他本仁義，他本勇毅，但却無奈遭遇到一個處心積慮、一直都想把他除掉的惡魔。

他中毒已深，而且所中的毒非比尋常，連醫谷羣醫也告束手無策。

他唯一可以等待的，只有時九公。

假若時九公不及時回到醫谷，死神就會把他帶進陰曹地府。

但時九公沒有回來，直到林晚塘已將氣絕的時候，他還是沒有回來。

× × ×

白無淚站在龍城璧的背後，雙拳緊握，連指甲都快將插進自己的手掌裏。

他本已歸隱，不再理會江湖上的一切是非恩怨，但當他知道林晚塘被段雄河追殺之後，他毫不考慮的就從牆上拿起鐵笛劍，馬不停蹄的去找林晚塘。

他還年青，這麼早就豹隱不出，未免是太可惜一點。

這問題他也曾考慮過，他也曾一度渴望仗劍江湖，回復那種充滿刺激、多姿多采的生活。

直到琥珀宮遽生巨變，林晚塘被段老爺子千里追殺，他再不猶豫，決定重出江湖。

他曾受林晚塘之恩，現在正是償還的機會。

可是，他這一次重出江湖，却遭遇到一連串極不如意的事。

他的叔父白羣鴻，被琥珀宮中人作爲人質，到頭來還要賠掉了一條老命。

這筆賬，白無淚已記下。

這是血債！

血債當然要用血來清償，這是每一個江湖人都絕不會弄錯的。

現在，林晚塘也快將氣絕，這又是另一筆血帳。

白無淚感到很失望。他重出江湖，並未能給予恩人任何的幫助。

但他却不知道，縱然林晚塘死在醫谷裏，他自己已盡了做朋友的應有責任。

× × ×

林晚塘生命的火焰，已燃到最後的一刻。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清醒過來。

他那軟弱無力的手，突然緊緊的抓着龍城璧。

龍城璧沉聲道：「你認得我嗎？」

林晚塘用力的點點頭，用急速得令人詫異的聲調說：「我認得你，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我有一件事求你，你千萬不要拒絕！」

龍城璧道：「你說，我一定答應。」

林晚塘那雙死魚般的眼睛忽然發出了一種光亮，這種光亮就像是黑夜中半空一閃而過的流星：「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的，我要你去死……」

他竟說「我要你去死……」

但龍城璧沒有驚異，他只是感到很頹喪。因爲林晚塘說到這裏的時候，他自己却已死了。

竹林殺手　神秘莫測

（一）

五花驢的背上，有一壺酒。

在時九公的背上，也有一壺酒。

「酒！酒……眞是好酒！來！來！來！咱們再喝一杯！」這是時九公的醉話。

在這條小路上，除了時九公之外，再無別人，當然沒有「咱們」。

這裏也沒有杯子，如何再喝一杯？

所以，他說的都是醉話。

不醉不休。

醉了更是絮絮不休。

所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喝醉了酒的人，他的說話總是比平時特別多。

就算身邊沒有人，他也會喃喃自語，何況在時九公胯下還有一條不算太笨，也不算太頑固的驢子呢？

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喝醉了酒仍然能保持沉默的，其中包括了啞巴在內。

× × ×

時九公經常喝酒，但却並不常醉。

他喝酒有自己的一套原則，那是「偶醉不妨，常醉不可。」

他最反對別人天天喝醉，也反對別人一喝就非醉不可。

對於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的喝酒方法，他極不贊同。

他認爲唐竹權並不是喝酒，而是跟酒拚命。

所以，當今天早上，他聽到了一個消息之後，立刻就騎着一匹快馬，趕到醫谷東北四十里外的一間酒寮。

消息說：「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又在那裏跟三個老道士拚酒。」

以唐竹權的酒量，以一敵三並不是難事，就算別人每人喝一杯，他一口氣就喝三杯，通常而論，都灌不醉唐竹權。

但這三個老道士可也不是無名之輩，因爲他們也是以酒量驚人馳名於世的。

他們本是武當派的長老份子，但早在三十年前，便已被當時的武當派掌門逐出門牆之外。

他們被逐出武當，並不是犯了甚麼瀰天大罪，但罪名却也不能算是太小。

他們經常酗酒，把武當山弄得烏烟瘴氣，有一次甚至指着掌門的鼻子，大罵王八！

× × ×

這三個老道士被逐出武當，已是三十年前的事。

這三十年來，他們一直都沒有回過武當山，但却仍然以武當派長老的身份自居。幸好他們除了經常酗酒鬧事之外，平時仍然本着俠義之風，每見不平之事，絕不袖手旁觀。

是以江湖中人，對這三個老道士都有極大的好感。

當然，他們也有不少仇敵，尤其是當他們喝得天昏地暗的時候，他們的仇敵就會趁機下手。

但沒有人能得償所願。

這三個老道士非但酒量驚人，劍法和掌法之快，也同樣令人爲之乍舌。

他們經常互相拚酒，但這一次他們遇上的對手却是唐竹權，所以他們合三人之力，務求要把唐竹權鬥個爛醉如泥爲止。

以三敵一，當然大有化算。

當時九公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却忿忿不平。

他快馬加鞭，力圖阻止這一場不公平的拚酒。

三個老道士毫不客氣，其中一個問時九公：「老弟，你是他的父親？叔父？伯父？姨丈？表哥？還是他的乾兒子？你憑甚麼資格阻止咱們喝酒？」

「道長怎樣稱呼？」

「貧道寒環。」

「老夫姓時。」

「原來是時老弟。」

「不是時老弟，是時老兄，老夫比你大一歲。」

「這倒怪了，貧道七十八歲啦！」

「你七十八，老夫剛好七十九，所以比你虛長一歲。」

「你怎知道貧道七十八歲？」

「是你自己說的。」

「喔！」寒環道長怔了怔，道：「假如貧道說八十八歲呢？」

「那很簡單，老夫就會告訴你，老夫剛好八十九，總之無論如何，我一定比你大一歲。」

「所以，你永遠是老兄，我永遠是老弟。」

「不錯。」時九公哈哈一笑：「這等於是老鷹和小鷄打架，老鷹必勝，小鷄必敗的道理一模一樣。」

寒環道長寒着臉，道：「老兄也好，老弟也好，這件事撇開十萬八千里暫時不談，還是那一句老話：你憑甚麼資格阻止唐大少爺跟我們拚酒？」

另一個老道士也說：「咱們三個老牛鼻子都是講道理的人，只要你的道理比咱們强，就算你要咱們不喝酒，改喝猪尿也無不可！」

「對！」寒環道長大聲道：「寒翼的說話很對，咱們就算喝醉了，也一樣講道理，咱們可不是野蠻民族，絕不會以多欺少，首先問一句，時老弟……不！就時老兄罷，你是唐大少爺的甚麼人？」

時九公忽然瞪着唐竹權道：「你自己說！」

唐竹權呆了一呆，一時也想不出自己究竟是時九公的甚麼人。

他天不怕地不怕，除了最怕八姑媽和唐老人之外，這個脾氣古怪的時九公可也不好惹。

他想了半天，終於道：「時九公是老子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就是救命恩人，又豈可說是老子的救命恩人？」時九公冷哼一聲：「唐大少爺三番四次闖出連天大禍，偏偏他媽的武功不濟事，屢次受傷，而且他媽的傷勢非輕，若不是老夫一次又一次把他從枉死城裏檢回性命，他早就該去見他嫲的個祖宗，那裏還有性命在這裏跟爾等老牛鼻子在胡說八道，所以嘛……」

說到這裏，驀然看見桌上有一壺竹葉青，於是毫不客氣的「咕嘟」喝了一大口，才緩緩道：「他的性命本來就是老夫給予他的，老夫是他媽的個再生父母，老夫就憑這個資格不准許他與你們喝酒！」

這條道理居然也給他說得理直氣壯。

三個老道士面面相覷。

最後，那個從來未發出一言的老道士突然說道：「貧道寒友（事有湊巧，並非廣東人指的寒友，讀者切勿誤會），認爲時老兄的道理很强，咱們都是講道理的人，既然時老兄認爲唐大少爺不宜喝酒，咱

們亦不便强人之難，就此告退！」

時九公揮了揮手，大剌剌的道：「速退！速退！」

面對武當三怪道，胆敢用如此口氣說話的人，世間上還不多見。

武當三怪道就是這樣子被時九公趕跑的。

× × ×

武當三怪道雖然被趕走，但時九公却反而和唐竹權喝起酒來。

時九公叮囑唐竹權別喝得太多，但他自己却喝了不少。

唐竹權酒量極大，雖然他捧着一個大酒罎，但酒罎內却沒有裝酒。

他也和時九公一樣，用杯子來喝。

對於唐竹權來說，用酒罎喝酒最有意思，用勺子也不錯，一勺就是一口酒，比起牛飲般喝酒也不遑多讓。

但用杯子來喝酒，却未免太不够勁，以他的看法，就像是用切碎了的肉丁來餵獅子，難飽之至。

結果，唐竹權喝了二十多杯，臉上當然毫無酒意，但時九公酒量遠不如唐竹權，他喝了三十多杯，渾身已有虛虛浮浮的感覺。

但他却對唐竹權說：「你別再喝了，再喝就會醉！」

唐竹權道：「你呢？」

「老夫當然還未醉！」時九公瞪着眼睛，道：「你當然希望老夫喝醉，然後又再去找那三個老牛鼻子拚酒！」

唐竹權陪笑道：「豈敢、豈敢！」

時九公道：「別當老夫是個楞子，快滾回杭州，別到處闖禍！」

唐竹權果然很聽話，騎着一匹快馬，瞬即消失了踪跡。

時九公搔了搔頷子，喃喃地道：「怎麼他騎的那匹馬這麼相熟？老夫在哪裏見過……」

想了一想，突然「啊呀」一聲大叫：「兔崽子，你竟敢騎走救命恩人的馬！」

他正待去追，但四週已無馬，只有一匹五花驢。

酒寮的伙計對時九公說：「這個胖少爺就是騎着這匹驢子來的。」

時九公連連頓足，却又無可奈何。

最後他只好騎着這匹驢子回醫谷去。

（二）

驢子當然比馬跑得慢。

時九公也不催牠，任由驢子跑也好，行也好，偶然發呆脾氣站着也好，一概不理。

怪人騎怪驢，自然又別有一番景象。

× × ×

驢子行行走走，倒也行走了十餘里，時九公背上的一壺酒，差不多已喝得乾乾淨淨。

前面不遠，是一座竹林，竹林附近，有七八戶靠狩獵爲生的獵戶人家。

時九公經常路經此地，與附近的獵戶相當熟識。

驢子一直向竹林走去。

忽然間，時九公只覺得眼前一花，一團黑影從林中向自己迎面撲來。

時九公雖然已有七八分酒意，但並未醉到一塌糊塗，急忙身子一矮，避開這一團黑影。

時九公雖然滿身酒氣，但他的鼻子還是很靈，立刻就嗅到了另一股比酒更刺鼻的血腥氣味。

「叭！」

這一團黑影就像是死狗般跌在驢子的身旁。

時九公臉色突然一沉，這一團黑影原來竟然是寒翼道長！

「他媽的乖乖不得了，這個老牛鼻子怎會像隻母鷄般被人折斷了頷子？」

寒翼道長是武當三怪道之中掌法最快，也最霸道的一個，但現在他居然會被人用內家重掌折斷了頷子，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這個怪道士剛才還是精神奕奕的，但前後還不到一個時辰，他就變成了一具屍體，不禁令時九公爲之暗呼不妙。

顯然，在竹林之後，隱蔽着一個武功極厲害的高手，對方拋屍之舉，也是在威嚇自己。

但時九公也是一個不怕死的硬漢，明知前路大有危險，但仍然騎着驢子，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

寒翼道長已遭毒手，寒環道長和寒友道長又如何呢？

突聽林中一把沙啞低沉的嗓子冷冷笑道：「你就是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時九公叱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算甚麼好漢？」

林中人冷冷道：「你不必理會我是誰，你且抬頭一看。」

時九公一凜。

竹林上竟然懸掛着兩個道士，赫然正是寒環與寒友。

時九公不由抽了一口涼氣。

幸好他們還活着，只不過是被人點了穴道，然後用繩子縛起來而已。

時九公喝了酒，本來渾身都在發熱，但現在他的手心却已泌出了冷汗。

是甚麼人，竟然能把這三個老道士弄成這副樣子？而這人的目的又是甚麼？

時九公不知道。

他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掌心的冷汗越來越多。

他並非爲了担心自己而產生害怕，他担心的是寒環與寒友兩個老道士。

雖然他剛才還是對這些老道士很不客氣，但基本上他們是同一類人，彼此間並無仇怨，相反的，三怪道還算很尊重時九公。否則，以他們三人的武功、身份，又怎麼會眞的被時九公趕走？

時九公並非渾人，他當然也很明白，對方的確很講道理。

他好像絲毫不把這三個老道士放在心上，但實際上心中却對他們歡喜得緊。

因爲他們總算肯聽自己的說話，肯給自己賞幾分薄臉。

想不到在短短的時間內，這三個老道士就變成了這副樣子。

「唉……這究竟怎麼攪的？就算納涼也不必到竹梢上去呀！」時九公裝做眞的喝醉了的樣子，一面在仔細觀察附近的環境。

竹林內又响起了那人沙啞、低沉的聲音：「你想不想救這兩個窮酸道士？」

時九公忙道：「當然非救他們不可！他們每人都欠老夫七八千兩金子，他們若死掉，這筆帳叫老夫到哪裏去討？」

「你儘管安心，他們兩人只是穴道被點，絕對不會有性命的危險。」

「閣下是誰？」

「你不必理會，」林中人冷冷道：「你要救這兩個老道士並不困難，但却非要依我的說話不可。」

時九公道：「你說。」

「你只要在這裏直到明日黎明，我就把他們釋放。」

時九公道：「爲甚麼要老夫猷在這裏？你在玩些甚麼把戲？」

林中人冷冷道：「你若不猷在這裏到明天，這兩位道長的性命，就很難保得住了。」

時九公沉吟片刻，終於道：「好！老夫就在這裏不走，你若不遵守諾言，老夫可也不會放過你！」

他口裏說得強硬，心中却暗暗叫苦。

這人能把武當三怪道打得一敗塗地，武功必在自己之上，就算他食言悔約，到黎明把寒環寒友殺掉，自己又能怎樣？

時九公並非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雖然他脾氣古怪、暴躁（近半年來他的火氣巳大減），但畢竟仍然是個老江湖，對敵我實力的估計，他可說是推算得很清楚。

雖然他存心要救寒環、寒友二人，但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未敢輕易冒險。

他只好暫時猷在這裏想辦法。

但他也許喝酒太多了，腦袋越想越亂，非但想不出甚麼奇謀妙計，而且還吐了起來。

（三）

林晚塘的生命巳結束。

他死前最後的說話，是對龍城璧說的：「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我的，我要你去死……」

他下面一定還有幾個字，甚至還有好幾句話要說的，但他只是說到這裏，他的魂兒巳在陰間。

但他的手却在嚥氣前的一刹那，指着自己的一雙鞋子。

鞋子裏一定有秘密。

龍城璧拿起他的鞋子，仔細的看。

他看了又看，甚至動手去把這雙鞋子一塊一塊的切下來。

右邊的一隻鞋子毫無異狀，既沒有文字，也沒有甚麼特別。

左邊的一隻鞋子，也和右邊的一隻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鞋墊之內，繡着一朵很細小很細小的黃花。

× × ×

一朵小黃花，看來很普通。

但看清楚一點，這朵小黃花却又很特別。

龍城璧曾見過很多類型的黃花，大大小小的都見過，但却從沒見過這一種。

它的花瓣尖幼而修長，花蕊却像是蛇兒的舌。

龍城璧看了半天，看不出這朵小黃花究竟隱藏着甚麼秘密。

白無淚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出來。

最後，他們去找醫谷谷主許竅之。

許竅之也看不出這朵小黃花究竟是甚麼花。

× × ×

於是，他又再召集了十幾個老醫士，大家一起研究。

其中幾個老醫士，還不停的翻閱書卷，但仍然無法知道這是甚麼花。

連花的名字都不知道，當然無從知道這一朵繡在鞋墊上的黃花，究竟是代表着些甚麼？最後，許竅之建議去找一個人，他就是長安城花香里的聞亦樂。

（四）

聞亦樂是個老花匠，也是個劍客。

但劍客這兩個字，只有在三十年前才適用在他的身上。

他巳三十年沒有用劍。

他現在每天接觸的只是鋤、剪、鉗子，和其他種植花草樹木必需使用的工具。

龍城璧雖然沒有見過這個人，但他的名字却早巳聽說過。

他是對花草最有學問的人，這一朵小黃花究竟叫甚麼名字？生長在甚麼地方從聞亦樂的身上，也許能夠找出一個答案！

雖然這件事還是沒有甚麼把握，但却是唯一可以追尋答案的綫索。

就在龍城璧準備去長安的時候，時九公回來了。

× × ×

夜巳深，但距離黎明的時候，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時九公爲甚麼能夠這麼早就回到醫谷呢？

答案就在他的身後。

在他的後面，還有兩個人一起跟他回到醫谷。

這兩人一個身軀龐然，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而另外一人，却是一劍驚天下，名列天下殺手第一位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唐竹權與時九公分手之後，途中遇上了司馬血。

唐竹權與時九公喝酒喝得甚不滋味，遇見司馬血，自然正中下懷，忙拉着殺手之王，要與他喝個痛快。

但司馬血却對他說：「要喝酒可以，但且先到醫谷一行。」

唐竹權搖搖頭：「醫谷又不是酒谷，這種地方不去也吧。」

司馬血盯着他，道：「難道你除了喝酒之外，對其他的事完全沒有興趣？」

「胡說！」唐竹權冷笑道：「老子對每一件事情都有興趣！」

司馬血道：「殺人呢？」

「殺誰？」

「當然是殺那些大壞蛋。」

「那很好，比喝酒更有意思。」

「既然如此，你跟着我，包管你大有一展身手的機會。」

「你要去醫谷殺大壞蛋？」

「不錯。」

「這倒奇怪，」唐竹權嘆息一聲：「醫谷中人一向與世無爭，那些壞蛋怎麼會搗亂搗到醫谷裏去？」

司馬血冷冷一笑，瞧着他。

他沒有說話。

過了片刻，他又再冷笑，目光就像是釘子般一下又一下的刺在唐竹權的臉上。

唐竹權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你對我冷笑又冷笑是甚麼意思？」

司馬血冷冷道：「我也一向與世無爭，你又怎會老是纏着我去喝酒？」

唐竹權楞了一會，突然大笑：「如此說來，老子豈非也是個大壞蛋？」

司馬血冷然道：「你本來就是個大壞蛋，世間上有你這種人，連酒都給你喝貴了。」

× × ×

司馬血在未曾成爲殺手之前，本是個獵人。

獵人雖然沒有獵犬的靈敏嗅覺，但優良的狩獵者往往會在災難還未降臨到自己身上的時候，就巳感覺到危險的存在。

司馬血是優良的狩獵者。

現在他巳感覺到危險。

但這種危險並不是在他的身上，而是在醫谷的四週。

他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但他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般冷酷。

太冷酷的人，必然不會有很多的朋友，無論是眞正的朋友或是酒肉朋友都不會多。

司馬血並不冷酷，也不殘酷。

但他冷靜。

他若不冷靜，恐怕早在未曾成爲殺手之王之前，就巳死在猛獸的爪牙之下。

他有朋友，各式各類的朋友。

其中當然不乏靠出售消息來維持生活的朋友。

所以，他消息之靈通，在江湖上也是人人皆知的。

× × ×

司馬血和唐竹權很快就折回那間酒寮去。

酒寮巳閉門，時九公也巳回去醫谷。

但時九公却在那座竹林內，被一個武功極高，身份神秘的高手阻延趕路。

武當三怪道一個被殺，兩個被懸掛在竹林內，這種事實在難免令人大吃一驚。

時九公也吃了一驚。

他懾於神秘人的武功，果然不敢造次，否則，以他的性格而論，他必然衝進竹林裏，先找這個可惡的像伙拚一頓再說。

無論是贏是輸，這塲架本是非打不可的。但時九公沒有輕舉妄動。

他並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一旦弄得不好，賠掉了寒環、寒友的性命，那就罪過之至。

直到這個時候，他忽然發現了一件以前自己從來都不知道的事。

——時九公雖然脾氣古怪暴躁，但心腸却像是個菩薩。

黃花秘密　禍及滿門

（一）

林中再無動靜。

那個神秘的人彷彿巳在林中睡着了覺，又似是根本不在竹林之內。但時九公還是不敢冒險去救寒環和寒友。

眼看着這兩個成名江湖數十年的江湖怪傑被人像是縛粽子般縛在竹樹上，時九公實在感到很沉痛。

但他除了像個木偶一樣猷在這裏之外，竟然毫無辦法可想。

他忽然又發現了另一件事。

——時九公雖然在江湖上大有名氣，但武功之差却是他媽的不堪一提！

× × ×

他沒有坐到天亮。

因爲就在他開始感到不耐煩的時候，竹林內竟然傳出了一陣兵器交擊之聲。

時九公精神一振。

雖然他喝了不少酒，但他仍然可以認出，在竹林中動手的人，其中一個居然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除了司馬血之外，他又看見了唐竹權，正在把一棵粗逾人臂的竹子拔起。

寒環和寒友正是被懸掛在這棵竹子之上。

時九公精神一振，揮臂衝上，協助司馬血對付那個神秘人。

但當他衝前的時候，神秘人巳在黑夜中消失了踪跡。

時九公立刻拉着司馬血，問道：「這個混蛋是誰？」

司馬血搖搖頭，淡淡道：「這句說話正好也是我想問你的。」

時九公一怔：「難道你連他的面貌都沒有看清楚？」

司馬血搖搖頭道：「他戴着一副青銅面具。」

時九公哼的一聲，咬牙道：「這年頭的人越來越是鬼祟，不是蒙頭蒙臉就是戴着面具，簡直可惡、可恥！」

司馬血冷冷道：「這人除了可惡、可恥之外，還很可怕。」

時九公忽然道：「他阻延老夫回到醫谷，難道谷中出了事？」

司馬血道：「無論醫谷是否出了事，我們現在都得馬上回去。」

時九公道：「這個自然。」

這時候，寒環道長與寒友道長的穴道都巳被解開，行動也恢復了正常，只是他們的面色，却仍然蒼白得像是個死人。

他們雖然活着，但寒翼却巳死了。

他們對自己武功所抱的信心，也同時死了。

當時九公等人回去醫谷的時候，他們正在埋葬寒翼道長。

他們沒有想到要報仇。

因爲他們知道，憑他們自己的武功，這一輩子都休想勝過那戴着青銅面具的神秘人。

× × ×

龍城璧本巳準備動身飛馬趕去長安，當時九公等人回到醫谷的時候，他把鞋墊上的小黃花給他們看。

時九公和司馬血，也看不出這是甚麼花。

至於唐竹權，他幾乎連桃花和梅花都分不出。

龍城璧無奈，只好按照原來的計劃，到長安一行。

唐竹權拍了拍胸膛，大聲道：「老子陪你去。」

龍城璧搖了搖頭，道：「你騎馬速度不够快，而這件事却是非常緊急，你不能

去。」

唐竹權嘆了口氣：「不去也罷，反正老子已許久沒有拜訪許谷主，今夜正好與他促膝長談……」

許竅之聞言，忙道：「如此好極，聽說唐大少爺近來棋藝大進，在杭州連勝三十八局，今天正好領教一二。」

唐竹權一怔：「你怎麼忽然有興趣跟老子下棋？」

龍城璧微微一笑：「無論是誰碰見你，最上上之策就是跟你對奕，而最下下之策，乃是與你拚酒！」

唐竹權大笑。

突聽時九公怒喝道：「閉嘴，有甚麼好笑？你又不是檢到了八百個大元寶。」

唐竹權眉頭一皺。

「老神醫你怎麼啦？老子雖然沒有檢到大元寶，但看你的神態，倒像是檢到了十萬八千斤炸藥。」

「老夫也沒有檢到炸藥，」時九公冷冷道：「我只不過檢到了一個死人！」

「檢到了一個死人？」唐竹權怔了怔：「醫谷裏怎麼會有死人？……」

他說到這裏，就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這時候他已看見在一張軟榻子上正躺着一個人。

一個死人。

× × ×

林晚塘死了。

一場可怕的風暴却正在開始……

（二）

天氣突然變冷。

秋天已開始蛻變成爲嚴冬。

雖然沒有下雪，大地上却已處處可見雪白的寒霜。

長安城內，今晨比較靜寂一點。

街道上彷彿連小販的數目都減少了。

只有團記雜貨店的門前，仍然是和往時一樣，擠滿了購買油米醬醋茶的男男女女。

但在團記雜貨店旁邊的一座古老大屋，却是清冷得令人感到出奇。

這間古老大屋的主人，就是聞亦樂。

× × ×

又厚又重的木門緊閉着，四週黑沉沉的毫無生氣。

當龍城璧與白無浪來到這裏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們覺得有許多雙眼睛，正在對自己密切的注視着。

團記雜貨店內人潮如湧，生意未免是太旺盛了一點罷？

龍城璧坐在馬鞍上，白無浪敲門。

屋內竟似無人。

龍城璧的手忽然緊握，反手已按在風雪之刀的刀柄上。

白無浪再敲門，但仍然毫無反應。

龍城璧倏地一聲冷喝，雪刀已揮去。

這是天下無雙的風雪之刀，這木門再厚再重，也難以抵擋它一刀之威！

龍城璧連發四刀！

大門應聲裂開，只見天階上橫七豎八的堆滿着屍體。

龍城璧與白無浪互望一眼。

「嗯，聞亦樂果然知道黃色小花的秘密！」

「可是……」

「他現在必已慘遭毒手，而且還禍及滿門。」

「好殘忍的殺人滅口手段。」

他們沒有踏進屋內，因爲他們已陷入敵人的網羅中！

× × ×

屋內不但滿佈死屍，而且也有活人。

這些人不但活着，而且手裏都有刀。

在龍城璧和白無浪的背後，也有十幾個剛在雜貨店裏買東西的人堵塞住他們的退路。

這些顧客有男有女，年紀最輕的也有二十五歲以上，而最老的一雙老夫婦看來已將七旬。

這一雙老夫婦在雜貨店裏買了一斤核桃，而且還即買即吃。

他們開核桃的手法眞是快極了，不必用錘子，也不必用任何工具，只是用姆指輕輕一捺，堅硬的核桃就立刻碎開，簡直比別人剝花生殼還容易。

這一對老夫婦顯然是武學上的大行家，他倆的舉動相當令人矚目。

但龍城璧和白無浪却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老人一聲冷笑，手中的核桃殼突然化作飛蝗般向龍城璧身上射去。

他的指勁和腕勁的確厲害，核桃殼已變成了殺人的暗器。

但龍城璧雙手的動作也絲毫不慢，只見他十指上下翻飛，居然一口氣把所有的核桃殼都挾在指縫間。

老人一擊落空，老婦手中的核桃也電射而出。

她射出的不是核桃殼，而是一顆一顆的核桃。

她的手勁並不比丈夫輸虧，而且認穴方位更是奇準。

她總共射出八顆核桃，每一顆都是射向龍城璧必救的死穴。

任何一顆核桃擊中目標，龍城璧這個人就得馬上完蛋。

但這一次，龍城璧居然連動都不動。

刷！

一道寒光同時飛起，八顆核桃紛紛被擊落。

那是白無浪的笛中劍！

老婦的手法奇快，但白無浪的劍法似乎猶快上幾分。

老夫婦互望一眼，突然同時嘆氣。

「老不死，」老婦埋怨地說：「這一次咱們要賠本了。」

老人搖搖頭，喃喃地嘆道：「我們也許眞的老了，唉，年青人！多麼可怕的年青人。」

這一雙老夫婦一面說，一面已遠離人羣，消失在街道的盡頭。

（三）

老夫婦雖已離去，但核桃殼仍在龍城璧的手中。

龍城璧淡淡一笑，對白無浪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白無浪道：「聽說江湖上有一對鴛鴦殺手，一擊不中，就決不再纏鬥下去，寧可倒賠殺人酬金一倍給僱主。」

龍城璧點頭微笑道：「不錯，他們就

是鴛鴦殺手。」

白無浪道：「他們成名江湖之際，恐怕我們還未出世。」

龍城璧道：「他們是老江湖，知道金錢雖然可愛，但畢竟還是覺得性命更寶貴得多。」

白無浪道：「所以他們雖然是殺手，但却永遠不會爲銀子而去眞正的拚命。」

龍城璧道：「雖然他們殺人時從不拚命，但樂於僱用他們的人還是不少。」

白無浪道：「因爲他們任務若不能完成，就一定會倒賠殺人酬金給僱主。」

白無浪沉吟片刻，道：「不知道他們曾經幹過多少次賠本的生意？」

龍城璧不知道。

屋內一青衣人忽然冷笑道：「他們已有十八年沒有幹過賠本的買賣，你們總該滿意了罷？」

龍城璧淡淡一笑，目光盯着青衣人的臉上。

這人的衣衫很單薄，還敞開胸膛，在如此寒冷的天氣下，他却是毫無寒意。

他的手裏握着一把大刀，刀的份量很重，膂力稍差的人，根本就連這把刀都未必提得起來。

但這把刀在他的手中，輕盈得就像是戲法師手中的小棒子。

龍城璧冷冷的盯着這個人，冷冷的道：「你這把刀很不錯。」

青衣漢子把大刀輕輕一揚，傲然道：「不妨告訴你一件事，這把刀比風雪之刀鋒利，將來的名氣也肯定在雪刀之上。」

龍城璧「哦」一聲，忽然笑了：「你說的好像是事實。」

青衣漢子道：「本來就是事實，所以你不必担心我會搶你的刀，因爲你的刀在我的眼中看來，只不過是小孩的玩具。」

龍城璧沒有生氣！

他說：「我這把刀的確是小孩子用來玩玩的，跟老兄手中的刀相比，當然是無可比擬。」

青衣漢子冷冷道：「我看你也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看來你也是一條好漢子，我給你一個贖命的機會。」

「甚麼贖命的機會？」

「把你手中的刀放下，立刻滾出長安去。」

「假若我不滾呢？」

「你敢不滾？」

龍城璧站着，氣定神閒的看着他，就像是看着一個神經大有毛病的瘋子。

青衣漢子怒喝一聲，揮刀道：「你眞的不滾出長安城？」

「長安城又不是你的地方，我爲甚麼要聽你的說話？」

「好小子！」青衣漢子大聲道：「你不滾，我滾！」

龍城璧一怔，差點還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那知青衣漢並不是在說笑，他說滾就滾，而且比兔子碰見老虎還滾得更快。

剛才還是氣勢凌人的刀手，和街上圍堵着龍城璧與白無浪的人，也同時四散開去，走得一個不剩。

龍城璧吸了口氣，對白無浪道：「你看他們在攪甚麼鬼？」

白無浪搖頭道：「他們並不是在攪甚麼鬼，而是眞的是見了鬼。」

「誰是鬼？鬼在那裏？」

「你眞的沒有看見？」

「眞的沒有。」

「這也難怪，」白無浪嘆了口氣，道：「因爲當這隻惡鬼出現的時候，你還在跟那個吹牛王胡說八道。」

龍城璧說道：「難道這惡鬼又已經走了？」

白無浪道：「他還在長安。」

「長安何處？」

「賣酒處。」

龍城璧目光一亮，脫口道：「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白無浪笑了笑：「除了唐竹權之外，又有誰能一現身就把『天下第一刀』嚇得滾屎滾尿，走避不迭？」

龍城璧想了一想，笑道：「剛才那人就是『天下第一刀』梁不量？」

白無浪道：「除了梁不量之外，還有誰敢吹這種大氣？」

龍城璧又笑了。

梁不量在武林中並沒有甚麼地位可言，但他的名氣可也相當响亮。

他有三種最大的本領。

他第一種本領就是能够把一把三十八斤另八兩的大刀揮舞自如。

但他的本領也僅限於到此爲止，因爲他除了能把大刀揮舞自如，看來非常「驚人」之外，他根本就不知何謂刀法。

而第二種本領，也就是他能够成爲「天下第一刀」的最大理由。

他擅於吹牛，而且吹的牛比象還大。

假若他只有這兩種本領，梁不量這個人也許還沒有長大成人已給人砍成肉醬。

幸好他還有第三種本領。

他最後的一種本領，其實才是他最大的本領。

他輕功極佳，而且一見情況不妙，就算用黃金、美人，甚至是迷魂藥都很難把他留住。

所以，雖然他的刀法欠佳（其實他根本不懂刀法），他仍然能嚇唬許多胆汁不足之輩，而且更能成爲「天下第一刀」。

他很少會吃虧。

不過他偶然也會有「失手被擒」的時候。

他最近的一次「失手」，是在三年前的一個寒夜。

也是他活該，他吹牛自稱「天下第一刀」也還罷了，那一次他居然還在杭州自吹自擂，說自己除了刀法天下無敵之外，還說自己的酒量喝遍天下無敵手。

那時候，他已有三分酒意。

事實上，他的酒量的確很不錯，但他這句說話却很不幸地傳到了唐竹權的耳朵裏。

唐竹權立刻走上前，指着梁不量的鼻子，問他：「你就是那個喝遍天下無敵手的天下第一刀？」

梁不量一怔。

他心知不妙，但表面上仍然對自己大吹大擂的直認不諱。

唐竹權淡淡道：「老子對刀沒有研究，對刀法也是一概不懂。」

梁不量傲然道：「嘿！你根本不配談刀。」

唐竹權道：「的確不配。」

梁不量道：「所以你不是來找我比刀的。」

唐竹權咧嘴一笑：「豈敢！」

梁不量哂然一笑：「既然不敢找我比刀，難道要我用刀來抹你的頸子？」

他表面越猖狂，心中越是發毛，雖然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大胖子，但心中却有一個感覺，這個大胖子並不好惹。

他已準備隨時溜之大吉。

他仍然敢對唐竹權大放厥詞，就是仗着自己的一身輕功。

唐竹權摸摸自己的頸子，笑道：「老子的頸子並不癢，喉嚨很癢倒是眞的。」

梁不量冷笑道：「頸子癢和喉嚨癢，豈非同一件事？他媽的又有甚麼分別？」

唐竹權道：「頸子癢用刀抹，喉嚨癢用酒灌，現在，你總該明白老子的意思了罷？」

梁不量哈哈大笑。「大胖子，你原來是找我拚酒的，」他一面大笑，一面道：「你姓甚麼？叫甚麼？且報上來，看看有沒有資格跟我拚酒？」

「老子姓唐。」

「姓唐？」

「不錯，老子姓唐，老子的老子也姓唐，老子的老祖宗也姓唐。」

一聽見這個「唐」字，再瞧瞧這個大胖子的身材、面貌，梁不量的心中已有七分光，他已暗暗提聚眞氣。

他暗自提氣並不是想打架，而是準備隨時逃走。

但他仍然不忘吹牛，大笑道：「這十餘年來，光是姓唐的人就已有十六七個敗在我的刀下，至於姓唐的人跟我拚酒而醉得一敗塗地的，更是不計其數。」

唐竹權微微笑道：「好酒量。」

「本來就比任何人都强嘛。」梁不量傲然道：「你叫唐甚麼，是不是那個唐竹權？」

「果然有眼光，老子就是唐竹權！」

「我的眼光若是差了，豈能成爲天下第一刀？」

「現在我們別再提刀，」唐竹權道：「我們現在要比劃的是喝酒本領。」

「妙極！妙極！妙他媽的極，他媽的個妙極！」梁不量走到酒保那裏，大聲呼喝道：「拿兩百斤好酒來，咱們要喝他媽的個痛快……」

他大呼小叫的，而且語出驚人，一開口就要酒保拿兩百斤好酒。

吹牛的必備條件，乃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梁不量當然是精於此「道」。

酒保眼楞楞的看着梁不量，心想：「看來杭州又將出現一個大醉鬼了。」

他對唐竹權的酒量毫不懷疑，唐竹權的酒量究竟有多大，直到現在，這個酒保還是沒有弄清楚。

他只知道別人用杯子喝酒已隨時俱可酩酊大醉，但這個大胖子用酒罈喝酒仍然難得見他醉倒在坑渠上。

酒保忙去拿酒。

其實他並不是去「拿」，而是找個帮手出來「抬」。

兩百斤酒可不是兩斤菜，酒保沒有練過武功，也並非「天賦異稟」，他可拿不動。

但當他們把酒抬出來的時候，吹牛的人不見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也不知所踪了。

他們去了哪裏？

雙雙到厠所解手乎？

非也。

他們是你追我逐去也。

逃的是梁不量，追的是唐竹權。

當梁不量知道這個大胖子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時候，差點沒有昏倒過去。

幸而他還有一身輕功。

他知道自己絕對打不過唐竹權，至於大家拚酒分個高低，梁不量更是萬萬不敢領教。

既然打又不能，喝又不是，梁不量只有最後一條路可走。

這條路也只有一個字。

走！

他走得很快，而且還是出其不意，突然來一記「燕子穿簾」，從窗子飛躍出去的。

他這一手輕功非常漂亮。最少，他自己覺得很漂亮。

他敢打賭，唐竹權絕對沒有這麼快的輕功，可以追得上自己。

想到這裏，他又得意洋洋的笑了。

「唐大少爺，他媽的再見！」

他越想越輕鬆，越想越有趣，雙腿運轉如飛，他認爲唐竹權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就絕對不該追上來獻醜。

但出乎意料地，唐竹權居然也從那個窗子跳出來，窮追不捨。

他從窗子跳出來的姿勢，遠不及梁不量的姿勢漂亮。

梁不量暗暗冷笑，大聲道：「好不自量力的大胖子！」

一句說話之間，兩人的距離又相差了七八丈，梁不量越走越遠了。

酒保探頭出外一望，喃喃道：「追不到啦！那傢伙走得眞快。」

「那傢伙走得眞快。」的另一面意思，自然就是「唐大少爺走得太慢。」

酒保苦笑一聲，對伙伴道：「這些酒抬回酒庫去，這一頓酒喝不成了。」

那知他們剛把酒抬回去，唐竹權已然回來。

他並不是獨自回來，而是肩上揹上一個大漢，昂然闊步走進來。

梁不量沒有跑掉，而且很快就被唐竹權抓了回來。

這一次，梁不量吃的苦頭可就大了。

唐竹權沒有打他，也沒有令他的身體受到任何的傷害。

他只是把梁不量的穴道點住，除了右手之外，左手和雙腿都不能移動分毫。

「來！老子敬仰你是一條好漢，先敬你一罎！」

別人是敬酒一杯，而他却是「敬酒一罎」。

梁不量不敢不喝。

他的腕力不錯，單手提起酒罎喝酒，一點也不成問題。

一罎酒有些是五斤裝，也有些是十斤

裝的，梁不量喝五斤，唐竹權喝五斤，梁不量喝十斤，他也照喝十斤，絕不賴帳。

這是拚酒？還是在拚命？

梁不量已想不出，他只知道這一次自己吹牛吹出了一場大禍，就算不當場醉死，最少也要醉上好幾十個時辰。

他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

但他總算知道，後來自己喝五斤，唐竹權就喝十斤，以一對二，自己佔了很大的便宜。到最後，自己喝一罎，唐竹權却連喝三四罎，他佔的便宜也越來越大。

不但如此，他的舌頭和腦袋也是變得越來越大。他甚至幾乎以爲自己只能活到這麼大了。

× × ×

這是一個教訓。

一個對吹牛大王的好教訓。

梁不量與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拚酒」，勝負如何，自然不問而知。

梁不量醉得很慘，比起八十天不吹牛還慘八百倍。自此之後，他再也不敢吹牛，說自己的酒量天下無敵。

但在別的事情上，他還是吹牛如儀，例如「天下第一刀」這種「榮譽」，他是永遠都不肯放棄的。

尅星

（一）

吹牛大王碰見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當然走避不迭。

但他的手下都走了，走得一個不剩。

梁不量何來這許多手下？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事。

根據龍城璧的分析是：殺聞亦樂滿門的人，並不是梁不量。

梁不量的「手下」，也只不過是長安城裏的一些流氓無賴，憑他們這些人，根本就幹不出這種驚人的屠殺案。

唯一武功較像樣的，只有鴛鴦殺手。

但他們也做了一次賠本買賣，一擊不中，不願拚命，還要倒賠雙倍殺人酬金。

這些把戲是誰安排的？

他們的目的又是甚麼？

（二）

貓是老鼠的尅星。

蝮蛇是猴子的尅星。

而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却是「天下第一刀」吹牛大王梁不量的尅星。

梁不量倒霉！

他在聞家大屋一看見唐竹權的影子，立刻就匆匆打退堂鼓，溜之大吉。

可惜今天這個日子對他來說，並不吉利。

他在長安城的大街小巷左兜右彎，到最後逃到一條胡同裏。

他鑽進了死胡同，唐竹權却在這個時候出現在他的背後。

唐竹權在死胡同裏把他揪了出來，第一句說話就問他：「喝罎酒好不好？」

梁不量搖頭不迭：「喝罎酒不好，喝杯酒還可以。」

唐竹權哈哈一笑，他的心情就像漁翁剛釣上一尾大魚一樣。

不過，有一點不相同的，就是漁翁釣到了大魚，絕不會給魚兒打幾記耳光。

但梁不量不是魚兒。

他是個人，他有臉孔，他的臉孔很闊大，他的臉孔正在引誘唐竹權刮他幾記耳光。

所以，唐竹權禁受不起這種誘惑，立刻在他的臉上劈劈啪啪的一連刮了七八記耳光。

那時候，唐竹權還是笑瞇瞇的，就像是正在逗玩小孩子，「和藹可親」極了。

梁不量的臉被打得又紅又腫，大怒道：「士可殺不可辱，你再打，我嚼舌自盡，將來我的徒子徒孫一定會找你算帳！」

唐竹權大笑：「有種！你不但吹牛本事，而且也很有種，好！老子就不打你，但老子問你的事，你一定要說實話。」

梁不量忍住怒氣：「你儘管問！」

唐竹權想了一想，道：「是誰指使你到聞家的？」

梁不量道：「高墨。」

「高墨？是不是長樂街的高老四？」

「不錯，是高四爺。」

「有沒有說謊？」

「如有虛言，天誅地滅。」

「好！老子這一次又放過你，以後別再到處吹牛，否則，遲早總有一天惹出大禍！」

梁不量嘆了口氣，道：「這半年來賭運太差，囊空如洗，不在話下，還債台高築，無法可想之下，唯有甚麼事情也得幹，下次是決計不敢的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高墨的手段也未免太狠，竟殺聞家滿門。」

梁不量道：「他本來就是個大惡霸，聞亦樂準是開罪了他才招此殺身大禍。」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突然冷冷笑道：「你知道個屁！」

梁不量的臉還是火辣辣的灼痛，只好道：「就當我知道個屁好了。」

唐竹權又再瞪他一眼。

「你連個屁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吹牛而已！」

（四）

高墨又名高四，也有人叫他高四爺。

他和鬼王帮的駱九爺是結拜兄弟，高墨比他大三歲。

高墨並不高，他很矮。

又胖又矮。

但他用的武器却長逾八尺，那是一桿銅槍。

這一桿銅槍，是他十二歲的時候，從邊疆一個古戰場的地下發掘出來的。

他很喜歡這一桿槍，決意要練成第一流的槍法來使用它。

經過多年的苦練，也經過了無數名師的指點，高墨的槍法終於自成一家，長安高家槍法，已在武林中佔上一席位。

長樂街雖然並不是長安城的大街道，但這條街道却很有名。

這條街出名的原因共有兩個。

第一：高四爺的家在長樂街。

第二：長樂街有長樂樓，而長樂樓乃是最令男人流連忘返的地方。

× × ×

雖然還是大清早，長樂樓仍然是那麼熱鬧。

這裏是男人的銷金窩。

無論是誰的荷包太重，嫌金子銀子太多，最好就是跑到這裏，在通常的情況下，他的金子銀子都會像流水般倒出去。

當然，這也並不是一定的。

這裏除了女人和佳餚美酒之外，還有賭博。

如果閣下時來運到，可能金子、銀子越花越多，花一千，贏一萬，花掉一萬，贏回十萬，這倒是不錯。

但賭場上經常發生的事往往並不是這樣的。

通常的情況是：花掉一千，想在賭桌上贏回兩千，結果却多輸掉一萬八千。

總而言之，輸錢容易，贏錢甚難。

也許有時候某某人運氣特佳，在賭桌上連贏十天八天，但到頭來還是要連本帶利，吐回在賭桌上，輸得一敗塗地。

這就是賭博。

你說賭博是否很可怕呢？

但在某些賭徒而言，賭博這種事實在够刺激，假如世間上沒有賭博，他們寧願沒飯吃。

這種賭徒，註定是賭博的奴隸。

沒有這些奴隸，賭場的龐大開銷誰來供給？

沒有這些奴隸，賭場的老闆們怎會肚滿腸肥，享盡榮華富貴？

只有他們才是眞正的大贏家。

× ×

賭博實在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

爲甚麼莊家老是贏錢呢？

抽頭固然是其中主要的一個因素，但以賭而論，莊家除了可以抽頭之外，在賭博的心理上，他們也佔着極大的上風。

別的不談，就以骰寶的大小來說，表面看來非大則小，非小則大，就算全骰不算統吃，做莊的還是佔着上風的。

因爲他們不必考慮該押大，還是該押小？

這是以靜制動的竅訣。

莊家財雄勢大，而且永遠不必去動腦筋。

他們不必動腦筋去考慮押大或押小，也不必動腦筋去考慮這一注押多少，贏了這一注以後又怎樣押法？輸了這一注又怎辦呢？

莊家永遠沒有這些煩惱。

既無煩惱，自然不亂。

就在以武學上的觀點看來，二人決鬥，假設彼此武功相等，但一個心亂如蔴，而另一個却神閒氣定，長久接戰之下，終究還是後者會獲得勝利的。

所以武學上的至理名言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而賭博上的至理名言却是：「百種賭博要當莊，注碼本錢要相當」。

高墨很明白這一點。

所以，當他在三十八歲的時候，就動用自己所有的積蓄，開設了長樂樓。

做別的生意不難，但要開設賭場，除了本錢相當之外，還必須有許多特別的本領。

例如這一座長樂樓，以前本來是一間廟院，但高墨却用盡辦法，把廟中的和尚趕出長安，還把兩個堅決不走的老僧活活打死，然後埋葬在荒山之上。

高墨很迷信，而且很相信一個江湖相士的說話。

那相士對他說：「你若把這間廟院改建爲賭場，你將會成爲長安首富。」

他的說話，高墨完全相信。

現在，廟院已變成賭場，變成妓院。

高墨的財富也越來越多，勢力也越來越大。

（四）

每天清晨，高墨都喜歡坐在賭場的後堂內，欣賞他自己的古董。

他喜歡一面欣賞古董，一面則練習書法。

自從他成爲賭場老闆以來，他每天的生活仍然很有規律。他早上習文，晚上習武，中午的時候例必小睡半個時辰，以保持整日的體力充沛。

這一天他也沒有例外，當唐竹權闖進賭場後堂的時候，他已寫了七十一個很工整、筆劃也很蒼勁的大字。

唐竹權是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通常都不會受到主人的歡迎，所以，高墨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冷冷的喝道：「滾出去！」

唐竹權嘿嘿一笑。

他道：「很像！很像！」

高墨寫完第七十二個字，冷冷的盯着他：「甚麼很像？」

唐竹權道：「老子是說你的語氣很像一個人。」

「像誰？」

「梁不量！」

「梁不量是甚麼東西？」

「他不是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

「他既不是東西，也不是人，」唐竹權淡淡笑道：「他很像你，你也很像他，你們都不是人，甚至連東西都不是。」

高墨放下了筆，鋒利的目光直逼着唐竹權。

唐竹權的臉仍然有笑容。

但他的目光忽然也變得很鋒利，甚至比高墨還更鋒利得多。

高墨的眼中本有殺氣，但唐竹權的殺氣居然還蓋過了他。

「你斗胆！」唐竹權冷冷道：「你竟敢明知老子要找聞亦樂，你却殺了他。」

高墨也在冷笑：「聞亦樂是誰？高某根本就不認識他。」

「胡說！人是你殺的，你竟然不敢承認！」

「他何時被殺？」

「今晨。」

「今晨高某一直在這裏鑽研書法，連大門都沒踏出過一步。」

「鑽研個屁！」唐竹權大步走上前，一手就把桌上的墨硯潑翻，「你殺了聞亦樂，你一定知道那朶小黃花的秘密！」

高墨道：「我沒有殺聞亦樂！」

唐竹權道：「還不說實話，老子就宰了你！」

高墨冷冷一笑：「無論我是否說實話，被宰的人決不是我，而是你！」

唐竹權道：「你知道老子是誰？」

高墨挺起胸膛，伸手向牆邊一抄，一桿八尺的銅槍已在手中：「唐大少爺，令

尊翁是槍中之霸，高某一直想向他老人家領教領教。」

唐竹權目光環視一掃，後堂內已出現了八個身穿短褸、手握短斧的漢子。

唐竹權冷冷一笑。

「聽說你從京師聘請了八名快斧手，他們都是北斧司徒錦的結拜兄弟。」

高墨傲然道：「不錯。」

唐竹權目光一閃：「他們就是司徒錦的結拜兄弟？」

高墨道：「正是。」

「好，很好！」

「你敢與司徒錦的結拜兄弟動手，無論是贏是輸，將來司徒錦都絕不會放過你的。」

唐竹權沉默了半晌，冷笑道：「你說錯了。」

他又淡淡的道：「司徒錦是老子的朋友，你知道不知道？」

高墨搖搖頭，他的確不知道。

唐竹權道：「司徒錦生平有兩大憾事，你一定也不會知道。」

高墨吸了口氣，司徒錦有何憾事，他的確又是完全不知道。

唐竹權嘆了口氣，緩緩的道：「他生平的第一件憾事，就是酒量不如老子。」

高墨眉頭一皺：「這也算是憾事？」

唐竹權道：「對他來說，這是一件極遺憾的事。」

高墨道：「還有第二件憾事呢？」

唐竹權忽然沉下了臉，向那八個漢子每人瞪了一眼，半晌才道：「他第二件最遺憾的事，就是不能親手殺了你們這八個畜生！」

八個漢子的臉色同時一變。

唐竹權冷冷接道：「司徒大俠有二十九個結拜兄弟，其中有二十一人都是好男兒、好漢子，只有你們這八個混蛋，在司徒錦身上學到了幾招斧法，就到處亮着北斧司徒錦的幌子，招搖撞騙，而且還暗中勾結土匪，殺人放火、强姦擄掠、無惡不作，簡直混帳而又混帳！」

八個斧手臉上的肌肉都在抽搐，看他們臉上的表情，顯然恨不得立刻把唐竹權砍成肉醬。

但在高四爺的命令還未發出之前，他們還未敢輕舉妄動。

高墨冷冷的瞧着唐竹權，沉默了很久，終於豎起拇指：「果然不愧是唐老人的兒子，有種！」

唐竹權冷然道：「不必誇獎。」

高墨道：「並非誇獎。」

「獎」字剛出口，銅槍已向前刺出。

銅槍刺出的同時，高墨又大喝道：「斃了這個醉鬼，重重有賞！」

四把利斧，立刻就向唐竹權的背上招呼。

唐竹權突然大聲叫道：「龍城璧，老子在這裏！」

× ×

唐竹權大聲高呼的時候，龍城璧的確已來到了長樂樓。

唐竹權耳力極佳，龍城璧在外面的聲音，他早已聽了出來。

唐竹權能追查到長樂樓，龍城璧當然也有他的辦法，追查到這裏。

唐竹權靠的是梁不量，而龍城璧却是從長安土神邵艮善那裏獲得綫索，才來到了長樂樓。

邵艮善是長安人，他在長安出生，在長安長大，他不懂武功，但却有不少懂得武功的朋友。

他人如其名，非常艮善，而且嫉惡如仇，可惜他自幼體弱多病，不能習武，所以儘管他對武學極具興趣，但却無法練習武功。

這是他一直引以爲憾的事。

幸好，他有不少朋友，其中不乏武功高强之士。

每當他看見不平的事，他的朋友往往會挺身而出，爲他解決一切的困難。

長安城裏不少流氓惡霸，都很怕邵艮善。

他們忌憚的是邵艮善的朋友，例如專門抱打不平的遊俠符省三，以鐵臂神功名震江南的皇甫聯，還有空門奇俠拈花大師，都是邵艮善的朋友。

他們並非泛泛之交，而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爲朋友而犧牲性命的生死之交。

高四爺是個惡霸。

長安城的惡霸並不少，但很少人能與高四爺相比。

因爲不但他本身是個惡霸，他的手下也全是惡霸。

大惡霸率領着無數小惡霸，他們所幹的事，自然令人大爲側目。

邵艮善看不過，這幾年來，一直與高墨作對。

但他的武林朋友，却先後敗在高墨的手下。

皇甫聯身受重傷，一雙鐵臂變成殘廢。遊俠符省三更慘死在長安鬧市之中，兇手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查出來。

唯一令到高墨心存忌憚的，也許只有一個和尚。

拈花大師是個和尚，他在八歲那年投身佛門，十八歲的時候還俗結婚生子，但到了二十八歲又再皈依我佛，成爲一代奇僧。拈花大師甚少與人動手，但他一動手，就會有人死在他的手下。

誰也不知道拈花大師的武功究竟有多深。所以，高墨最忌憚的人，就是邵艮善的這個方外之交，被人譽爲空門奇俠的拈花大師。

但就在三天之前，邵艮善六十大壽的時候，他接到了一份賀禮。賀禮是高墨送出的，但賀禮上並無名字。

這份賀禮是一顆已被藥粉塗抹過，不會腐蝕，也不會發出臭味的人頭。

這赫然正是拈花大師的項上首級！

銷金窩風雲

（一）

拈花大師慘被誅殺，高墨已無須再有任何的顧慮。

邵艮善頓然陷入孤立無援之境。

正當他感到徬徨萬分的時候，雪刀浪子龍城璧來了。

龍城璧也是他的朋友，雖然他們以前只曾見過一次面，但彼此却談得很投契，而且大有相逢恨晚之感。

龍城璧找邵叧善，本是希望在他的身上，獲得一點綫索，找尋誅殺聞家滿門老幼的兇手。

邵叧善沒有令他失望。

高墨一直都在密切注視邵叧善的行動，而邵叧善雖然連番挫敗，但他在長安城內，仍然有不少綫眼，對於聞家滿門被誅殺的事，居然也查出了是高墨的所爲。

高墨爲甚麼要殺聞家滿門老幼，邵叧善並不清楚。

但他知道兇手是誰，這已很足够。

龍城璧臨走的時候，邵叧善再三提醒他：「別輕視高老四的力量，拈花大師已死在他的手中。」

龍城璧却冷冷一笑，對他說：「拈花大師絕不是他殺的。」

「不是他殺？」

「當然不是，」龍城璧冷冷道：「拈花大師的武功，最少比高墨高出兩籌，高默就算再練三十年武功，也絕不是拈花大師的對手。」

龍城璧說到這裏，沒有再說下去。

邵叧善的目光變得更沉滯。

他喃喃道：「我早就該料到，高墨的背後，還有更大的惡勢力在撐腰……」

龍城璧彷彿沒有聽見他這句說話，甚至連解釋的話也沒有說，就和白無淚來到了長樂樓。

× × ×

長樂樓是銷金窩，一個令男人醉生夢死的地方。

要進入長樂樓，必先經過一座寬闊的石坪。

但唐竹權沒有經過這裏。

他是從後園天階，像個小偷般潛進後堂的。

他也許是鬼祟一點，欠缺光明磊落的君子風度，但他從來不認爲自己是個君子，尤其是對付高墨這種人，縱然不擇手段却又何妨？

從正門闖進去是闖，

從後園闖去也是闖。

他選擇了後者，因爲他覺得這樣會方便一點。

果然，他沒有估計錯誤，他在後園裏只是解決了三隻惡犬，六個惡人，就順順利利的找到了高墨。

但龍城璧和白無淚却是從前門闖進來的。

長樂樓的賭桌還是很熱鬧，尤其是在牌九桌上，雖然不少人已輸得乾乾凈凈，但經過整夜不眠之後，他們仍然有興趣欣賞別人賭博。

從牌九桌走過去，是一條短廊，短廊雖然短小，但却有八個刀斧手在把守。

無論是誰想闖過這一條短廊，必須先把他們擊敗，這是並不容易的。

但對於龍城璧和白無淚來說，倒是易如反掌的事。

八個刀斧手沒有變成死人，因爲龍城璧覺得他們還很年輕，根本就不太懂事。

對於不懂事的青少年，龍城璧從來都不會趕盡殺絕，所以他們只是穴道被點，身體並未受到絲毫的傷害。

白無淚忽然對龍城璧說道：「唐竹權好像已在後堂內。」

龍城璧道：「可能性頗大，因爲裏面已有人在動刀子。」

他們的聲音並不响亮，但唐竹權仍然聽到。

所以，他大叫：「龍城璧，老子在這裏！」

（二）

高墨的槍有如狂風暴雨，一槍緊接一槍，簡直把唐竹權整個胖大的身子都籠罩着。

唐竹權赤手空拳，而且腹背受敵，當然很不輕鬆。

幸好他已知道龍城璧和白無淚已在外面，也幸好他畢竟是杭州老祖宗的兒子，他的唐門五絕指法，無論是誰都不容易抵禦的。

高墨一口氣連續刺出一百一十槍，居然連唐竹權的衣角却沒有揩着。

這不禁令他感到大爲驚奇。

他實在很難相信，以唐竹權這樣一個大胖子，竟然能有如此快速多變的身法，能够避開這一百一十槍。

不但如此，唐竹權還用五絕指法重創兩名斧手。

他順手牽羊，攫奪一斧，居然也使用得頭頭是道，又有一個斧手死在斧下。

高墨大喝一聲，長槍暴刺，奇招突出，起脚猛踢唐竹權的小腹。

唐竹權閃過銅槍，對於高墨這一脚，却是不閃不避。

蓬！

一聲沉重的異响，唐竹權挨了這一脚，竟然還是面不改容，甚至還對高墨微微一笑。

高墨以爲自己這一招很管用，那知却是完全無效。

他想不到唐竹權的氣功如此厲害，自己這一脚本足以開碑裂石，但對方的肚皮却像是棉花般，根本就毫無着力之處。

一擊失手，高墨不敢再試第二次。

唐竹權突然大喝一聲：「你也吃老子一脚！」

他並非虛張聲勢，大喝聲中，果然一脚踢向高墨的心臟。

唐竹權人肥腿粗，這一脚是剛猛有餘，但靈活快速還是談不上。

但高墨氣燄受挫，驀然看見唐竹權一脚向自己的心臟踢來，居然慌了手脚，棄槍用掌，封住胸前的要害。

唐竹權一脚踢在高墨的掌上，高墨連忙伸手去扭唐竹權的足踝。

他這一招並不是甚麼高明的防禦招數，而是在情急之下救護自己的打法。

唐竹權的脚雖然又肥又大，但反應却非常之快，高墨的手剛動，他的脚又已縮了回去。

高墨趁勢撲前，雙掌猛劈唐竹權的咽喉。

唐竹權殺得性起，手起斧落，反擊高墨的左胸。

高墨方寸已亂，而且招式走勢已老，對於唐竹權這一斧，竟然無法閃避。

倏地一人大聲道：「斧下留人！」

那是龍城璧的聲音，但唐竹權手中的鐵斧已砍在高墨的胸膛上！

× × ×

血花飛濺，令人怵目心寒。

高墨面色慘變，掩胸蹌踉後退。

唐竹權冷笑，把鐵斧甩手拋開，對餘下來的斧手大喝道：「老子給你們一個活命的機會！」

雖然他手中無斧，但斧手們沒有一個敢再衝上來。

唐竹權又大喝道：「滾！統統給老子滾！滾得越遠越好！」

他的嗓子的確嚇人。

但斧手們怕的不是他的嗓子，而是他的唐門五絕指法。

他們彼此互望一眼，突然同時掉頭就走。

高墨又驚又怒，嘶聲道：「沒種的傢伙，你們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illegible]留。

可是，另一個人的聲音却也同時响起：「他們不必等到將來才後悔，現在他們就已噬臍莫及！」

一連串骨折的聲音從外面傳了進來，然後，這幾個斧手就像是死狗般一個一個的被拋回堂內。

剛才還是神氣活現的斧手，現在竟然全部變成了死人。

他們的身上沒有流血，但頸骨全部已被人用內家重手捏碎。

一擧手間就能把這幾個斧手變成死人，這人的武功實在可怕。

唐竹權臉色一變：「又是你這個殺人兇手！」

「你已知道我是誰？」那人的聲音低沉而沙啞，他的聲音和他殺人的手法，唐竹權還是沒有忘記。

他就是在竹林中殺了寒翼道長，還把寒環和寒友縛住的神秘人。

（三）

神秘人出現的時候，龍城璧不禁眉頭一皺。

神秘人仍然帶着一副青銅面具，他的身材普通，但一雙手却比常人略長。

神秘人用低沉的聲音冷冷道：「龍大俠，久違了。」

唐竹權詫然道：「你們曾見過面？」

神秘人冷笑着，道：「他若不善忘，絕不會忘記我這個老朋友。」

唐竹權瞧着龍城璧：「他是你的老朋友？」

龍城璧默然半晌，緩緩道：「本來是的。」

神秘人冷冷道：「可惜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在你來說，不是朋友就是仇敵。」

龍城璧嘆息一聲：「五年了，你還是沒有變。」

「變？」神秘人雙手緊握，指骨發出勒勒聲响：「我爲甚麼要變？我有甚麼不好？」

龍城璧道：「你沒有甚麼不好，可是五年前那一件事，是你錯了。」

神秘人冷冷道：「難道你敢說蕭玉棠這種人不該殺？」

龍城璧嘆了口氣，還未說話，白無淚已插口道：「鐵木君子蕭玉棠原來是他殺的？」

「不錯，」龍城璧慢慢的道：「蕭玉棠也是我的朋友，他爲人光明磊落，是個正直無私的君子。」

「君子？」神秘人突然大笑，笑聲充滿仇恨和怨毒之意：「蕭玉棠橫刀奪愛，居然也算是個君子？」

龍城璧輕嘆一聲，道：「我知道你對程薇怡一往情深，但程大小姐喜歡的人並不是你。」

「胡說！」神秘人怒道：「她本來就是屬於我的！」

龍城璧一嘆，道：「你這一句說話又錯了。」

「我錯了？」神秘人喉嚨裏發出一陣低沉的怒吼，就像一隻準備擇人而噬的惡獅。

但龍城璧毫無懼意，他的聲音還是那末清朗而平靜：「她本來既不屬於你，也不屬於任何人，而是屬於她自己的！」

神秘人冷哼一聲。

龍城璧接道：「她自己有選擇的權利，在當時來說，你和蕭玉棠都很有機會，但她最後的選擇還是蕭玉棠。」

神秘人怒道：「蕭玉棠明知我喜歡薇怡……」

龍城璧不待她說下去便已截口道：「你又何嘗不知道蕭玉棠也很喜歡薇怡？」

他輕輕的嘆口氣又道：「薇怡最後放棄了你而選擇蕭玉棠，你可知道是甚麼道理？」

神秘人默然。

龍城璧又緩緩道：「她知道你與段雄河一直都有秘密來往，而且屢次規勸你與他斷絕來往而無效，漸漸地，她對你越來越是失望。」

神秘人怒氣冲冲道：「她爲甚麼這樣固執？」

龍城璧搖搖頭，道：「固執的不是她，而是你，段雄河絕不是個正人君子，程薇怡早就看得很透澈，你跟這種人在一起，遲早一定會後悔的。」

神秘人冷冷一笑：「就是爲了這個理由，她寧願與蕭玉棠在一起？」

龍城璧神色凝重，緩緩道：「雖然蕭玉棠並不是個美男子，在外貌上比不上你，但他的確是個正人君子，而且涵養也比你好得多，她的選擇是明智之擧！」

「明智之擧！明智之擧！」神秘人倏地大笑，他的笑聲已跡近乎瘋狂。

龍城璧臉色一沉，肅然道：「薇怡若選中了你，固然是一個悲劇，但她選擇了蕭玉棠，也同樣是個悲劇，因爲你的心胸實在太狹窄，竟然爲了這件事與蕭玉棠反目，還趁他在病重的時候殺了他！」

神秘人嘿嘿道：「他若不是患了重病，我自問未必是他的敵手，無奈天意也要殺他，又怎能怪得了我？」

龍城璧冷冷道：「你乘人之危，如此卑鄙，還洋洋自得，當眞厚顏的很！」

神秘人怒道：「你豈非也在我苦戰蕭玉棠之後，在我的臉上刺了一刀？」

龍城璧冷笑道：「我那一刀沒有把你殺掉，就是不願在你筋疲力歇之餘，取你性命而已。」

神秘人沉默了很久，才道：「如此說來，我這條性命倒是你刀下留情才能繼續活着的了。」

龍城璧道：「聽說這五年來，你也不斷的苦練刀法。」

「不錯。」

「目的就是爲了找我報復？」

「那是其中之一的目的。」

「哼！你現在有幾分把握可以把我擊敗？」

「不知道。」

「所以，今天你絕不會向我出手。」

「不！」神秘人冷冷道：「因爲就算我再練五十年刀法，恐怕也同樣不知道自己能有幾分把握可以把你擊敗。」

「你已不能再等？」

「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再等。」神秘人忽然從背後解下一個包袱，包袱裏緊緊包裹着的是一把刀，「我不願再等，我的刀也是如此。」

鏗！刀無鞘，神秘人以指彈刀，發出清脆的聲響。

龍城璧目光閃動，嘆道：「這是一把好刀。」

神秘人冷冷道：「這不是天下第一刀，我也不是吹牛王梁不量，但你沒有說錯，它是一把好刀。」

龍城璧道：「你有一把這樣好的刀，爲甚麼不愛惜自己的前途和生命？」

神秘人道：「薇怡已經死了？」

龍城璧黯然道：「當她知道你殺了蕭玉棠之後，她就投井自盡。」

神秘人發出一陣苦澀的笑聲：「既然微怡死了，我還有甚麼值得顧慮的？這把刀雖然好，但比起她却是微不足道。」

龍城璧吸了口氣：「你現在是否已在後悔殺了蕭玉棠？」

神秘人冷冷道：「我爲甚麼後悔？」

龍城璧道：「你若不殺蕭玉棠，程薇怡又怎會投井自盡，難道你連一點內疚也沒有？」

「內疚？」神秘人大笑：「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一點，我只知道既然自己得不到薇怡，蕭玉棠那小子也休想得到她！」

龍城璧冷冷道：「想不到你竟然是個這樣自私自利的陰險小人。」

神秘人道：「蕭玉棠橫刀奪愛，他又何嘗不陰險毒辣，卑鄙無恥。」

他不斷把手中的刀揮舞，脚步也逐漸向龍城璧移近。

「只要你能擊敗我，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現在不能說，但我的說話你必須相信。」

龍城璧冷冷道：「你若敗在我的刀下，恐怕你已是個垂死之人。」

「正因我已垂死，那時候的說話絕對可以值得你相信。」

「你一定要與我決一死戰？」

「對，就算我不找你，你又何嘗會放過我。」

龍城璧無話可說。

他已知道神秘人將會告訴自己一個怎樣的秘密。但在他未戰敗在自己刀下之前，他是永遠都不會把這個秘密說出來的。

他只好拔刀。

（四）

龍城璧拔刀的姿勢很特別。

他拔刀很慢，而且動作悠閒，一雙眼睛平靜地瞧着神秘人臉上的青銅面具，臉上並無半點殺氣。

神秘人冷喝一聲：「你不想殺我？」

龍城璧道：「我很矛盾。」

神秘人突然除下臉上的青銅面具，露出本來面目。

他的臉白裏透青，但輪廓清秀脫俗，本來也是個美男子，但左頰上却有一條刀疤，這正是龍城璧五年前在他臉上留下來的。

唐竹權與白無淚同時脫口道：「果然是翩翩公子！」

神秘人沉聲道：「你們早該猜到，我就是翩翩公子陸青雲。」

唐竹權看着他，上上下下的看了幾眼，忽然嘆道：「老子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你還是個黃毛小子，但第二次看見你的時候，你已是一個風度翩翩的江湖豪客，想不到七年之後，第三次相逢，你却變成了一個狗屁不通的混蛋，唉！可惜，可惜，唉！」

陸青雲的臉色冷漠，他的目光忽然盯在高墨的身上。

高墨雖然吃了一斧，但這一斧並未要了他的性命。

唐竹權雖然殺得性起，但並沒有忘記此行的主要目的。

倘若一斧把高墨置諸死地，那朵小黃花的秘密又從何查問？

陸青雲忽然對唐竹權道：「在未動手之前，我要你放了他。」

唐竹權摸了摸鼻子，挺胸道：「老子不放。」

陸青雲道：「你們想要知道的秘密，他根本就毫不知情。」

唐竹權道：「老子不相信。」

陸青雲臉色沉重，道：「你若不放了他，就算龍城璧擊敗我，我也絕不會把你們想知道的事說出來。」

唐竹權一怔。

「你爲甚麼一定要救他，難道他是你的大舅子？」

陸青雲冷笑道：「你若不聽我的說話，那是浪費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唐竹權眼珠子骨碌地一轉，繼而笑道：「老子明白了，你是要留下一個活人，回到琥珀宮報告你的死訊。」

「胡說，」陸青雲冷冷道：「我救他只不過是因爲我欠他一筆賭債。」

「一筆賭債？」唐竹權拍拍肚皮：「數目多少？老子可以代你償還。」

「當眞？」

「只要數目不太大，老子一定替你付出。」

「數目並不大，只不過是八千萬兩金子。」

「八千萬？」

「不錯，你代我償還如何？」

「不，老子沒有八千萬兩金子。」

「八折計算如何？」

「六千四百萬兩？」

「這還要徵求高四爺的意思。」

高墨吸了口氣，道：「八折……也可以了。」

「八折雖然很優待，可惜老子的老子一定不同意我花幾千萬兩金子來換這個人的性命，但老子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你不必還這筆賭債。」

「你若殺了他，豈非使我變成罪人？倘眞如此，我也不會把秘密說出。」

唐竹權考慮了半晌，終於對高墨道：「老子饒你一命，但翩翩公子欠你的八萬兩金子賭債也就此一筆勾銷，怎樣？」

高墨道：「這……一點不成問題。」

唐竹權大吼道：「還不快滾？」

高墨本是長安城的惡霸，但現在却變成了一條受了傷的野狗，除了不斷的喘息之外，平時的威風早已一掃而空。

他眞的走了，就像隻野狗般被人一脚踢開。

但這個地方却本來是屬於他的。

高墨走後，唐竹權才冷冷的對陸青雲道：「你剛才說欠了他多少兩金子？」

陸青雲道：「八十兩。」

「八十萬兩還是八十兩？」

「八十！」

「那麼老子剛才是聽錯了？」

「你的確聽錯了，」陸青雲淡淡的道：「也許你們每一個人都聽錯了……」

龍城璧却微微一笑，道：「我們沒有聽錯，你也沒有說錯，無論是八千萬兩也好，八十兩或是八兩也好，都不重要。」

陸青雲居然也同意龍城璧的說話：「不錯，在我們的眼中看來，這些數目都沒有太大的分別。」

唐竹權嘆息一聲，搖頭道：「這也難怪，因爲你們都不是生意人，你們都只不過是江湖上的混蛋。」

龍城璧盯着他：「你素來很喜歡罵別人是混蛋，不知道是甚麼緣故？」

唐竹權吸了口氣，笑道：「老子也不知道，也許老子才是世間上最大混蛋。」

陸青雲冷冷道：「現在並不適宜談論混蛋經。」

龍城璧道：「不錯，現在應該是我們決一死戰的時候。」

「請。」

金蝶兒

（一）

刀鋒相對。

四目相交，翩翩公子陸青雲眼睛裏流露出來的，儘是凌厲逼人的殺氣。

龍城璧沒有殺氣。

但刀有。

風雪之刀是一把正義之刀，也是殺人之刀。

它爲正義而殺人，從風雪老祖直到龍城璧，這把刀雖然割斷過不少人的頸子，刺穿過無數人的心臟，但從未枉殺一人。

但它畢竟是蓋世無匹的利器，縱然握刀的人沒有殺氣，這把刀的殺氣也會沾染在握刀人的身上。

這種道理並不玄奧，每個人都很容易了解。

但陸青雲不了解。

他不了解，只因爲他這個人已被仇怨的毒霧籠罩着。

別人能穿過這種毒霧看見他。

但他却不能清楚的看見別人，甚至連自己的眞面目都看不清楚。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 × ×

兩個活生生的人，爲了某種不能解決的事，最後要用決一死戰來解決，這豈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二）

五年來的仇恨，五年來苦練的刀法，即將在一刹那間獲得解決、證實。

對陸青雲來說，只有一個人的血能洗雪自己的仇恨，也只有與這個人一決生死，才能證實自己這五年來的刀法，是否白練。

箭已在弦，一觸即發。

陸青雲左肩忽然微聳，右手的利刀已待發出致命的一擊。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個老太婆突然從天而降。

× × ×

說這個老太婆從天而降，並非誇大之詞。她是從屋頂上鑿開一個大洞，然後像塊石頭般跌下來的。

但她跌下來的姿勢並不狼狽。

因爲她有三條腿。

她的第三條腿是一根烏溜溜的鋼拐。

× × ×

梅姥姥的三條腿就像是三根釘子，牢牢地釘穩在地上。

她站立的位置不偏不倚，恰巧就在陸青雲和龍城璧的中間。

陸青雲的刀本待發出，却被突如其來的梅姥姥制止住。

陸青雲咬着牙，沉聲道：「姥姥，妳讓開一點，我要殺了他！」

梅姥姥的神態很嚴肅，她一字一字的對陸青雲說：「你可知道自己的對手是誰嗎？」

陸青雲沒有說話。

梅姥姥瞪着他，又道：「他是龍城壁，雪刀浪子龍城壁！」

陸青雲終於道：「我知道。」

梅姥姥冷冷道：「你當然知道，但你可知道自己的刀法，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嗎！」

陸青雲臉色一變。「姥姥，我尊敬妳是武林前輩，但這件事妳不必管，也不能管！」

梅姥姥冷笑道：「我可以不管，但却並非不能管，只要老身喜歡，一切事情都可以管得着。」

陸青雲動容道：「姥姥，此言是何用意？」

梅姥姥臉色忽然緩和下來，嘆道：「老身並不想你死在這裏。」

陸青雲怒道：「我也不想，但這一戰我並非必敗，龍城壁也絕非必勝。」

「不，」梅姥姥鋼拐一頓，大聲道：「你絕不是他的敵手，爲了要保存實力，我絕不容許這場決戰發生。」

陸青雲連臉都脹紅：「姥姥，妳太過份了。」

梅姥姥一嘆，冷冷道：「這都是爲你着想。」

陸青雲怒道：「放屁！」

梅姥姥的臉色刷地發白，叱道：「你竟敢對老身說粗話？」

陸青雲冷笑道：「別以爲自己是段老爺子的心肝寶貝，妳要欺壓別人還可，要管到本公子的頭上，却是萬萬不能！」

梅姥姥氣得渾身發抖。

「好小子，竟敢教訓老娘起來了。」

「豈敢！」陸青雲冷冷說道：「說什麼我也不敢開罪妳老人家，只不過陸某與龍城壁的恩怨情仇，妳還是別插手多管的好。」

梅姥姥沉默了半晌，才大聲道：「老身不管就不管，段老爺子追查起來，可與老身無關！」

她一面說，一面大步向外飛掠而去。

她一去不回頭，倒是名副其實的「來無影，去無踪」。

唐竹權哈哈一笑：「這老婆娘倒也有趣。」

龍城壁莞爾一笑。

梅姥姥並不有趣，最有趣的還是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龍城壁在笑，陸青雲的刀突然已刺到他的胸膛上。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的速度，也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刹那間的緊張程度。

刹那間，每個人都有窒息的感覺，就連龍城壁也不例外。

這一刀看來必可殺死龍城壁無疑。

但就在同一刹那間，另一道刀光也已飛起。

那是銀亮如雪的風雪之刀。

陸青雲的刀雖然鋒利，雖然極快，而且一擊就已擊在龍城壁的要害，但風雪之刀還是更快了一點。

陸青雲的刀勢沒有改變，速度和力量也沒有減弱。

刀鋒筆直伸出，氣勢依然。

但龍城壁的人已不在眼前，他的刀也不知所踪。

陸青雲忽然冷靜下來。

他從來都沒有這麼冷靜過，他覺得這種冷靜簡直已接近到死亡的邊界。

他還沒有死。

但死神距離他已是不遠。

（三）

冰冷無情的刀鋒，曾悄悄的刺進他的小腹，現在這把刀不見了，龍城壁的人也在遠方。其實，他們的距離並不遠，還不到一丈。

陸青雲咳嗽兩聲，黯然道：「梅姥姥沒有看錯，你果然比我强。」

龍城壁心中陣陣疑雲，直到現在，他還是很不了解。

他不了解的是梅姥姥剛才的舉動。

陸青雲的姿勢還是沒有變，呼吸却已漸漸急促。

「鞋墊上的黃花，它的名字是『金蝶兒』。」

「金蝶兒？……這名字有點熟……」

「『金蝶兒』也是老夫人年輕時的外號。」

龍城壁終於想起，陸青雲沒有說謊。

「這種花只能在一個地方生長，那就是死水湖畔……」

「死水湖？」

「不錯，」陸青雲忽然坐在地上，他已滿身鮮血，氣息更是微弱，「死水湖就在無花山莊背後……老夫人也就在死水湖畔隱居……」

龍城壁吸了口氣，詫然道：「你把這些事說出來，難道不怕壞了段老爺子的大事？」

陸青雲嘿嘿一笑：「段雄河一直都在……利用我，我可不是個老糊塗……我不是……梅姥姥……無論是誰眞的……相信這個老奸賊，都是愚……不可及……」

說到這裏，他連坐都坐不穩，終於倒斃在血泊之中。

直到現在，龍城壁和白無浪已明白林晚塘臨死前的那半句說話。

——「我要你去死……」

而這句話的意思，是林晚塘要龍城壁去死水湖找尋老夫人，由她出手去對付段雄河，爲老主人報仇雪恨。

× × ×

翩翩公子本是江湖上一個風流倜儻的豪客，但他即將變成一堆枯骨。

他現在已和世間上任何的死人都一樣，沒有生命，也沒有嫉妒、仇怨，和一切煩惱。

也許他並不在乎自己是否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他只想證實自己的刀法，是否能够報却昔年一刀之仇。

他只想證實自己的刀法，是否能够擊敗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雪刀浪子龍城壁。

雖然他已敗了，雖然他的生命就此結束，但他沒有埋怨任何人，甚至連自己最痛恨的龍城壁也沒有埋怨。

他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

所以，儘管他活着的時候做了不少錯

事，龍城壁最後還是原諒了他。

當陸青雲被埋葬在地下的時候，龍城壁沒有在場。

他怕自己會流淚。

但現在他並不準備流淚，他只準備流血。

只要能擊敗段雄河，他不惜自己流血，也不惜讓更多的壞蛋流乾他們的每一滴血！

× × ×

天氣更寒冷了。

就在這一天之內，龍城壁在長安城喝了不少酒。

他知道自己絕不能喝醉，但他却很想自己眞的大醉一場。

但他到底還是沒有讓自己大醉，直到第二天黎明的時候，他仍然可以很清楚的告訴白無浪：「我沒有醉，你看，這不是一條鷄腿嗎？」

他拿起的是一條鷄腿？

不。那不是鷄腿，而是一條香腸。

（四）

雪花灑在沉寂的大路上，三匹已疲倦了的馬徐徐望西而行。

龍城壁的酒意還是很濃，他在馬鞍上仍然不斷的喝酒。

白無浪也陪他喝。

倒是唐竹權，他居然一反常態，滴酒不沾嘴唇。

他沒有捧着酒罎，身上甚至連一隻細小的酒壺也沒有。

白無浪以爲他一定會忍熬不住過來討酒的。

就算他不討酒，途中遇見有賣酒的地方，也一定會買酒大喝特喝。

可是，白無浪却又料錯了。

唐竹權既不討酒喝，途中經過酒寮酒家之類的地方，居然也視若無睹，甚至連香味四溢的百里香也引不起他的興趣。

白無浪心中暗暗稱奇，但他沒有向別人問長問短的習慣，而且就算他不喝酒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所以他也沒有去問唐竹權。

倒是龍城壁已看穿了唐竹權的心事。

他忽然悄悄的對唐竹權說：「你是不是想喝無花香露？」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道：「這種好酒誰不想喝？老子現在不喝酒，就是留着一個空肚子，到無花山莊裏喝個飽。」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你的酒量如此驚人，恐怕無花山莊莊主不捨得任由你喝個够。」

唐竹權道：「他若不肯，老子就一把火燒了無花山莊。」

龍城壁吃驚地看着他，喃喃道：「你幾時變成一個强盜啦？」

唐竹權咧嘴一笑：「老子本來就是個强盜，別的强盜搶金子，搶銀子，但老子搶的却是酒！」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你切莫忘記，我們現在並不是去喝酒，而是去找老夫人。」

唐竹權冷笑道：「老子管他是老夫人還是嫩夫人，這種老婆娘簡直他媽的不是人！」

龍城壁又是吃了一驚。

「你又沒有喝酒，怎麼說的話比我還更糊塗得多？」

「老子絕不糊塗！」唐竹權道：「這個老婆娘若不遷居往甚麼死水湖，和她的老公在一起，段雄河又豈有機會下手，把老主人殺害，成爲琥珀宮的新主人？」

龍城壁一怔，倒是無話可以反駁。

過了半晌，他才嘆道：「你果然很清醒，而我却眞的醉了，唉，還是把酒戒掉好了。」

他的手裏還有一瓶酒，當他說着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這一隻酒瓶已被他一手扔了出去。

這一扔之力，居然很大的勁兒，簡直就像是一枚飛炮。

酒瓶如火炮般飛出，射向一堆亂石。

砰！酒瓶沒有碎裂，但一個人的前額却被打碎了。

× × ×

他們仍然向前邁進，好像完全沒有發現酒瓶已打碎了別人的額頭。

路的兩旁，全是嶙峋怪石，有的比人還高，而且奇形怪狀，看來甚是可怖。

唐竹權在馬鞍上，不時搓着自己的大肚子。

倏地，一枝鐵箭從背後飛射過來，直射向唐竹權的後腦。

唐竹權却連看都不看，左手一抄，就把這枝箭在半空中抄了下來。

他沒有吃驚，只是把這枝箭隨手甩出，拋了回去。

颼！不偏不倚，這枝箭又射在七八丈外一個人的咽喉上，這人的手中還拿着一張鐵弓。

龍城壁和白無浪互望一眼。

「今天好像有不少蚊子飛來飛去。」

「討厭。」

「這些蚊子似乎很聰明。」

「其實統統都是笨蛋。」

「這些蚊子死纏不休，該怎麼辦？」

「見一隻打一隻，一直打到全部死掉爲止。」

「我的看法並不如此。」

「哦！倒不知道龍兄有何高見？」

「常言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打蚊子也是同樣的道理，先把蚊王打死，其他小蚊就會馬上飛走。」

「蚊子吸血，本是各自爲戰，豈有蚊王被殺，小蚊就亡命飛奔之理？這我不相信。」

「你說的本來很有道理，但這種蚊子與別不同。」

「有何不同？」

「他們只會吸血，並不能眞的在半空中飛來飛去。」

「假蚊？」

「他們並不叫假蚊，而是叫鐵蚊殺人隊！」

無花山莊

（一）

鐵蚊殺人隊是一個很神秘的組織，而且在江湖上的歷史也很久遠。

相傳在達摩禪師來到中原的時候，武林中已經有這麼一個神秘的組織存在。

鐵蚊殺人隊顧名思義，是一個殺手集團，但他們卻有一個規矩，就是每年只出動一次，而且每次最多只能殺九十九人。

但九十九人這個數目絕不算少，無論是在甚麼地方，一下子就弄出九十多條人命的血案，都一定會大爲轟動。

所以鐵蚊殺人隊很少接下這種買賣。

他們並非不敢同時連殺九十多人，而是案子幹得越大，麻煩也一定越多。

在過去三百年以來，鐵蚊殺人隊殺人最多的一次，是在四十五年前的一個中秋夜。

那一次，遭殃的是黔北武林大豪勾槐滿門老幼，和他的二十幾個江湖朋友。

鐵蚊殺人隊幹得乾淨俐落，在場九十六人全部死在他們的手下。

鐵蚊殺人隊跟勾槐等人無仇無怨，而且就算有仇怨，他們也絕不會爲了報仇而殺人。

他們殺人永遠只有一個目的，也是天下間所有殺手的共同目的，那是爲了錢。

他們爲錢拚命，他們爲錢而殺人，從來不理會僱主是誰人，也不理會被殺的是甚麼人，僱主與被殺者之間的恩恩怨怨，他們更是從不過問。

鐵蚊殺人隊與一般殺手的分別是：他們殺人並非單獨一人進行，而是聯羣結隊，有計劃地給予敵人致命的撲擊。

尤其是要一下子殺數十人的大屠殺，更是非找鐵蚊殺人隊去進行不可。

× × ×

鐵蚊殺人隊以蚊爲記，蚊子就是這個組織的唯一標誌。

當龍城璧拋出酒瓶擊中其中一人的時候，他已看見這人的衣襟上，刺繡着一隻蚊子。

這隻蚊子就是鐵蚊殺人隊的標誌。

龍城璧的眼力非常銳利，雖然雙方的距離並不近，但他還是一眼就看出那是一隻蚊型的標誌。

對於鐵蚊殺人隊的行事作風，龍城璧一向不敢恭維。

他們往往濫殺無辜，不少善良正義的人，死在他們的手下。

唐竹權忽然勒馬不前，大聲道：「這裏有多少隻蚊？都給老子滾出來！」

沒有人回答他。

也沒有人「滾出來」。

石林中一片靜寂，大路上白雪茫茫，彷彿全部就只有兩個突擊的殺手而已，而他們却已先後倒在酒瓶和利箭之下。

但唐竹權對於鐵蚊殺人隊的行事作風非常熟悉，他知道鐵蚊殺人隊一經出動，就算對象只有一個人，他們也會傾盡全力，以蜂湧的姿態把對方置諸死地。

所以，這裏絕不該只有兩個鐵蚊殺人隊的殺手。他們躲藏在甚麼地方呢？

還有，「蚊王」又在哪裏？

（二）

唐竹權勒馬不前，龍城璧和白無淚的馬仍然徐徐向前進發。

他們的距離漸漸遠了。

但鐵蚊殺人隊並沒有繼續發動襲擊。

龍城璧沉思着，忽然回頭大聲對唐竹權道：「別再躭在這裏，他們可能已在無花山莊！」

唐竹權也大聲道：「老子也正是這麼想，他們只不過想在這裏阻延我們到無花山莊！」

說着，他已策馬飛奔，三騎急急向西而去。

但他們只是奔出半里，前面就有三十個白袍人在攔阻着他們的去路。

× × ×

三十個白袍人，三十把鋒利的長劍，已完全封鎖了這條沉寂的大路。

這三十個白袍人，其中二十九個都很年輕。

最少，他們的頭髮還是黑色的。

但站在這二十九人之後的一個白袍人，他的頭髮、眉毛以至鬍子，全都一片白色。

他的身材並不高，臉上帶着淡淡的笑容，但他的笑容並不令人感到友善，那是一種充滿殺氣，令人不寒而慄的微笑。

他掌中也有劍，而且和其他二十九人的劍一模一樣，沒有任何分別。

但他除了有一把劍之外，他的左手還有一隻鳳凰。

那是一隻木彫的鳳凰。

× × ×

木鳳凰栩栩如生，但鳳凰上却染滿了血漬。

白髮老人冷冷笑道：「龍城璧，你若還不太善忘，總該認得這一隻木鳳凰是誰彫造的罷？」

龍城璧吸了口氣，緩緩道：「這是京師著名彫刻匠賀霖夫在五年前送給無花山莊莊主的生日賀禮。」

白髮老人大笑：「五年前你也是壽宴中的座上客，這一份禮物你自然有很深刻的印象。」

龍城璧點頭承認。

白髮老人笑聲突歛：「但現在這一隻木鳳凰已成爲老夫之物，木鳳凰上的血，也就是無花山莊莊主葉孤仕咽喉裏流出來的血！」

龍城璧目光閃動。

「你們殺了葉孤仕？」

白髮老人忽然嘆息一聲，良久才道：「我們並不是想殺害這個與世無爭的老人，但無花山莊却不啻是死水湖的門戶，而他却堅持不肯讓我們進入無花山莊……」

唐竹權冷笑道：「所以你們就對無花山莊展開屠殺？」

白髮老人點點頭，淡淡道：「我們拿了別人的錢，就一定要完成任務，無論是誰阻礙我們的計劃進行，都是一件愚蠢萬分的事。」

唐竹權冷冷的盯着他，半晌才道：「你就是鐵蚊殺人隊的老蚊王？」

「不是甚麼老蚊王，而是鐵蚊殺人隊的首領。」

「首領也好，老蚊王也好，看來你們這一次揩了不少油水。」

白髮老人冷冷道：「我們還未完成任務。」

唐竹權道：「甚麼任務？」

白髮老人一笑，道：「當然是殺人的任務。」

唐竹權道：「你要殺的人是誰？」

白髮老人道：「除了老夫人之外，你

們三人也是在殺人名單之列。」

唐竹權冷笑道：「既然如此，還不動手？」

白髮老人道：「要殺三位雖然並不容易，但我們有三十人，以十對一，我們必操勝劵。」

唐竹權冷笑道：「只怕未必。」

「未必？」白髮老人冷冷道：「唐大少爺，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唐竹權道：「你們已殺了老夫人？」

白髮老人沒有回答。

他只是把木鳳凰用力摔在地上，站在他面前的二十九個白袍人也同時揮動長劍，把龍城璧等三人圍困在劍陣之中。

這將會是極慘烈的一戰。

但這二十九把長劍還沒有發揮出它們的威力，一蓬光芒燦爛奪目的刀光已冲天飛起。

龍城璧的身子也飛起，一下子就飛越過這二十九個白袍人的頭頂。

刷！刷！刷！

三把長劍向龍城璧的雙足削去。

但龍城璧身法之快，猶在這三把長劍之上。

白髮老人居然怔住了。

他活到這一把年紀，從來都沒有見過任何一個人能够刺出這樣的一刀。

他怔住的時間並不長，只是一刹那間而已。

龍城璧的刀就在這一刹那間刺了過來，刺在他右頸後的血管。

白髮老人的劍也不慢，他的劍也已抵住了龍城璧的喉結穴。

但刀已在這個時候拔出，一蓬鮮血遮掩着白髮老人的眼睛。

無論是誰，忽然間看見自己的血掩蓋了自己的視綫，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白髮老人已許久不知道害怕是怎樣的滋味。但在這一刻間，他已驚出一身冷汗，而且也是他畢生最後一次受到驚嚇。

他的劍在空中停住，而龍城璧的人已在十丈之外。

白髮老人瞪着眼睛，直到他恢復了視力的時候，他已不再害怕。

雖然他臉上的表情還是那麼驚惶，但他的魂魄已不再附在他的身上，他的心跳和呼吸也在這一刻間突然完全停頓下來。

砰！他倒下！

他在充滿驚惶和疑惑的情況下，死在龍城璧的雪刀刀鋒之下！

（三）

二十九雙驚駭欲絕的眼睛，一齊凝注在白髮老人的屍體上。

這個白髮老人並不叫「老蚊王」，但他的確是鐵蚊殺人隊的首領。

二十九把長劍突然同時入鞘，這些年青的白袍人已消失了他們的鬥志和信心。

但龍城璧知道最重要的還是鐵蚊殺人隊古老相傳下來的規矩。

——首領一旦遭遇不幸，十年內決不能再接任何買賣。

換而言之，鐵蚊殺人隊將會在十年之內銷聲匿跡，甚至可能因此而散夥。

這也是龍城璧最希望見到的事。

他們抬走了白髮老人的屍體，二十九人竟然沒有一個去看龍城璧一眼，彷彿無論是誰殺死他們的首領都並不重要。

龍城璧也知道鐵蚊殺人隊的另一條規矩：他們絕不會爲報仇而殺人。

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仇恨，也沒有愛心。

他們只是爲錢而殺人，所以，即使他們因爲要賺取殺人酬金而死在別人的刀下，也是沒有甚麼好埋怨的。

他們不會埋怨自己，但也不會埋怨別人。所以，他們並沒有報仇雪恨的觀念。

但他們仍然是江湖上最令人可怕的一羣。

× × ×

白雪紛飛，無花山莊就在目前。

白髮老人沒有說謊，龍城璧還未踏進這一座山莊，就已看見一個禿頂灰眉的錦衣老人，橫躺在無花山莊大門之外。

他的手中沒有武器。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自從葉孤仕在三十八歲那年被武當七劍連續削斷四把雁翎刀之後，他就一直沒有使用過任何武器。

雖然他武功相當不錯，但他既不好名，亦不重利，他只希望無花山莊能完全不沾染江湖上的血腥氣味。

但就在這一個雪天裏，無花山莊遭遇到一場可怕的浩刦。

這個躺在無花山莊門外的錦衣老人，就是葉孤仕。

他死不瞑目。

但他寧願犧牲自己的性命，也不願放開一條路，讓那些兇暴的狂徒，闖進死水湖。

死水湖是老夫人隱居的地方，而葉孤仕曾經受老夫人的恩惠，他曾許誓，要盡量不令到老夫人受到任何的騷擾。

龍城璧的手心很濕冷。

葉孤仕眞的死了，老夫人呢？

她是否也已遭遇到毒手？

× × ×

穿過了無花山莊，他們終於找到了死水湖。

死水湖畔有黃花。

那正是陸青雲說的金蝶兒。

湖畔有小樓，但樓上却空無一人。

樓共三層，當龍城璧登上第三層樓的時候，他看見雪白的牆上有十個字。

這十個字是用血寫上去的。

——臘月初一正午，將帥亭下。

在這二十個字之下，有一朵已枯萎了的小黃花。

那是老夫人離開這裏之前留下來的字句，這十個字當然是留給段老爺子的！

段雄河若要斬草除根，臘月初一正午就是他的機會。

這機會他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賭場怪客　押眼賠眼

（一）

在那張長長的賭桌上，三十二隻天九牌已齊齊整整的砌好。

這裏是鉅福賭坊。

這一間賭坊現在已成爲江湖上很著名的賭坊，因爲雪刀浪子龍城璧和殺手之王司馬血就是在這張賭桌上相識的。

司馬血是個標準的賭徒。

龍城璧是個標準的浪子。

標準的賭徒碰上了標準的浪子，若不是狠狠的打一場架，就是狠狠的賭幾口，這才够意思。

他們沒有打架，但他們曾在這張賭桌上，賭過一口瞧得衆人目瞪口呆的牌九。

龍城璧用風雪之刀與司馬血對賭，他們賭五十萬兩銀子。

結果，龍城璧拿了一副鵝牌五點，吃了司馬血的梅牌四。

他們這一注賭得極狠，但事後誰都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最後他們還成爲莫逆之交。

當時在鉅福賭坊目睹這一場賭博的人，至今仍然津津樂道。

但自從賭過那一口牌九之後，這裏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豪賭的場面。

這一天，鉅福賭坊生意很旺，原因是這個鎭上忽然來了不少江湖豪客。

誰也不知道這些人爲甚麼不約而同來到了這裏，雖然大家都覺得有一種不尋常氣氛，已籠罩着這個城鎭，但却又沒有人能知道，這裏將會發生些甚麼事。

一向生意欠佳的兩間客棧，今天已全部客滿，酒家內也出現了不少陌生人，而且他們的身上都佩着各式各樣的兵器。

但最熱鬧的還是鉅福賭坊。

尤其是在那張長長的牌九桌旁邊，更是擠得水洩不通。

× × ×

這一天的賭注，忽然比平時大了許多倍。

平時，押注三幾百兩的已算是闊客，但現在他們只能算是陪襯湊熱鬧的脚色。

現在推莊的是一個和尙。

雖然他是個出家人，但他却是嫖賭吃喝無一不精的高手。

他是個獨來獨往的和尙，也是個獨來獨往的江湖大盜。

但他下手的對象，都是那些强梁惡霸與爲富不仁的大財主，而且常有刦富濟貧之擧，所以他在江湖上的名聲倒不算壞。

他被譽爲空門俠盜，與拈花大師還是好朋友。

他法號不平，不平和尙專門抱打不平，也是江湖朋友人人皆知之事。

二十年前，他曾被揚州神捕呂神鷹抓住，但後來却給人刦獄救他了一命，否則他必然會死在揚州牢獄之中。

當時，揚州知府霍文欽已暗中派人要在獄中置不平和尙於死地。

霍文欽是個奸險小人，不平和尙屢次與他作對。

霍文欽恨之刺骨，非但要殺死不平和尙，而且還準備了十幾種酷刑，要在殺他之前慢慢的折磨他。

但霍文欽怎樣也想不到，居然有人能在大牢中把不平和尙救了出去，而且，當夜他更被一個蒙面人所殺，埋屍於枯井之內。

不平和尙逃過大難，救他的人也就是刺殺霍文欽的人。

官府追查多時，仍然無法找到半點綫索。

更遑論捉拿兇手歸案了。

直到現在，江湖上還是沒有人知道那蒙面人是誰。

這二十年來，不平和尙甚少在江湖上活動，但武功却比二十年前精進不少。

然而，他的性格還是沒有改變。

每當他看見賭坊，就忍不住要跑進去賭幾手。

今天他手風大順，他的氣色看來的確不錯。

鉅福賭坊有一個特色，就是這裏的牌九是賭兩張的。

那是小牌九。

本來，以前這裏賭的都是大牌九，即一副牌每人拿四張，兩張牌擺在前，兩張牌擺在後。

這種賭法，比較柔和，而且也大有考慮之處，究竟亢大頭好呢？還是把好牌縮在尾注？往往令到賭徒費煞思量。

無論赢頭輸尾，或者是輸頭赢尾，都算和局。

但現在鉅福賭坊賭的都是小牌九，每人只拿兩張牌，牌一分，就已成定局，赢就赢，輸就輸，這種賭法的好處是簡單、快捷、兇狠。

至於它的缺點也是：太簡單，太快捷，太兇狠。

不平和尙喜歡賭小牌九。

牌已砌好，押注的人也已將注碼押上，骰子立刻就要撒出。

突聽人叢中一人叫道：「等一等，天門！」

有人要押注天門。

但這人押在桌上的不是金子，不是銀子，也不是一張可以在錢莊裏兌換金銀的銀票。

他押注的竟然是一枚髮釵，還有一雙血漬未乾的眼睛！

（二）

牌九桌本來是整座賭坊最嘈吵的地方。但就在這一瞬間，所有嘈雜的聲音都已停止。

幸好這一天鉅福賭坊內沒有爛賭的女人，否則必然會引起一陣尖銳的驚叫聲。

雖然沒有人發出驚呼，但每個人的臉色都已變了。

只有不平和尙的臉色沒有變。

但他手中的六顆用象骨彫造的骰子，忽然間就變成了一撮米黃色的粉末。

× × ×

這裏是賭坊。

賭坊當然有打手。

但這些打手沒有一個敢上前，雖然他們明知這個人是來惹事生非的。

他們不上前去管這件事，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鉅福賭坊的老闆已下了一道命令。

——今天無論發生任何事，你們都不要插手多管閑事。

——因爲這些江湖人的事，並不是我們所能管得了的。

開設賭坊的老闆，當然也是個江湖人，他的手下也是江湖人。

但江湖人也有很多種。

有些江湖人只懂三招兩式平凡而又平凡的武功，但有些江湖人的武功可能比昔年少林達摩祖師和武當祖師張三丰都還更厲害。

有些江湖人不怕死，但有些江湖人却連切生果的時候都小心翼翼，唯恐割傷了自己的手指。

有些江湖人渾渾噩噩的渡過一生，但有些江湖人幾乎每做一件事都足以影響整個江湖，影響千千萬萬人的命運。

所以，某些江湖人的事，本就不是那些平凡的江湖人所能管得了的。

這情況就好比兩隻兇惡的猛獸，忽然闖進一隻小狗的窩裏，而且還要決一死戰，這一隻小狗能否「居中調停，平息戰火」呢？

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事。

假如這隻小狗不知死活，硬要衝到兩大猛獸的中間「勸架」，恐怕決鬥還未開始，這兩大猛獸首先就會「取你狗命」。

× × ×

髮釵在燈光下閃爍着一種詭異的光芒，這種光芒，彷彿已刺痛了不平和尙的眼睛。

他的眼睛也許不疼。

疼的是他的心。

這一枚髮釵是他昨午買的。

和尙買髮釵也許是一件少見的事，但這一枚髮釵的確是他買的。

這枚髮釵並不便宜，但他還是買了。

直到昨夜，他親手把這枚髮釵插在虹虹的高髻上。

虹虹是個名妓，她能歌善舞，詩畫棋琴無一不精，而且對於烹茶煮酒的功夫，更是鮮有人能望其背項。

不平和尙雖然是個和尙，但他却比許多自命風流的人還更風流。

雖然他明知虹虹守身如玉，直到現在還是處子之身，以他的條件來說，是沒有可能成爲入幕之賓的，但他仍然不惜重金召喚虹虹，渡過了一個詩情畫意的晚上。

虹虹沒有把不平和尙當作和尙。

不平也沒有把虹虹當作妓女。

虹虹的眼睛很美麗，清澈明亮，黑白分明，它並不是一下子就能把男人魂魄勾過去的媚眼，但却比最鮮美的花和最香醇的酒還更令人陶醉。

但押注在天門的人却說出了兩句令人嘔心的說話：「這不是猪的眼睛，是在虹虹的眼眶裏剜出來的。」

（三）

原本押注賭這一口牌九的人，都已紛紛「縮注」。

他們「縮注」並不是減少注碼，而是把所有押在賭桌上的錢都拿回。

沒有人再賭。

這一口牌九看來也很難再賭得下去。

不平和尙的目光，凝盯在押注者的臉上。

那是一個衣着很樸素，臉色蒼白，身材相當高大的中年人。

「大和尙，你不敢賭？」

「怎樣賭法？」

「髮釵賭五百兩。」

「不錯，是五百兩，」不平和尙冷冷道：「你倒知道得很清楚。」

中年人接口淡淡道：「還有，這一雙眼睛。」

「這又怎樣賭法？」

「很簡單，我押注的是眼睛，你輸了就得賠我一雙眼睛。」

「這叫買眼賠眼？」

「不錯。」

「好，俺跟你賭了。」

× × ×

賭坊又再拿出六顆骰子，交給不平和尙。

骰子撒出，他們兩人都各分好了一副牌。

每人兩張。

不平尙冷冷的盯着中年人：「你赢的機會不大。」

中年人道：「你拿了一副好牌？」

不平和尙道：「不算太好，但已大有勝算。」

他把牌翻開，居然是雙梅！

「寶子！」人叢中有人忍不住脫口叫了出來。

中年人淡淡道：「梅者霉也，拿一張梅牌已經倒霉，兩張都給你抓住，更非大大倒霉不可。」

不平和尙冷笑道：「難道你拿了一副雙天？」

中年人搖頭：「不是雙天，是一隻板櫈四！」

啪！

他的牌翻開，兩張牌加起來居然只有四點。

這兩張牌湊在一起，的確很像一隻板櫈四，但那並非板櫈四，而是雙地。

雙地自然赢了雙梅。

但不平和尙臉色還是沒有變，他只是冷冷的道：「俺輸了。」

「的確輸了。」

不平和尙把一張嶄新的銀票推到中年人面前，道：「這是五百兩。」

中年人把銀票摺疊，然後把它按在桌上。

說來驚人，只是輕輕一按，這張銀票竟然像是猪肉嵌豆腐般，嵌在桌面上。

不平和尙冷冷道：「你的神魔手又比以前精進不少。」

中年人的聲音更冷酷：「銀子雖已賠了，還有一雙眼睛呢？」

「你一定要俺賠你一雙眼睛？」

「你想賴？」

「不想。」

「就算你想賴，也絕對賴不掉的。」

「俺一定照賠。」

「剜出來！」

不平和尙忽然從腰間掏出一把尖刀，大聲道：「眼珠子一定會剜出，但俺沒有說過要剜自己的眼睛賠這一注。」

「難道你要剜我的眼睛？」

「理所當然，剜別人的眼睛最少自己不會疼。」

「很好，呂神鷹的鷹眼就在這裏，你若把它挖了出來，一定可以名揚天下！」

呂神鷹！

這個衣着樸素，臉色蒼白的中年人，赫然竟是昔年揚州第一名神捕呂神鷹。

（四）

呂神鷹這三個字，就像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焦雷，每個人的耳朵都被震撼，每一張臉的表情都在發怔。

所有的人都退開。

所有的人都遠離這一張本來很熱鬧的牌九桌。

不平和尚與呂神鷹這一對冤家，在二十年前已拚過命，結果不平和尚被押進揚州大牢。

現在事隔廿載，他們又再碰頭，這一番劇戰自然在所難免。

呂神鷹殺氣嚴霜，似是已立下決心要殺不平和尚。

× × ×

不平和尚突然大喝：「還虹虹的眼睛來！」

他這句說話總共七個字。

就在這一瞬間，他已向呂神鷹刺出了十刀！

呂神鷹退了一步，左右手交替運掌如飛，把這十刀化解於無形。

不平和尚手中尖刀突然甩手飛出，向呂神鷹的咽喉怒射。

呂神鷹偏身一閃。

奪！

尖刀從一個人的頭頂掠過，飛插在一根橫樑之上。

那人差點沒嚇得昏倒過去。

不平和尚開聲吐氣，雙拳直擊呂神鷹胸腹。

這是名震天下的羅漢拳。

江湖上不少人都懂羅漢拳，但能眞正發揮羅漢拳威力的人，却是百中無一。

但不平和尚使用起羅漢拳，却有驚天動地之威，每一招、每一式都剛猛無儔，盡是羅漢拳的精華。

呂神鷹身形急轉，也已擊出五掌。

他的掌法看來並無奇妙之處，掌力更是遠遜不平和尚的羅漢拳。

但五掌連環使用，却輕易地把不平和尚的拳勢一一解開，而且連消帶打，暗藏反擊的致命辣着。

不平和尚一直搶攻。

但他連續擊出三十六拳，仍然佔不到任何便宜。

終於突然化拳爲指，嘶嘶指風，急點呂神鷹腰下七大要穴。

呂神鷹冷冷一笑：「好厲害的瘋僧十四指，還有下七式呢？」

不平和尚凜然一驚，呂神鷹說第一句說話的時候，還在自己的眼前，但當第二句說話响起的時候，聲音竟然是從自己背後傳過來的。

他也顧不得使出下七式指法，身形一矮，整個人滾在牌九桌上。

但呂神鷹却像影子般緊隨不捨。

兩人由地上打到牌九桌上，三十二隻天九牌都被震開。

不平和尚無暇回頭面對呂神鷹，側身揮拳全力招架。

呂神鷹臉上浮現出殘酷的微笑：「大和尚，今天你是倒霉定了。」

啪！

不平和尚左肩吃了一掌，肩骨恐已當場碎裂。

呂神鷹得勢不饒人。

又是一掌緊接拍出，直取不平和尚的背心要害。

這一掌若是擊實，不平和尚非要變成死和尚不可。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牌九桌突然穿了一個大洞。

罪惡深淵

（一）

這一張牌九桌已用了二十七年。是用桃木造成的，木質非常堅固，看來就算再用二百七十年也絕對不會霉爛。

但這一天，這張桌子交上了霉運。

呂神鷹把一張五百兩的銀票嵌在桌面上，那還罷了，想不到在呂神鷹和不平和尚動手的時候，這張桌子居然又再穿了一個大洞。這個洞是被一隻粗大的拳頭，從桌底下大力撞穿開來的。

桌底下有人，這人有一隻大拳頭。

如此粗大的拳頭並不多見。這隻拳頭像是長着眼睛，不偏不倚地從桌底下鑽出，然後又打在呂神鷹的小腹上。

呂神鷹正全神貫注要解決不平和尚，冷不提防突來怪拳，他要閃避已來不及。

他不是不閃避，也不是閃避的動作遲鈍，而是這一隻要命的拳頭實在來得極突然。

不但極突然，而且也極快。

不平和尚的左肩結結實實吃了一掌，呂神鷹的小腹也莫名其妙的挨了一拳。

這一拳打得眞還不輕，直把呂神鷹疼得冷汗直冒，狼狽地從牌九桌上跳了下來。他又驚又怒：「桌底下的鼠輩，你滾出來！」

他嘴裏強硬，心中却在發毛。

能够撞穿這張牌九桌打自己一拳的人，當然不會是庸手。

桌底下一人大笑道：「你可以說老子像一頭大象，就是不像鼠，老子若是鼠輩，你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說着，一個身材胖大的巨漢，顫動着滿身肥肉，從桌底下鑽了出來。

他的確不像鼠。

他的確很像象。

因爲他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 × ×

「唐竹權？」

「你看老子像不像？」

「你就是唐竹權？」

「老子是不是鼠輩？」

呂神鷹想了想，終於道：「你不是鼠輩。」

唐竹權悠悠一笑：「老子爲甚麼不是鼠輩？」

呂神鷹臉色一陣發白，半晌才道：「你若是鼠輩，我已死在你的五絕指法之下了！」

「不錯，」唐竹權淡淡道：「老子是說你這個人很不錯，最少你還很明白是非曲直，剛才老子若是用唐門五絕指法，你現在焉有命在？」

呂神鷹却咬着牙，大聲道：「你爲甚麼不索性殺了我？」

唐竹權道：「老子爲甚麼要殺你？」

呂神鷹道：「我是段老爺子的人。」

唐竹權淡淡一笑：「老子知道，自從你在揚州那份差事幹不成之後，你一直都與段雄河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琥珀宮大權

易手，你當然也是琥珀宮的新貴人了。」

呂神鷹聽得有點呆了。

唐竹權忽然沉下臉，冷冷道：「你本是六扇門中的名捕，在江湖上的仇家多得不可勝數，但你若以爲投身在段雄河門下，就可以給你帶來安全，那豈非痴人說夢嗎？」

呂神鷹深深的抽了口氣，不敢反駁唐竹權的說話。

唐竹權冷冷道：「你若還有自知之明，就該棄暗投明，明天將帥亭大決戰，你轉過來去對付段雄河好了。」

呂神鷹無語。

他突然掉頭就走。

直到他的影子消失之後，唐竹權才扶着不平和尚，微笑道：「大和尚，你沒事罷？」

不平和尚目中露出感激之色：「俺的性命，是唐大少爺救的，從今之後，你就是俺的恩公！」

唐竹權怪眼一翻：「別恩公前、恩公後的，老子最怕這一套！」

不平和尚道：「你也準備明天在將帥亭與段雄河那些兎崽子來一場大火併？」

唐竹權道：「彼此彼此！」

不和平尚忽然壓低了嗓子，道：「俺這一次是非來不可。」

唐竹權道：「何以非來不可？」

不平和尚道：「俺今天這條性命是唐大少爺救的，但在二十年前，俺也有一場大刦難。」

唐竹權沉吟片刻，點頭道：「老子也曾有所聽聞，當時你在揚州大牢之中，倒**不知道把你救出來的人是誰？」**

不平和尚的回答，只有四個字。

他說：「是老夫人！」

× × ×

呂神鷹茫然地離開鉅福賭坊。

他的心情是充滿矛盾，非常紊亂的。

明天才是臘月初一，但他和不平和尚都已來到這個城鎮。

這裏距離將帥亭並不遠，他們本該在明天碰頭的。

呂神鷹本是揚州名捕，但爲了不平和尚越獄和揚州知府霍文欽被殺的事，他這份差事再也幹不下去。

後來，段雄河暗中收買江湖黑白兩道高手，呂神鷹也成爲了他網羅的對象。

這些年來，呂神鷹的心中，一直都有一個疑問——

他跟隨着段雄河，以段雄河馬首是瞻，這一着是否走錯了？

剛才唐竹權的出現，更令他的信心大爲動搖。

他忽然開始覺得後悔。

他後悔自己跟隨着段雄河，他覺得自己早就應該退出江湖，過着一些恬靜平凡的生活。

他覺得現在也該爲自己的將來作一個打算，老是跟着段雄河在一起，也並非善策。

他又後悔把虹虹的眼睛挖了出來。

她只不過是個無辜的妓女，自己實在沒有把她弄成殘廢的必要。

就算他要報復，應該去找不平和尚。

接着，他甚至覺得不平和尚也沒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

呂神鷹越來越矛盾。

他在驚惶、震慄。

在他這一生中，自己究竟幹了多少錯事？幹了多少連自己都無法原諒自己的暴行？

爲甚麼以前自己從未發覺？

爲甚麼現在自己又會有這種感覺呢？

他的脚步越走越慢，他的小腹仍然傳來陣陣劇痛。

唐大胖子的一拳打得眞還不輕，也許是這一拳把呂神鷹從罪惡的深淵中打得清醒過來。

（二）

呂神鷹忽然想喝酒。

他覺得自己的胸膛即將爆裂，連呼吸都比平時困難。

這情況就像中了毒。

沒有人在他的身上下毒。

但他的確已中毒，而且這種毒是從他自己的心房上引發出來的。

這種毒是無形的，但它却同樣能把一個人澈底的摧毀。

呂神鷹已逐漸在崩潰。

因爲他看見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人，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他要躲避，他並非躲避別人，而是在躲避自己。

他巳決定到東海，他知道東海有一個很偏僻的小島嶼，島上有一個很幽靜的山洞，他年輕的時候曾在這裏睡過十幾天。

他本來早已忘了這個山洞，但現在忽然又再回憶起，而且印象還是那麼鮮明，那麼深刻。

他還沒有忘記那十幾天的旖旎風光。

他正少年，正是人生最多情的時刻。

他並不是單獨住在這個山洞，而是還有一個很美麗，比他更多情的小姑娘陪伴着。

呂神鷹的眼睛有點模糊，誰也不知道，昔年威震揚州的神捕呂神鷹，現在想念着的，竟是他還未成爲捕快以前少年時候的往事。

梅姥姥也不知道。

這個神秘的老嫗，不知在甚麼時候，忽然出現在神鷹的眼前。

× × ×

霧很濃。

濃霧遮着了呂神鷹的眼睛，他甚至沒有立刻認出站在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梅姥姥。

爲甚麼在這種天氣，居然會有暮春三月般的濃霧？

呂神鷹茫然不解。

雖然他沒有喝酒，但他却彷彿已經醉了。

× × ×

呂神鷹看不清楚梅姥姥的臉，因爲有霧。

但梅姥姥却連呂神鷹臉上的每一根皺紋都看得很清楚，因爲現在根本沒有霧。

濃霧只有在呂神鷹的鷹眼中，並非眞正已存在大地之上。

這一雙銳利如隼鷹的眼睛，現在已變得像是死魚的眼睛般，一片模糊。

但他總算認出了梅姥姥。

梅姥姥臉上露出關切之色：「呂堂主，你生病？」

呂神鷹茫然道：「呂堂主？誰是呂堂主？」

梅姥姥嘆了口氣：「看你的樣子，準是喝多了酒。」

呂神鷹道：「我沒有喝酒。」

他沒有說謊。

他本來就沒有喝過酒。

梅姥姥搖頭掩鼻，皺眉道：「你滿身都是酒臭，還說沒有喝酒，看來你眞的醉昏了頭腦。」

呂神鷹沒有睬她。

他忽然發覺自己雖然瘋，但這個老太婆却比自己更瘋千百倍。

他掉頭而去，連看却不再看梅姥姥一眼。

梅姥姥嘆道：「明天就是咱們與老夫人決一死戰的時候，你應該好好的休息、休息。」

呂神鷹仍然沒有回頭，但却大聲道：「明天我要好好的休息，你們要拚命是你們的事。」

他這兩句說話很响亮，但當他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不禁又在後悔。

他後悔說出這種話，假若段雄河知道，很可能會對自己不利。

幸好現在段雄河還不知道。

他還有時間可以逃，一直逃到那個他現在還沒有忘懷的島嶼。

梅姥姥忽然走上去，輕聲道：「你怎麼說話口沒遮攔？這些話若傳到段老爺子的耳朵裏，可是天大的麻煩。」

呂神鷹吸了口氣，終於道：「好，我不說。」

梅姥姥嘆息着，道：「你現在快去休息，別再胡思亂想……」

呂神鷹却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梅姥姥又在嘆氣。

「你現在已該休息了，就在這裏休息，老身可以保證，你以後再也不會胡思亂想。」

呂神鷹忽然想吐一口氣。

但他吐出來的並不是氣，而是血。

梅姥姥的掌心不知何時，緊緊的抵着呂神鷹的背心。

她竟然在無聲無息之中，不動聲色地殺了他。

「妳……妳好毒辣……」

呂神鷹只說了這幾個字，身子就軟垂了下去。

梅姥姥嘆了口氣，喃喃道：「你對付虹虹的手段，又何嘗不兇狠毒辣呢？」

腥風吹起。

梅姥姥的影子消失在寒風之中……

(三)

距離鉅福賭坊半里外，有一間破舊的屋子。

自從三年前刮了一場大風，連屋蓋都被大風吹掉之後，這間屋子就一直沒有人繼續居住。

但就在這一天的晚上，這間破舊的屋子傳出了一陣微弱的燈光。

然而，沒有人去注意它。

就算有人看見，也不會覺得詫異。

因爲這間屋子雖然已有三年無人居住，但偶然也有些叫化子在這裏住宿一兩天的。

這些叫化子平時都住在城北的破廟裏，但有時候住膩了，也會到這間破屋裏來「小住」。

叫化子雖窮，但並不一定連燈光都燃點不起。

尤其是那個頭上長滿小瘡、兩隻脚加起來只有八隻脚趾的老叫化，他更是「大放光明主義者」。

他喜歡光綫充足的環境，就算睡着覺的時候，仍然要燃點着一根蠟燭。

看來，這個老叫化今天又在這間破屋裏渡宿了。

× × ×

老叫化的確是在這間破屋裏。

但他的腦袋却被人割掉，放在他那一對只有八隻足趾的脚下。

他沒有得罪過任何人。

但他交上了霉運，因爲段老爺子也選擇了這個地方，準備在這裏渡宿一宵。

段老爺子不選擇客棧，就是不想有任何陌生人在他的附近。

這個八隻脚趾的老叫化當然是陌生人，所以段老爺子下了一道簡短的命令，立刻就使這個無辜的老叫化身首異處。

× × ×

燭光昏黃，每個人的臉，看來都是焦黃黃的。

段雄河坐在一張已經霉爛，但免强還可以支撑着的木椅上，目光深沉地看着七個站在自己面前的人。

這七個人的年紀都已不輕，其中一人的年紀甚至比段雄河還大。

段雄河盯着這七個人看了半天，忽然嘆了口氣。

然後，他用平靜的聲音對他們說：「我沒有看錯人，你們都是好漢子。」

那七個人還是像槍般筆直地站在他的面前，沒有人移動身子，也沒有人開口說話。假若有人走進這間屋子，看見這七個人，而且還知道他們的來歷，那麼這人極可能嚇得兩腿發軟，甚至連動都不能動。

站在最左邊的一個皮袍大漢，是洞庭湖八大狂魔排名第一的魔拳太歲邱一喜。

邱一喜身邊的兩個中年人，乃是太行山魔劍山谷的兩位谷主，他們是孿生兄弟，提起了左右無常劍費來來、費殺殺兩兄弟，能不臉色大變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費來來、費殺殺賦性兇殘，而且脾氣怪異，誰也想不到他們也會投靠在段雄河麾下。

段雄河先後控制了鬼王帮與魔劍山谷，果然不愧一代梟雄。

除了邱一喜和費氏兄弟之外，其餘四人分別是河北毒叟白海蛟，來自西域的獨臂喇嘛，採花大盗花如勇，還有六年前在淮揚道上一口氣連刼十二趟鏢的劇盗鐵蜘蛛。這七人全是江湖上兇名早著，惡蹟昭彰的大盗、殺人魔鬼，無論是誰碰上其中一人，都已是天大的倒霉。

但在段雄河面前，這七個惡人却比學生碰見了老師還聽話。

他們站在這裏，還要等候兩個人。

但這兩人只來了一個。

她就是梅姥姥！

× × ×

「聽說呂神鷹在鉅福賭坊裏生事？」

「回稟宮主，老身已殺了他。」

「他犯何罪？」

「因爲呂堂主欲逃避明日將帥亭之決戰！」

「他果有此心？」

「證據確鑿。」

「如此殺得好，記一功。」

段雄河冷冷一笑，又道：「無論是誰貪生怕死，畏敵不前，殺無赦。」

每個人都已聽見。

明日就是臘月初一，是老夫人糾集她一切好友力量，爲丈夫報仇雪恨的日子。

他們一定要殲滅老夫人，否則他們以後誰都活不下去。

奇峰突出　梟雄末路

(一)

臘月初一，正午。

這是一個熱鬧的時刻，也是一個令人驚心動魄的正午。

琥珀宮的恩怨情仇，即將在這裏作出一個解決。

老夫人雖然離開了琥珀宮，但忠心於老夫人的部屬還有不少。

除了這些忠心的部屬之外，還有幾個青年俠客，也站在老夫人的一方，共同對付段雄河。

這一戰雙方都很重視。

這是許勝不許負的一戰。

無論是那一方，倘若在這一戰失敗，以後休再想有抬頭的日子。

× × ×

將帥亭下，老夫人坐在一頂竹轎裏。

段雄河沉喝道：「表姐，妳爲何不敢現身。」

老夫人在轎中冷冷回答：「逆賊，老主人待你向來不薄，想不到你竟然包藏禍心，你還當我是表姐嗎？」

段雄河冷冷道：「這是大勢逼人，我也是身不由主。」

「好一個身不由主。」老夫人的聲音混濁而低沉。

突聽一人大喝道：「段雄河，老子取你狗命！」

這個自稱老子的人，並非唐竹權，而是令狐猛。

令狐猛第一個站出來叫陣，他殺氣騰騰，戰意極爲高昂。

站在段雄河身後的鐵蜘蛛冷冷道：「殺鷄焉用牛刀？令狐猛，讓我來宰掉你好了。」

令狐猛突然大喝：「看鎚！」

大喝聲中，黑白魔鎚向鐵蜘蛛迎頭砸下。

雖然魔鎚來勢洶洶，但鐵蜘蛛絲毫不懼，他甚至赤手空拳應戰令狐猛。

令狐猛抖擻精神，務求在初仗先贏一陣。

鐵蜘蛛徒手迎戰，似乎落在下風。

但就在令狐猛攻勢最激烈的時候，他突然射出十八枚蜘蛛針。

這十八枚蜘蛛針是鐵蜘蛛花了十載時光才製煉而成的，毒力非常厲害。

令狐猛也太大意，他忘記了鐵蜘蛛是個使用暗器的能手？

嚓！

兩枚毒針分別打中令狐猛，一枚射中他的小腹，而另一枚却射在他的咽喉上。

這兩枚毒針射中的都是要害，令狐猛雖然强壯，但也無法支持，登時倒斃！

鐵蜘蛛一擊得手，滿臉洋洋自得之色。他正待回陣，另一個自稱「老子」的人又衝殺而至。

鐵蜘蛛臉色一寒：「唐竹權？」

「老子正是唐竹權。」

「久聞唐門五絕指法獨步江湖，鐵某倒也想見識見識。」

唐竹權哈哈大笑：「老子最喜歡你這種人。」

鐵蜘蛛道：「哦！鐵某這種人有何好處？」

唐竹權道：「你的好處就是可以讓老子大開殺戒！」

鐵蜘蛛冷笑。

但他沒有托大，唐竹權的五絕指法還未使出，他就已亮出了武器。

他的武器是一枝短棍，棍長僅二尺四寸。

這雖然是枝鐵棍，但看來却是平平無奇。

唐竹權不管對方用甚麼武器，他的目的只求殺敵。

他是個先鋒之材，勇猛而不怕死，剛才若不是令狐猛搶先一步，第一個動手的人，必然就是唐竹權。

鐵蜘蛛馬步如風，手中鐵棍勁疾非凡，唐竹權的五絕指法還未施展，他就已連

續攻出十二棍。

鐵蜘蛛在武林橫行已久，他的武功自然有過人之處，他這十二棍虛實交錯，招式詭異莫測，倘若對手偶一失神，必然難逃棍網重重的重襲。

鐵蜘蛛在鐵棍上所貫注的內力，足以碎石裂碑，無論是誰挨上一棍，輕則殘廢，重則不難一命嗚呼，當場了帳。

唐竹權身材肨大，他要閃避如此快速的棍法，似乎相當困難。

但鐵蜘蛛一口氣連續猛攻百餘棍，仍然沒有一棍擊中唐竹權。

相反地，唐竹權已施展出唐門五絕指法，把鐵蜘蛛反逼得有點手忙脚亂。

鐵蜘蛛突然撤棍，鐵棍脫手如箭般直射唐竹權的咽喉。

這是他險中求勝的招數。

在他這一生之中，這已是他第五次使用這種招數。

在前四次，他都能藉此在劣勢中反敗爲勝。

令他反敗爲勝的，並不是鐵棍直接擊中敵人，而是緊接而來撤出的蜘蛛針。

寒光驟閃，又是十二枚蜘蛛針電射而出。

但這一次他估計錯誤了。

他從來都沒有想到，唐竹權也是個暗器高手。

雖然他平時很少施放暗器，但對於使用毒針的手法，唐竹權比鐵蜘蛛還要高明得多。

這十二枚蜘蛛針沒有射中唐竹權，但唐竹權却已趁勢欺身而上，一爪就插在鐵蜘蛛的胸膛上。

鐵蜘蛛面色慘然。

「好快……這就是唐門五絕指法？」

唐竹權嘿嘿一笑：「還不錯罷？」

鐵蜘蛛瞪大了眼睛，沒有回答。

他的血氣已洩，他的醜惡一生也同時結束。

× × ×

鐵蜘蛛死在唐竹權的五絕指下，河北毒叟白海蛟立刻上前向他挑戰。

但太行山魔劍山谷的左右無常劍費氏兄弟也同時亮劍，要殺唐竹權。

唐竹權毫不畏懼，吼道：「你們統統一起上好了，老子怕你們就是龜孫子！」

費來來、費殺殺首先發劍，白海蛟也加入戰團，以三對一圍攻唐竹權。

在這種情況之下，龍城璧、白無浪再也不能袖手旁觀，雙雙殺入戰陣中。

採花大盜花如勇、獨臂喇嘛、魔拳太歲邱一喜，同時呼嘯而上。

這麽一來，單打獨鬥的局面，已無法維持。

開始演變成爲一幕激烈的大厮殺。

唐竹權勇不可當，河北毒叟白海蛟不到七八招，居然就已給他捏碎了頸骨，氣絕身亡。

費來來，費殺殺的劍法雖然厲害，但却給白無浪着着牽制，一時間誰也佔不到半點上風。

段雄河最留意的人，還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曾經派遣灰熊堂二十八個刀手，限令他們在十天之內，把龍城璧殺掉。

但這二十八個刀手，竟然沒有一個回來。

他們並非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龍城璧沒有趕盡殺絕，雖然這二十八人都是奉命來殺他的，但他只是給予他們一場狠狠的教訓，並沒有傷害到他們的性命。

龍城璧沒有動用風雪之刀，他在他們的胃部，每人重重揍了一拳。

結果，他們全部「胃疼」。

他們的任務已失敗，而且永遠也無法達成。

他們不敢回去琥珀宮，各自流竄四散逃命。

但段雄河抓到了其中三人。

這三人太倒霉，他們在段雄河的酷刑之下，受苦五六天才陸續死去。

× × ×

能够令到二十八個快刀手同時胃疼的人，武功當然絕對不容漠視。

段雄河早就聽說過龍城璧的名字，但却一直沒有機會見他的人和他的刀法。

現在，他總算看見龍城璧，也看見了他的八條龍刀法。

他忽然問梅姥姥：「妳有沒有把握殺龍城璧？」

梅姥姥毫不考慮就作出了回答。

她的回答沒有聲音，她只是不斷的搖頭。

段雄河冷冷道：「假若我們兩人聯手，機會如何？」

梅姥姥點點頭，臉上的神態充滿了信心。

段雄河道：「要殺老夫人，先殺龍城璧。」

梅姥姥鋼拐點地，人已掠出了五丈之外。

段雄河也緊隨其後，兩人一左一右包圍着龍城璧。

龍城璧目光灼灼的，冷冷的盯着段雄河。

段雄河也看着他，他的目光冷漠，臉上浮現着濃厚的殺機。

龍城璧忽然道：「你幹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段雄河面上毫無表情，道：「你是指今天這一戰？」

「不錯。」龍城璧淡淡的說：「這一戰你是不該來的，你若以爲能在將帥亭下把老夫人和忠心於她的人一網打盡，那未免是太樂觀了。」

段雄河道：「但現在我已來了，這一戰也已爆發。」

龍城璧道：「所以你已鑄成大錯，沒有任何人能改變你今天一敗塗地的悲慘命運。」

段雄河道：「你很自負。」

龍城璧道：「何只自負，在下本來就是個驕狂放肆的浪子。」

段雄河冷笑道：「你實在驕狂，實在放肆。」

龍城璧道：「所以在下一直不受你們這種人歡迎，你們只喜歡看見奴顏婢膝的臉孔，無論是誰違背你們的意旨，都是大逆不道，死有餘辜，更何況在下存心頂撞

，當然更是該殺。」

段雄河嘆了口氣。

「你以爲自己很瞭解老夫？」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平靜：「雖然你很驕狂、很放肆，但偶然有人頂撞老夫，也未嘗不是一種樂趣。」

龍城璧淡淡一笑。

段雄河慢慢的接道：「其實我們並不是天生下來就是敵人，只要你願意，我們隨時都可以化敵爲友……」

他的說話充滿誠懇之意，他甚至伸出了他的右手，表示他已付出自己的友誼。

但他的左手却突然從腰間抖出一口軟劍！

嘶！

段雄河的軟劍，就在他的說話最誠懇的時候揮出，而且一劍就向龍城璧的心臟急劃而去！

這是令人無法想像的一劍！

這一劍不但快、狠、準，而且還特別留下了另一個進攻的最佳方位。

就算龍城璧能避開這一劍，段雄河仍然敢肯定，他是必死無疑。

他已計算得很清楚。

他已給予梅姥姥一個最有利的機會，來殺死雪刀浪子龍城璧。

（二）

梅姥姥一直都沒有動，甚至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她並不是站着發楞，也不是在大白天的時候做白日夢。

她一直都在等待那一刹那間的機會。

劍刺出，梅姥姥的拐杖也已飛起。

段雄河估計準確，他確已給予梅姥姥一個殺龍城璧的最好機會。

鋼拐是跟隨時着軟劍出擊的，兩種可怕的殺人武器都發揮了最可怕的威力。

龍城璧的雪刀也閃電般出手，與段雄河的軟劍硬拚了一招。

段雄河又驚又喜。

他驚的是龍城璧的雪刀上所傳過來的勁力，居然遠在自己估計之上。

他喜的是龍城璧的身子已出現了空門，梅姥姥緊接而來的一杖必然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可是，段雄河萬萬沒有想到，他自己也已露出了空門。

他更料不到的，就是梅姥姥這一杖的目標，竟然不是對付龍城璧，而是對付他自己。

一陣怪响，段雄河忽然像是活蝦般跌進沸鍋，整個身子彎曲成一團，而且踰踉後退。

梅姥姥一杖重重擊在他的心臟上。

這一杖絕對足以致命。

段雄河面色慘然，驚怒交集。

他的鼻孔在流血，嘴角也泌出了大量的血，他的胸膛也在出血。

驚怒使他全身發抖，他想開口，但却連罵人的氣力都已消失。

梅姥姥一擊得手，突然仰天狂笑。

段雄河終於迸出了三個字：「妳……瘋了？」

「我瘋了？」梅姥姥的笑聲忽然一下子就完全停頓，冷冷的對段雄河說道：「我沒有瘋，瘋的是你自己。」

段雄河駭然道：「妳……妳不是梅姥姥……」

梅姥姥冷冷一笑：「我是梅姥姥！」

段雄河用力搖頭。

「不……妳不是梅姥姥，妳是……是老夫人……」

梅姥姥又冷笑：「我也是老夫人。」

段雄河的目光，忽然轉移到那頂轎子去。

轎子裏走出了一個婦人。

她雖然年紀不算輕，但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出她絕不是老夫人。

這個婦人的頭髮還漆黑明亮，她最多還不會超過四十五歲。

段雄河免强支持着身子：「她……是誰？」

梅姥姥冷笑着：「你不必理會她是誰，你只須知道我是誰，便已足够！」

段雄河目中露出恐懼、絕望之色。

「我是你一向倚重的梅姥姥，同時也是你的表姐。」

梅姥姥不單是梅姥姥，而且也是老夫人。

段雄河實在不明白。

他不明白老夫人爲甚麼要欺騙自己。

老夫人冷冷一笑，道：「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發覺你的本領很大，但野心却更大，你三番四次勾結梅姥姥，可惜你從來都沒有想到，我不但是琥珀宮的老夫人，同時也是獨鶴小築的花鶴仙婆梅姥姥。」

段雄河的確沒有想到，自己的表姐居然擁有兩副完全不相同的面孔。

老夫人沉聲道：「可是，我還沒有想到，你竟然斗胆殺死老主人，我一直以爲你只是在等待老主人死後，然後才霸佔琥珀宮而已。」

段雄河臉上的表情很奇特。

既不像哭。

又不像笑。

但無論如何，他已徹底失敗。

老夫人嘆息一聲，道：「你的武功雖然有一大半都是我教的，但我的武功反而不及你，雄河，你實在很聰明，可惜你並不是我的好表弟。」

段雄河忽然跪下。

他吐出大量的血。

他最後的一句說話是：「我錯了！」

（三）

沒有人知道段雄河最後一句話的眞正意思。

他是良心發現，說出這最後一句話作懺悔？還是說自己棋差一着，滿盤皆輸？

沒有人知道。

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會知道。

× × ×

梅姥姥就是老夫人！

這消息實在太突然，也太令人感到意外。

唯一沒有感到太大意外的人，只有一個。

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將帥亭下的一戰雖然激烈悲壯，但却比想像中結束得快。

其中最主要的關鍵，當然是段雄河忽然死在梅姥姥的杖下，而梅姥姥又再恢復

古今
武俠叢畫掌篇
南山樵子
混沌書生

明月當空，萬籟俱寂，一小溪旁，茅舍三椽，屋內燈光如豆，傍坐一中婦人，含淚謂其兒曰，珍兒乎你父昔業布商，某年失利，虧折甚巨，遂以田契作抵，貸東街劣紳葉延瑜四百金，至來年歲終，備欵往贖，詎紳存意吞佔，索利甚苛，你父稍與爭辯，致觸其怒，起而用武，彼家豪奴衆多，拳如雨下，致受重傷，歸來二日，溘然長逝，此田遂爲佔沒，屈指今數年矣，珍兒不待言畢，握拳切齒曰，兒誓除此獠，以雪父仇，即憤然欲行，母急急止之曰，事宜緩圖，急則反足偾事，兒欲復仇，已不負我苦心撫養矣！珍兒自是謹記於心，未嘗片刻或忘，一日偶作郊外遊，信步行至一處，奇花夾道，百鳥爭鳴，其時頓觸父仇，立樹旁自語曰，快哉鳥乎，翱翔天空，往來自如，誠得意矣，然亦知人間有不平事能度人飛入仇家乎。語甫止，一老翁戴笠荷斧，含笑問何事，珍兒乃詳述顛末，翁怒目曰，惡紳如此人面獸心，焉可稍宥，老夫南山樵子，適自彼處售薪來，知其所居，今晚當爲爾雪此深仇，並爲地方除害。明日喧傳劣紳遇害，珍兒知老翁所爲，悉將昨日相逢事告其母，母子均感德。

又十數載，珍兒至南山古廟中，見一老僧趺坐蒲團，面貌酷肖昔之樵翁，遂復叩以前事，僧曰，或有之，然老僧早已忘却矣。

了她的本來面目，變成了老夫人。

羣魔士氣一再受挫，部份不敵陣亡，部份無心戀戰落荒而逃。

老主人的仇恨終於獲得昭雪。

琥珀宮雖然飽受摧殘，但段雄河一死，宮中上下人等仍然可以恢復往日靜謐的生活。

雖然梅姥姥曾在一顆蠟丸裏罵自己是「烏龜王八」，但龍城璧沒有眞的生氣。

直到最後，幾件一直令到龍城璧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終於獲得了答案。

第一：白無淚的叔父白羣鴻，他中的毒並不是梅姥姥、呂翠翠或是萬瓶兒所下，而是段雄河親自施用的毒藥。而這種毒藥，根本就完全沒有解藥。

所以，白羣鴻根本就無可救藥。

第二：林晚塘之死，老夫人感到極度難過，她以爲龍城璧和白無淚把他帶到醫谷，憑時九公的醫術一定可以把他治癒，那知其中又生了變故，當時九公回到醫谷的時候，林晚塘已回天乏術。

第三：龍城璧與陸青雲決戰之前，老夫人用說話激怒陸青雲，擾亂了他的心神，結果龍城璧輕易擊敗了他。

第四：呂神鷹挖了虹虹的一雙眼睛，老夫人不値他的所爲，結果藉辭把他殺掉，並且削弱了段雄河的力量。

段雄河雖然狡猾過人，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的表姐居然有兩副臉孔，而且對自己的行動一直都在密切的注視着。

梟雄已死。

事情到此已告一段落。

(四)

臘月初二，晨。

龍城璧躺在將帥亭下，看着唐竹權喝酒。

唐竹權喝酒。

但他不喝。

他昨夜已喝够。

昨夜陪他喝酒的人是誰？

原來竟是老夫人。

誰也想不到老夫人也能喝酒，而且酒量比龍城璧還大。

現在他不喝。

只是看着唐竹權喝。

唐竹權喝了半天酒，忽然告訴龍城璧一件怪事。

「早兩天老子在鉅福賭坊的牌九桌下，看見了一副牌九，你可知道總共有多少張牌？」

龍城璧連想都不想，就說：「三十二張。」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不！是三十四張。」

「三十四張？」

「不錯，而且這副天九牌還有四張地牌。」

「四張地牌？」

「不錯，你說是不是怪事？難怪呂神鷹這麼好運氣，居然把大和尚的雙梅都吃掉……」

「大和尚豈非很倒霉？」

「不，倒霉的並不是大和尚，而是抓了一副雙地牌的呂神鷹，你說，這是不是一件怪事？」

（全文完）



水滸補遺——武松傳
武松殺嫂 上
鐵翅·文圖

王婆施詭計

魔星出現

武松奉命進京解費，雖然半路管了幾件閒事，但是，他心中只是記掛着家中——可是武大郎又如何？自從兄弟出門，他是直接的在忙過年了。

大老爹可曾將兄弟的說話放在心中？不能說全部記住，也不作興寃枉他木知木覺。照例，新正初六就得挑担上街，開始做生意，可是今年，一則家中富裕了不少。二則，兄弟的說話到底令他的心中難以捨棄。因此，初六，他沒動身，半月過元宵，還是吃他的老糧，到了月底，大老爹一則閒得沒味，二則與潘金蓮朝見口，晚見面，神憎亦鬼厭的，金蓮雖則不敢催逼，可是，幾句週正話嘛，也未免不說出：「坐食山崩，守住米囤也會餓死人，我家又不是財主田翁，天上也不會有飛下的糧食來，大郎啊！日進分文，勝過家有萬金，你看，今日爲妻的去淘米，見米缸中的米也不多了……」

大老爹越聽越沒道理，越想越不對勁，雖說家中還有兄弟留下的銀子沒用，眞的等個半年，四五個月，不見得有什窮相窘態擺出來。但是，誠如妻子所言，家有萬金，不如日進分文。歇工，前前後後，由舊年十二月初，一直停到今天正月之廿七，一個月有多了，肩担爲生的人，有那個像我這樣闊綽的。歇下工近二個月？唉！揀個日子，開工吧！

從中作撮合

又聽說柴米已短，大老爹是摸上樓，進房取出隻箱子，去了鎖，眼前一亮，只見兄弟臨行之時留給他的兩錠銀子還在。大老爹一見銀子，眼淚就忍不住的往下淌！奇怪，別人看見銀子，理該眉開眼笑才對，大老爹爲何哭了。唉，難怪啊！大老爹一見銀子，就想到了兄弟，他是越想越過意不去。我兄弟現在餐風露宿，趕奔東京解費，他是一口風，一啖飯賺下了的銀子，而我却雙脚一蹺，舒舒服服的吃他的，於心難安啊！又何况想到了弟兄那分手時的情景，大老爹又在想念自己的兄弟了，自己兄弟實在好，好得——他抹了抹淚，不敢想下去，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走，買柴羅米，順便買些炊餅作料，直接準備開工發市了。

揀準了日子，二月初二出市，因爲，這日是黃道吉日。宜開市，宜出行，又何况，二月二龍抬頭，意頭更不壞。所以，大老爹二月初二担担上街，嗨嗨，果然是日子揀好了，這一日生意特別好，八籠炊餅，才走得了三條巷子，賣得只剩個籠子了。回家，準備下午的炊餅，又是八籠，更好，二個圈子，又賣光了。眞是順利啊，武大郎心中大爲高興。望着皇曆點頭搭腦，我有見識啊，這日子揀得實在好，好，好，哈哈哈……

其實可是日子揀好？錯了，眞正的原因是，炊餅本是此地的獨市生意，並且，

大老爹的手工着實的不錯。本來，你吃我賣，日有見面，他們也不在意。如今，大老爹歇工了二個月，誰也在牽記這樣東西，有不少人，早巳想得牽腸掛肚了。一聲有賣，那會不好生意？以前主顧個個都想嚐到這久別的口味，請問：這生意那會不好？還有呢！由於久別重逢，這炊餅是特別的可口，特別的噴香酥甜。第二天，幾乎有人上門來預訂，大郎是笑得合不攏口，以爲今年啊！怕比去年還要高一倍呢！

誰想到，你的照命凶星巳來了！目下，你行的實在是個死運，並且行不長啊！

今年閏二月，自從二月初二開市，一直到閏二月初二，足足一個月。一個月之中，大郎是朝出午歸。午出晚歸。炊餅生意好，生意好就見錢，大郎就忘了兄弟的叮囑：「多在家，少出門」這六字眞言，禍殃根本巳開始發芽了。

舊式婦人，做罷了家中粗事，就得做細工，細工指什麼？穿針引綫，綉花，成衣，古時女子，那怕鞋帮的花樣，決不假手他人。如果自己連花也綉不來，嗨嗨！這找婆家就輸蝕了。即使嫁了人，在家中的地位，總是矮人一截。我雖早巳說過，金蓮的手工極好，今日，好在無事，她是端正上樓綉花，爲什麼須在樓上，噱，紫石街的房子是單幢上下雙間的形式，在下邊大堂，除非開了大門，才有光綫透進，可是，武大的規矩，自己不在，大門必須關好，那麼大門一關，一片陰暗，如何能綉花？樓上是明間，還有兩扇短窗，窗子打開，外面還有帘子掛着。這個帘子也不過一時擋擋風，遮遮太陽，一樣光綫不足，那麼，可以將帘子捲上去，捲到了半腰打一個結，如果這樣掛帘子，可能有些不妥當，不要緊，就可以用叉子拿它再叉上去。上檻外口有一對如意反鉤，可以承住這帘子。

金蓮雖上得樓來，現在光綫極佳，帘子掛着並不多麻煩。拉了張椅子。朝窗口一擺，椅子旁邊擱一張杌櫈子，杌櫈子上有隻朱紅漆的針綫匣子，裏面女工傢俱，一應俱全，金蓮背向窗子，坐下來綉花了。爲什麼背向窗子，不想對光，綉花忌冒光，一冒光大可能針脚不能齊，古時候，綉花可眞ㄜ些講究呢！

哎——如果一直綉下去，一直不離身，那好，怕只怕前世的寃家，今世的對頭將出現了。非但如此，武家門的照命魔星出現了——此人是誰？西門慶！

這個西門慶是個何等樣人，趁此空檔，確有一補其全的必要！此人祖籍乃安徽、徽州人士。西門慶的上代人，在陽穀縣着實創下些基業，而這個畜生却是個遊手好閒，仗着上代人鍾愛，他是自小的結交朋友，舞槍弄棒。其實，在大宋年間，紈袴子弟的交江湖朋友，喜愛打拳踢脚，却也不算壞事，又何況西門慶人極聰敏，習藝又專心，再加化錢似流水，反正是太公剩落，用了不心痛。所以着實練成些功夫拳棒，可惜，漸漸，他的大少爺劣根性一點點迸發出來了。至於江湖朋友，也是良莠不齊，西門大少爺本來有幾個有良心，有肝胆的好漢眞輔，叫他循規陷矩，要他行俠仗義，尤其是那個看來寒酸，落拓的胡天爲，對他更是嚴厲，西門慶素來是笑臉對人，永不會反面爭辯，也因爲這樣，西門慶在胡天爲的眼中看來，一個純正的少年，大可造就的人才，因此，將自己的武功傾囊相授！

至於西門慶背後又如何？他却與那批狐羣狗黨投契，這個畜生雖是分得極清，習武，向胡天爲，還有二個其他教師學。而其他，只是與那些江湖敗類學，漸漸地，他爲那些沒魂鬼引入了烟花巷中。

漸漸，大少爺是看不慣那些殘花敗柳，庸脂俗粉，唉！自有那些可惡可卑的賊胚，將大官人引入了一條更壞，更傷天良，更令人髮指的路——勾引良家婦女！

這種事那會瞞得住人？胡天爲是氣傷了心，將引誘西門慶的那幾個狂徒，首先用重手法，震傷了他們的氣脈，然後，他想毀了西門慶的武功。可是，西門慶只是跪地哭叫：數說自己一時無知受愚，他信誓旦旦，決不再犯，胡天爲本來就喜愛這個門生，他就與他說明了：「憑你的稟賦天份，大可成爲一代高手，可惜，你天性涼薄，今日我如毀了你，反會爲人說我，收人錢財而無始無終。其實，你是不明白我的用意而巳，我毀你武功，我是爲了保全你，至少，你不會肆無忌憚，你不會仗以爲惡，可是，現在，你如此哭求，唉！我走了，是禍是福你自己去應付。以後，如有惡行劣蹟，爲我發現，小心我來取你性命！」說罷，胡天爲便揮袖而行，不知所踪。

至於其他的有心人士，也各自借故離開。西門慶又如何？哈！他反而認爲耳根清靜，還得神落。不久，他的父親過了身，西門慶立即成了西門大官人，雖然他怕胡天爲的現身，爲非作歹，只能在暗中進行，並且，可以不出面，他永遠不出面。再說他唯一的劣行就是：色！在他以爲，男歡女欲，如此而巳。他根本想不到，這是毀人名節，更可能毀了人家一門！這畜生只要目有所見，就印象難忘，千方百計，那怕傾家蕩產，也非到手不可，可惜，他不是貪新厭舊的流蕩性格，所以，這上代人扔下來家財，不上二年，就讓他揮霍殆盡，最後，幾乎落得個拖了鞋皮做化子了。

唉！天佑淫棍，這時候剛巧來了個徽州客人，此人與西門慶的上代人有些交情，與西門慶也算相識。鄉情關顧，這時西門慶尚未出盡洋相，所以得到了此君的相邀。西門慶這畜生有一樁好處，他素來對銀錢看得輕，更且有信用，所以，這個徽州人客託了他一件事。

原來，這徽州客人是運了一帮藥材到此地，本擬脫手，只因消息傳來，行路不便，四處盜匪出沒，這批藥材行情越看越高。做生意的，全有一把算盤，有大利可圖，那肯貿然脫手。他算是在陽穀縣中坐守，待時機一到，才再脫手。不料鄉中傳來急信，其父病重，要其歸去侍候。此人素知西門慶爲人，又加鄉誼，因此請求他代爲管理這批貨物，並且說明，藥價到了他預定的行情下，希望他代他脫手。如果他不來，錢銀就存託西門慶存莊放息。

西門慶一口答應，徽州客人是將行單，倉據全交給了西門慶。臨行時說的，獲利之二成，作爲西門慶的酬勞，說完之後

，兩人一恭而別。這批藥材越來越漲，西門慶也是福至心靈，幾個盤算，看情形下跌之機會極微，藥材死扣在手不放，得到利市三倍時，他才脫了手，這一筆貨銀共計有壹萬弍千肆百兩，簡直是個富戶的家底了！西門慶却也好，將自己應得的取出，重開藥材行，代人作牙，稍作屯貨。而壹萬壹千兩一直存放在咸信莊上生息，等那位鄉親前來收取。不想一日等，三日等，不見此君出現，風言傳語，此君已在半途爲剪徑賊殺了……

剛巧有幾批藥材來到覓買主，西門慶是藥行小開，當然懂得。硬硬頭皮，用這筆現銀，買了這批貨，又賺了一大批。胆大了，本錢也有了，就算徽州客人再來，綽有餘裕可以應付了，就此一心做自己生意。三年來，幾個觔斗一翻，非但家財萬貫，而且更成了當地的富戶。

自此之後，他結交官府了，他也會買通關節了，走公門中出入的，他全有一份禮數。有些是按月收錢，有些是端節致敬，有些則是年敬！爲什麼這樣做？他不想因爲這種風月私事鬧上公堂。事關，他以前爲了這種官司，化了他不少錢。

今日，他出現在紫石街了，爲什麼？預備出南門，南門城外昨夜來了一帮參行客人，這筆人參貨色好，並且，價錢便宜，不過，須一帮出貨。西門慶是預備去看貨色，土參雖好，他是心懷不軌欺外人，他想用強用力，硬卡的將這筆貨色卡下來！不過，出南門城外，該應走南大街，那會走到紫石街來？就是這個畜生，心懷不軌。那位西門慶的貌相如何？此人身高八尺，面如滿月，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呃！這是張好人面相啊。不……是個壞人。並且，壞得陰而且毒，廣府人所謂「好眉好目生沙虱」，噱！就是西門慶這個人。他頭戴萬字方巾，木魚棰樣式雙飄帶掛在後面，頭巾前面分中釘一塊白玉，鐫得玲瓏剔透，玉結下一珍珠，身上穿大紅緞洒花直擺，內襯衫，脚底薄底緞鞋，手裏拿一柄春搖——扇子！古時人一到春令，巳經可以拿扇子了。後面跟隨了一個書僮，今年十五歲，原姓王，家住南關城脚根，其父王奎，可憐是個賣水蔬菜的窮漢，窮得不可開交了，無可奈何，將個孩子五十兩賣給了西門慶。現在，僕隨主姓，單名個興兒！如今，正望紫石街踱步而來。

巳說過西門慶心懷不軌，不走大街走小巷。現在，更可看出這畜生的可惡。即使是走小巷，也得在中間行走。他却不是，他這個是絕症，惡癖。他喜歡靠邊，還得貼近人家大門走，爲什麼？其心可誅啊！他是一邊走，就一邊看人家的大門，萬一大門開，他就定步了。出來的如果是男的，小的，或者是老太婆，中年婦。他可是一聲哼，袍袖一甩，走了。萬一，是個女的，是個年輕的，這畜生就得品評品評，看得稍爲中意，就會瘋言浪語，一個不得法，他直接的跟人入門。有人出阻，說得好，幾句瘋話送瘟神，一個不巧，打了架，他憑仗武藝，三拳兩脚，人家讓他打個爬攤不動。

他吶，一聲走，跑了！誰也無法追趕得上他。只能揑了鼻子暗認苦！你想這個畜生可惡不可惡？

還有如果眞的中意了！唉！痲煩就來了……

現在，他是走着走着，心中大爲沒趣，爲什麼？時間不巧，家家戶戶關得緊騰騰的……哎！這些不識情趣之人啊！西門慶踩了踩脚，他還在怪這裏的居民不通情趣，照他的意思是：應該家家門戶大開，由他選美似的，看個飽！你想，這可眞是活畜生？

西門慶意興闌珊，越走越沒力，唉！如果他走得快，或可免了。走得脚步拖啊拖的，好！他的頭幾乎爲一樣東西打中了。尚幸他閃避得快，頭未打中，肩頭却多了罣誤。什麼東西，半空中摔下個丫乂來！那來什麼掉丫乂啊？嗨！巧了，是這一門中的人。叉帘乂了手，誰？潘金蓮。

遮桿調情

潘金蓮在樓上好好地綉花，突然，來一陣烏雲，將個太陽掩了。金蓮發覺光綫不够，起身用丫叉乂高了帘窗：這根丫叉桿六尺，叉頭有尺把長，共有七尺長。她趴在椅子上，將上身探出窗外，將窗帘丫叉到那如意鈎上，好！顧了上頭，顧不了下頭，叉杆的光的一頭，在窗檻上一磕，心一凜，手一鬆，鑾好！這支丫叉就是凌空下墮，金蓮一嚇，將上身縮回，半晌不敢出聲，側耳靜聽，面紅心跳，就如闖了大禍一般！心想，雖說是紫石後街，作興也有人經過，打中了人，那該怎辦？

一叉杆正的打中了西門慶！打死了西門慶，値得恭喜，可惜，叉杆墮下後，畜生滾身快，打是打中了，痛也是痛了，這畜生怒氣陡升，無風也起三尺浪，什麼，有人打了自己，那有好聲色，雙指向上一指：「呔！」下面就是那些粗魯不文的污言穢語要出口了。不料，這畜生宛如喉間爲快刀一割，沒了聲。而上面却有着嬌滴滴的聲音傳來：「官人請了，奴家叉杆失手，誤打官人，萬望官人海涵。」潘金蓮是聰敏人，怕聽人罵，因此，在這一呔聲下，立即現身請罪，而西門慶一見了潘金蓮，可憐，他是幾乎伸手想打自己十八個大咀巴。爲什麼？他是懊悔啊！我這一呔，太不像話了！我那可以這樣無禮，這樣的唐突佳人啊？

列位看官，請不必義墳塡胸。事實俱在，西門慶這樣的惡徒無賴，不是首創，可說是古巳有之，還有，於今更烈。至於西門慶今天的表現嘛，却是難畫難描！本來，當丫叉打了一下，他非但不感謝上天有眼，這個鐵叉頭沒將他的狗頭打穿，他反而是氣勢洶洶，正想戟指怒罵。那想到伸出頭來的，是個千嬌百媚，滴滴嬌嬌的美人兒。啊呀，如此的可喜人兒我幾時得見過？該死，該死！該死！我就可「呔」了，這一來唐突了佳人啊！這簡直是罪該萬死啊，呔，目下巳是呔出了口，該如何？轉彎，馬上，即刻立即的轉彎。那個西門慶，直情是可上台唱戲呢，這呔字底下嘛，他是「呔——嗨嗨嗨……」笑出聲來。「嗨……啊呀，我道是誰？原來是大娘子你啊，是你失手，叉杆墮樓，這就打在小生的頭……頭巾，哈！打在頭巾上，不妨，不妨事的啊，你千萬千萬，不可放在

心，嗨嗨，實在，小生這一顆粗頭嘛，也不中娘子你…打啊…哈…」

你聽，這是什麼說話？簡直是莫名其妙，簡直是不可思議，試問，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樣樣有粗有細，有精有賤，那有頭也分了個粗細的；可是，西門慶他還在大獻殷勤！「啊呀！娘子，這叉杆丟在街邊，豈不要勞煩大娘子你下來拾取麼？」

金蓮又如何？她可是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失手，叉杆打人，而打中了這樣個人，你看他，這個面孔有多標緻。現在，他的說話又有多溫柔，更可愛的是，他未說先笑，滿面全是春意，好啊！好得很啊，潘金蓮她可是對這種淫棍有了心。現在，聽他說得如此的多情，又聽說叉杆不該遺在街邊，不禁面泛桃紅道：「官人請便，小婦人稍停自當下樓拾取！」

「什麼？要勞動大娘子之玉趾，啊呀呀，豈非罪過，豈非罪過啊，大娘子！」

「怎樣？」

「小生意欲將這叉杆，遞給了娘子，不知意下如何？」

「啊呀，怎可得罪相公？」

「嗨嗨，舉手之勞，何勞掛齒。」一邊說，這畜生已將白紙春搖扇插在頸後，再往左右望了個遍。為什麼？他怕有人看見，一見四外無人，他是束袖正巾，彎身將條叉杆提起了，向上遞了。

這畜生平素裏別說遞杆，在家中老實說，連油瓶碰翻，他也不會動一根手指，而今日，他竟然代個面不相識的女子，做這些莫名其妙的小事，非但不嫌煩，看來他還是興高采烈的，為什麼？試想可還會有什麼好事的！

西門慶現在提起了叉杆，這畜生還真細心的，把鐵叉頭那一邊抓在自己手中，將下截向上遞。他就怕鐵叉頭一邊向上遞會誤傷了俏娘子。巴巴的向上遞，這叉杆七尺來長，西門慶身高八尺，如果金蓮由窗口，稍為透出些身來，那麼，這叉杆是包保拿到手了。可是，現在，這枝叉杆却是怪，停在個半三不四的地方，金蓮是取不到。為什麼？兩個人有些不捨得！啊！什麼不捨得啊，金蓮是不捨得接，西門慶呢？是不捨得放，這又是為什麼。哼，為的是，一個放手，一個接手，兩個人再也不能四目交投，你欣賞我，我關注你了。

唉！他們却在那裏調起情來了！

就在西門慶越看越得神的當口，耳中聽得有腳步聲。畜生一驚，這就是所謂情虛，他這裏一情虛，叉杆就勢一鬆，金蓮見下面這位可人兒手鬆了，她也突然想到不好，時間好像不短了，莫要丈夫歸來，豈不要惹出些事來！既然你放手，她是一把手將支叉杆取回，不好意思再看，就手把窗門關了，可憐她是再也無心綉花，坐在窗口，呆瞪瞪的在想心事了！

至於西門慶又如何？他明明聽得背後有腳步聲，叉杆遞上，美人不見，回頭一看，啊！街上靜悄悄，鬼影也沒一個，並且，連自己的書僮興兒也不見了，奇怪，莫非自己疑心生暗鬼？列位，這腳步聲可是西門慶的幻覺？非也，如此說來有人？當然有人，此人是誰？下文自有交待。

至於西門慶又如何，他得找自己的書僮了：「興兒！興兒！」嗨嗨，兩聲一喊的興兒就如個隱魂般出現了。他到那裏去了？在紫石街啊，不過，躲在武家緊隔壁的牌坊巷子裏，為什麼？別看這孩子小，其實是跟了這個沒魂的主人，他是學得了不少調皮、軟腔的事。他是十分清楚主人的賊心賊情，所以，一見墜杆罵人，金蓮一出場，他是馬上看出了不對之處，借故避避風頭，如今主人叫了，他就現身了！

「主人！興兒在……」

「你去哪裏啊？」

「我在巷子裏頭啊！」

「你可看見，剛才街巷上有什麼樣人走過？」

「沒人。」

「胡說！」

「怕的是你，我是一直在四面觀望，別說人，連隻狗也沒有——」

「可是我却聽得腳步聲！」

「八成八，九成九，一定主人你是聽錯了！」

「哎——」西門慶一頓腳，唉！早知如此，我就不該將個叉杆遞給她啊，現在，嘿，窗也關了，等一等，說不定俏娘子還會開窗，還會把個叉杆掉下來。等！好，我就讓這個失魂落魄的色鬼去等呀。可算得是報應，這個畜生頭仰望窗，望得頸也酸了，還是不見金蓮出來，這個十多歲的西門興實在忍不住了：「大官人！」

「怎樣！」

「依我看，不會出來了，還是走呀。再說，大官人，你這次出南城關門，做什麼的？」

「啊！」西門慶這畜生有些清醒了，對啊，我這次出來幹什麼？看人參貨色，我想取個俏價，我，嗨！昏了頭了，到這個時候，他才想到自己是昏了頭了。因此，喝一聲走，西門興是僕隨主便，不走也不成。走，走，走，可憐，才走了那麼四五十步，西門慶又不走了。

「興兒！」

「在！主人，你幹什麼啊？才走了幾步。」

「你看，」西門慶將扇子一指天空：「時刻不早了呀！你看，這太陽要當正了。現在，我們發腳而走，走到了客人那裏，恐怕要開午飯了！」

「嗨——！那到不錯，主人！」

「怎樣？」

「正好吃他們一頓！」

「哎！怎可如此，想這批人參貨色又好，價錢又便宜，實則！我已佔了不少的便宜。我怎能再沾他們的光，何況他們來者是客，我是地主之誼尚未盡，豈可騷擾了他們，於理不通！」

「主人！你這一說，道理是不錯，不過，我……餓了啊！」

「什麼？你倒肚餓了？」

西門興是無法搭口。唉，主人啊，你是秀色可餐，你看飽了，但是，時已正午，我是人啊，我不是鐵鑄了的羅漢，我得吃飯的啊，他又怕西門慶的兇威，只能苦乾了臉道：「主人，我！我！我真的有些餓了！」

「好！走回頭！」

西門興萬分高興，好，有飯吃了，大概回家去吃飯了。唉，老興啊，你別想，

你家這個主人，他那裏是回去吃午飯，他實在是回去看那個美俏娘！其時，金蓮又如何？她是還在沒頭顛倒去想。在這個時候，她只會想，至於開窗勾搭，現在，她可實在沒這個胆，就因為這樣，可憐西門慶又是跑了個空！

「興兒！」西門慶又在叫魂了。

「主人！」西門興幾乎笑出來了。

「做什麼？」西門慶也看出瞄頭不對了。

「我看，上面的不會出來了，吃了飯再說呀！」

「嗯，本來，我也是想回去吃飯，不過，回去吃飯，就怕躭擱了時間！」

西門興一想，那也不錯，回到家裏，先洗臉，再叫廚子開飯，時間實在不够，但是，自己肚子餓啊！

「興兒，這一來起碼得躭擱了一個時辰！再說這一批人參是公道得很啊——」

「是便宜貨——」

「哼，連你也知道是便宜貨，試問那個不曉得便宜！」

「他們，他們可沒這大的現銀，買下這一批貨。」

「話是不錯，一個人不够，三個，五個，七個，八個一聚一合，照常可以買了去。」

說話在理，如此說來，看來只能再走回頭路：「主人，看來你是希望回去！」

「對，我得見見客人！」

「唉！走呀！」

「興兒！」

「主人，有何吩咐？」

「你不可怨怪我！」

西門興可真沒話說，不怨，肚餓得可憐啊！不怨你，又該怨那一個？可恨你是主人，我是奴婢，你說走，只得走，那麼西門慶呀，你就該打準了個主意啊！吃飯，抑或看貨落定。他老人家走過了潘金蓮門前，就似這個鬼門口有股吸力那樣，又把他吸了回去。看不見，再走，藉口是吃飯，或者落定，一來一去，一去一來。不錯，走了就是十八遍，走到西門興簡直想跪下來叩頭了。

「呀呀！呀呀！主人，實在，實在走得腳筋也要斷了，求你老人家開開恩，打定準個主意，究竟是吃飯，還是落定。」

「不能走了？」

「來回已走了十八遍了！」

「啊！」西門慶想想，出色！自己可算是昏了頭，事實俱在，這樣的充軍也似，走來奔去，於事何補？我一，不認得此婦人，更不知來歷，總該問個人，打探，打探。最好，有個把沾軟專門作這種扯皮條的不正經人—的不良人兒，作個穿針引綫之擧，才能由淺入深啊，可是，這裏麼？……西門慶向紫石街四週觀望，呀！此地全是那些周正的艮民啊！再一想，啊，有一個。嘿！嗨！不知道這個老婆子死了沒有……

西門慶想起了一戶不艮的人家。誰？王婆。西門慶剛才遞杵調情時，聞得背後腳步聲，回頭一望，不見人，諾！就是這個賊王婆。她就在潘金蓮的斜對門，這個老婆子可算是人中一個，又壞又潑，又刁又惡。可是，對你有所利用啊，她却是又順又馴，又甜又蜜。釘得又緊，貼得更牢。還有一樁陰狠，她可是鑒貌辨色，隨機應變，騙得你如墮迷魂陣中，脫不了身。

本來，她想出門去泡些水。唉，在大宋年間，每條街頭巷尾，有一種茶坊，只賣茶，還代人滾水，而茶坊有點心賣，就是茶館了！每每有戶人家。他們嫌燒水起火麻煩，就會照顧了這種茶坊。王婆起身口渴，拿了把壺，取了根水箭，由茶坊發出——開門跨步才十步路，這個賊老太婆的勢利眼又尖又銳，立即看見了西門慶與潘金蓮這一幕。一嚇加一喜，立即縮身回門，推門，關門再落門。老太婆就手自己起火，燒茶，不去泡水了？不，老賊婆是心中有說不出高興呢。現在，水已開了，茶也泡了，她是神往遠交，想什麼？想西門慶，老實說，現在，老太婆根本沒想到危險兇殺之事，她只想到，西門大官人啊，你眞可算是個角兒啊，玩女人玩到了紫石街。嗨！看來，有我的財爻呢！哈！哈！哈！你桃花路想走，如果不舖舖我這一條杏花街，對不起，難得成功，不燒我面前這爐香啊，你是永進不了仙女娘娘的廟。哈！哈哈……

老太婆越想越得意，連下來她是正在想五十兩或一百兩的銀子。元寶……砰砰砰！的打門聲，將老太婆由夢境中拉了回來。來了！誰？財神菩薩。她是一起身，狗顛屁股似的，嗒嗒嗒，走來去門開門：

「那一個敲門啊？」

「是我！」

「啊，呀呀！啊喲，什麼，什麼風啊，吹你：這個簇嶄全新的大官人，到我老媽媽的破窰來了。這可算的是，貴人踐賤地，蓬蓽生輝啊，哈哈……」這個笑聲啊！眞可說是刺耳，肉麻，更難聽！

「喲喲啊，乾娘，你也太客氣了！」

「不講客氣，來，裏面請坐，就怕你大官人嫌髒嫌窄，哈哈哈……」

「特登前來拜府請安的！」

「言重了，不敢當！」

「在下口渴，想討杯茶喝。」

「我知道你是想喝茶！哈！你吃的茶麼，有啊！請家來坐，慢慢談……」王婆引西門慶進門想關門了……

王婆設計

「乾媽媽！別把我關在門外吧！」

「誰呀？啊哈！老興啊！來呀，來呀，我是荒唐，疏忽了，大官人出門，該派有個人跟隨聽使喚的麼，哈哈！來！請一齊來……」王婆引了西門主僕兩人進內：

「老興啊！」

「乾娘什麼事？」

「狹窄地方，委屈你，端張櫈子在天井裏，坐坐歇歇腿。我去招呼大官人！」

說罷她是走進了大廳，取來茶具，斟了一盃送到西門慶面前。

「啊呀，乾娘！」

「大官人！你別猝然而來的一聲大叫，我老太婆胆怯呀，幾乎讓你嚇死，幹什麼？」

「本來此地是茶坊啊！」

「我家死鬼生日，確是茶坊，可憐我廿九歲死了丈夫，現在，卅年了，這茶

坊也開不起來了！」

「聽說有個少爺！」

「唉，別提，這個充軍胚，殺頭鬼，路倒屍，討債的寃魂，走了！」

「爲何走了，走了有多少時候！」

「玩得一身的紕漏，不走不得過身。實在不能蹲下去，只得脚底抹了油，我現在是無法問他。也無法理他。就當是他沒這個人！」

「唉！可惜可惜，不過，乾娘，你現今是茶坊巳歇。公郎又遠走高飛，請問：你倚何爲生？」

「我啊，我如今着實有些生財之道呢，代人家漿漿洗洗，再不縫縫補補，苦度時光！」

「太辛苦了……」

「還有，」低下了聲：「大官人不怕腌臢，我還代人作穩婆，賺幾文！」

「太骯髒！」

「啊！沒法子啊！不過還有些事。更說不出口了——」

「有什麼事，不妨講來聽聽……」

「我另外有個買賣，我…我代人做馬泊六！」

「啊哈！好！」西門慶爲什麼說好，說對了他的胃口。所謂馬泊六。就是專門扯引那些怨婦曠男，做那些沒魂的事。這個老王婆。她早巳洞悉西門慶之來意，故而她是一步扣一步的。將西門慶扣進了她的圈套中。

西門慶當然高興啊！我所來何事？就是要拜訪這王婆代我穿針引綫，將對面那個婦人引入殼中啊。現在，王婆親口直招，他是乘機隨棍而上：「乾娘，這可眞巧。我可是有件事拜託你了……」

「拜託，你大官人有事，老婆子焉敢怠慢，提出來，你我商量商量……」

「哎！好像我託過乾娘一件事啊，可是，到今日，還不見乾娘你有個回應？」

「啊！你託過我何事，什麼事？我那會忘了的……」突然，老虔婆她是一拍大腿道：「嗨嗨！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哎！大官人，你這可是在剝老太婆的傷痕了啊，大官人，看來不是我沒回應，而是你貴人事忙，忘記了呀！」

「我那會忘記？」

「唉，大官人，我記得你對我說，並且是在東大街街邊，你說錯不錯！」

「不錯，不錯……」

「你對我說，你府中要再辦一房！」

「照啊！」

「後來怎樣？我老太婆聽了你的說話，就似得了聖旨，東奔西走，南尋北覓。好不容易找來個十七歲的姑娘，一頂小轎。抬入府上。你啊，唉！大官人眞損德啊！將人家姑娘由上看到下，由下看到上。看了個一絲不漏。連個面孔上有多少汗毛也看了個清楚明白。總算你是問價錢了，我開口要四百兩銀子！天公地道，這個價錢値而又値得，可是你啊，眞正想不到呢，還價了，即使不合你意，打個八折，七折，那怕是對折呀，也得二百銀兩。可你老人家忍心害理啊，說一聲二十吊大錢，唉！大官人啊，買隻老母豬呀，也得五七吊錢呢。你就好意思說得出這個價錢來。我老太婆可憐，作孽啊！橫說豎說，差些連咀皮子也磨破了，結果如何？你包了一百文遮羞錢，原轎抬回。可憐我，算是代你做了走狗，讓女家方面人，罵了我個狗血噴頭。大官人，你就饒了我這個老太婆，這種事不談……」

「哎，乾娘，當時是這小娘們不合我心意！」

「哦！原來如此，如此大官人要的人必須是面對面，目是目，貌是貌，髮如髮，身是身，脚是脚！」

「對。」

「有一個。」

「眞的？」

「她頭上青絲，烏雲相似！」

「好！」

「皮膚雪白，身材婀娜，眼睛是眼睛，雙尖如鳳翅！」

「啊呀，好！不！簡直妙不可言！」

「慢叫好，別叫妙，有一件不太對勁啊！」

「什麼？」

「年齡！」

「年齡相差幾歲，也可將就！」

「別心急，讓我來算算看，申子乙丑丙寅丁卯……一二三四……唉，今年有九十八歲了……」

「啊呀……！乾娘，你這是在開我玩笑了！」

「好過二百文，原轎退回！」

「乾娘，過去之事，你我不必再談，實實在在，普通的，也實難中我之意。不過今日，我到府拜訪，實不相瞞，我巳看中了一個人。」

「啊咦喂！不容易，不容易，要你大官人自己中意嘛，實在不容易啊……不過，是那一個……」

「就是在此紫石街……」

「難了！」

「啊，乾娘何出此言？」

「老實說；這條街，我是出了名的周正、規矩，而其他幾戶，比我更爲古板，方正。再說，也沒什麼出衆的少婦少女。引得你注意！愛慕的啊！」這就是這老虔婆的陰損，她早就看到西門慶，潘金蓮遞杆調情的一幕，她在這個時候，還在扮痴扮聾呢！

「可是！可是，」西門慶急了，「就在你斜對面那一家。」

「啊！什麼？是她。」

「你認識！」

「這條街上，我住了幾十年，又有那個我不熟的。嗨嗨，我不得不佩服你，你竟然是別古董啊，居然別到了她的頭上來了。不錯，她可是實在好，眞是好。這條街，唉！別說這條，閤城門關起來算，我老婆子看來，也極少有人能蓋得過她！」老婆子是有意的啊，越講得好，越可令西門慶放手不下：「不過，大官人，我可有句話，不會討你歡喜。」

「且慢！他丈夫是那一個？」西門慶就怕此女如此漂緻風流，丈夫極非等閑之輩。

「你問他丈夫？你怕都會認識，是個賣熟食的：」

啊！是個賣熟食的？是那一個賣零食的李四，或者賣野味的張三：不，王婆

說是賣炊餅的武大。嘿嘿，西門慶是無聲可出，一頓脚，長吁一聲道：「可憐！好一朶的鮮花插在牛糞裏！」

「啊呀：：」

「大官人別大聲吁叫啊！」

「想這個矮銼銼，三寸釘，如此醜陋，他那有這好艷福。享受如斯美婦？」

「不勞你費心，哈哈，他們夫妻倆啊，可是恩愛得很。」

「乾娘！你！你可能將這位娘子帶來此地，與我見上一面。

「哼哼！大官人，我給你五個字！」

「那五個字？」

「鼻尖上的糖！」

「什麼意思？」

「看得見，舔不着，我勸你打斷了這個痴心妄想呀：：。」

「我與她！我與她……」西門慶直接想講出了他與金蓮眉來眼去的眞象了，王婆又如何？她是陰惻惻的暗說了一句：你別以爲我不知道。我看得清楚明白：「哼哼！大官人，還是不得成功……」

「爲什麼？」

「唉！就算酒盃，還有兩隻耳朶，你就沒聽說過！」

「聽說什麼？」

「噑，賣炊餅的武大，是個好人，別說打，連個罵，也罵不過人，但是，他家中有個狠人，誰？武大老爹的嫡親兄弟，我！我也沒見過面，我只是聽人說過，此人英雄了得，身材高大，相貌驚人；更且不太好說話，若果風聲稍有洩露，對不起，我眞怕大官人變成了老虎……」王婆的意中之意是「景陽崗的老虎啊，剝皮拆了骨！」

啊！景陽崗打虎的武松？不好！好如我曾經聽說過此人之名號。突的又想起去年年尾，爲了小屯鎭的英姑，派人打汪狗兒。也爲武松打了回來……他們還叫自己小心，看來該甘心罷手了！可是，另一個念頭又升起來了。他想到金蓮之風流體態，俏美面貌，常言道：「色胆包天！」又何況他自己也不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飯桶。還有一樁佔上風之事，武松他是身入公門，他有上官的管制，而他的上官是那一個？史文奎啊！這個縣令太爺與自己是老朋友，到現在爲止，他還欠我萬把銀子，萬一，眞的鬧出事來，文打官司有史文奎，武門手我既不是死人，更且還可以請打手，隨身護衞，我怕他作什？——

這個畜生爲了金蓮，他是只顧自己理長，一邊想，想得如同晒着了一般。

王婆見西門慶吟吟沉沉，老虔婆也有些惱悔，爲什麼，說得太兇了，怕的西門慶是縮了手了，他一縮手沒大碍，可就眼白白看到的財爻飛了！這可太傷心。她還想轉風帶舵，將件事彎了過來，不料西門慶是一掌拍在桌面。

「憑你有打虎之能，俺有擒龍之力。又何況他身入公門，哼哼，看他又能奈我何？乾娘！一切事你大可放心。」

「有你這一句話，我是一千一萬個放心，哈哈哈……」她放什麼心？財爻巳有八成進了門。

「你可將娘子引來此間！」

「現在！」

「越快越好！」

「你在做夢呢！」

「此話怎講？」

「沒什麼？你自己想……」

「啊！」西門慶恍然有悟。辦這種事，不用錢怎能成功：「啊呀呀，乾娘，是我荒唐了，乾娘，此事如蒙乾娘鼎力相助，事成之後，我是心中有數……」

「心中有數，四個空大白字，抵得何用？」

「啊……乾娘！」

「唷，看你一本正經的，幹什麼？」

「乾娘今年貴庚？」

「五十九，快到六十了。」

「後事可前辦了？」

「窮人家寒，那辦得起這些事？唉，今年潤二月，照理，唉！合一口壽材有多好，奈因沒得錢！」

「好！乾娘，只求此事得成，你的後事由我保辦了！」

「成功才辦？」

「哎！只要你盡力而爲，不成，我也辦了……」

五字十光

王婆總算心中着落，引扯這個皮條，酬謝不壞啊，這個後事辦起來，哼，怕不要一二百兩銀子。做十椿牽引事也得不到如此的銀両啊，哼，王婆爲了要貪這副後事排場，她是一本正經，她是詳細開導，也就是說，要西門慶死心塌地的孝敬她！

「噑！大官人既然你如此捨得出錢，我老太婆再不血心代你辦成這件事，我死也沒法去見閻王爺了啊。不過，這件事可不是容易，你一定要『五字十光』全佔盡，那麼，你才會成功。缺一字果然不成，少一分光，也只能徒呼負負。」

「乾娘，那來五字十光……」

「你且聽了，五個字是潘、呂、鄧、小、閑！潘；須要有潘安之貌！」

「想我西門慶雖無潘安之貌，却也生得風流瀟洒！」

「好！算你！這呂，說得粗俗些，就是呂不韋的那副話兒！你可知道呂不韋是誰？秦始皇的親晚爺！爲什麼秦始皇的媽媽喜歡呂不韋，就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如果你有呂不韋的本領嘛，這婆娘她就一刻也放你不過，這件事就可長了，說不定還可將她帶進了門！」

「哈……乾娘放心，我與呂不韋，自信也可比一比！」

「好！第三個字是鄧，那就是要有鄧通的金錢，非但如此，你還要捨得花呢，一些也不可小氣。她說要珠翠，你就該連頭面也配齊了；她說要添衣服，就帶配備四季的裘、棉、毛、皮——」

「哈哈……乾娘越發請放心，我有兩家藥材舖，幾進房地，錢不少，還可日進分分，至於花，更是……哈哈哈……別人別事，我大官人或者會有所計較，在美女嬌軀身上嘛，我可是素來大方得緊。」

「這個小字麼，你須得小心；小就是小，刻刻得賣弄溫柔，萬不能在枱子一拍、玩大老官脾氣……」

「這又來了，在男人面前，我可是絕不會低頭認輸，更加是分毫不讓。到了婦女面前，只要是我喜歡的，哈，別說服輸認小，叫我叩頭跪地！我也不會拒絕。」

「到閑字了，這個閑啊，可是個長功夫啊！做這件事，決不可一曝十寒，更不可三日一轉，四日一會，這樣做，就會將人家的熱火降低，一來二往，成了死火，那還會有什麼勁。哼哼，非但不得成功，我看十足十就不必睹起勁了。」

「我開了兩間藥材行，什麼事也不必一定要我插手，這閑功夫麼，我是有的是，乾娘，你是直接的不必放在心上。老實說，我是搬了舖蓋來此地住，我也辦得到啊！」

「好呀！五字是算你有了，不過，這十分光却是比較難了，嗱，大官人你決不可疑心我老太婆心懷不軌啊！剛才，我聽說你要代我辦後事啊！」

「一些也不錯。」

「眞的？」

「眞的誠意，決無欺騙！」

「那麼，我先謝謝你，然後，我就可把這辦後事當作大題目，把她引過來——對了，壽材的事，暫先撇過一邊，不必談，我且問你，你代我辦孝衣，辦布的，還是辦綢的？如果，你說照我意思，我看辦綢的比較好！因爲，代你裝面子，你答應了？很好，馬上代我將綢緞，綫料辦得來。我吶，就要上她的門，去幹什麼，去誆她進我家的門，我去的時候，是一本正經的，借東西，借什麼？借黃曆——廣府稱之爲通勝的。這個時候，大娘子一定要問：乾娘啊，借黃曆做什麼？有何喜事？這種世故話，任人會說，她一說；我就一鈎，我說：不是喜事啊，說出來眞怕給人笑呢，可憐啊，我喪夫甚早，丟下個遺腹子又是個絕戶種。當時是養不起，只能代人家作乳娘，也算是好，總算將個官官領大了！我也回家了，不料前日，我去街上撞見了他，我是不認得他了，不想他到是記住了我，想不到抱來的兒子反而有孝心，問了許多話，又聽說家境淸貧，他啊非但丟下了幾兩安家銀子，並且，一本正經的要代我辦後事。還說今年潤二月，先辦壽衣正好。說過，他也眞能辦到，果然，辦妥了一切綢緞絲綫，更怕他公館裏吃公食的做不好，要我自己找人縫製。由他付工錢，我借黃曆是看日子，做壽衣……」

「啊呀！嚕哩不嚕嘛的一大堆，與事何關？」

「別性急，我素知大娘女工第一，針黹極佳。一聽我老太婆如此講，她的世故話是免不了，定會說：『恭喜乾娘作壽衣了，奴家如得便，也來帮做幾針！』嗨嗨！大官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有她這一句話，你這件事就有一分光，如果沒得，算吹了。嗱，有了這句話，明天來，這是二分光。不過，其中有個難題呢，如果做了一天，武大他嫌這嫌那，要大娘子拿回去做，又會完的。我如能勸得大郎不阻，好！這件事有了三分光了……」

「說了老半天，可沒提說我啊！我可是得急死了，請問乾娘，我該幾時來？」

「你別性急，如能三天不斷，我自會通信於你，叫你前來，不過，大官人！千萬千萬，你來了，一定要對人規規矩矩，穩穩正正，裝你個老實人。如果行動猴急，賊態畢露，哼哼，前功盡棄麼，與我無干！」

「是，是，是！」

「好！一見面，當然你得與他見禮，如果，她也還你一禮，恭喜有四分光了。然後，你得將她做的壽衣來看，那怕做得似狗咬虫啃，你都要說好，你一說好，我會湊上話題，我會捧你，獎你，謝你，然後詐你。我會說大娘子辛苦，大娘子盡力，你須請飲酒，令大娘子暖手！如果，此時她還不走，哈哈，有六分光了，吃着吃着，你故意說酒不好，我當然會去換酒，我走她不走，七分光。我走之後，你能與她坐談，你能敬一箸菜看，她也敬你一箸看，八分光。借個機會，將牙筷撞落，你彎腰拾筷，拾筷是假，你是在摸她的小脚啊，她如不出聲，九分光矣——」

「那十分光又如何？」

「啊？大官人，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問我？這就該問你自己了啊！」

西門慶可明白，一點即明，可佩服？五體投地，因此，他作揖而別，到那裏去，買綢緞絲綫。

王婆又如何？她還在計劃着如何令這勾引計劃，天衣無縫，而外邊却傳來了敲門聲，誰？靜靜一聽：「啊大郎回來了：：」然後是開門聲，關門聲，四週又趨沉寂！王婆明白了，原來是大老爹回來了。突然，她哈哈大笑，笑什麼，連這老虔婆自己也莫名其妙。

未末申初之時，王婆那個歇業茶坊門口又傳來敲門聲！王婆連忙跑出天井：「外面那一個敲門？」

「是我啊，乾媽媽！」

門摘門開：「啊呀，原來是老興啊！」不錯正是西門興。他可是大包小包的拎進了門：「啊呀呀，老興啊，是什麼東西啊！請進來坐！」

「一包是綢緞，一包是絲綫。」西門興進得門來，將大包小包放在桌上。

「啊哈，他可是說到做到，老興啊，他人呢？」

「回去了，去等你好消息，你說我家、主人言而有信？唉，乾媽媽！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我家主人的性格是說得兇，辦得鬆。剛才出門時，他是去辦綢緞衣料，不想一出門，他就叫我帶他到羣春苑去了。我一想不對頭啊，連忙提醒他，主人！你既已允了乾媽媽，你可不能讓她去空等啊，我幾乎是唸經那樣的，將他唸到了綢緞莊，乾媽媽你可知他代扯多少綢緞？他只扯八尺，我問他幾隻顏色，唉！乾媽媽，我和你有交情，我那能肯便宜他，我就說；每種顏色起碼二丈，還得配十種色。好！大爺總算聽我所講。在絲綫店裏，更加好，他想每個色稱二兩，我說不够二兩絲綫够怎麼用，我叫他稱了二斤！」

「要死快了，絲綫當作了蔬菜辦了、論斤稱！」

「乾媽媽，他大官人不在乎。再說，他平時一個子兒也不捨得拿出來，不趁這個機會要多些，綢緞、絲綫眞的多了，大可拿回去回錢的啊！乾媽媽，我這是一心的帮你啊！讓你多賺幾個，事後，你再想

向他求財，哼，這就難了，啊呀，還有件事，這裏有十兩銀子，是主人命我買些禮物給你的。我就想了，如果我三五七兩，買了些東西來，你也未必受用。當然，我却可中間拿些好處，不過我不幹這種不三不四的鬼事，事要做得公正，錢要拿得舒服，你看，十兩銀子在此，乾媽媽，我交給你，你自己喜歡買什麼，就是什麼，這叫做折干，如果一聲乾媽媽，你喜歡送幾個錢給我，我想你心裏也是快活的……」

唉！有其主必有其奴。西門興直接的向王婆當面說明，我帮了你的忙，我成全了你，你自己心中有數呀！王婆她是尙有利用西門興之處，既不敢得罪，也只能忍一忍痛。再看着實帶來了不少東西，一到裏邊，取了塊二兩左右的銀子送給西門興：「老興啊，眞不過意，這裏一點銀子，你去買對靴子着着……」

「乾媽媽，你找話說呢，我是和你鬧着玩的，你那能認了眞？啊咦，眞不好意思，不收，乾媽媽回頭又會不舒服，收！這……乾媽媽……問個訊，這塊銀子有多重？」

「我沒稱過，大約有二兩……」

「啊呀，才十兩銀禮物，你送我二兩，這樣看來，乾媽媽，你是和我二八分帳了！」

「二八？好！就是二八，只要你辦事得力，乾媽媽不會虧待你！」

「好！乾媽媽，給個信給你，我家主人從來沒有這麼失魂過，就是說他是看中了這個什麼……什麼……」

「武家大娘子！」

「對了，現在，乾媽媽啊！主人說的，要你趕緊替他辦。老實說，這件事辦不成功，我眞怕他這條命也靠不住了。現在，乘此機會，你就死命保住他，要他一千，怹不敢給八百，一聲成功，乾媽媽，我只要二百兩，還五十兩身價銀子贖了身，餘下錢，我就去當本錢作小生意！」

「什麼？老興？你想搾你主人？」

「哈哈哈！乾媽媽，說着玩呢！說着玩，不過這話不假，主人要你即辦勿誤，還要你給個日子，幾時來聽回信？」

「明日午後，你來聽信呀！」

「好了，得罪你乾媽媽，多謝，多謝！」西門興別轉身，門一開，飛奔回去見主人銷差。

那個賊王婆又如何？幹這一行的，須道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啊。當夜，她是千思萬想，如何進門，如何佈局，如何下說詞……她可是有個通盤籌算呢。一夜無話，第二天，她是聽到了對門開門聲，武大郎叮囑了金蓮的聲音走了。她知道大老爹上街做生意，她出來了，像個幽靈，又似隻惡狠般出了洞。老婆子關了門，上了鎖，直奔武大郎的門——

「大娘子！大娘子，開開門啦！我老媽媽特來拜門！」

金蓮是剛送丈夫出門，還在厨房中做些餘下了的工夫。一聽有人打門，心中未免有些不耐煩，想不開，又不過意，開，不情願。所以回過身來，取一條舊巾抹手，然後忍氣出門，不料乒乓一聲，舊巾布不知什麼一來拖翻了一隻茶盃，還是自己由清河帶出來的，細磁茶盃。金蓮大爲心痛，眞想不去開門……

唉！這雖是巧合，其實，隱隱中已有所暗示。金蓮啊！你今日一開門，嘿嘿，你的照命兇星就算纏住你了。

「砰砰」！又是打門聲：「啊呀，大娘子啊，打壞了什麼東西了呀，唉！都是我這個老婆子不好，叫我心中萬分萬分的不過意。來，你開開門，讓我看看，如果配得到，我老媽媽子的，代你配了來！」

金蓮是免强開了門一看：「啊呀，原來是乾娘啊！」

「就是我啊！大娘子，我是特地來拜府的啊！打碎了什麼東西啊？」

「不妨事，乾娘請家來坐！」

金蓮一見王婆，她也不好意思發脾氣了，將王婆引入，關門落門：「乾娘請坐，請用茶！」

「啊呀，別忙啊，得罪大娘子了！呃，大老爹生意如何？」

「也不過糊渡時光！」

「你客氣啊，唉，我啊，背後常和隣居隔壁提說，像你這對夫妻，在這一條街上，也眞沒得第二家，你大老爹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埋頭苦做。而你大娘子吶，足不出戶，並且是一錢不使，二錢不用，才眞配得好呢。有句俗話啊：『外頭有個掙錢手，家裏還須聚錢斗，』對不對？你們這一對夫妻眞是配得再好也沒得好！」

金蓮聽王婆橫好豎好，心中可得意，當然得意，她是連隻茶盃打壞也忘了。現在，她竟然出空了身體，陪王婆嚼舌頭，那曉得三言二語，王婆可就說到了正題了，這個題目，就是借黃曆——這十分光的第一步。

誘卿入阱

「啊呀呀，大娘子，我可有點犯嫌了，我想來借樣東西用用！」

「乾娘揀有的借？」

「有，當然有，沒有，我也不會來討你厭啊。本來，我家中也有。唉，可惜啊，去年窮忙與窮有忙，忙昏了，忘記買了。至於，我怎麼知道府上有呢！一天我親眼看見大老爹掛在扁担上挑回來的！」這賊婆娘子先釘了一句：「大娘子，我是來借本皇曆用用！」一邊說，一邊在看金蓮的面色，還有，聽金蓮的回答！

「恭喜乾娘，揀吉揀期有何喜事？」

好了，已中了第一步的套了：「啊呀，不能算是喜事啊，說出來還眞能讓人笑歪了嘴，大娘子，不瞞你，我是家貧人寒啊，自從廿九歲喪夫守寡，已有卅年了，當年丈夫死時，我有了身孕，這是個遺腹子啊，可惜，一生下來也不敢怠慢，我只能携子託人，代人作乳娘，也算運氣，總算將那個官官領大了，前幾日，我在街口撞見了他。唉，人家是大少爺，大官人了，我這個老太婆那會認得他，難得啊，他倒還認得我，詢問我，十分關切，萬分照顧，一來二去，他是一口允承代我辦理這身後之事。我以爲他是說了算，不想他是言而有信，昨日，將一切衣料用物全送來了。還說，要我自找師父按自己心思做，工錢由他付，我就是爲了這件事，我是來借皇曆，看個好日子。」這是第二步啊！

王婆在等回音呢！

「恭喜乾娘做壽衣，奴家有暇，也來帮做幾針！」嗥，在舊時，這實在是句敷衍，客套，場面上現成話。潘金蓮那裏曉得，這句話就會惹來了殺身之禍。

「什麼？你說的！這是你說的啊！啊呀！眞正是想不到，想不到啊。簡直，不，實情是喜出望外了啊！大娘子啊，我這個老太婆實在是疙瘩吶，我就是怕那些裁縫不對我心思。老實說，我是一千一百個喜歡大娘子，一萬一千的佩服你大娘的手工啊。我那會這樣說，唉！你是不覺得啊，我是時時留心的啊！有一天啊，你去門口稱水芹菜，啊呀，那天穿的那件簇新的外衣啊，做得……實在太好，太好了啊，左看貼身，右看稱身，前看，後看，一點紕漏也找不出。從這日起，我就暗中許願，幾時，我窮老太婆有這個日子，無論如何，得請你來代我成衣，我今日來，其實我就有這樣個意思在，就苦在開口不得，如今有你這一說啊，大娘子啊！你是千萬千萬，看我守節可憐，你要成全我，皇曆也不必借了，爲什麼？揀日不如撞日，明日我就等候大駕了。」賊老婆子眞是利口滔滔，剪也剪不斷，阻也阻不住，一口氣，也不等金蓮，她可是想走了。

金蓮也眞讓個老婆子嚇了一大跳，什麼？敲釘轉脚了。老太太！我只是一句客套話啊，你竟然當了眞？不。這可不成！

「啊呀！乾娘！」

「什麼？變卦了？」

「不！既已說過，我也不能變卦，既然乾娘不嫌我這粗手笨脚，我又怎敢推辭，乾娘，你就將一切衣料到我家中，我有空，我就代你做幾針！」

「啊！」王婆心中就怕你這一招，我是早有準備：「大娘子！你說什麼？是拿到你家中做。我當然好啊！不過，老太婆不得不有個惡打算了，不是我怕大娘子不做，我怕你乾擱。什麼叫做乾擱？這不是怪你，事實上啊，你家人口太少，只有你與大老爹兩個，而你大早起身，就得帮大老爹忙炊餅，忙得他上了街，你又得忙飯忙菜，忙到差不多。大老爹回來了，吃飯！唉，造菜，洗米，燒飯已够煩了。吃完了飯還要煩，要收，要洗，好了，總算舒齊了。直接要忙夜頓了。就算你有個時間湊出來。唉！做得幾針放下手，不得安寧，老實說，我老太婆也心難安呢！現在，我有個章程，你我大家不客氣，你吶，天大事情不用管。一日三頓由我老太婆包了，我不收你飯錢，你吶，也不必想我的工錢，我們是兩全其美啊。不談了，再會了，不，明日我老太婆恭候了！」

你看，這個老虔婆可惡不可惡。潘金蓮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已一步又一步的陷入老王婆的毒阱中呢！臨走之時，她還補一句：「——明早啊，我是買定了點心等你咯，我也不再來催請你了！」語聲才畢，這賊老婆子已走了，將個金蓮窘在當地！

今日金蓮立定主意不去，即使這件事也會發作。不過大可遲他個一月或者二月，甚或西門慶看了別個女子將他纏住。那麼，這條命或者可保，就因爲她三心兩意，希望大老爹代她作個主，這一來，做壽衣就此做出個禍殃根來了！

大老爹做完生意回來了。一進門，看見桌上有酒有肴，他心中未免一怔，一轉念，他就眉花眼笑了，大老爹素常喜歡喝些酒，就些好酒菜。一坐下來，又見金蓮笑瞇瞇的捧了酒壺代他斟酒。大老爹幾乎骨頭也輕了幾兩，唉！說句良心話啊，成親迄今，潘金蓮可從來沒有這般好面色對待過自己的丈夫，你想大老爹得意不得意？故而今日這個酒啊，吃得舒服，吃得高興。唉！你就別忙高興啊，有事情了……

「啊，大郎，我有句話與你講！」

「好！你講！你講！」

「今日你不在家，有個人來了！」

大老爹嚇了一跳，什麼？有人來了！

「哎！是對家乾娘啊！」金蓮也知道這句話有語病。犯忌，所以馬上說出王婆來。大老爹一聽王婆，他的眉頭又皺起來。事實上，他是十分的清楚，王婆這個老太婆不正經。其後聽說如此這般，說什麼做壽衣，要自己妻子去帮手，依自己脾氣，他是一百再加個一百的不高興。可是，金蓮的說話也是有理，鄉隣隔壁的，抬頭相見，又道是金鄉隣，銀親眷。過份拒絕，未免不近人情，唉，大老爹只能免免强强的允許了她——

武大郎他是做夢也想不到，這一答允，有分敎。叫做送羊入虎口，反惹殺身禍啊！

第二天一早，夫妻起身，把八屜籠炊餅忙成功。大郎挑担出門，日常慣例：「我去做生意了，你照應門戶！」他可是忘記了昨夜的事了！

「且慢！」

「哎！什麼事？」

「你倒忘却了今日，你須到茶坊乾娘處吃飯！」

「喔！」武大才覺是夢中驚醒般的，唉！今日開始做壽衣啊，我巳答應過，街坊隣居，不可言而無信，但是，這王婆來歷不清不正，總不能讓自己老婆日日夜夜窩在一起。嗯！有個章程：「娘子！」

「嗯！大郎！」

「我聽你說，隣居家邊的，抬頭相見，過份拒絕，也不像話，不過，是她叫人帮手，一日也是情面，我看今日做了，明日也可歇手了！」

「啊！是！」

大郎見妻子應允，他是放放心心上街做生意。至於金蓮呢，進房換了套乾淨衣衫。出門關門上鎖。鑰匙一抓，向王婆茶坊走來。

王婆是一早在準備接財神呢。金蓮一到，她那個殷勤照顧法啊！點心是點心，茶是茶，將個金蓮奉承得坐立不安，然後是看衣料，顯示了她的自小抱大的官人的闊氣。再下來，老婆子的嘴眞是會說呢，從武大郎身體，一直談到了口味。好，老婆子將武大郎的口嗜也掬摸清楚，她可是厲害，留下金蓮開裁衣料，自己拿籃上街買菜了。

這個時分，大郎還是木覺覺的上自己家門，伸手打門，這才醒起，今日該換個地方吃飯。一轉身，向茶坊走來，你才打門，王婆巳在門口等，將個大老爹捧鳳凰般的捧了進去。王婆一邊山嚶鬼叫的要金蓮停手，一面巳拉開桌子。端出了二素二

葷一湯，武大郎一看兩樣葷的，他的眼珠也瞪了出來，爲什麼？唉！這個乾娘，她眞是我的知己。大郎一生最喜歡吃的是，大烏魚，還有葵花大腩肉，現在擺在他眼前的就是這兩種，你說，他那會不連眼睛也笑得細了。

但是，越吃，越上心事了，唉！這個老媽子素來是只佔便宜不吃虧的啊，他如此相待，分明心中有了打算，雖然說明了，以工代膳，這樣的小菜，就是請一等一的好師父也够了啊！最好不過，明日妻子再去做一日，自己買些菜，還還情，兩家你我不欠情。第三日，沒交易，對，大郎自以爲算盤打得不壞，那想到，一到夜裏，事情就讓王婆說得全盤推翻。

當日，晚飯後，第一天，王婆也不好意思要金蓮開夜，天才黑，巳拿了個紙捻子照亮，引金蓮回府，大郎一見王婆與金蓮道：「今日看來沒做得幾針！」

「對啊！大老爹，第一日開工嘛，要度尺寸，要配顏色，對綫條……」

「如此說來，娘子啊，明天再帮一日呀！」

「啊呀！大老爹，我啊，我眞想跪下來代老爹你叩頭呢，實實在在，的的確確啊，大娘子的手段啊，眞是高，我是越看越佩服啊，唉！我是心中一直在怕，怕大娘子事忙，你大老爹又是個不得閑的人，我就怕她會半途而廢。這個壽衣啊，不是別的東西啊，你戮個三針，他縫個二針！對不對。哈哈哈，應該我老媽媽子的運局好，有貴人相助，大娘子，你聽見了，大老爹肯成全我，明日請早些來，我也不阻你夫妻的休息了，明朝會啊——」這樣一連串的說話，武大夫妻連個插句的機會也沒有，王婆可眞狠啊。一番話就此將個武大釘死了。

王婆一出武家大門，紙捻子也不要了，雖說才夜，巷子裏巳是黑黝黝的掏鑰匙想開門，肩頭却爲人一拍。嚇得個老太婆幾乎三魂出了竅：「誰？咳！咳！咳！」

「是我啊！」陰惻惻！

「哪一個！嗨！你這個小鬼頭，幾乎讓你嚇破了胆！」

「乾媽媽，你不過嚇破了胆，我家主人可沒了魂呢！」

「老興啊，啊呀，你看一身汗，哼，他是來討回音的呀？好，快回去告訴他，過三天再來聽回音！」

「乾媽媽，你這是要了他的命了啊，你可知道，他現在直接似發了豎頭傷寒差不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可憐，我是今早就讓他催命也似的催出來，幹什麼？等回音，如果，現在，我回去說等三天，我怕我一天也不能過，讓主人給打死了！乾媽媽啊，你我這二八分賬也淌了，乾媽媽啊，你就做做好事呀！」

王婆心中高興，西門慶啊，你越是心急，我越是有竹槓好敲。她是做張做智的，叫西門興如此這般，回覆西門慶……

西門興得到消息，他是趕回西門公館，西門慶就正在大發雷霆：「這個死小鬼，死到那裏去了？」

「死回來了！」

「啊！」西門慶一見西門興，兜胸一把，西門興只見主人，眼中紅筋土現，一個眼花，眞會當他眼中噴出火來：「你這死小鬼，敢來戲弄於咱！」

「主人，我那敢，實在，唉，乾媽媽與武大郎說話！」

「與武大說什麼情，」說到這裏，西門慶的火算是降了下去。長吁一聲，攤坐在椅上。西門興他是比王婆還鬼，做張做智的說了一大篇，然後說出，明日午後，記住，得吃過了中飯才到王婆家中。

「什麼？眞的！」西門慶人就像觸了電那樣的挺直了身子。然後是一陣狂笑，連下來，豎頭傷寒又發作了，只見他兩頭走，直走了卅二趟，突然，大喝一聲：「興兒！」

西門興幾乎將個魂也讓他叫了出了竅了。

「主人，有何吩咐？」

「現在是什麼時候！」

「戌末時份！」

「什麼，才只戌末時分！」

「實在是戌末時分啊！」

「侍候晚膳！」

「太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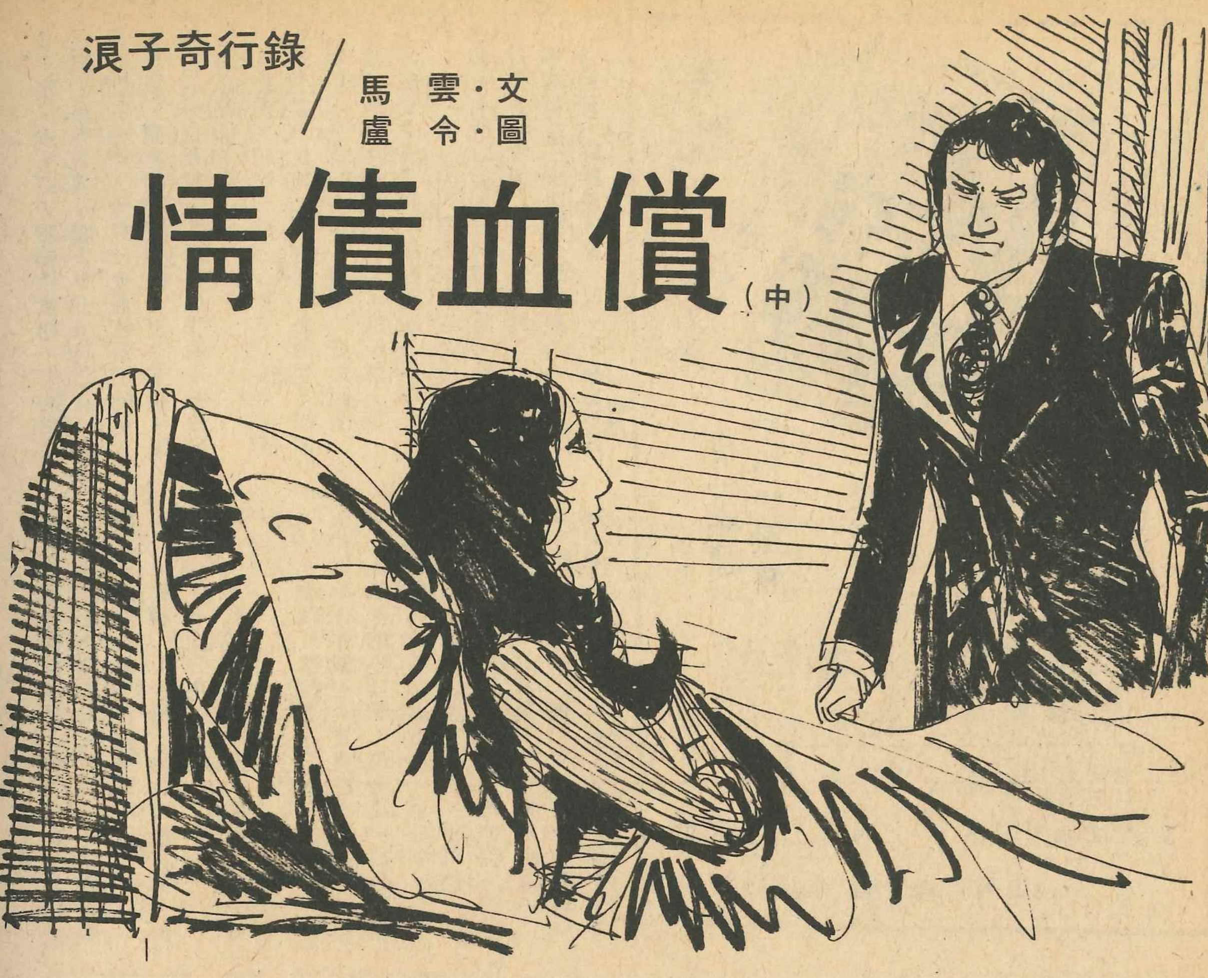
「我餓了！」

好，你餓沒辦法，誰叫你是主人，一瞬時，六樣頭的精美菜肴擺上，西門慶可餓？一些也不餓，他是飲了盃酒，筷子在菜碗，肴碟之上，翻了那麼幾翻，不吃了，問他爲什麼？沒胃口？吃不下。收，唉！就收……收拾清楚，茶還未上，他老人家要掌燈侍候，回房休息了，並且，指定睡書房，西門興作伴——（下期續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情債血償（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探目與畢基到醫院訊問艾莉莎的口供之後，出到門口，碰巧遇見艾莉莎的丈夫林哲來探病，於是順便訊問他有關他們夫婦的情形。林哲坦承他曾致電花店代送鮮花給其妻。當林哲進入病房後，梁探目與畢基商量，由梁探目逕赴花店查詢送花青年阿占，畢基留在醫院，暗中保護艾莉莎的安全。梁探目到達花店不久，畢基隨後也到，偵訊亞占結果，始知他送花去時，到了醫院門口，被人冒充將花接收代送。至此，案情已漸現端倪……

重要證人

阿占感激而又惶恐地，目送畢基等人離去。

畢基很迷惑，因爲他親耳聽到林哲在警方人員面前談他妻子艾莉莎。

林哲指她太年青、太新潮，又否認曾經毆打她。

但艾莉莎的說法又是另一套。到底誰的說法比較可信？

畢基如果面對住艾莉莎，他一定深信她，絕無半點懷疑。

只因爲艾莉莎處處顯得楚楚可憐，眼神中又充滿了情意。他身不由主地相信了她。

但是現在，畢基並不面對着艾莉莎。

他要讓自己冷靜下來。

他要冷靜地想想，自己到底處於什麼地位；因爲他差些兒就丟掉了性命。他不能再輕視這件事的後果。

那一束鮮花，那一輛差些撞死他的汽車以及那張字條。

對方到底是什麼用心？

要他停止和艾莉莎來往？這似乎是十分明顯的。

突然死亡

然則，誰要他停止和艾莉莎來往？

花僮阿占送鮮花走到醫院門外時，被截住，那青年人又是誰？

他又怎知道阿占在那個時候送花到醫院去給艾莉莎？

唯一最清楚的，自然是致電給花店的人——林哲。

不錯，幕後人一定就是林哲。

他這樣做是什麼目的呢？

林哲到底是什麼人？

表面上他只是個商人，而且看樣子可能還有一些錢。

但是，他迫得妻子這緊，那種可怕的手段，絕不似是個正當的商人所能够做出的。

看一連串的手段，林哲假如就是幕後人的話，他一定對艾莉莎又愛又恨；所以他只對她進行了一連串的恐嚇。

他不似要她的性命，因爲如果他眞的要把她置諸於死地的話，那一支針藥不該留有餘地。

但根據事後的檢驗，那是一支痲醉針，並無致命的毒藥。

也許，林哲很愛他的妻子，這樣做無非希望她回心轉意。

畢基爲了查清楚林哲這個人的底細，又要去找他的朋友——私家偵探劉福。

有許多事情他本來可以自己做的，只是沒有時間。例如現在，他又急於要去醫院見見艾莉莎。

他担心艾莉莎的安全。

他知道她一定很寂寞。

因此，他決定用電話去拜訪劉福，沒有親身到他的偵探社去。

× × ×

當畢基經過醫院二樓的走廊時，一陣香風迎面撲來，令到他身不由主的，回過頭來。

他是在沉思中經過走廊的，所以他並未留意到有人迎面而來，然後在他身邊掠過。

醫院裏有許多人來來往往，即使更美艷動人的女人在畢基身邊掠過，也未必能够吸引他；只因爲當時他正全心全意地去想艾莉莎。

到底什麼東西能令畢基身不由主地回過頭來張望？

是一陣似曾相識的香水氣味！

那是在舞會中最令他難忘的香味——「巴黎五號」香水的氣味。

於是一個熟悉的身型又出現眼前，那是一具十分迷人的女人胴體。

畢基當然記得她是誰，舞會中出現在他身邊的白衣女郎。

可惜，轉眼間她已進了電梯。

她是誰？畢基並不知道。因爲舞會中每個人都化了裝。

就像他和艾莉莎一樣，如果他們不是自動約會，分手之後，翌日彼此就只可以當作發了一場夢一樣。大家都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情形就是如此充滿了神秘感。但從來沒有人加以追究。

畢基走進了艾莉莎的病房，不知是否心理作祟，那陣陣餘香仍在。

艾莉莎看見他進來，並未表示特別開心；她的眉宇之間，彷彿蘊藏了無限的心事。

「你感到好些嗎？」畢基關心地問。

艾莉莎輕輕苦笑：「好了又怎麼樣？好了之後便要回到他的身邊去。」

「你可以不回去的。」畢基說，「如果你不喜歡這段婚姻，大可以及時結束了它。」

「你以爲就像你說得這麼容易嗎？」

「我以爲並無困難，你可以把這件事交給律師處理。其實，如果你有決心的話，就憑這次受傷入院已是大好的藉口。」

「但是，你有沒有替我想過，如果我立刻離開了他，我如何生活下去？」

「你的意思是——」

「我本身並無一技之長。」

畢基道：「如果你不嫌棄，你可以暫時住在我的家裏。」

「你肯收留我？」

「是的，如果你認爲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暫時的？」艾莉莎輕輕嘆息，「也好，總算暫時有個人肯收留我。」

「你別誤會，我只是想表示對你的尊重，如果你喜歡的話，你當然可以長期住下去！」

「不！我不想負累你。我這條命是注定苦的。」她的聲音有點黯然。

她又閉上了眼睛，淚水開始由眼角滲了出來。

畢基安慰着她說：「莉莎，別胡思亂想了，你要怎樣，告訴我吧，讓我來爲你作主！」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不想負累任何人，包括你在內。」

「你有沒有想過，目前你的處境十分危險？」

「想過又怎麼樣？難道我有能力逃避麼？」

「如果你眞的有此須要，我願意帮助你，支持你擺脫目前的環境。」

「什麼叫做須要？也許，我命中早已注定如此。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人能逃得過命運的安排。」

「別太迷信了。事在人爲而已。」畢基掏出了手帕，爲她抹去眼角的淚水。

她捉住畢基的手，深情地瞪住他：「我不想害你，但是我可能已經害了你！」

「別再說這些話。」畢基用手撫着她的面頰，「也許是上帝的巧妙安排，你不是很相信命運嗎？如果我們沒有緣份的話，又怎麼會在那種場合聚在一起？」

「是的，我絕對相信緣份。能够認識你，的確是一種緣份。」

她溫柔地撫摸着畢基的手背，又捉着他的手，輕輕地吻着。

她的淚眼放出了異彩，面上也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微笑！

她在畢基的眼中本來已經够美，現在更美得叫人心動！

畢基忍不住彎下腰來，俯首去吻她。

她的反應非常熱烈，但畢基却担心有人闖入房間裏來。

畢基冷靜地坐直了身子，然後問艾莉莎：「你有沒有想過，那個神秘人物是誰派來的？」

「除了他之外，我也想不到還有誰。」艾莉莎道。

「但是，他爲什麼不索性殺死你？那些針藥，只不過是痲醉劑而已。」

「他知道我一直想死，如果讓我痛痛快快的死去，豈不是便宜了我？」艾莉莎嘆氣道，「他要慢慢折磨我！」

「如果我是你，我會報警，然後與他離婚。」畢基又說，「本來我不應該這樣教唆你，但是，他的做法實在太可鄙！」

「也許有了你之後，我會照你所講的去做。以前我不敢，只因爲沒有人來支持我。」

「我看得出你是個好女人，只要你認爲須要，我一定支持你。」

「你不要再提『好女人』三個字好嗎？你提及這三個字我反而感到慚愧。」艾莉莎又嘆了一口氣。「如果我是個好女人，我就會貼貼服服的，任由他爲所欲爲。但是現在——」

「現在是他對不起你，而且，時代已

經不同了，你怎麽可以學舊式的中國女人呢？」

「唉！我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他有沒有再來看你？」

「沒有。自從那一次之後，他埋怨我不該驚動警方，令到他顏面無光。其實，報警的又不是我。」艾莉莎道。

「如果你已經傷癒，我勸你還是早日出院，因爲你在這裏隨時會有危險。」

「我也這樣想。」

「不如讓我對醫生說。」

「好的。」艾莉莎道，「但是我出院之後——」

「你可以住到我家裏來。」

「不！」艾莉莎的態度忽然又變得冷淡起來，「算了！」

「你又怎麽啦？」

「老實說，我根本不想害人！」

「你害不了我的，你放心呀！」

「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出院之後，如果我躲到你家裏去，他一定會派人找你麻煩。」

「我這個人，人家不找我麻煩，有時我也會去找別人的麻煩。」

「萬一他們對你不利——」

「那麽，可能加速你離婚的方便。只要你是眞的不喜歡他，眞的想離開他，我相信他對你亦無可奈何！」

「我怕到時你會埋怨我！」

「怎麽會呢？」

畢基情不自禁地彎下腰去，輕輕吻了她一下。

又說：「你等着，我先去找醫生談談，先聽聽醫生的意見，再作決定呀！」

艾莉莎嫣然一笑！畢基心也醉了！

× × ×

劉福在他的社長辦公室之內，會晤了畢基。

劉福告訴畢基：他已派人暗中調查過林哲這個人。

林哲是個商人，四十左右的年紀，妻子只有二十四五歲。

老夫少妻，看來總是不大協調。

林哲也沒有兒女。

可能就是由於年紀的距離太遠，所以彼此的興趣也不相同。

林哲經常與一些朋友喝酒、聚賭；然而他的妻子却喜歡約朋友喝下午茶，逛公司購物，以及參加舞會。

畢基想了想，忍不住問劉福：「他妻子叫什麽名字？」

「艾莉莎。」劉福打開一個文件夾，「她的前身不大正派。」

「這是什麽意思？」

「艾莉莎以前是一名舞小姐。林哲是在一間舞廳裏認識她的。」

畢基呆住了一陣！

他絕未想到艾莉莎竟然會是一名歡場兒女。

這麽看來，林哲並未誇張，也沒有詆毁他的妻子。

相反，艾莉莎顯然對畢基隱瞞了若干事實。

畢基一向相信劉福。因爲劉福不但是他的好朋友，過去也是一名好警探。

但是，當畢基聽了這許多有關林哲夫婦的資料之後，也忍不住問道：「是你自己去查的，還是派手下去？」

「你這麽問是什麽意思？」劉福開玩笑地反問道：「你是否在懷疑我們工作的態度？」

是的，他不該懷疑，因爲劉福的工作態度一向十分認眞。何況這還是畢基親自委託下來的，劉福更加不會馬虎。

畢基沒有懷疑什麽。

他只向劉福道歉。

劉福這時才問道：「你查這個人幹什麽？」

畢基不想劉福誤會他勾搭一個「有夫之婦」，所以沒有把實情說出來。

劉福明知他愛管閒事，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 × ×

畢基很不開心。

他剛返抵家門，艾莉莎就擁抱着他，吻他！

但是，他的反應並不熱烈。

他輕輕推開她，然後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畢基面上一點兒笑容也沒有；艾莉莎儘管感覺得到，她仍然跪着替他換鞋——將他的皮鞋脫了下來，另外換上了一雙拖鞋。

然後她又爲他解領帶，遞烟灰缸，忙得七手八脚的。

「今天有人來過嗎？」畢基問。

艾莉莎道：「沒有。你約了人嗎？」

「不！我只是問，有沒有人來這裏找過你？」

「沒有。暫時還沒有人知道我住在你這裏。我只在電話中告訴他，我住在一個姊妹家裏，叫他等我的律師信，然後我們一齊到律師樓去簽字。」

「莉莎。」

「什麽事？」

「我可否問你一句話？」

「當然可以。」

「在未有嫁入林家之前，你是幹什麽的？」

「嗯——」艾莉莎怔了一怔：「爲什麽你忽然要這樣問？」

「我只想進一步了解你。」

「是嗎？」艾莉莎苦笑一下，「其實，你一進門，我就感覺得到，你有點不大尋常。」

「我也知道你很聰明，但是，我不妨告訴你，我也不是一個傻瓜。」

「我不明白你這麽說是什麽意思。如果你是個傻瓜，我才不會跟你一起。」

「所以，我希望你對我最好還是坦白一些。」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什麽事情要隱瞞住你。」艾莉莎道，「也許，你已查出了我過去是個舞小姐，所以你才會這麽不開心。是不？」

「不！我本身也不是什麽好東西，我是有名的浪子。因此，我決不會因爲你過去的身份而小睇了你。但是有時我會對感情這回事非常認眞！」

「你到底懷疑我什麽？」

「我也不知道，我只希望你最好對我

凡事都坦白一點！」

「唉！」艾莉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早已想到了，像我這種人，一定得不到別人的信任的，偏偏我又遇上你。我以爲你思想開通，不會因爲我背夫出走而小睇我，想不到——」

艾莉莎很激動！

她咬咬咀唇，又說：「算了，無論如何，你總算帮過我！你這一份恩，你這一份情，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說着，她站了起來。

她想走。

但給畢基一手拉了回來：「你要去那裏？」

「我想，我還是離開你。像我這種人，早已註定要給人賤視的。舞女、淫婦、不守婦道、放蕩形骸……唉！」

她哽咽着，說不下去！

她垂下頭來。

她雖然咬着咀唇强忍着，但淚水還是一滴滴的，滴了下來。

畢基心有不忍。

他本來就無意傷害她，只是怪她早不將身世說出來。

畢基將她擁抱着，用吻代表歉意，用撫摸代替了諒解。

彼此在沙發上默默相對，雙方可以聽到對方心臟的跳動；即使聽不到，最少也感覺得到。

客廳裏的環境是那麽的幽靜。

突然之間，兩個人都不由自主地紮了起來。

「鈴鈴鈴」！一陣電話鈴聲。

畢基首先伸手過去接聽。

「誰？」

「林太太在嗎？」

「你是誰？」

「我要找林太太，也就是艾莉莎小姐，她約好我在這個時候撥電話來的。」

「你等一等。」

畢基隨即把那聽筒交到艾莉莎的手中去。

艾莉莎木然地接過聽筒，也僅僅「喂」了一聲，就聽到對方一個男子的聲音說：「你小心聽着！你不能跟他離婚。否則，你將會被處死！」

艾莉莎一句話也沒有答，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畢基不知道對方那男子是誰，他只可以從艾莉莎面上的表情去忖測。

當聽筒擱回電話機上面之後，畢基才問：「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艾莉莎怔怔地說，「他只警告我不要跟他離婚，否則將被處死。」

「你認得他的聲音嗎？」

艾莉莎搖搖頭。

「會不會是林哲？」

「可能是他手下。」

「他怎會知道這兒的電話？」

「可能你名氣太大，醫院裏的人都知道你接我出院。」

「嗯！這麽看來，你可能眞的有危險。」畢基想了想，又問道：「你會開汽車嗎？」

「當然會。」

「那麽，你立刻化裝。」

「化裝？」

「是的，我要你扮成我差不多的樣子。」畢基一邊已站了起來。

他走近窗前，由窗簾罅縫中外望。

街上彷彿有些可疑人物，路邊一些停放着的汽車中也有可疑人影。

艾莉莎忽然感到手足無措。她走到畢基身邊，惶恐地問：「我們是否已經被包圍？」

畢基不想嚇怕她，只安慰她說：「你好好的聽我安排，不會有事的。」

然後，畢基又回到電話機旁。

他執起聽筒，小心地聽着。

沒有人撥電話入來，他也沒有攪撥號碼，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只有畢基自己知道。他要聽聽電話聽筒中傳出的反應。

當他確定電話沒有被人截聽之後，便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朋友劉福。

就是那個私家偵探劉福。

「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拜託你。」

劉福彷彿聽出了畢基的心聲：「別拉官腔了，畢公子，有事儘管吩咐。」

「請你小心聽着，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即使做錯任何一個小節，即會丢失一條人命。」畢基幾乎一字一字的說。

「好呀！要不要我錄音？」

「不必了，只求你小心聽着。」畢基又說，「我目前在家裏被人包圍，監視，你當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現在想突圍！」

「要我代爲報警？」

「不！不必驚動警方。」

「那麽，我立刻趕來！」

「最好出動兩輛車子，越快越好，在東面街口等我！」

「好呀！你自己小心點！」

劉福是畢基的好朋友，自然知道他是個經常惹麻煩的人。

所以，他們平時可以隨便開玩笑，當有事發生時，就顯得十分有默契。

當畢基擱上了電話之後，艾莉莎已將一把秀髮束好了。

畢基教她戴上一頂帽，再穿上高踭鞋；二十分鐘之後，已扮成一個男兒漢的模樣。

畢基把車匙交給她。

他的一輛房車就停在下面門前的大路旁。

畢基又教艾莉莎只須將車子往東面街口疾馳，自然有人爲她擺脫跟踪。

「假如沒有人跟踪的話。」畢基說，「你就在曉氏酒店的停車場三樓等我。」

艾莉莎披上了畢基的外衣——那是剛由畢基身上脫下的。

畢基仍不滿意，左看右相之後，又給她加上了一副黑眼鏡。

一切準備妥當之後，畢基又到窗前窺視街上的情況。

可疑的人物，可疑的汽車，一切的佈局似乎都爲了針對着畢基和這一個住宅單位。

畢基回轉身來，對艾莉莎道：「你有什麽東西須要帶去的，就留下給我爲你帶。你的動作一定要快，而且身邊不要帶着任何東西。」

艾莉莎指指一個大手袋：「我早巳一無所有，你只須把我的手袋帶去給我。」

她不知道這次「突圍」是否成功，但她的確十分害怕！

尤其是聽了那個電話之後，她巳明白到她已處於危險的邊緣。

畢基爲了鎭靜她的神經，輕吻着她說：「只要你依足我的話去做，一切必可平安渡過。」

畢基又替她把帽舌拉得低低的，然後示意着說：「走吧！祝福你！」

艾莉莎依依不捨地離開了畢基。

× ×

由電梯走出來的艾莉莎，她感到渾身不自然。

雖然穿上了高錚鞋，她的高度跟畢基的相比，仍然矮了一截。

她不明白畢基何故要作出這種安排。也許畢基担心對方的目標是她，所以先安排她逃出這個包圍網。這大概正是「調虎離山」之計。

但是，正當她踏出大厦門口的刹那間，她巳感到不妙！

對面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裏，果然有人。

那車子裏最少有兩個人，而且正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

她急忙俯首走向畢基的汽車。

畢基的車子就停在門前，所以艾莉莎只走了幾步就到了車子旁邊。

她匆匆開了車門。

雖然她極力避免望向對面，但她却可以聽得到對方也正在發動汽車的馬達聲。

她管不了這許多，只依照畢基的吩咐，匆匆開車朝住街口疾馳！

從望後鏡中，她可以清楚看見，那可疑的車子正在跟踪她。

她試將車子的速度加快。

車子拐了彎。

那可疑的墨綠色房車亦步亦趨地，跟了上來。

艾莉莎十分焦急，惟有將油門踏盡。

車子如箭射出。

在市區行車，速度超過每小時三十哩已屬違法，但當時艾莉莎的車速最少也有五十哩。

她明知這樣子開快車隨時都會招惹交通警察抄牌。

但在另一角度看，她同樣明白到：如果落入對方的手上，她也會有危險。

所以她寧願落入警方的手中。

她開着畢基的車子，左穿右插；後面那神秘汽車也由「暗地跟踪」而轉變爲「明裏追逐」，對她一步也不放鬆。

她後悔聽畢基的擺佈！

她在心裏詛咒着畢基：「簡直是紅鬚軍師。」

她巳作好了心理準備，如果再擺不脫後面那車子，她惟有把畢基的汽車開往隣近的警局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後面驀地傳來「轟隆」一聲！

一條橫街閃出了一輛大貨車，那輛墨綠色房車極有可能跟它撞個正着。

但是，艾莉莎却顧不了這許多；她正好趁此機會逃避一下。無論如何，她也不希望再見到那輛墨綠色的汽車。

× × ×

她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因爲她再三往望後鏡張望，也見不到那輛墨綠色的汽車。

艾莉莎依照畢基的話，將車子開到晓氏酒店的停車場去。

× × ×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她總覺得又有另外一輛車子跟踪她！

那是一輛銀灰色的房車。

香港地少車多，路又窄，所以交通擠塞是無可避免的事。

後面那輛銀灰色的房車一再出現也許只是十分偶然的事。——艾莉莎只好在心裏這樣安慰自己。

但是，當她的車子準備駛入晓氏酒店停車場的時候，她立刻明白到：這絕非偶然的事！

她想改道，可惜車子巳進入停車場之內！

她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趕快把車子往上面斜路開上去。

後面那輛銀灰色的房車也急急跟了上來。

艾莉莎十分害怕！

畢基本來約好了她在停車場的三樓等他。

她心裏想：形勢如此危急，如果依足畢基的話去做，她只有任人宰割。

於是，她一邊開車，一邊暗思脫身之計。

憑車子闖入停車場入口處的刹那間印象，艾莉莎彷彿發覺後面的銀灰色汽車之內，坐了兩個人——兩個陌生的大漢。他們當然不可能是畢基。

艾莉莎剛把車子開到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斜路時，突然把車子刹停了。

後面緊隨而來的銀灰色汽車於是無法前進。

艾莉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推開車門，匆匆往上走。

她算是想得周到了！因爲這種多層停車場的入口斜坡路只可以容納一輛車子通過，所以她把車子在中途停下之後，後面的車子便無所施其技了。

她迅速走到電梯門口。

電梯門剛開啓。

她衝了入去。

眞是謝天謝地，電梯裏面一個人也沒有！

她按了「G」字，電梯立即閉上了門，緩緩地往下降落。

她巳經盤算好了，等一會兒，她會衝出街外，截一輛街車逃去。

但是，當電梯門打開時，却走進了一名大漢。

這裏只是二樓，還未到地下。

那大漢瞪住她笑！

她心裏立刻感到不妙。她彷彿感覺得到眼前的大漢可能就是銀灰色房車內二名大漢之中的其中一個。

「你要往那裏去？小姐。」那大漢笑着問她。

她巳極力避免望他，可惜電梯之內只有方寸之地，要避過對方視綫簡直眞是不

可能的事。

她沒有回答那大漢的問話。

她以爲只要電梯降到下層，一切都可以改觀了。

但是，那大漢却動手把電梯按停了。

她很害怕！

她想叫！——也許這是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但也是最危險的做法。

因爲對方隨時可能刺殺她。

她還沒有決定怎樣做，那大漢又對她說：「你可是畢基的女朋友？」

「嗯——」她不敢承認，但也不敢否認。

她不知道對方的用意。

如果她承認了，她可能有危險。但再看看對方的態度，又不似懷有惡意。

電梯不知怎的，又緩緩上升。

但很快又停了下來。

這是三樓。

電梯門剛打開，她就被那大漢拖住手臂出來。

她不敢反抗，因爲除了她身邊那大漢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人出現在她的面前。

本來停在斜路上的車子，都給他們開到三樓的停車位裏停放好了。

身邊的大漢這時才告訴她：「小姐，你不必害怕！我們是畢基的朋友。」

「朋友？」艾莉莎半信半疑地瞪住車裏車外那幾個人。

她被人推進了汽車裏面去。

她心裏想：也許對方爲了易於控制她，才佯稱是畢基的朋友。否則，只要她揚聲驚叫，這班人可能逃不了！

艾莉莎正感到不知所措之際，另一部電梯的自動門又告打開。

由裏面走出來的人赫然就是畢基。

車外的大漢正跟畢基招呼。

艾莉莎舒了一口氣！

× × ×

坐在艾莉莎身邊的大漢正是私家偵探劉福。車內車外那些人都是他的助手。

當劉福接到了畢基的電話之後，立刻帶領助手們出動。

他們都認得畢基的車子。所以當他們發覺那車子被人追逐時，並即用無綫電對講機互相連絡，利用一輛停在橫街的大貨車，攔住墨綠色房車的去路，當時艾莉莎聽到後面「轟隆」一聲，就見後面那輛墨綠色汽車跟大貨車撞了一下的聲浪。

劉福爲了保護「畢基」，並未理會二輛相撞的汽車，因爲那只是他們計劃中的一部份。目前無非爲了替「畢基」擺脫跟踪。

因爲根據畢基在電話中的要求，那屬於畢基的汽車之內坐着的人，無論從外型和常理忖測，「他」都只可能是畢基。

直到劉福的車子追進了停車場的二至三樓之間，他竟然看見車內的「畢基」由車內急急地逃了出去！

畢基應該認得劉福這輛銀灰色房車的，他爲什麼要逃？

到此，劉福立刻明白到，浪子畢基又在要花招了！

眼前的人既然不是眞正的畢基，却又打扮成畢基的模樣，還開了畢基的汽車逃去，他不是畢基的女朋友還是誰？

劉福是一名私家偵探，有許多事他當然不難想像得到，只可憐艾莉莎，她却被嚇得半死。

× × ×

畢基挽住了一個膠袋，裏面載住的正是艾莉莎那個大手袋。

他進入劉福的汽車裏，還來不及安慰艾莉莎，就對劉福道：「你沙田那間別墅，是不是丟空了？」

「你的消息眞靈通！」劉福苦笑道。

他不等畢基再開口，便將一把門匙交到他的手上。

「要不要我派個人帮你？」劉福早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由畢基託他調查林哲，以至到今天發展成這種局面，根本亦無須多問，劉福總可以想像得到，這浪子與這女郎的密切關係。

畢基對劉福道：「我看不必了，你只要借我車子和別墅。」

劉福笑了笑：「你都拿去好了，畢公子！」

畢基會心一笑。

劉福示意他的助手們，各人紛紛離開了那一輛銀灰色的汽車。

畢基於是開着劉福那銀灰色房車，離開了停車場。

× ×

畢基開着那輛銀灰色的車子，朝住沙田方面疾馳。

坐在一旁的艾莉莎，却有如驚弓之鳥，不斷地回過頭張望。

「放心呀！你現在十分安全。」畢基一邊安慰她，一邊又說：「不過，你將因此而與你的朋友失去連絡一個時期。」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艾莉莎彷彿聽出了弦外之音。

「告訴我，到醫院病房去探望你的那個女人是什麼人？」

「嗯……」

「你不必隱瞞了，我認得她，因爲我在神秘派對中與她跳過舞。」

「你大概是指美美。何美美，我的姊妹。」艾莉莎道。

「既然姓何，又稱姊妹，大概又是舞小姐呀？」畢基問。

「是又怎麼樣？你似乎很鄙視這種行業的女人。」

「如果你以爲我鄙視她們，你就錯了。」畢基道：「事實上我生命中的女人，有許多都是你們的行家。」

「不錯，美美曾經到醫院探過我。」

「爲什麼你當時却否認有人到過醫院呢？」

「我只是不想你諸多思疑。少一事好過多一事。」艾莉莎又說：「當日我本來約了你，後來因傷入院來不及通知你，也是她代我致電餐室找你。你難道也懷疑我們同性戀？」

「莉莎，你是否知道我爲什麼要救你嗎？」

「因爲你覺得我可憐。」

「不！是因爲我愛你。」

「嗯……畢基，我非常感激你。」

「但是，我總覺得你有些事情隱瞞住我。」

「就是因爲美美？」
「不！」
「還有什麼？」
「例如追踪你的那一班人。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畢基一邊開車一邊問。
「我怎麼知道？」
「你一定知道，沒有人比你更清楚。其實，一開始我已感到可疑。」
「嗯——」艾莉莎啞口無言，她的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畢基繼續開車。
車子正通過獅子山隧道，那兒的光綫很暗淡，畢基根本也沒有回過頭來望艾莉莎。
他只說道：「如果你也聽過畢基這名字，你就不會當我是個儍瓜。」
「我從來沒有當你是個儍瓜，只是每個人總有她的秘密。」她又在輕輕嘆息！
「你丈夫不似是個壞蛋，你到底秘密跟那一帮人來往？」
「嗯……嗯……」她欲吞欲吐地，欲言又止！
「經過剛才那一幕之後，你應該深信我有辦法可以保護你。」
「是的，畢基，我不但相信你，還愛上了你。」
「那麼，你更加不應該將任何事情隱瞞住。」
「我……我欠了人家許多錢！」
「我早就懷疑，眞正欠了人家錢的，不會是你丈夫，而是你！」
「嗯……是的，所以……我一直受人控制！」艾莉莎難過地說。
「那班人，自然是高利貸集團的人，對否？」畢基問道。
「我想是的。」艾莉莎又在流淚，「如果不是遇上了你，我想我只有死路一條。但是，他們却偏偏不肯讓我死，因爲萬一我死了之後，他們將會一無所有。」
「所以他們只可以用種種手段恐嚇你。我就想到了這一點。」
「但是，他們決不會就此放過我。」
「放心好了。」畢基這時已將車子開出了隧道的出口處。
他一邊開車，一邊看看腕表。「這個時候，他們那一班人之中，最少有些人已躺進了醫院中，受傷的可能正接受警方的問話。」
艾莉莎知道畢基所講的，一定是開車追逐過她的那一班人。

× × ×

這是一幢位於一處山頭之上的別墅。別墅有兩層高，裏面却空無一人！
「這是我朋友渡假的別墅。」畢基開門進去之後，就對艾莉莎說道：「這裏有雪櫃，也有電燈，電話等等，設備十分齊全。」
畢基走到電冰箱門前，拉開那隻磁門，裏面有啤酒汽水，冰格裏面也有些雪藏食物。
他再轉到砵櫃那邊，除了洋酒之外，也有餅乾，罐頭等食物。
他順手倒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遞給艾莉莎：「定定驚，然後去休息吧！」
畢基又帶她上二樓。
二樓是書房和臥室。
臥室是一間大套房，有彩色電視機和一間洗手間。
洗手間裏面，有冷熱水喉。房間裏也設有電話分機。
總之，這是一間十分舒適，完整的住宅，對有錢人來說，却是「渡假聖地」。
畢基推開露台的門。
艾莉莎走到外面去，發覺那兒面對着海！
俯視下面，有一條小徑，可以通到山下去！
畢基感到這兒太偏僻。
他對艾莉莎道：「如果只留下你一個人在這裏，你敢嗎？」
「你想出去？」
「是的。」畢基道：「我有些事，非親自到市區去辦不可。」
「既然如此，我惟有硬住頭皮了。」
「這裏有電話，如果有什麼不測，你只要撥『九九九』緊急報警電話，很快就會有人來救你。因這兒隣近有個警崗。」
「你什麼時候回來？」
「大概要兩小時以上。」畢基看看腕表，「你可以自己弄點東西吃。」
「好呀！」艾莉莎無可奈何地說：「我只希望你盡可能早些回來。」
「放心好了！」畢基在她的額角之上，輕輕地吻了一下：「我只要辦好我自己的事情，我會很快回來陪伴你的。」
艾莉莎像小鳥依人般，依偎在畢基的懷抱中，依依不捨地說：「我實在很害怕，但是，我知道你已爲我犧牲得太多，我又不想誤了你的正經事，所以你還是早去早回吧。」
「你自己只要小心點，不會有事的。放心吧！」
畢基離開了別墅。
但是他的車子只開到山脚下面，就發現了另外一輛汽車。
那是劉福派來的人和車。
劉福一名助手對畢基道：「劉社長担心你的安全，所以叫我們跟到這兒來。」
畢基笑道：「我暫時還用不着你保護，但山上那位小姐，你們最好替我小心一些照顧。」
劉福的二名助手笑了笑：「坦白告訴你，劉社長就是因爲那個不尋常的女人才派我們來的，你自己最好小心一些。」
「你們社長怎麼知道她是個不尋常的女人？」畢基問。
「就是在你託我們調查林哲底細的時候，給我們無意中發現的。」
「你的意思是——她是個舞女？」
「除此之外，她還認識許多黑道中人物。」
「還有呢？」
「她借下了人家的高利貸，所以，她可能被黑社會所控制。」
「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爲什麼你們社長不早些告訴我？」
「因爲你並未叫他查這個女人啊！」
另一名助手却說：「我們社長知道你很喜歡這個女人，他怕你不開心。」
畢基只是輕輕一笑，開着他的車子走了！

× × ×

畢基匆匆趕到警署來。
胡德警司似乎已明白了他的來意。笑道：「你來遲一步了。」
畢基出奇地瞪住他：「你怎麼知道我會來？」
「我當然知道，劉福的助手們，顯然在故意製造了一次交通意外。」胡德道：「不過我得警告你，萬一弄出人命，你玩女人的代價就似乎太大了。」
「別把我看成只會玩女人的花花公子好嗎？」畢基道：「也許我的做法對你們警方的工作大有帮助亦未可料。」
「一個傷了入院，另一個被我們查出是個黑社會青年。」胡德道：「若非如此，劉福的手下可能又爲你而惹官非。」
「坦白告訴你，我這次匆匆趕來，正是要知道那兩個人的底細。」
「受輕傷的青年剛走了，我們不可能爲了這種小事情拘留他，所以我說你來遲一步，就是這道理。不過，你可以去醫院看看那個受傷的。」
畢基想了想，道：「那個黑社會青年，是否有案底的？」
「嗯——」胡德警司把桌上的文件夾打開，「你可是想看看他的照片？」
「不！我只是奇怪你們爲什麼不拘留他？」
「你以爲他有案底，我們就可以隨便拘留他嗎？根據交通失事的現場報告，他們的行車路綫反而是正確的，違法的只是劉福的手下。」
在這刹那間，畢基看到了文件夾內的兩幅照片，一張正面，另一是側面的。
那是犯人的照片。
畢基登時呆了一呆！
他伸手過去，將照片取了過來。
那是犯人入獄時的記錄。上面姓名一欄寫住：「黎洪，又名：飛仔洪。」
畢基所以呆住了一陣，正是由於那照片中人看來十分面善。
他正是冒充花僮送花到醫院病房裏去的人。
畢基用紙筆匆匆寫下了他的住址。
胡德警司道：「那個女人一定美若天仙，否則又怎麼會這樣令你失魂落魄？」
畢基只輕輕一笑！

× × ×

畢基獨自開車找到一條橫街去。
那條橫街連泊車位也沒有，畢基只好先將車子停在一條大街的路旁，然後步行入到那條橫街去。
那兒有許多路邊食物攤檔。香港人習慣了稱之爲「大牌檔」。
畢基剛走了進來，心裏已感覺得到有點不妙。
那些蹲在大牌檔的人，都以仇視的目光注視着畢基這位陌生人。
畢基仍然繼續找那個地址。
根據畢基記錄下來的，應該是這條街的十九號二樓。
「十九號」很快就給畢基找到了。
那是一幢舊樓。
畢基覺得這條橫街的環境有些特殊，所以他沒有立即上去。
他先細心觀察了這兒四周的形勢，以防被人包圍時，也不致無路可走。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有兩個年青人間他包圍過來！
畢基早已看得出他們不懷好意，但是他仍然力持鎮定！
畢基輕輕一笑，道：「兩位，我是來此找人的。是不是要我先拜地主？」
其中一名青年人瞪住他：「你想要找誰？」
「飛仔洪。黎洪。」畢基道：「他在嗎？相信你兩位一定認識他。」
「你找他幹什麼？」
「有點事情跟他商量一下。」
「你是什麼人？」
「我是他的朋友。」
「那麼，你上去呀！就是這上面的二樓。」
「謝謝你！」畢基終於鬆了一口氣！
他自一處梯間上樓。
上到二樓，他正舉手叩門之際，門却自動開了。
一名中年人打量了他一眼：「你要找誰？」
「我找黎洪。」畢基道。
「他上了天台。」中年人看來正欲外出，他指指梯間：「你自己上去呀！」
畢基再往上走！
那是四樓之上，要走到第五層才是天台。
畢基還未上到去，已聽到一些人聲。
他一直在戒備，由走進這條街道之後，畢基已經開始戒備了。
身入龍潭虎穴的次數雖不少，但却從少見過危機如此明顯的。
畢基看見一些鬼鬼祟祟的人，都是面色十分蒼白的，一看就知道是吸毒的癮君子。
「喂！你是什麼人？」一名年青人喝問着，當時畢基仍然在梯間。
畢基認得他，他就是「飛仔洪」黎洪了。
「我找你。黎洪。」畢基道：「我們談談好嗎？」
黎洪怔了一怔：「我並不認識你。你是誰？」
「你太健忘了。」畢基笑了笑，「我們在醫院見過面了。」
黎洪立刻戒備！
其他幾名癮君子已在交換着眼色。
黎洪却力持鎮定：「什麼事？」
「我們可以談談嗎？」畢基說，「是關於你送花到醫院裏去的事。」
「你想談什麼？」黎洪順手抓過了一些東西。
梯間有些雜物堆放着。那是一把舊掃把的柄——一支三四呎長的竹竿。
畢基道：「你不必緊張，只要你回答我一些問題，說不定你會有好處。」
「你有什麼問題？」
「請你送花到醫院裏去的人是誰？」
「爲什麼你要問？」
「因爲我要找那個人。」
「你是警探？」
「不！如果我是警探，我已將你抓了回去，何必在此嚕囌？」
「你是艾莉莎什麼人？」
「朋友。」

「她叫你找我？」

「不！只是我自己要找你。」

「你能付得起多少錢？」

「那要看你了。」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秘密，但我要的價錢也相當高。」

「這也難怪，因爲毒品巳漲價了。」畢基道：「你的後台老闆是誰？」

「錢呢？」黎洪伸大了手掌。

他站得較高，最少高了三級樓梯，而畢基則在下面。

畢基早巳看清楚了形勢，這兒眼前最少有四個癮君子，包括黎洪在內。

黎洪是較年青的一個，其他三個分別是二十多歲至四十歲之間。

畢基故意探手進口袋之後，取出了一疊鈔票。

黎洪果然毫無準備，只有把手伸得更前。畢基突如其來地，一手搭住他的手腕，出其不意地用力一拉，黎洪立刻飛撲而下。

畢基身子一矮，黎洪整個人就由他的頭頂飛越而過，跌向梯間轉角處。

其他三名癮君子有點措手不及，當他們紛紛飛撲而下時，畢基早巳先他們一步，衝到了梯間的轉角處，一手揪起了跌得頭昏腦脹的黎洪。

三名癮君子正待對畢基有所行動，但却被畢基一聲吆喝，紛紛退後。

即使畢基沒有提出任何警告，佈們也不敢迫得太近，因爲眼前的情景，令佈們感到非常之意外。

畢基把黎洪一條手臂拗向背後，本來就巳經痛得黎洪淚水直冒，何況畢基的手上還有一些東西，正抵住了黎洪的咽喉。

畢基本來就手無寸鐵，那當然不是刀，更不會是一支手鎗。

那是什麼？

一張直版的百元大鈔，和我們日常見到的港幣並無特別之處。

如果說它特別，就是它巳被畢基摺成尖角型，彷彿一支利箭的矢。

那最尖銳的部份，此刻正抵住了黎洪的咽喉。

一張鈔票能否傷害一個人？許多人都感到有些疑問。

就是眼前那三名癮君子也不大相信。

唯一相信的只有身受者——被畢基制服的黎洪。因爲佈的皮膚巳經感到隱隱作痛。

既然那三個人不相信畢基手中的鈔票能傷害黎洪，於是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又一致行動起來，隨即一湧而上！

畢基並非怕他們人多，莫說這三個只是道骨仙風的癮君子，即使是壯健的大漢他也未必會怕他們，只是他不想打起來。

因爲打起來，可能會驚動下面的人，畢基就會受到包圍。

但是，畢基又不能不給一些顏色他們看。

畢基好像巳將黎洪放開了，他巳由後面閃到了前面去。

手影接連閃動了幾下，在昏暗的梯間也沒有人能看清楚他的出手，巳先後聽到幾聲低沉的痛呼之聲。

那三名大漢的面頰之上都留下了一條條的血痕。

黎洪並未能及時把握機會逃走，畢基轉眼之間又把他抓在手中。

三名大漢心有不甘，紛紛奔上天台的入門處——一般舊式建築物的天台入口處有一度門，門後有些空曠的地方，就是剛才這四名癮君子吸食毒品的地方。

那兒雜物堆陳。三名大漢似乎要在雜物堆中找武器。

畢基知道時間對他非常不利。

他迅速把那張摺成尖角型的鈔票刺向黎洪的咽喉，要脅着說：「叫你三個朋友站定在那裏，否則我會劃斷你的咽喉！」

那張簇新的鈔票厲害法，黎洪巳經目睹，眼前他那三位朋友的面孔之上的血痕清楚可見。

黎洪害怕畢基傷害他，因爲他無力逃脫，只有求他的三位朋友依照畢基的話去做。

那三名癮君子本來巳分別找到了武器——竹棒和爛椅等廢物。

他們正待重整陣勢，向畢基展開攻勢之際，却又爲了黎洪的安全而僵住在梯間之上。

畢基看見局勢暫時被控制，立刻又把握機會，向黎洪道：「只要你告訴我，是誰把你請去送花給林太太的，我手上這張百元大鈔就是你的。」

黎洪咽喉的皮膚巳被畢基手上的簇新鈔票刺得隱隱作痛，何況他又實在很須要錢。因此他吶吶地說：「可否再給多一張百元大鈔？你也見到，我有三位朋友。我要掩住他們的咀巴，否則我會沒命去花這些錢呢。」

「好呀！那麼你說來聽聽，如果是假的，你雙倍奉送給我我也不要，我同樣只要你這條命！」

「是黑鬼成叫我們帮手的。」黎洪說道。

「誰是黑鬼成？」

「他正躺在醫院裏。」

「就是交通失事的傷者？」

「不錯，我只是比較幸運而巳。」黎洪說，「我們本來是同一輛汽車的……」

黎洪突然又不敢說下去。

他彷彿巳感到不應該說得太多，因爲當時他和另外一個人正駕車追逐「畢基」——當然那不是眞的，只是艾莉莎化裝成畢基的樣子而巳。

儘管他沒有說下去，畢基還是心知肚明。

畢基道：「黑鬼成當然也不是眞正的後台老闆，你們到底受僱於什麼人？」

「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只知爲黑鬼成做事，錢是由他付給我的。」

「你有沒有聽過他提及一個姓林的。那個叫林哲的人，會不會是他的後台老闆呢？」

「我未聽過，黑鬼成一向守口如瓶！所以許多人都喜歡找他做事；他一個人力量有限，經常找我們帮手！」

畢基覺得黎洪的話也有可信之處。

他把黎洪放開，順手一揚，只見一度紅光朝住高處梯間疾飛！

那張摺成對角的百元鈔票巳迅速離開了畢基的手。

站在梯間上面的三名癮君子神經質地紛紛避開！尤其是想起剛才面部被劃傷的情形，他們都不敢再小睹對方。

但見那張像「紙飛機」的鈔票忽然之間好像失了踪！

三個人之中最少有兩個正在四下張望，希望找回那張百元大鈔。

只有一個手持木棒的——其實那不是什麼木棒，只是一把舊椅子拆下來的櫈脚而巳——他却能够清楚知道那張新鈔的下落。

那張摺成箭矢型的百元大鈔，正釘在那把爛櫈脚之上。

當他們四個人都發現了這情形之後，登時感到木然！

畢基却沒有留下來看他們的反應！

他巳迅速自梯間走下去。

黎洪立刻醒覺地追問：「還有另外一百元呢？」

「對了，我差些兒忘記了！」畢基巳經走到了一半樓梯，「拿去吧，我從不賴賬的。」

只見畢基伸手一揚，黎洪身不由主地，急忙伸手去接。

「喲」的一聲！

黎洪的手掌彷彿被尖刀刺割了一下。

鈔票是接到了，但却令他受了一點點兒傷；手掌心滲出了少許的血。

因爲那一張簇新的百元大鈔，也是跟剛才擲的另一張一模一樣，摺成「紙飛機」或者是「飛鏢」的模樣；那尖角的部份，簡直利似尖刀！

× × ×

畢基開車匆匆趕到醫院裏去。

他不知道「黑鬼成」的眞正姓名，這不是他一時疏忽。

「黑鬼成」這名字肯定是個綽號，醫院中人未必能爲他查出此人之所在；他應該先問清楚黎洪。

可惜當他想起應該問清楚的時候，畢基的車子正在開往醫院的途中。

畢基不想折回去，否則他一定有麻煩。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他只好告訴醫院裏的人，「黑鬼成」也就是一宗「交通意外」的傷者。

櫃枱裏面一名女職員似乎對畢基很好感，她終於也想起了。

「我想你所講的人，一定是剛有人來爲他辦過手續，轉進了私家單人房的麥金成。」那女職員往病人名牌上瞥了一眼，「然則，他那間房應該是二四九號了。」

畢基感到奇怪：「誰替他辦手續？」

「一位先生。」女職員說，「麥金成的傷勢不太嚴重，但醫生要他留醫。那位付了按金的先生，可能是他的家人。」

畢基想了想，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他匆忙走上二樓去。

「二四九」號房幾乎要走到走廊的盡頭處。

畢基沒有叩門，就走了入去。

裏面的確躺了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却動也不動的。好像睡着了。

他的床邊有「吊鹽水」的架子，也有供氧氣的設備。但是，所有輸送系統都巳經離開了他的身子。

通常在醫院的病房之內，這些東西如無必要是不會推到床邊來的。

畢基因爲心理上早巳感到不妙，所以他三步拼作兩步，衝近床邊之後，探手一摸，果然發覺躺在床上的人，巳經氣絕身亡！

畢基看得出病房之內若干設備曾受到巧妙的破壞。

他不敢亂動房間裏的東西。

他首先致電胡德警司，然後才通知醫院方面。

× × ×

大批警方人員去找黎洪。

因爲麥金成死了之後，留下了太多的疑問；麥金成是被人蓄意謀殺的。

那輸送氧氣的管子被人割斷，吊鹽水的設備也壞了。

麥金成死在不知不覺中。

× × ×

時間巳是將近下午五時。

這應該是寫字樓下班的時間了。

畢基僅可趕得及，因爲他在電話中約好了一個人。

這個人要他在五點鐘之前到達他的辦公室去！

這個人就是艾莉莎的丈夫——林哲。

林哲見到了畢基，十分出乎意外地客氣！

外面大辦公室的男女職員都走光了，只留下林哲一個人在他的經理室之內。

林哲一邊招呼畢基坐下來，一邊說道：「我們巳經見過面了，可不是嗎？」

「是的，似乎在醫院。」畢基道。

「不錯。」林哲笑了笑，然後又遞了一支香烟給畢基，「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大概是爲了我妻子的事而來。」

「你眞是料事如神。」

「她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以爲你會比我更清楚？」

「你別裝蒜了，我巳經知道她愛上了你。」

「誰說的？」

「是她親口對我說的。」

「那你打算怎樣？」

「男男女女都是一樣，當對方變了心之後，很難覆水重收。」林哲噴了一口烟，「不過，我想先跟她見面談談。」

「以許我可以爲你們安排一下。但是，這裏却希望你先答我幾個問題。」

「有問題你儘管提出好了。反正我們之間，的確有許多問題要談一下。」

「我記得你說過，艾莉莎很新潮，很任性，你們的婚姻本來就沒有幸福。」

「是的，我認識她，是在一間舞場之內。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我以爲她還有可取之處，希望她從良之後會修心養性。想不到，她婚後只靜了一個時期，又故態復萌。」

「一直以來，你有沒有懷疑她在外面另外還有男人？」

「嗯！你以爲你們如此秘密，我就一無所知嗎？其實，我什麼都巳知道。雖然她經常說去女友家中打牌，我可不是個傻瓜。」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但信不信都好，這却是事實。」畢基道，「我們只是最近才相識的。那是在一個派對之內。」

「哦！我倒明白了。現在你是爲了了解她，所以才來找我。」林哲很愼重地想了想，「朋友，我並非破壞你們，除非你老兄本身很富有，否則，她跟你只不過是一時意氣而已。」

「她花了你很多錢？」

「是的。本來也不要緊，錢是賺來花的，誰叫我愛她。何況，我只有一個人，孤零零的，這裏並無任何親人。萬一我死了，一切便盡歸她所有，因爲她是我的合法妻子。所以，我只求她對得我好好的，花多少錢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

林哲剛說到這裏，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又說：「可能我們的年紀有距離，我不够你年青，英俊！」

畢基在這剎那間，差點兒忘記了他來此的眞正目的。

不知怎的，畢基覺得林哲這個丈夫怪可憐的，反而有點同情他。

畢基道：「我也承認，男女間感情上的事，有時十分微妙。不過，如果你平時對得她好的話，相信多少她總會被你所感動！」

「我對待她怎麼樣，她是應該明白的，錢，固然任她花費，就是家裏的事，也是任由她作主。還想我怎麼樣呢？」

「有件事，請不要見怪，我只不過想印證一下而已。你有沒有打過她？」

「打她？」林哲苦笑道，「你看我像個打老婆的人麼？不錯，像她這種所爲，相信許多做丈夫的，未必忍受得了，但我從來就沒有打過她。」

畢基其實早已想到了，艾莉莎另外遇上了一班惡人，說不定就是放高利貸的人將她打傷。但是，她却把罪名押在她丈夫的身上。

林哲又憤憤然道：「也許她正在迷戀你，你還沒有發覺她的一切壞習慣。但我敢預言，將來你總有一天見盡她的缺點；缺點每一個人都有，問題是你能否容忍得了？」

林哲吸了一口香烟，又對畢基道：「大概你仍在懷疑我說謊，以爲我口裏說愛她，實際上却對她諸多刻薄！」

林哲說到這裏又再頓住！

這一次，他却放下了手上的香烟，去開啓他辦公桌的抽屜。

他由抽屜裏取出了一個文件夾來。

「這是我的不動產契約，以及購買保險的單據。請你看看，所有這些文件之上，繼承人和受益人，都寫上她的名字。你說我不愛她，有誰相信？」

林哲很激動，他的手也有些兒發抖，眼睛也紅了。

畢基瞥了那些文件一眼，雖然沒有仔細地詳加翻閱，但從表面看上去，相信決不會是假的。

於是畢基有一個想法：林哲的確很愛他的妻子艾莉莎。但是，他們之間可能由於年紀彼此有距離，又或者志趣互不相投，所以也就出了問題。

林哲又告訴畢基許多令他難以容忍的事，包括了艾莉莎經常通宵達旦的外宿不返；有時一去便是兩三天。

有時她會喝得醉昏昏的，三更半夜，甚至天亮才返家。

如果林哲所講的都是事實，相信任何一個做丈夫的亦難以忍受得了。

但是，從林哲的表情和說話時的態度忖測，他又不像說謊。

畢基於是又問林哲：「她曾經打電話給你，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她要求我與她離婚。」林哲道，「她親口告訴我，她巳愛上了你。」

「你如何回覆她？」

「我勸她冷靜一些。我並非全心開罪你，因爲我不知你是什麼人，担心她被騙。但是她在電話中對我說：只求我到律師樓辦手續，寧願什麼財產也放棄。」

「你有沒有派人恐嚇她？」

「恐嚇？」林哲怔了一怔！隨即又苦笑道：「你以爲我是個什麼人？我是個正當商人，我從不喜歡用這種手段，更不要說我到今仍然對她存有一種愛意了。」

「那麼，她有沒有告訴過你，她欠下人家很多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還是一位舞小姐的時候，聽說爲了賭博，欠下了人家許多錢。我爲了她好，除了還清一切欠債之後，還勸她以後不要賭得那麼大，小注可怡情啊！」

「嗯——」畢基至此巳是心裏有數，「林先生，可能我怪錯你了。不過你放心，我會盡我所能，勸她回到你身邊的。」

「你勸她回到我身邊？」林哲顯然不相信有這種好心人。

畢基也明白他內心的想法，笑道：「世事往往是令人無法預料的。當初我以爲她受到丈夫的虐待，所以才同情她。但是，經過今天的親自了解之後，我覺得你的確是個好丈夫，而且也實在很須要她。」

「那麼你——」

「不怕對你說，我雖然也愛她，但肯定不會帶給她幸福。你等着好了，她一定會回來的。」

「如果你是出自一片眞誠，如果莉莎眞的回到我身邊來，我這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你！」

林哲感動得流出了眼淚來，他的聲音也在發抖。

畢基向林哲告辭。當他們握別時，畢基也可以感覺得到，他的手也在發抖。

× × ×

畢基跑進胡德警司的辦公室來。

胡德警司道：「麥金成的確是被人蓄意殺害的。」

「找到了他生前的拍檔黎洪嗎？」畢基問。

「沒有。」胡德道，「我們巳通知各警署，一定要設法把他找回來。」

「奇怪，到底誰要把他殺死？是爲了殺人滅口，還是爲了別的原因？」畢基喃喃自語地說。

胡德警司道：「相信找到他的拍檔之後，一定會眞相大白！」

「希望如此吧！」畢基又說：「我只是担心當你們找到黎洪時，又是另一具屍體。」

「你的意思是殺害麥金成的人，也要殺死黎洪麼？」

「是的，兇手極有可能一不做，二不

休。」

「所以我們更加要急於把他找到。」

「如果找到他，希望你及時通知我。」畢基留下了沙田劉福那間別墅的電話號碼給胡德警司。

然後，他又利用胡德警司辦公桌上的直綫電話，與劉福聯絡。

畢基在電話中問劉福：「你派去沙田的手足，有消息回來嗎？」

畢基不想說得太明白，因爲他身邊有個胡德警司在着。

劉福却在電話中告訴他：「你最好快些回去，相信你那心愛的人兒正在焦急地等你回去。不過做朋友的，却對你有幾句忠告：紅顏禍水，像這種女人祇可以逢場作戲……」

畢基也沒有等他說完，就說道：「够了够了，這些話留待清明時在你爺爺，我父親的墓前再說好嗎？」

說完，畢基立即掛了綫。

他本來想立即告訴胡德警司，急忙趕回沙田別墅去。但是，他想起一件事，又停下來撥出另外一個電話。

他要撥電話到沙田別墅去給艾莉莎。

電話接通了。

但是，那邊却沒有人接聽。

畢基感到吃驚，艾莉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她不聽電話？

畢基這一次終於匆匆告別了胡德警司，開車返回沙田別墅去。

× × ×

沿途上，畢基一直在胡思亂想，他不知道別墅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艾莉莎可能趁住畢基不在的時候，悄悄溜走了。

但是劉福的助手們却答允留在別墅外面小心保護她的。

所謂「保護」，自然也等於監視。如果她要溜走的話，相信也不太容易。

那麼，到底艾莉莎發生了一些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

艾莉莎對畢基的愛意，巳由林哲的口中告訴了畢基。這當然不可能是假的。

畢基的心裏很矛盾。

他一方面也很愛艾莉莎，另一方面却感覺得到一連串事件的背後，彷彿有着一種不可告人的大陰謀似的。

× × ×

車子開到了山坡斜路。

劉福助手們那一輛汽車仍泊停在那處路旁。

時巳入黑。

劉福的助手們正在吃着飯盒裏的飯菜。他們並未離開過崗位，的確難得。

當他們看見畢基的車子回來時，便拉開車門落車，跟畢基招呼。

畢基首先問他們：「這裏有什麼事發生嗎？」

「沒有啊！」一名劉福的助手說。

「她呢？」畢基最關心艾莉莎：「艾莉莎有沒出去？」

「沒有。」助手說，「這是唯一的通道，任何人要進入別墅或者下山，一定要通過這裏。但我們始終未見過她出現。」

畢基再也沒有說什麼，急急開車衝上山去。

× × ×

畢基開啓了別墅的大門，以跑步的方式，急急衝上二樓。

他一邊由梯間飛奔上去，一邊叫着艾莉莎的名字。

但是，他得不到任何反應。

他開始害怕起來！

他可以意味得到，一定有些可怕的事情巳經發生了。

他推開房門！

他花了很大的勇氣才伸手去推開那度房門，也花了很大的勇氣才敢睜開雙眼望向床上。

他幾乎可以鬆了一口氣，因爲他看見艾莉莎仍然躺在床上！

但是，當他亮了房間裏的燈光之後，他登時又嚇呆了！

天色巳黑，所以他必須亮燈。

燈光之下，畢基赫然發覺艾莉莎一隻手臂吊在床緣外面。

最令畢基觸目驚心的，就是手腕上的鮮血！

「割腕自殺」！

畢基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他急忙忙走到床緣，急到驚叫起來，扶住艾莉莎雙肩輕輕搖動。

艾莉莎依舊毫無反應！

畢基登時心裏一酸，俯伏下去，擁抱着艾莉莎哭了起來！

他很少哭，很少流淚！

但是，想起艾莉莎竟然對自己動了眞情，還親口對她丈夫說深愛着自己，如今她竟然一聲不响地死了，又怎能不心酸？

然而就當畢基的胸膛與艾莉莎的胸脯相貼在一起時，他却怔住了一陣！

在這一剎那間，他有一股難明的冷靜，也許是滲進了若干驚喜。

艾莉莎並沒有死去，她至少還在呼吸着。

那呼吸不會是假的。

於是他急忙爬起來，想打電話召喚十字車。

但是，一隻手却突如其來地，搭在電話機之上，「叮」的一聲！

是誰的手？

是誰的手能在一剎那之間便伸到電話機上面來？

那是一隻血淋淋的手。

那一隻血淋淋的手自然是屬於艾莉莎的。

畢基又是不由自主地，大大地吃了一驚！加速這一項的吃驚，却有着一股充滿了希望的潛意識喜悅之情！

一個人如果傷重，又怎麼可以舉起一隻手制止另一個人撥電話？

毫無疑問的，艾莉莎並未致想像中那麼傷得嚴重。這是畢基當時初步的想法而巳！

等到他接觸到那隻血淋淋的玉手時，他巳嗅到了一股濃烈的紅汞藥水的氣味！

他回過頭來，把視綫投在艾莉莎那含笑盈盈的臉上。

只要看看那甜蜜的笑容，畢基就很快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又好氣又好笑！情不自禁地，擁抱着艾莉莎狂吻！

（未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一身是胆（三）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十里蓮花湖」的四海老店茶館門外，馳來了五匹快馬，其中一騎的鞍上却坐了兩個人，他們是勝家六兄弟。到了茶館門口，六人下馬，把馬拴好，即快步進入茶館裏去。裏面的客人一見到這六個人進來，都面現懼色，個個起身走避。勝家六兄弟似無所見，一進來就圍着一張桌子坐下。店夥計雖也驚懼，但不能不硬着頭皮畏畏縮縮的走過去招呼他們。二爺勝飛卽擺手示意他不必費事。店夥計巴不得他們快走，即連忙答應，急急退開……

賭塲顯身手 懾服來保鏢

六兄弟神情凝重，誰也沒說一句話，半天，才聽二爺先開了口。「還好沒去找『西霸天』，要不然，一塲狠鬥免不了，結下的樑子更大。」

四爺勝武瞪着眼道：「就怎麼知道那小子不是『西霸天』的人。」

三爺勝威一聲陰笑。「你可是高捧了『西霸天』了，『西霸天』的人，咱們個個認識，沒他這一號的不說，就連『西霸天』自已也沒他那種身手，人家把樑子都擺明了，你還沒聽見嗎？」

四爺還想再說。

二爺勝飛一擺手。「不要再多說了，從現在起，咱們全力找他，就錯不了。」

五爺勝奎道：「二哥，這一帶地方雖然不算大，可是找個人也不能算容易，咱們分頭找，不會顧此失彼。」

「對！」二爺點點頭道：「咱們六個分兩下——」

「不，」五爺道：「你們五個一路，我放單兒。」

二爺道：「你這是幹什麼？」

五爺臉上閃過一種異樣神色：「人跟東西是從我手上丟的，我要從我手上把它找回來。」

二爺不高興了。「這叫什麼話，剛才在『老哈河』邊兒跟你說的話白說了，出事的是勝記車行，找不着兇手，追不回東西來，死的是你一個人的大哥？」

五爺心裏難受，臉上帶了出來，頭俯了下去。

可是一陣急促蹄聲傳了過來。

「十里蓮花湖」經常過車馬，這不算什麼，六兄弟都沒在意，在二爺的帶領下，弟兄六個站起身打算要走。

可是來的馬快，這當兒已到了茶館兒門口，來的是馬臉漢子帶着兩個中等身材的壯漢，三個人翻身下馬，連馬匹都沒拴，就快步走進了茶館兒。

六位爺什麼樣人，一眼就認出這三個是那一路的，就算想避也來不及了，何況眞說起來也沒什麼好避的！

二爺向左右打了個眼色，兄弟六個沒動。

馬臉漢子帶着兩個漢子，直逼到六位爺面前，盯着六位爺冷冷開了口：「你們勝家人，誰是帶頭兒的？」

二爺道：「在下勝飛——」

馬臉漢子兩眼翻了翻二爺：「聽說你們追過一個亮金殼懷錶的。」

二爺明知故問：「朋友是——」

馬臉漢子抬手探腰，然後在二爺面前一晃：「軍警聯合執法處的。」

二爺輕「呃！」一聲：「失敬，有什麼見教？」

「答我問話。」

「不錯，有這麼回事。」

馬臉漢子向二爺伸出了手，道：「拿來。」

「閣下要什麼？」

「那隻金殼懷錶。」

二爺道：「我們沒追上那個人。」

馬臉漢子不知道是蠻橫還是急躁，臉色一變，翻手拍了桌子：「別跟我來這一套，你們最好放明白點兒，勝家有個人押在我們處裏，要他的命得拿出手裏那隻錶換回去。」

二爺平靜地道：「這就是了，你想，只要我們把東西追到手，還能不馬上呈交貴處嗎？」

馬臉漢子怔了怔，臉色緩和了些：「你們都姓勝，憑你們六個姓勝的，會追不上那麼一個？」

三爺插了嘴：「閣下不知道，那人滑溜得很。」

馬臉漢子冷笑一聲道：「這話別人能說，你們不能說，你們勝家，在這大河南北，還沒有遇見過對手。」

七爺插口道：「許是那人是從別處來的。」

馬臉漢子劈胸一把揪住了七爺，另幾位變色欲動，二爺忙施眼色攔住。

只聽馬臉漢子道：「別跟我要咀皮子，要咀皮子，救不了你們勝家那個人，我奉派這件事，有權監督你們，有權責成你們。」

二爺道：「其實，用不着閣下費心勞神，我們大哥押在軍警聯合執法處，我們勝家人比誰都急。」

馬臉漢子鬆開了七爺：「那麼你們不追下去，跑來四海茶館幹什麼？」

「人總是人，血肉之軀總該有點歇息，我們折到這兒來，是商量對策。」

「商量好了沒有？」

「是商量好了，可是這是勝家的事，恕我不能奉告。」

馬臉漢子陰陰一笑：「最好你們把它當成勝家的事，不過別忘了，還有在下我在你們後頭盯着眼。」

二爺道：「其實閣下盡可以放心，事關我們大哥的福禍吉凶，我們一定會盡心盡力。」

馬臉漢子道：「我到知道你們一定會盡心盡力，可是盡心盡力是一回事，別忘了，那個金殼懷錶裏還藏着要緊東西，我們軍警聯合執法處，可不願意讓別人去看見那樣東西。」

二爺道：「這你閣下也盡可以放心，咱們勝家吃的是江湖飯，錶裏藏的東西，我們不感興趣，一行有一行的道義，一行有一行的規矩，東西既是在我們手裏丟失的，一旦追回來，我們會原封不動的奉還失主。」

馬臉漢子陰陰一笑：「最好是這樣，可惜的是，事關重大，在東西還沒追回來之前，我們軍警聯合執法處，對誰都不放心，再說，又有誰能證明，你們勝家跟南方沒關係。」

二爺聽得神情猛一震。

馬臉漢子又陰陰一笑，帶着身後那兩個出去了，茶館兒門外，很快響起了馬蹄聲。

刹時間，二爺的臉色變得很凝重：「這件事恐怕更麻煩了。」

另五位爺不約而同齊聲問：「怎麼？」

二爺道：「他一句話提醒了我，這帮人一向視咱們勝家如眼中釘，要是藉這機會不把東西追到手，然後扣頂帽子整咱們，咱們勝家可就死定了。」

另五位爺臉上變了色，五爺道：「他們敢，沒有王法了？」

二爺道：「這帮人裏，什麼時候有過王法？」

四爺激怒道：「眞要是那樣，咱們就跟他拚了。」

二爺道：「還有，這件事消息萬一走漏，只怕南方不會眼睜睜的看着，萬一他們也派來能手奪東西，一旦把東西奪了過去，死的還是咱們勝家啊。」

另五位爺臉色又一變，六爺道：「不會呀，二哥。」

二爺道：「別的東西，南方也許不會要，這種東西，南方一定會奪。」

另五位爺臉色也轉凝重了，心頭都像壓了一塊重鉛，三爺道：「咱們只有一個辦法一條路，那就是去找到兇手，先追回東西，絕不能落人後着。」

二爺道：「我也知道，只是軍警聯合執法處派出了『鐵砂手』陰魁，南方還不知道會派出什麼樣的能人呢！」

另五位爺一怔，三爺失聲叫了出來：「二哥，你說剛才那個，是那個出了名的狠人『鐵砂手』陰魁！」

二爺道：「只留意他那一雙手，你還看不出來嗎？」

三爺刹時怔住了。

五爺勝奎轉身往裏就跑。

二爺忙叫道：「老五。」

往裏去是櫃房，另有一條小窄道通往後頭，等到另幾位爺定過了神，五爺勝奎已經掀簾進了櫃房。

二爺急得一跺脚，叫道：「不能讓他落單，快追。」

另四位爺閃身追了去。

二爺急得又連跺兩脚。

× × ×

馬臉漢子帶着兩名壯漢，拉着三匹馬，慢慢的走着，大晌午裏，日頭烤着，路上難得看見一兩個人，也很靜，只有清脆蹄聲不住地响動着。

走不遠，路邊有株大樹，樹下一大片陰涼，馬臉漢帶着兩名壯蔭漢走了過去，把韁繩往枝上一搭，坐在了樹下的大石頭上。

一名壯漢道：「陰爺，咱們就在附近

盯着。」

馬臉漢子陰魁皺着眉沉哼了一下：「嗯，就在附近盯着，馬蹄聲能傳出老遠，他們一動，咱們聽得見。」

另一名壯漢道：「他們像沒追着那個人，你信麼？」

「信，眞讓他們追着那個人，他們就不會停在『十里蓮花湖』了。」

先一名壯漢道：「這是那方的神聖，居然能從勝家弟兄的眼皮底下跑了？」

陰魁冷冷一笑道：「天底下的能人，可是多得很啊。」

另一名壯漢道：「那不是也扎咱們的手嗎？」

陰魁道：「別人的手怕扎，我的手不怕扎，再尖再硬的刺兒，到我手裏也非折斷不可。」

先一名壯漢搖搖頭道：「陰爺，那個姓趙的，在處裏究竟是幹什麼的，死這麼慘，既是這麼要緊的東西，處裏怎麼單派這麼個稀鬆傢伙？」

「姓趙的我不認識，也沒聽說過，說他稀鬆未必，這麼重要的東西，處裏派的一定是好手，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還有一山高。」

另一名壯漢道：「陰爺，我聽說南邊那兒很有幾個能人。下手姓趙的那個傢伙，別是南邊來的——」

先一名壯漢道：「眞要是南邊兒來的，咱們盯在這兒有什麼用？恐怕早往南走了。」

陰魁道：「勝家弟兄不會想不到這一層，他們都按兵不動，還在『十里蓮花湖』停留，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另一名壯漢道：「陰爺，既是押了勝家老大，逼得他們這六個出了馬，處裏等着人跟東西就行了，這麼大熱的天兒，幹嗎還派出咱們來？」

「一句話，既防東西落在南邊兒手裏，還得防着點勝家兄弟。」

「要是東西先讓咱們追回來呢。」

陰魁道：「那勝家往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處裏這不是誠心整人嗎？」

陰魁陰陰一笑道：「軍警聯合執法處，讓誰的日子好過過？」

說話的壯漢臉色一變，悶聲不响了。

這時候，大樹對面，路的那一邊，那一大片的青紗帳裏，躲着個人，他看得見陰魁跟那兩個壯漢，而陰魁跟那兩個壯漢，却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對面的青紗帳裏躲着個人。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姓趙的白胖小鬍子。

他兩眼透過青紗帳，緊盯着樹下的陰魁，嘴裏喃喃說道：「派出陰魁來，是個虛招，可是我要是不趕緊追回東西來去報到，只怕我也要成爲獵物了。」

× × ×

過了「老哈河」閘口，沿着河往上游走，約莫走個十幾里地，就能看見一大片房子。

這片房子有高有低，有大有小，約莫有幾百家。

東西南北四條路通這一大片房子，南邊是條既寬又平的黃土路。

這條黃土路上，離那一大片房子廿來丈的地方，豎立着一座五彩牌樓，牌樓頂上，橫着三個斗般大的金字，那三個字寫的是：「霸王寨」。

好大的口氣。

「霸王寨」，敢算是想當初楚霸王項羽住的地方。

翻正史也好，看說部也好，找不到那一本上過說楚霸王項羽曾經在這兒住過。

那怎麼叫霸王寨？

既跟楚霸王沒關係，叫「霸王寨」，豈不是太狂氣了些。

如有外地人會道麼想。

可是，住在這一帶的人，從來沒這麼想過。

上自白鬍子老頭兒，下至穿開襠褲的小孩兒，都認爲這名字起得「名正言順」。因爲這個「寨」，是西霸天的，跺跺脚江湖震顫的「西霸天」，就住在這個寨子裏。

四方有東、西、南、北四霸天，東、西、南三位，經常在江湖道兒上走動。經常在江湖道兒上出現，可是見過西霸天的，扳着指頭數數，却沒有幾個，因之，這座「霸王寨」，這位「西霸天」憑添了幾分神秘色彩。

見過西霸天的人不多，可是誰都知道「霸王寨」的實力最雄厚，它擁有幾百桿快鎗，還有幾百個能玩命、能鬥狠，身手相當不錯的好漢。

就憑這東、南、北三霸天不敢擴展地盤兒，北洋軍不敢正眼看它一下，雖然這個地方跟十里蓮花湖一樣的熱鬧，可是凡是到了這兒的不管他是龍是蛇，一個個循規蹈矩乖乖的，不管鬧什麼事兒，就是見面份外眼紅的仇人，動噴子，拚刀子，離開「霸王寨」之後再說。

日久，這成了規矩，從來沒有人犯過這個規矩，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那帶頭的一個。

西霸天在江湖上是個「大戶」，在整個大河南北，也是數得着的富豪！

西霸天有房子及田地，「霸王寨」裏也沒一個種莊稼的。人家有人家的買賣，至於是什麼買賣，眞正知道的並不多，反正，人家西霸天大把的大洋，用不完就是了。

能烤出人油的大晌午天兒，四下沒人影兒，寂靜得死了似的，連狗都找個有陰凉的屋簷下爬着不動一動。

偏有個人頂着日頭過了牌樓，進了「霸王寨」。

這個人面貌長相沒什麼特別的地方，瘦瘦的個子。不高不矮，瘦是瘦了點兒，可不是乾瘦，身上有肉，看上去挺結實。

他面貌長相沒什麼特別，穿的可相當特別，這種天兒，長袍、馬褂兒一樣不缺，還都是挺講究的料子，挺講究的做工，頭上是頂黑呢帽，脚上是雙黑布鞋，布襪子雪白，他是走這條黃土路來的，雪白的布襪子上，居然沒沾一丁點兒土星兒。

胸上有樣東西金光燦爛，那是條金錶鍊子。

這種人不該走路來，這種人根本就不是走路的人，可是偏偏他是兩條腿走着上

「霸王寨」來的。

他過牌樓順着路往裏去。

不知道從那兒轉出兩個頭戴呢帽，一身短打裝束的漢子，跟在了他身後。

不知道是這位腦袋後頭長了眼，還是身後兩個漢子的步履聲驚動了他，他走着走着，突然來個大轉身。

那兩個漢子一怔，連忙停住。

就在兩個漢子一怔神的工夫，長袍馬褂兒先發制人開了口，話聲相當大，而且冰冷：「怎麼？想攔路打刧打我悶棍啊，『霸王寨』裏也有這一手的？賊眼挺尖的啊，不錯，我腰裏是有幾個，身上値錢的東西也不少，來呀。」

他說起話來跟連珠炮似的，快得根本不容人插嘴，想打斷他的話都沒機會。

所以，兩個漢子一直等他把話說完了，才兩張臉佈滿了怒氣，一個說：「閉上你的鳥嘴，窮嚷嚷什麼？」

另一個說：「放你的屁。我們是『霸王寨』的，這些日子不太平，凡到『霸王寨』來的人，都要盤查。」

長袍馬褂那位道：「那是我弄擰了，可是『霸王寨』過往必經，誰都能來，你們憑什麼盤查我。」

「憑什麼？憑的就是『霸王寨』這塊招牌。」

「頂着大日頭，那有這麼好心情，搜他。」

說話的那個跨步就要上。

長袍馬褂那位忙道：「不行，不行——！你們——」

站着沒動的那個，手一摸腰，一把駁殼鎗巳握在手裏，鎗管往上一揚！「行不行？」

長袍馬褂那位不說話了，兩手忙擧了起來。

要搜人的那個巳到了長袍馬褂那位跟前，伸手去拉他那條金光燦爛的金錶鍊。

長袍馬掛那位急了，叫道：「你們想藉機會搜括就說一聲——」

搜人的那個火兒了，喝道：「放你娘的屁。」

一鬆那條金錶鍊，揚手就向長袍馬掛那位臉上抽去。

長袍馬褂那位人不特別，可是挺機靈，反應也挺快，一轉身，一縮脖，抬兩手往前一撐，嚷嚷道：「你怎麼打人？你們『霸王寨』講理不講理？」

搜人的那個被推得往後微退了半步，更火了，瞪眼道：「好小子，你敢——這就是『霸王寨』的理。」

搶步上前，揚手又要打。

握鎗的那個一步跨到，伸手抓住了同伴的胳膊：「跟他計較什麼？留神讓裏頭聽見，去搜他再說。」

搜人的那個還眞聽話，哼一聲，一指頭差點沒點上長袍馬褂兒那位的鼻子：「算你便宜，不是有人攔着，今兒個我就讓你在這兒躺上半天。」

接着，伸手拉住金錶鍊一扯，扯出了一個金殼懷錶。

長袍馬褂兒那位忙道：「你們究竟要幹什麼？」

握鎗的那個道：「看看幾點了，放心，不要你的。」

他這麼說，搜人的那個按開了錶殼前後看了看，合上錶殼鬆了手，金錶往下一落，不是有鍊子連着，非摔在地上報銷不可。

接着，搜人的那個又從頭到脚，把長袍馬掛那位身上摸遍，似乎是有點失望。「你身上沒什麼嘛。」

長袍馬掛兒那位道：「本來就沒什麼，你們指望有什麼？」

搜人的那個指着長袍馬褂兒那位的鼻子：「算你小子走運，眞要讓我搜出什麼來，有你小子好受的，滾呀。」

長袍馬褂兒那位沒說話，把錶往懷裏一塞，兩手揮了揮衣裳，扭頭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握鎗的把傢伙揷進了腰裏：「這種天兒，有他這樣穿的嗎。」

搜人的那個恨得牙癢癢的：「八成兒是他奶奶的死要面子好裝闊的貨。」

他們倆說他們倆的，長袍馬褂兒那位走遠了，沒聽見，乍看，他好像初次到「霸王寨」來，可却又好像對「霸王寨」相當熟，筆直往裏走，過兩個街口，他往右拐了彎兒。

拐過彎兒，是條小胡同似的窄街，右邊第三家，門口一塊招牌掛得老高。

招牌上寫的是：「駱記賭坊」！

誰都知道，這家賭坊是誰家開的，可是生意興隆，過往的也好，本地的也好，進這家賭坊進得毫不猶豫，只因爲這兒地兒是『霸王寨』，人家做的却不是霸王生意。

長袍馬褂兒這位許是也知道，進得也毫不猶豫。

「駱記賭坊」比「十里蓮花湖」四海老店的賭場要大得多，進門左邊是櫃房，往裏去，敞廳似的一大間，擺着幾十張桌子，如要是賭，什麼樣的都有。

這當兒，許是時候不對，幾十張桌子只坐了十來張，有牌九，有骰子，坐在桌邊兒的，總有百來個，有幾個白白淨淨的半大小伙子敬烟奉茶，屋角四五個壯漢，管拉風扇，另外還散立着十來個穿褲褂兒的漢子，一看就知道是保鏢打手之流。

長袍馬褂兒那位進門往那兒一站，立即迎過來兩個漢子。一個四十歲上下，滿臉的幹練穩健，另一個年輕點兒。也一臉的精明幹練。

那中年漢子微一欠身，含笑說話：「要不要寬寬衣？」

長袍馬褂兒那位，抬了抬手，道：「不必。」

中年漢子含笑擺擺手：「您請。」

長袍馬褂兒那位摘下呢帽往裏走，中年漢子緊陪身邊，年輕漢子則跟在身後。

長袍馬褂兒那位左瞧瞧，右看看，揀了張賭骰子的桌子坐了下去，剛坐下，三個半大小伙子，一個遞手巾把，一個敬烟，一個奉茶。

地兒是响噹噹的地兒，可是無論是誰，只進了人家的買賣門兒，人家拿你當大爺看，誰心裏不舒服？

長袍馬褂兒那位很有點兒派頭，先接過手巾把擦了擦臉，然後接過烟，人家馬上又遞火兒給你點上，吸了一口烟，長袍馬褂兒那位才慢條斯理地接過了茶，茶是上好的香茶，他喝一口咕嚕咕嚕又吐掉了

，把茶杯往身邊矮几上一放，他又慢條斯理地說了話：「貴坊有沒有籌碼？」

中年漢子欠個身，湊近來陪笑：「對不起，我們這兒一向都來現的。」

長袍馬褂兒那位微一皺眉。

人家不愧幹練，馬上又說，您要是不方便，可以在櫃上先拿。」

長袍馬褂兒那位挺好面子，一搖頭：「初來貴坊，不算熟客，怎好意思，我押幾個吧。」他探手入懷，摸出了件東西，往桌上一放！

那赫然是把駁殼鎗。

他這麼一放，立即怔住了全場。

客人們倒還好，賭坊的人不只是怔，暗暗地還有份震驚。

不爲別的，他們清楚，凡來「霸王寨」的，四條路，每一個路口都經過盤查，爲什麼他是漏網之魚？身上還帶着傢伙。

這把駁殼鎗，鎗把兒上帶着紅穗兒，還烙着一個虎頭，分明是他們「霸王寨」的，又怎麼會落進了他手裏。

就這麼一怔神，長袍馬褂兒那位又說了話：「貴坊不押這個？」

中年漢子立即定過神，一整臉色道：「不，我們這兒的規矩，凡是客人拿出手的，就算是張紙也照押，你要押多少？」

長袍馬褂兒那位沉哼了一下才說：「既是這樣，給我押一百玩玩兒呀。」

一百塊大洋。這年頭兒鎗是值錢，可也值不了一百大洋。

人家沒難色，不猶豫，一點頭，道：「行。」

伸手把鎗拿了過去，一擺頭，兩個漢子快步往外行去，一個去了櫃房，一個出了賭坊。

轉眼工夫，去櫃房的那個，捧着白花花的一百塊大洋，恭恭敬敬放在面前。

長袍馬褂兒那位抬手推出了一疊，五塊：「拿去喝酒。小意思。」

小意思，他出手可眞不小，五塊大洋還叫小意思。

奈何人家正眼都不看：「謝謝，心領，我們這兒不受客人的賞。」

長袍馬褂兒那位微一怔，道：「那我就不好免强了。」

把兩個袖子往上捲了捲，他就要入局下注。

出賭坊的漢子回來了，遠遠的向中年漢子微一點頭。中年漢子立即哈腰湊近：「對不起，就擱您一下。」

長袍馬褂兒那位微仰臉，問道：「有事兒？」

「請您客廳坐坐。」

長袍馬褂兒那位也沒再問究竟有什麼事兒，既沒拿錢也沒拿呢帽，站了起來。他知道，東西放在這兒，再値錢。從丟不了。

中年漢子欠身擺手，帶着長袍馬褂兒那位往裏走，身後跟上來四個，原跟在中年漢子身邊的，跟剛從外頭回來的那個，都在其中。

往裏去，看似沒有路，那知中年漢子在牆上一推，就推開了一扇門，進門是條小窄道，走完小窄道，又是一扇門，走進這扇門，眼前才呈現一個佈置考究，不失典雅的小客廳。

小客廳裏已經有人了，是剛才在牌樓內搜人的那個漢子，他垂手站立着，臉色有點兒不對勁兒！

長袍馬褂兒那位一怔，旋即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在這兒又碰見了朋友你。」

搜人的那個，臉上沒一點表情。

中年漢子擺了手：「請坐。」

長袍馬褂兒那位沒客氣，一屁股坐了下去！

這回沒人奉茶了，跟進來的四個，兩個留在門口，兩個到那長袍馬褂兒那位身後。

中年漢子隔几而坐，坐着抱拳：「在下陳明，蒙我們當家的慈悲，賞碗飯吃，忝爲賭坊管事，請教。」

長袍馬褂兒那位「呃。」地一聲道：「原來是陳大管事，失敬，我姓馬，單名一個標字。」

「馬爺。」

「不敢。」

「馬爺一向在那條路上走動。」

「我是走南闖北，那條路都走。」

他口氣不小，聽得人臉色一變，他自己可毫不理會。

「馬爺知道脚踩那塊土。這兒是什麼地方？」

「陳大管事這是考我，三歲小孩兒也知道，這兒是西霸天的『霸王寨』。」

「那麼馬爺是冲着我們當家的這『霸王寨』來的了？」

「陳大管事這話——」

「眞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光棍兒眼裏也揉不進一粒沙子，『霸王寨』什麼時候得罪過朋友？還請馬爺您擺明它。」

「陳大管事這話是從何說起？」

「就從這兒說起。」陳明掏出了那把「駁殼」：「馬爺這一手露得相當漂亮，可是如今您顯得不小家子氣。」

長袍馬褂兒的馬標「呃。」地一聲笑了：「敢情是爲這呀，初到貴寶地，遭人這麼個欵待法，我心裏不大舒服——」

陳明抬手冲搜人的遞出了「駁殼」：「是你的傢伙吧？」

搜人的忙點頭：「是。」

上前接了過去，轉眼望馬標：「朋友你眞高明，要不是有人來叫我，我還一點兒不知道，可惜的是你這三隻手伸錯了地方。」

他臉上掠過一絲狠色，右手丟轉鎗管握鎗把兒，左手閃電般去抓馬標的右手。

馬標臉上帶笑，坐在那兒一動沒動。

陳明却沉臉抬了手：「幹什麼？馬爺手下留情，你還不知道，要是人家帶着你的傢伙不進賭坊，一走了之，你怎麼跟當家的交待，命還要不要了？」

搜人的那個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收手退向後去。

馬標道：「謝謝，不是大管事，恐怕我這隻手就此廢了。」

「那是馬爺您瞧我們，要是陳明沒看錯，馬爺您露這麼高明的一手，並不全爲他得罪了您。」

「大管事更見高明。」

「還請馬爺示下來意。」

「我要見西霸天。」

陳明等一怔。

陳明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凝望着馬標，又問了一句：「馬爺您說您要幹什麼？」

馬標笑了笑道：「大管事沒多大年歲，怎麼耳朵不靈光了？我說我要見貴當家的西霸天。」

陳明笑了，笑得有點輕薄，搖搖頭，道：「很抱歉，馬爺，這一點我恐怕做不到。」

馬標道：「我要見的不是大管麼你，你不管事做得到做不到無關緊要，大管事你只要給我往裏通報一聲就行了。」

陳明笑道：「馬爺，我陳明跟您可沒什麼深仇大恨呀。」

「大管事這話怎麼說？」

陳明道：「您要我給您往裏通報，這不是存心害陳明受罰嗎？」

「您，責寨的規矩，不准通報？」

「那倒不是，怎麼會有不准通報這一說，而是像馬爺您這樣的客人，我們當家的壓根兒不認識，根本就不可能跟您見面，我明知故犯的往裏通報，那不是自找倒霉是甚麼？」

陳明會說話，他的意思是說，馬標這樣客人，名不見經傳，根本就不能够見西霸天的份量。

馬標是什麼樣的人，還會聽不出來，一笑道：「呃，我明白了，陳大管事，我不够格，麻繩拴豆腐，不値一提。」

「不敢，」陳明笑笑道：「只能說我們當家以往從來不見生客。」

馬標道：「凡事都有個頭一回，沒有頭一回，永遠是生而不熟，貴當家的若然自定這個規矩，不可能如今有這麼多朋友啊。」

陳明笑笑道：「馬爺誤會我的意思，客人不怕生，可是只要是江湖上有名有號的，我們當家的沒有不見的。」

馬標「呃！」地一聲，笑着站了起來：「這回我是全懂了，不怪貴寨瞧低了我，祇叫我馬某人在江湖道兒上沒名沒號，不要緊，我不多求，我住在『飛雲客棧』，暫時還不會走，萬一貴當家的或者是大管事你改變了心意，可以隨時派個人來找我。」

說完話，他轉身要走。

兩個漢子挪身擋住了他的去路。

馬標轉臉望陳明。「大管事，這是什麼意思？」

陳明笑了笑，緩緩站起來，道：「馬爺，自從有『霸王寨』以來，神不知，鬼不覺地能把弟兄們腰裏的噴子摸了去的，這是頭一回，不敢讓人再有第二回，您要是不再露兩手，我沒法讓所有的弟兄們相信，還沒辦法向我們當家的交待。」

分明，這是想掂掂馬標！

馬標胸中雪亮，笑笑道：「那麼陳大管事打算讓我怎麼露兩手漂亮的呢？」

陳明一遞眼色，站在馬標身後，那兩個漢子同時發難，一個攔腰抱住馬標，一個揚掌劈向馬標的後脖頸。

馬標似乎是猝不及防，被攔腰抱個結實，既被攔腰抱住，不能動彈，按理說，另一個那揚掌一劈是十拿十穩，怎麼也不會落空。

可是，怪了。

沒見馬標動，抱他那個突然悶哼了一聲，腰跟着一彎，馬標趁勢身子往前一傾，抱他那個當然是跟着也身子往前一傾。

這一傾不要緊，揚掌劈馬標後脖頸那位的揚掌一劈，就落在抱馬標那位的後脖頸上了。

抱馬標的那個一聲悶哼，兩手一鬆，往馬標的腰上滑下，「噗通！」躺了下去，人事不省。

陳明等一驚，都怔住了。

馬標抬手摸摸後脖頸，扭頭看着地上那個：「謝了，眞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是你這條脖子替我擋了一下，我那禁受得了這一劈！」

地上那位一點也不客氣，沒說話，直受了。

馬標扭頭再向望陳明，齜牙一笑。「大管事，你要我露兩手漂亮的，這頭一手，還過得去嗎？」

陳明定過了神，臉色一變，抬右腿從褲管裏拔出把刀出來。

馬標兩眼一瞪！「大管事，還不至於白進紅出，來個三刀六眼吧。」

陳明臉上帶着笑，可是笑得怕人：「姓馬的，打從有『霸王寨』到現在還沒人敢動過『霸王寨』，甚至沒人敢劃過『霸王寨』一劃子土，今兒要是不把你的右手留下，往後不是誰都能進『霸王寨』來，摘下『霸王寨』弟兄的傢伙嗎？」

馬標一揚右手，笑道：「大管事，你弄錯了，我慣用左手，是個左撇子！」

他話聲一落，剛才揚掌的，另兩個，還有那搜人被摸走了噴子的那個，一共是四個，一擁而上，撲向馬標。

四對一，馬標吃虧似乎是吃定了。

可是不然。

只見馬標出了兩掌，踢了兩脚，快得令人目不暇給，連陳明都沒看清楚，那四個，接近馬標的身就全躺下了。

搜人的那個算是能挨，他打個滾兒翻過身，手裏已經握住了陳明剛還給他的那把亮壳鎗，揚鎗管對準了馬標。

馬標一怔，道：「我忘了你有這玩藝兒。」

搜人那個獰笑站起：「姓馬的，咱們連本帶利一塊兒算，陳爺，您拿住傢伙，我來剁他。」

馬標一笑道：「我忘了告訴你了，剛才我把鎗子兒卸下來了。」

搜人的那個一怔，忙望手裏的鎗。

馬標一個飛腿，脚尖正中搜人的右手腕脈，鎗飛上了半空，搜人的那個大叫一聲，抱住了右腕，馬標往上一伸手，那把駁殼鎗落在了馬標手裏，他揚鎗對搜人的眉心瞄準。

搜人的那個吓壞了，臉上沒一點血色，也不顧腕子了，瞪大了眼，驚恐地望着馬標。

他沒跑，也沒跪下，還不算太丟人。

馬標一偏頭，望着陳明笑了：「這是第二手兒，不能說不够漂亮呀。」

陳明不笑了，臉色鐵青，沒說話。

馬標道：「大管事，我還是那句話，暫時不走，要是改變了心意，去飛雲客棧找我！」

抬手把鎗扔在搜人的那個脚下：「我走了，往背後打暗的，或許你機會大一點兒！」

他扭頭走了。

搜人的那個彎腰拾起鎗，揚起對準了馬標的背心。

陳明過去一手攔鎗，另一手在搜人的臉上給了清脆一下，道：「丟人丟得還不够麼？」

就這一轉眼工夫，那扇門巳經把馬標隔在外頭了。

× × ×

馬標沒馬上到「飛雲客棧」去，他在街上逛了一圈，大概是有點嘴饞，買了包瓜子兒，這才邊嗑邊走進了「飛雲客棧」去。

「飛雲客棧」是家大客棧，至少在「霸王寨」算是最大的一家。兩間門面，一邊還賣酒食。

夥計剛迎上來，馬標先說話。「我姓馬，給我找間清靜上房。」

就這麼一句，夥計神色馬上變了，既像來了貴客，又像見了瘟神，笑得心驚肉跳，把馬標讓了進去。

許是馬標沒留意，他要是留意多看看，一定會發現，那邊的吃喝客人，跟櫃台裏的帳房，神色都跟夥計一樣。

「飛雲客棧」的後院只有一進，可是挺大，東、西、北三邊共有十一間客房。

夥計帶着馬標，直往北房中間那一間走去，不知道怎麼回事，身上、脚下，就是那麼不對勁兒。

馬標邊嗑着瓜子兒邊問：「夥計，你怎麼了？害虐疾吧！」

「不，不，不是。」

夥計强笑答話。

馬標沒問下去，左看看，右看看：「兩邊這幾間，恐怕都住滿了吧？」

「是，是，住滿了，住滿了。」

夥計答應着，越近北房，他越不對勁兒，剛到廊簷前，馬標突然停步一笑，道：「怪可憐的，去呀，刀夾兒、鎗子兒可不長眼！」

夥計還眞聽話，一哆嗦，撒腿跑了。

馬標一笑，邁步進廊簷下，抬手推開中間房的門兒。

屋裏有人。

炕上坐着一個穿褲褂兒、戴呢帽的粗壯漢子，兩眼銅鈴也似的、惡狠狠的，正盯着馬標。

馬標一怔：「喲，走錯房了——」

「站住。」粗壯漢子站起來沉喝。

馬標笑了。「別緊張，你瞧見我脚下動一動了嗎？我離開賭場沒馬上到客棧來，一個人街上窮轉，就是給機會讓你們先埋伏好啊，老兄。」

他進了房，隨手掩上了門。

粗壯漢子怔了一怔。「你的胆子是不小，你的胆子是不小。」

「誇獎，在下別的沒有，『一身是胆』，要是個怕死的沒種，我也就不會往『霸王寨』闖了。」

粗壯漢子抬手掀起些帽沿，濃眉底下的一雙大眼，深深地看了馬標兩眼，然後搖了頭。「實讓人難以相信——」

馬標替他接了下去：「像你這麼個傢伙，默默無聞，貌不驚人，又沒有三頭六臂，賭場管事陳明六個人，會讓你好好的走進了賭場，又好好的走了出來——」

粗壯漢子一怔，臉上浮現一絲異色。

「你怎麼知道我想說的話？」

馬標道：「我會看相算卦。」

粗壯漢子冷笑一聲道：「你會看別人的相，算別人的卦，也會看自己的相，算自己的卦嗎？」

馬標道：「當然能。」

粗壯漢子冷笑道：「那最好，你給自己算一卦，你能不能再活三分鐘。」

馬標煞有其事的掐指算了算，然後說：「事與你老兄的願違，我命長着呢，恐怕要活上個百兒八十歲。」

粗壯漢子冷笑道：「你的卦不靈，我算你現在就要伸腿瞪眼嚥氣。」

他話落，抬手，手裏巳多了兩把匕首，左手接過一把，一手一把，向着馬標撲了過來。

馬標像個沒事人兒似的，看了看那兩把匕首，搖頭道：「這玩藝兒啊，能用這玩藝兒要我命的人，恐怕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至少你『霸王寨』裏沒有。」

說話間，粗壯漢子已撲到跟前，惡狠狠一聲：「你試試看！」

左手匕首先刺了過來。

馬標脚下沒動，一閃腰，躲了過去。

粗壯漢子似乎就是要引得馬標閃身，冷哼聲中，右手匕首閃電刺出，左手也不閑，一揚匕首，斜斜刺出。

這一招快而且狠，把馬標能躲的地方全罩在鋒刄下！

而馬標就是馬標，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的，只知道他脚下仍沒動，腰扭了兩扭，兩刀又落了空。

這下，使得粗壯漢子一怔。

他不該怔，怎麼也不該怔！

至少他不該在這時候怔。

就這眨眼間的一怔神工夫，馬標一脚踢飛了他右手匕首，右手也抓住了他的左腕脈，左腕像被兩條鐵條夾住了似的，骨痛欲裂，不得不鬆手丟了手裏的匕首！

馬標手往前一送，他一連後退好幾步，一屁股坐在了炕上。

馬標笑了：「我試過了，怎麼樣？老兄。」

粗壯漢子一張臉由紅轉白，然後鐵青，他抬手探腰，拉出了手就上了鎗子膛的駁壳，揚鎗就放，「砰！」地一聲。

等地扣了扳機，鎗子兒打出去了，他才發現，原在眼前的馬標不見了。

怪了，那兒去了！

難道就讓一鎗打散了。

他剛一怔，馬標的話聲從他身後傳進了耳朵裏：「老兄好鎗法。」

他機伶一顫，猛轉身。

可不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馬標到了他身後，如今正在炕上說着呢。

他剛看清楚，右腕上又挨了一脚，駁壳鎗飛出老遠落了地。

馬標笑了：「老兄，我的卦靈吧？」

粗壯漢子像遇見了鬼，連在屋裏待的勇氣都沒有了，扭頭撒腿，一溜烟似的奔了出去。

馬標笑了。

（未完）

孫子兵法

趁對方不注意時下手

賽孫賓

以充實的軍備趁敵方不注意時下手

碬就是石頭，堅硬充實，蛋的形態雖美，但內空而容易破。

用兵時，如果能利用這虛（蛋）實（石）的勢力，遇到强敵也不會打敗仗。

進軍時，所向無敵，如以石擊蛋卵一般，用士氣高昂的軍隊，攻打渙散的軍隊時，結果當然非常明顯。

這是「虛實」的問題。如果組織健全，就是大批部隊也能如管理少數人一般的簡單。

如長於奇策與正攻法，三軍之衆遭遇敵人襲擊，也不致於有所失誤。

充實的軍隊，如碰上軍備虛浮的敵人，當然會得到勝利的。

兩千五百年前的兵書，在今日的高度管理社會中依然還能適用，所以孫子兵法乃繼續被人推崇。這並非沒有理由的，實際上遠在古時候，我國便有動員二十萬、三十萬大軍的實例。依據「史記列傳」記載，蘇秦獻策合縱，當時弱小的魏國，也是武裝軍隊二十萬，雜兵二十萬，役夫十萬，戰車六百輛，騎兵超過五千騎。依據「戰國策」，戰國時代當時動員了十萬、二十萬軍隊，擁有百萬壯丁的秦，攻打韓、魏，殺死了二十四萬人，在與趙國長平之戰，屠殺了四十餘萬士兵。

無論如何，能管理了這麼多人，指揮的能力一直佔有相當的分量，所以才能有那樣的表現。

以主力交戰，用奇策制勝

孫子說：「所謂戰爭乃以正攻法會戰，以奇術來取勝的。能不斷出奇策的人，如天地無窮，江河無盡一般。」

宋朝的張預註釋說：「兩軍對峙，先正面迎戰，然後徐徐發奇兵，或攻打其兩翼，或攻擊其後方，才能得到勝利。」

但正與奇，是一種謀略，戰術，並不能一一的舉例，正不斷地變化爲奇，奇也不斷的變化爲正而流動。這正如「天地無窮，江河不盡」一樣的原因吧。

奇就是機，是抓住機變狀況的作用。如果狀況變化，奇便立刻轉化爲正了。韓信的用兵可說全是如此，爲後世人所熟知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戰爭事實，此乃他第一以正合，以奇勝，擊敗了楚王的軍隊。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間，日軍集中海空軍主力突襲美國珍珠港，幾乎一擧而澈底殲滅了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軍力，這完全是出奇制勝的成果。

戰爭的方法是無限的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顏料的基本色，只有藍、黃、紅、白、黑五種顏色。但將這五種顏色互相混合，便會產生無數的色彩。同樣地戰爭也只有以正兵與敵人相對的，和以奇術突襲敵方不備的兩種方法。但這兩種戰爭混合的變化，也就變化無窮了。由奇術的攻擊到由正兵的攻擊，正兵到奇兵，奇兵到正兵……無窮無盡的戰鬥方法，才算是軍事專家。

這就是孫子的想法。

齊將軍田單守即墨，與燕軍戰鬥時，可以說是繼續不斷的正兵與奇兵的連續典型戰。

他所做的事，就是首先離間燕國國王與前幾統帥。他利用間諜散播謠言說敵將樂毅對燕王有謀反之心。燕王聽信謠言，便撤換了樂毅，派騎刦爲將軍。燕的士兵對於這一次的更易將領非常不滿。

田單的下一個步驟是對燕軍宣傳：「我最担心的是燕軍割掉我的俘擄的鼻子，逼他們爲前鋒攻打我軍陣地。如果這麼做，我軍必會大敗。」

燕軍不知這是他們的鬼計，立刻將齊的俘虜兵卒割鼻，城裏的人都非常激憤，誓死不投降。

田單又進一步宣傳，說：「燕人是否會挖我們城外祖先的墳墓，侮辱先祖？我非常担心這件事。」

燕軍果然將城外齊國人的墳墓挖掘了，同時把屍體全部燒毀。當齊國人從城樓上遠望見這種情形時，都流下了眼淚，他們的憤怒到達了極點。最後，田單把武裝部隊藏起來，命婦孺老幼爬上城樓假意要投降的樣子。燕的將軍們都完全相信了。

當天夜晚，田單準備千餘頭牛，把刄綁在牛角上，尾巴繫草葦點燃了火，火牛隊飛也似的向燕軍衝去，後面有五千名勇士跟上去。城中鳴起大鼓，大聲喊叫。燕軍被這突襲打敗了。這是田單復國的故事，以奇兵趁敵人不防備時突然襲擊，最後得到了勝利。

水之激流，石不可當也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勢」這個字本來的意義，乃是成長草木的力量，後來轉借爲支配各種東西的力量。

孫子認爲：「激流能推動笨重的石頭，是因有了『勢』的關係。」

不過我們不能盲目的冒進，如果盲目地冒進，只會把頭碰昏罷！如果而成爲「騎虎之勢」，那就太不好了。一旦騎上虎背，也不能够隨便下來。如果你隨便下來，那麼必會立刻被老虎吃掉，所以必須耐

心等待着老虎疲乏不堪，不能走動時才能下來。

因此孫子說：要引起强力的行動，「動機」是最重要的。接着又說：「擊鷙鳥至毀折者，節也。」

就是說，猛禽類能襲鳥獸，在一擊之下毀牠，就是因爲牠懂得那兒重要，那兒是在節骨眼上。節乃是竹節，而轉爲節度之意。鳶、鷹發現了食物，便在上空盤旋，窺伺和等待襲擊的機會。

「機會」也就是對方的弱點，我方最有利的時機。等待那瞬間，就是對方態勢的崩潰。

抓住「好機會」，將蓄積的力量一氣之下發揮，這時才會產生眞正的「勢」。

張力愈大，彈力愈强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水是脆弱的，同時是柔軟的。石是堅硬的，同時又是笨重的。將水與石的性質先定了之後，假定運來一塊大岩石吧，然後將它投入水流中，那麼究竟會變成如何？如果是水流彎曲險阻的谷間，且水量豐富，那麼其勢力必會轉動了巨大的岩石，一直在水中往前移動。

前述鳥類如遇見鳶或鷹等猛禽一擊下是受不了。即使你要反抗，也毫無力量。猛虎一旦跳躍，百獸就無法抗拒其威勢，發出的子彈射中飛鳥，也是瞬間發力的關係。

這兒便有勢與限度的問題存在。因此戰略家，將其勢依險阻的水路，如增加水勢一般地險要，其發射的機會，是盡量地儲蓄，盡量地拉近，然後突然放下。這樣必定能獲得獵物，擊破敵人。勢者如將弓拉滿，蓄勢發射一樣。更具體地說明，盡力地集中兵力，等待準備完善時，將部隊接近敵人，將突擊的距離盡量縮小。如此地在進攻時，極迅速而突然地展開了作戰，敵人必定措手不及，當然也不會有效果性的抵抗力了。

萬事順利時，千萬不要鬆懈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强

楚平王的太子叫建，伍奢與費無忌兩人侍候太子，但費無忌却對太子建不大忠實。平王派遣費無忌到秦國，替太子選妃。因爲秦的女公子很漂亮，所以費無忌立刻轉回楚國報告平王說：「秦的女公子是女中的美女，最好請君王娶了她。太子妃可另選他人。」平王採用費無忌的進言，娶了秦的女公子。他非常寵愛這位女子。後來生了孩子，起名爲軫。太子便另選他人爲妃。

無忌也因選妃的關係轉而侍奉平王。他很怕將來平王去世後太子及位時，建必會報私怨殺了他，因此不斷地中傷太子。平王聽信讒言，太子建逐漸地被冷落，終於被派到邊境担任守備。費無忌還是不肯放過太子，日夜奏太子的不德，最後對平王說，太子建有叛亂的企圖。

平王立刻召還侍候太子的伍奢，嚴厲指責他，伍奢知道是費無忌陷害的，所以對平王說：

「君王爲何聽信奸臣之言，冷落了親生子呢？」

費無忌告訴平王說：「如果現在不趕快制止，陰謀必會成功啊！君王也就成爲俘虜了。」

平王非常生氣，立刻令人逮捕伍奢。伍奢秘密地派遣使者，將太子建放走，平王更加生氣，他聽信費無忌的讒言。平王對伍奢說：「你如果能召回你的兩個兒子，我就留下你的一條命，不然，我要殺死你。」

伍奢說：「我的兩個兒子中，尚是個重感情的人，所以如果召他，他必然會來的；但員的個性剛直，是能忍辱完成大事的人，所以我召他不來。」

放走太子建的伍奢，爲何不安排自己的兒子逃走？他是否聽平王的這些話而有所顧慮？不管如何，平王却召了伍奢的兩個兒子，接到平王的命令後，伍尚打算回到宮中。但伍員却說：「平王召我們的目的，並非放走父親的一條命。他是以父親爲人質，要把我們三父子一網打盡。如果我們去了，父子必會遭到殺害。只有我們逃走，謀求報父仇之策，才是適當的行爲。我們千萬不要白白犧牲性命。」

伍尚說：「我也知道縱使我們去了，也是無法挽救父親的生命。但父親想得救而召我們去，我們怎麼能不去呢？你逃吧！以你的才幹必定會替父親報仇，我決定與父親同死。」

伍員終於逃了。伍奢聽到員逃走的消息便說：「楚國就要受到亂戰之苦了。」

後來伍尚與伍奢一起被殺。伍員逃到吳國侍奉吳王。五年後，平王去世了，兒子軫繼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吳國攻打楚國。楚人都埋怨費無忌。子常終於殺了無忌。

昭王十年，吳大舉襲擊楚國，攻陷楚國首都郢。伍員挖掘平王的墓，拖出屍體鞭打三百下。

孫子說：戰亂生於和平，胆怯生於勇氣，弱生於强。

一切都會變化。如果在和平之世讓它自然發展，那麼和平不久會轉變爲戰亂，這是楚平王的事例告訴我們的。

以利誘出，然後攻擊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用利益去引誘敵人，使之離開有利地位，然後趁敵方不注意時予以攻擊，便會得到勝利。孫子在「虛實篇」中說：深明戰爭原理的人，也就是掌握主動力量的人，也可以說是使對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動作的人。趙的名將李牧，能把匈奴王單于引誘出來決戰，也就是「以利誘敵，使之不能不按照我們的意向而行。」

認爲決戰的時機成熟的李牧，對匈奴投擲的餌，眞是巧妙極了。因爲好幾年來，李牧每遇匈奴來侵時，便把市民們及財產家畜趕入城內，未留任何東西任匈奴搶奪。無論匈奴兵或李牧的部屬，都一致認爲李牧是個胆怯的人。李牧的軍勢就在這樣的狀況中，振作起士兵殲滅匈奴的精神力量。因爲他們天天得到鼓勵，但却從未嘗試過實際戰爭。某一天李牧舉行大演習。故意把牛馬放置在邊境，原野却部署好了陷阱，等待敵人自投羅網。

這時匈奴的部族便想趁機前來掠奪牛馬，李牧故意敗走，同時，又留下數千民衆。

單于爲了貪圖這些「利」，率領全部兵力侵入邊境。

單于很想趁這個機會消滅李牧的軍隊。結果，單于却大敗了。

漢軍與楚軍之戰，也是上漢軍同樣的大當。

楚項王（項羽）爲攻擊梁的彭越，在東進時，命曹咎說：「漢軍倘使來挑戰，你不必應戰，只要不讓漢軍東進，便行了。十五天後，必會平定梁地，與將軍會合的。」

果然項羽離開後，漢軍向成臯的楚軍挑戰。

楚將按照命令並未出擊。因此漢營派人侮辱楚軍，有五、六天的時間，曹咎非常生氣，竟忘了項羽的命令，渡汜水攻擊漢軍。

楚兵到了河中時，漢軍便在一氣之下攻擊，大敗楚軍。

第二年漢王劉邦與楚項羽，在垓下決戰，打敗仗的項羽終於自刎而死。

應了解人勢的適用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戰爭要有勢（動機），關於勢，本書已在前面說過。孫子對於這「勢」，說：「戰爭的目的，是爲了要求勝利靠勢而不靠人的能力。」

同時又說：「只要選好人才，讓勢發展下去。」如圓石放置在斜坡，自然會滾下去，但方形的石頭却不然。將圓石放在斜面上，這也就是把選擇的人材，讓「勢」自然地發展下去的道理。這時，我們不必去加力量，它自動運動起來。如果用得適當，那麼這個人材更能發揮他擁有的數倍力量。

戰國時代，齊國的孟嘗君，養了數千食客，秦昭王聽到了他的名聲，禮聘他爲宰相。

但到了秦國便發生意外，因爲秦昭王接到勸告說：「孟嘗君乃是齊國人，所以他辦事必以齊爲先。」

昭王困惑了，如趕他回國，必然要得罪孟嘗君。最後只好把他軟禁起來，並打算暗殺孟嘗君。孟嘗君賄賂昭王的寵姬，要她安排他逃走。她提出了條件——要一襲狐白裘。狐白裘就是孟嘗君帶來送給昭王的禮物。這是以狐的柔皮製成的貴重衣物。

孟嘗君困惑了，與食客們商量的結果，他們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一位平常大家最看不起的食客，幫助孟嘗君解決困難。這個食客專門以小偸爲生，他很巧妙地從昭王的宮殿偸出狐白裘交給孟嘗君，轉送給昭王的寵姬。孟嘗君才好不容易脫離危險，趁黑夜逃出的孟嘗君一行人，到達函谷關時已經是快要黎明的時候了。

但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看城門的人必須等待鷄啼才能打開城門。他們又困惑了，一位善學鷄啼的食客，學了鷄啼聲，羣鷄跟着齊啼，看守城門的人以爲天亮了，便打開城門。終於孟嘗君平安地回到齊國。



楚留香新傳／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薛穿心捧了一口大木箱到來，向花姑媽及胡鐵花兜售，說這箱子裏面裝的是人，也可能是石頭，有人已出價十萬兩銀子，但他嫌少，問他們誰願出更高價購買。花姑媽猜想此箱裝的是楚留香，即還價十一萬。而胡鐵花也是同樣的想法，他一口就出價廿萬，但沒有現欵，想以兩罎酒作抵。薛穿心正猶豫間，櫻子突然出現，她出價更高，便與花姑媽競價爭購。這時，箱蓋自動打開，楚留香自箱內站起，突有一個酒罎向他飛了過去……

兇悍絕命女　暗殺烏兄弟

楚留香剛從箱子裏站起來，已經有一個酒罎子飛過去。

他拍開了罎口的泥封，用兩隻手捧着酒罎，仰起了脖子就往嘴裏倒，一下子就倒下去兩三斤。

胡鐵花大笑：「我還以為這小子眞的已經變得半死不活了，想不到他喝起酒來還是像餓狗吃屎一樣，一下子就喝掉我好幾萬兩。也不怕我看着心疼。」

楚留香也大笑：「不喝白不喝，十萬兩銀子一罎的酒畢竟不是常常都能喝到的。」

「那麼你就喝吧，我就讓你喝死算了。」

他倒笑得很開心，別人却笑不出，非但笑不出，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只不過我還是不明白。」胡鐵花問楚留香：「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為什麼要讓人把你裝進箱子裏去？」

「因為有些事我還不明白，我一定要想法子弄清楚才行。」

他看看薛穿心微笑：「我知道這些事薛公子一定不肯告訴我的，可是一個人如果已經被裝進箱子，別人就不會提防他了。」楚留香笑道：「被裝在箱子裏的人常常都可以聽到很多別人本來不願告訴他的事。」

「你聽到了些什麼？」胡鐵花又問他：「那些你本來不明白的事現在是不是都已經明白了。」

「最少已經明白了好幾成。」

他看看薛穿心微笑：「最少我現在已經明白你和花姑媽都是杜先生的人，正在為杜先生籌劃一件大事，這件事的關鍵人物就是焦林的女兒，就因為我看見了她，而且知道她的來歷，所以你才會對付我。」

薛穿心雖然還是笑不出，却忍不住問：

「就為了想要知道這些事，所以你才故意被我迷倒？」他問楚留香：「如果我不把你裝進箱子，當時就一刀殺了你，你死得豈非寃枉？」

「我知道你不會殺我的，你還做不出這種事來，」楚留香說：「就算你要殺我，我大概也死不了。」

他又在摸他的鼻子：「用迷香來對付我就像是用小牛腰肉去打狗一樣，非但沒有用，而且簡直是種浪費。」

「難道你也不怕別人點你的穴道？難道你根本沒有穴道？」

「我當然也有穴道，而且連一個都不少。」楚留香說：「只不過我碰巧偶而可以把

穴道中氣血流動的位置移開一點而已。」

就好像受了傳染一樣，薛穿心也開始在擤鼻子了。

「遇到了你這種人，大概是我上輩子缺了德，這輩子也沒有做好事。」薛穿心苦笑：「現在我只想要你帮我一個忙。」

「帮你什麼忙？」

「把我也裝進這口箱子，然後再把箱子丟到河裏去。」

第十章

(一)天下最貴的木頭

薛穿心當然不是眞的要楚留香帮他這個忙，他無論要把誰裝進一口箱子都不必別人帮忙，就算要把他自己裝進去也一樣。這種事絕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箱子是開着的，他的腿一抬，就已經到了箱子裏。

想不到這口用上好樟木做成的箱子竟忽然一片片碎開，變成了一堆碎木頭。

「看來我已經不能帮你這個忙了，」楚留香微笑：「現在大概已經沒有人能把你裝進這口箱子了。」

「這一定又是你做的事，你剛才一定已經在這口箱子上動了手脚。」薛穿心看着楚留香苦笑：「你爲什麼要這麼做？」

「因爲我忽然發現被人關在箱子裏一點都不好玩。」楚留香說：「我覺得不好玩，別人一定也覺得不好玩，我爲什麼要別人做不好玩的事？」

他拍了拍薛穿心的肩：「如果你覺得對我有點不好意思，等一下你也可以帮我一個忙。」

薛穿心苦笑。

「你要我帮你什麼忙？我能帮你什麼忙？」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的。」

× × ×

櫻子姑娘早就想溜了，卻一直沒有溜。她看得出，無論誰想在這些人面前溜走



都很不容易。她只希望楚留香趕快把薛穿心關到箱子裏去，她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除了薛穿心之外，誰也不知道她的來歷，更不會知道她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薛穿心進了箱子，她就可以像鳥一樣飛出這個籠子了，現在她何必急着溜走？

想不到楚留香居然放過了薛穿心。

——中國人眞奇怪，爲什麼會如此輕易的就放過曾經苛刻陷害過他的人？

在她的國家裏，這種事是絕不會發生的；有時候他們甚至連自己都不能原諒，爲了一點小事，就會用刀割開自己的肚子，要他們寬恕別人，那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

她想不通這種事，可是她已經發現楚留香在對她笑了。那種愉快的笑容，那麼開朗，那麼親切。

她忽然發現自己的心在跳，就好像有一頭小鹿在她心裏撞來撞去。

可是楚留香說的話卻讓她吃驚。

「我看過櫻花，」楚留香說：「在你們那裏，一到了春天，櫻花就開了，我也曾經躺在櫻花下，聽一位姑娘彈着三弦，唱着情歌。」

他帶着微笑嘆息：「只可惜那位姑娘沒有櫻花那麼美，也不叫櫻子。」

× × ×

櫻子傻了。

這些話有些是她自己說的，當時在塲的只有她和薛穿心兩個人，怎麼會被第三個人聽到？而且還知道她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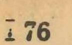
她當然也知道楚留香的名字，遠在多年前，她就聽說過中土武林中有這樣一個充滿了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但她却還是想不到他竟是個如此不可思議的人，也想不到他居然還是這麼年青。

她已經發現，如果用對付別的男人那種手段來對付這個人，只有自討無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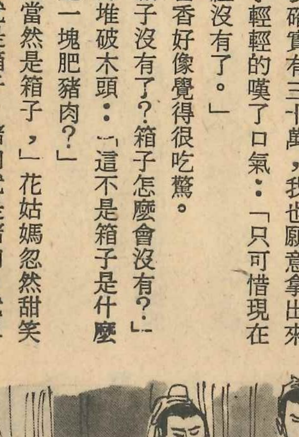
在這種人面前，還是老實一點的好。

所以她什麼話都不說，只笑。笑總是不會錯的，不說話也不會錯。

聰明的女人都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閉



上自己的嘴。



不幸的是，楚留香一向最會對付的就是這種聰明的女人，遇到又醜又老的，他反而沒法子了。

「剛才我好像聽說櫻子姑娘要出三十萬兩來買這口箱子。」楚留香問：「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錯。」

「那就好極了。」楚留香微笑：「這口箱子現在已經是你的了。」

原來他是要她花三十萬兩買一堆破木頭回去，現在她才明白他的意思。

她知道楚留香的厲害，可是她也不是個好欺負的女人。

「這一次香帥好像弄錯了，箱子不是我的，是你的。」櫻子帶着點異國口音的語聲聽來柔若春水：「我記得香帥剛才好像出過三千萬兩，不知我有沒有聽錯？」

「你也沒有聽錯。」楚留香說：「可是，你看我這個人像不像有三千萬兩的樣子？」

「我看不出。」

「那麼我告訴你，我沒有，所以我出那個價錢根本就不能算數。」楚留香笑得更愉快：「所以箱子還是應該賣給你。」

櫻子靜靜的看着他，看了很久。

她欣賞這種男人，不但欣賞，而且有點害怕，只不過她也不會這麼容易就被他壓倒的。

「我相信櫻子姑娘一定隨時都可以拿出三十萬兩來，」楚留香說：「我絕對相信。」

「我確實有三十萬，我也願意拿出來，」櫻子輕輕的嘆了口氣：「只可惜現在箱子已經沒有了。」

楚留香好像覺得很吃驚。

「箱子沒有了？箱子怎麼會沒有？」

他看着那堆破木頭：「這不是箱子是什麼，難道是一塊肥豬肉？」

「這當然是箱子，」花姑媽忽然甜笑：「箱子就是箱子，豬肉就是豬肉，就算已經被剁得爛爛的做成了紅燒獅子頭，也沒有人能說它不是豬肉。」

楚留香大笑。

「花姑媽果然是明白人，說的話眞中肯極了。」

櫻子也在笑，笑得還是那麼溫柔，連一點生氣的樣子都沒有。

「現在我才看出來，這的確是口箱子，而且正是我剛才要買的那一口。」她的樣子也很愉快：「我能够買到這麼好的一口箱子，眞是我的運氣。」



她居然眞的立刻就拿出一大疊銀票來，好厚好厚的一大疊，除了銀票外，還有一袋子珍珠。

她用雙手把銀票和珍珠都放在桌上，風姿溫柔而優雅。

「銀票是十三萬五千兩，不够的數目，這一袋珍珠大概可以補得上。」

然後她就伏在地上，把那堆破木頭一片片撿起來，用一塊上面繡着櫻花的包袱包了起來，連一點碎木片都沒有留下。

然後她向大家恭敬的行禮，動作不但複雜，還帶着唐時的古風。

「那麼，」櫻子說：「現在我就要告退了，謝謝各位對我的關照，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 × ×

錢！

是天下間唯一使人不能滿足的一樣東西！

其實祇是一個極其普通的一個名詞。可是，這個「名詞」却使千千萬萬的人着迷。

甚至有許許多多人爲了這個「名詞」，將自己出賣，即使僅能賣到一文錢。

有許多人在擁有了錢後，他們會變，也有許多人在得到了錢後，也去收買其他人的一切。

烏氏兄弟就是一個很佳的例子。

雖然他們兄弟倆已富甲西陲邊疆，休說是錢財，就算擁有的土地，據說騎一匹良駒馳整天仍舊還未越出烏家的土地。

然而，烏氏兄弟有了這麼多錢，他們

也不滿足。

因此，他們依舊就留在這間富貴客棧中。

即使烏氏兄弟已經嗅到了危機四伏。

或許會不值得。

或許根本得不償失。

或許會把這兩條老命送掉。

但，他們兄弟倆却不顧。

由於他們走了的話，會後悔一輩子，就算所獲得的僅是自己已經擁有的財產一千萬份之一，他們兄弟倆也感到值得。

同時，使他們千里迢迢的來到這裏，最大的目的無非也是爲了這……

× ×

絕命女人躡伏在屋簷頂上。

她似乎完全配合屋簷與頂兒之間的那條彎槽，恰巧將她美好的軀體遮藏。

唯一遮藏不掉的，是她一雙晶瑩閃亮的眸子。

她盯視着院子裏的一切。

她的纖指緊緊的攀住了簷頭沿邊。

她的身子微微彎曲，將她誘人的臀部微微挺起。

她的足尖，頂在瓦上。

這是她出擊前的一貫步驟。

十足像一頭兇悍的豹子，在捕噬其它動物一般。

夜，已經深了。

院子裏就只有一道從廳房裏散映出來的微光。

但，院子裏却是黑沉沉的一片。

何況連天際的那輪彎月也被烏雲遮沒了，祇有一股輕微的晚風，緩柔拂來。

驀地，絕命女的嬌軀從屋簷上朝院牆外竄撲了過去。

這是一個迅捷無比的動作。

快得連竄過微風，都未曾震盪。

這眞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絕頂迅捷的動作。

這世上大概祇有西門吹雪的劍法，能有這種速度。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

例不虛發是決定在快與準。

若論速度，絕命女的確不輸於小李探花。

假使絕命女以這種兇悍急速的動作去襲擊楚留香。

我們的這個「惡臭虫」，是否能够躲過？

是否能够仍以雙指這麼一挾？

如果胡鐵花看見絕命女現在的兇悍一擊。

大概胡鐵花的反應是，立刻掉首而去，替楚留香購覓一副上好的棺材。

這並不是胡鐵花肯定楚留香是必死無疑。

而是他知道楚留香這一輩子也未曾遇見過這麼快速兇悍的一擊。

果然，雖然距離絕命女匿身的屋簷有一牆之隔。

而且有兩丈的高低距離。

還有一棵三丈四尺的槐樹。

可是絕命女却似一艘孤舟，像狂飇吹襲下的海濤一般在一沉一起之間，已然撲上槐樹。

絕命女的雙臂已然左右分開。

她的纖掌像佛手那般攫抓。

她沒有呼吸。

由於這是她最主要的一環。

躲在這棵槐樹上的兩個人也沒有了呼吸。

由於他們兩人在這刹那間已失去了生命。

而刹那之間，今後西陲的那片潦闊土地，就算一頭螞蟻在行走，也很快越過了烏氏兄弟的土地。

烏氏兄弟就這麼死了！

死在絕命女這兇悍的一擊之下！

× × ×

錢！

乃是天下唯一使人不能滿足的一樣東西。

可是對死人而言，它已失去了效用。

因此烏氏兄弟，就算富甲一方，錢已

隨着生命逝去。

× × ×

殺人，總該有一個理由。

究竟，絕命女殺死烏氏兄弟的理由何在？

這個答案，祇有絕命女一個人知道。

絕命女在烏老大的懷中掏出了一樣東西。

它不是金。

也不是銀。



更不是錢財。

也不是值錢的珠寶與古玩。

而是一枚殘舊生了銹的鐵鑰匙。

在她冷漠的臉上迅速的露出了一絲笑意。

她將這枚鐵鑰匙放進了自己的懷中。

絕命女又似海濤那般起伏，竄回到適才藏身的屋簷上。

她還是像適才那樣躡匿着。

僅隔這麼短短的淺酌一杯時間。

烏氏兄弟的生命却在絕命女的手中逝去。

× × ×

這的確是一個長夜。

在富貴客棧中，已發生了這麼許多的事。

也在這個夜晚中喪失了四條人命。

如果將人命看得重些，這是名副其實的：「人命關天」。

可是在這家富貴客棧中，却尤輕於踩死一隻螞蟻。

當然，這幾條人命中，還包括兩個富甲西陲的烏氏兄弟。

這幾條人命都死在絕命女的手裏。

絕命女究竟爲什麼這麼兇悍殘虐？

何況她還是一個姑娘。

這般年輕，如此嬌美。

她不可能有這份殘虐的個性。

同時，也不可能懷有這副超過她年齡幾倍的武功。

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是：

她既漂亮，但又兇悍，她既年輕，却又殘虐。

這祇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她喚作：

——絕命女！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中間沒有任何妥協，已是成了她不變的定例。

而唯一的例外，却是絕命女讓這間富貴客棧中的伙計小六子保全了性命，非但讓小六子活命，居然還親留綢袖，同時將姑娘家的清白嬌軀偎在小六子的身上。

絕命女僅在彈指之間，殺死烏氏兄弟，取得烏老大懷中那條生了銹的鐵鑰匙，亦是易如反掌。

倘若絕命女爲了小六子的那片金葉子，絕對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何況小六子是一個不懂武功的客棧伙計。

小六子年輕的時候，曾經風流過，但是，他現在已老了，絕對不是絕命女的對象。

究竟爲了什麼？如果這件事讓楚留香知道。

這個答案，就算讓楚留香揣猜十年，也沒辦法猜到。

所幸的是，楚留香對這件事根本不知道。

他稍微感覺得到的是，這個長夜並不是一個美好的夜晚。

它是一個充滿離奇與不祥的夜晚。

× × ×

絕命女依舊伏匿在屋簷上。

簷瓦很冷，晚風尤涼，可是她的心頭比簷瓦與晚風尤冷。

兩年四個月另九天，她跑遍了西北邊陲，闖盡了關裏關外，走遍了江南江北。

她殺死了九個名重一時的俠士。

她殺死了十七個江湖惡霸。

也殺死了六個跳出塵間是非地的僧尼。今晚，她又連殺了四個人。

這三十六條人命，並不是一個少數。

如果說是殺人要償命，絕命女唯有再活三十六次。

——未完——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鬼魅江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宇清在湖邊與高小紅談話之際，一位自稱「任抱」的男人來到，並捧一圓盒送與高小紅，高小紅一眼認出他就是「紅斑人豹」鮑南山所裝扮的，並指出他各方面疑點，還指出圓盒中所盛之物必是葉延林的首級，果然不出高小紅所料，因在酒樓中，和葉延林的談話被人所知而洩密，鮑南山此時巳四周埋伏了不少人，尹宇清雖得不到高小紅的愛情，但却願為她而死，所以此刻他正力敵鮑南山……尹宇清受傷不敵，鮑南山正想施毒手之霧，一陣清喝响起……

雖存避世念　難却摯情心

高小紅雙手橫托尹宇清，輕輕縱上船頭，向簾內白衣女尼笑道：「姊姊作個主呀，和對方約個時地，大家乾乾脆脆，來場澈底了結也好！」

簾內之人，分明身着緇衣，高小紅不稱「大師」，叫人「姊姊」，彷彿在稱謂上有些欠妥。

那白衣女尼，却不以為意，遙向鮑南山朗聲說道：「一月以後的湖內西洞庭山如何？」

鮑南山道：「好，『幽靈門』的『幽靈大會』，曁『血河骷髏宴』，一併取消，彼此就在『西洞庭山』，一決生死存亡，並各盡所能，儘量邀約幫手就是！」

他因姜天雄亟待解救，又奉胡小莊飛鴿傳書所召，立需回轉總壇，遂不再多言，話完後，立即率衆撤退。

轉眼之間，這一片湖岸，業告靜悄悄無人，只賸下那隻離岸不遠，經人新近撤除了華麗裝飾的「伏波」巨舟。

這時，簾內白衣女尼，曼聲叫道：「高姑娘……」

三字才出，高小紅一聲輕笑，揚眉說道：「長孫姊姊，才別多久，怎麼就變得如此生疏，你為何改叫『高姑娘』？不肯叫我『紅妹』了呢？」

剛才，她不稱對方「大師」，竟稱「姊姊」，巳甚奇特，如今竟索性加上了「長孫姊姊」二字，難道簾內白衣女尼，就是東海蕊珠宮宮主，名頭尤在「江湖敗子」金不換以上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

簾內白衣女尼，聞到這聲「長孫姊姊」後，默然無言。

高小紅站在珠簾之外，含笑說道：「長孫姊姊，一來，我對你欽佩感激巳極，甚至魂夢相思，聽得出你的語音，二來東海『伏波舟』，昔年蕩魔衞道，曾享盛名，三來，艙門上雖然巳改『懺情宮』字樣，但仔細注目，仍可辨出『蕊珠宮』的遺跡，凡此三者，難道還不足證明，你便是渴盼巳久的長孫姊姊麼？」

簾內白衣女尼，果然正是長孫玉珠，被高小紅這一指破，不便再加否認，只得微笑嘆一聲道：「紅妹，請進，莫怪我故弄狡獪……」

話方至此，珠簾巳挑，現出了端坐簾內，緇衣如雪，也容光勝雪，清麗照人，高華無比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

高小紅見長孫玉珠雖然身着緇衣，手中並携着一圈數珠，但長髮披肩，尚未正式剃度，才心中略定，含淚叫道：「長孫姊姊，為情尋長姊，衞道仰南山，你這……這是何苦？……」

長孫玉珠搖手道：「我的事兒，不急於談，救人應屬第一要務，適才我聽鮑南山提起這位姓名，竟是『寰中十劍』中的『龍游劍客』尹宇清，快讓我看看，他所中劇毒如何？是否眞如鮑南山所說，沒有救了？」

高小紅雖也頗諳醫道，但在長孫玉珠前，却事事欽佩，絲毫不敢逞能，趕緊把尹宇清抱到長孫玉珠座旁放下，讓這位被江湖人物，尊稱為「天外一珠」的「絳雪仙娃」，替他細診脈象。

長孫玉珠先看了看尹宇清左肩頭的嚴重傷勢，不禁秀眉微皺，伸出纖纖三指，搭在了尹宇清的左手脈門「寸關尺」上。

高小紅見她蹙眉，一旁低聲說道：「長孫姊姊，我身邊還有一些金不換兄秘方配製，頗具靈效的祛毒丹藥……」

長孫玉珠收回手指，目注高小紅道：「紅妹剛才似是被逼與尹宇清分開兩處動手，可知道他是怎樣中毒？鮑南山竟稱無救？」

高小紅道：「詳情我雖不知，但也想像得出，尹宇清兄藝業不弱，定是先被鮑南山左手『九孔封神』皮索中的無形毒物所迷，才在左肩頭上中了頗為歹毒的『紅斑豹爪』！」

長孫玉珠微帶詫聲地，「哦」了一聲說道：「這事有點奇怪……」

高小紅道：「甚麼奇怪？難道我所猜測的情況不對？」

長孫玉珠道：「紅妹所猜，甚為合理，但我為尹宇清診察脈象結果，却發現了不合情理之處！」

高小紅剛投過一瞥詢問眼光，長孫玉珠又復說道：「因為我如今只為尹宇清的左肩頭傷勢担心，不知會不會殘掉一臂，却不替他中毒之事發愁，因為他體內只有不太嚴重，只須稍服藥物，便可祛盡復原的輕微毒力。」

高小紅「咦」了一聲，面現驚奇神色道：「這事怎麼可能？『紅斑人豹』鮑南山與『玉面飛狐』胡小莊，是當世武林中數一數二的用毒名家，心腸既辣，手下又狠，尤其在互相動手的對敵情況下，他會對尹宇清兄，有所留情用毒不太重麼？」

長孫玉珠毫不孜慮地，便搖頭說道：「不會，鮑南山何等凶毒，决不會對尹宇清手下留情，其中定有甚麼特別原因，讓我來揣摸揣摸……」

話完，轉面對那名叫「小玉」的侍婢說道：「小玉，你用本宮最好的傷藥『白獺髓』，和『續斷靈膏』，先替尹大俠接合左肩碎骨，再給他服上一粒『清心解毒丹』呀……」

小玉恭身領命，立即去取藥為尹宇清調治。

高小紅忍不住地問道：「長孫姊姊，你想出尹宇清兄中毒不深的原因了麼？」

長孫玉珠道：「我還想不出究竟是甚麼原因，只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尹宇清本身有奇異體質，可以抗毒……」

高小紅方聽至此處，便自搖頭接口說道：「這一種原因，不太可能，尹宇清若能抗毒，至少也會鬥上三五百招，怎會這快便被鮑南山的『紅斑豹爪』所乘？」

長孫玉珠笑道：「紅妹的看法與我相同，第二種原因，則是『過猶不及』！」

這句「過猶不及」，把高小紅聽得一怔，愕然問道：「過猶不及？長孫姊姊的此語何意？難道是……是指鮑南山在動作上發生錯誤，呈現以毒尅毒之狀！」

長孫玉珠點頭笑道：「我的猜測，正是如此，平常人，不論是中了『九孔封神』皮索中的毒粉，或『紅斑豹爪』上的毒力，均將中毒嚴，迅速死亡，但鮑南山太狠，又因這位『龍游劍客』，列為二十高手，內功深厚，不是常人，遂特意兩者並用，却未料到反而產生了以毒尅毒情狀，使尹宇清所中毒力，起了中和，不會致命！」

高小紅高興得撫掌嬌笑道：「對，對，這種推斷，完全合理合情，必巳近於事實！」

這時，小玉巳用東海「蕊珠宮」的特產靈藥「白獺髓」，和續斷靈膏，替尹宇清接合肩頭碎骨，敷好傷處。

長孫玉珠便吩咐小玉，把尹宇清抬入後艙，與其餘傷病之人，一齊將養。

高小紅聽得這「伏波舟」中，竟另有傷病之人，本想探問，但心中一轉，想起了一樁急事，遂向長孫玉珠皺眉道：「長孫姊姊，我……我還有個不情之請……」

長孫玉珠見她說話有點吞吞吐吐，不禁失笑道：「紅妹，我們是甚麼交情？有話儘管直說，還有甚碍難之處麼？」

高小紅笑道：「鮑南山兵分兩路，陸上業巳受挫，水上……」

長孫玉珠笑道：「水上既遇『伏波舟』，他們那裏討得了好去？紅妹怎麼忘了『龍游劍客』宇尹清，便是用我所擒『幽靈門』的副門主『八臂哪吒』姜天雄換得來的！」

高小紅苦笑道：「我知道姜天雄巳遭鎩羽，但却怕『玉面飛狐』胡小莊另起追兵，林如雪人未復原，白苧一人力孤，想請長孫姊姊，移動『伏波舟』，援助她主婢……」

話方至此，長孫玉珠巳嫣然笑道：「紅妹眞是菩薩心腸，但你適才可聽得我後艙中另有傷病之語？」

高小紅八面玲瓏，自然一點便透，喜形於色道：「難道……」

長孫玉珠接口道：「傷者正是義婢白苧，病的，便是她主人，『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

高小紅透了一口長氣道：「原來她們巳被姊姊所救，林如雪既入『伏波舟』，長孫姊姊定對她的悽慘遭遇……」

話猶未了，長孫玉珠便搖頭說道：「白苧傷勢不輕，林如雪更尚未復原，我對她的遭遇，並無所知，只奇怪『幽靈門』中，為何突興逆念，大舉追殺門主？」

高小紅嘆道：「這事我曾聽白苧詳談

，故而十分清楚，遠因自然是由於胡小莊，鮑南山，姜天雄等狼子野心，近因則是林如雪突然宣稱淡却雄心，不再在武林爭勝，要解散『幽靈門』，才逼得胡小莊等，向她下毒手！」

長孫玉珠哎呀一聲道：「林如雪竟要解散『幽靈門』，並由此肇禍的麼？這樣說來，倒是我害了她了！」

高小紅不解道：「這樁事兒，怎又扯得到長孫姊姊頭上？」

長孫玉珠嘆道：「樹從根脚起，水從源處流，紅妹要瞭解此事，必須先聽我說明昔日我與林如雪的『西洞庭山』一戰經過。」

高小紅因林如雪主婢，已在後艙，心中大定，遂含笑說道：「長孫姊姊請講，我正想聽聽這次龍爭虎鬥，究竟是誰敗誰勝？」

長孫玉珠遂把那場惡鬥經過，說了一遍後，含笑又道：「若論功力修爲，我的確勝她少許，但因見她品貌如花，武功難得，偏偏情性太剛，心胸稍狹，遂起了惺惺相惜之念，不忍令一朶絕世仙葩，含恨夭折，遂索性下了決心，連名帶情一齊相讓，在她盡發殘餘眞力，與我拚命之際，佯作眞力已盡，被她震落下百丈滄波！」

高小紅失聲道：「讓名業已不易，讓情尤屬難能！姊姊剛才還讚我菩薩心腸，你才眞是位無我有人，救苦救難的活菩薩呢！」

語音才了，忽又詫然問道：「奇怪，長孫姊姊，旣已讓名讓情，林如雪應該躊躇滿志，怎麼反而灰心頹喪，淡盡雄圖，想解散『幽靈門』則甚？」

長孫玉珠赧然笑道：「又要怪我，是我作得稍微不够盡善，露了馬脚！」

高小紅愕然注目，長孫玉珠又復笑道：「紅妹請想，我若餘力已盡，被林如雪震下百丈懸崖，墜入滄波，落水時應該是何光景？」

高小紅連想都未想地，便應聲答道：「噗通一聲，水花飛天！」

長孫玉珠點頭道：「不錯，但那水波一震的自然威勢，足令任何功力之人，禁受不住，大吃苦頭，我畢竟屬於佯敗，內力眞氣，均甚充沛，遂畏難苟安，略有疏忽，在將及水面時，略展身法，頭上脚下的穿波入湖！」

高小紅頷首說道：「這確實是微露馬脚，因林如雪以殘存之力，居然能把你震落懸崖，心中必甚驚奇，定在崖頭注目察看？」

長孫玉珠嘆道：「以她那等聰明之人，自然一看便知我餘力未盡，以她那等高傲之人，更怎能忍受這種被人故意相讓的羞辱？我還怕她也隨在我後，一同跳崖，誰知她竟決定解散『幽靈門』……」

高小紅不等長孫玉珠往下再說，便含笑接道：「長孫姊姊，你的判斷不錯，林如雪委實隨在你後，跳了崖了！」

長孫玉珠驚道：「紅妹怎知？……」

高小紅笑道：「因爲『西洞庭山』的山下水洞之中，有樁天湊巨緣，發生一件相當溫馨，纏綿，也充滿荒唐神秘的愛情故事！」

長孫玉珠道：「愛情故事？男女主角是誰？」

高小紅道：「男主角是享了不少溫柔艷福，也吃了不太重大苦頭的『江湖敗子』金不換，女主角起初尙身份不明，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可能是她，但如今經我互一對證之下，證明是她，定是這位剛愎高傲，不太肯容讓別人的『飛鴻仙子』林如雪了！」

長孫玉珠好奇地道：「紅妹快說，金不換和林如雪怎會在『西洞庭山』的山下水洞相會，他們作了甚麼……」

高小紅嘆道：「事情十分離奇曲折，而影响所及，更甚爲廣遠，連我高小紅，也被害得失身於人，斷送了女兒淸白！」

她是故作驚人，但這驚人之語，却着實把長孫玉珠聽得嚇了一跳！

在她想追問又覺得有點不便追問的好奇目光注視下，高小紅嫣然笑道：「長孫姊姊莫要驚奇，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高小紅把自己所經所知各事，對長孫玉珠仔細敍述一遍。

好位心懷坦白的「鐵胆龍女」，居然把自己與金不換的舟中定情，也一樣直言無隱。

長孫玉珠靜靜聽完，皺眉說道：「原來姜天雄竟如此毒心，我若早知經過，不會放過這謀弑師姊的萬惡賊子，讓他輕易逃去……」

話方至此，突然聽得「噗通」一聲，似是有人落水。

長孫玉珠「咦」了一聲，側顧侍立身邊的小珠說道：「小珠，去看看，又發生了甚麼事兒，因爲這聲音不是有人失足落水，而像是有人故意縱身，穿波入水！」

高小紅飛過一瞥佩服眼色道：「長孫姊姊好高明的水性，聽得一點不錯，那縱身入波之人的水性也頗不算弱呢。」

長孫玉珠笑道：「我自幼生長東海，狎戲波濤，水性方面，縱然比不上你這『龍女』，總也……」

話方至此，小珠神色倉皇地，進入前艙！

長孫玉珠皺眉道：「小珠，你隨我久歷風波，怎會如此不够沉着？後艙中究竟發生了甚麼大事？」

小珠略一定神，躬身答道：「後艙本宮諸人，一個不少，但查到客艙之中，却發現『飛鴻仙子』林如雪，失去踪跡！」

這一下，連長孫玉珠也無法再沉得住氣了，全身一震，目注高小紅，失聲說道：「竟會是她？原來她在紅妹靈藥之下，人已復原，她這一投水，我們還能追得上麼？」

高小紅略一尋思，搖頭說道：「追不上了！因爲林如雪不是投水，她若投水，我們尙可在左近週圍，搜尋援救，她旣係赴水脫身，以她功力，再經過這一躭延，早已鴻飛冥冥，太湖水域，遼闊如海，却是如何追呢？」

長孫玉珠向小珠看了一眼，蹙眉問道：「白苧何在，也隨她主人……」

小珠不等長孫玉珠再問，便自接口說道：「只有林門主一人失踪，白苧與尹宇清，均尙在『恢復艙』之中，由小玉悉心調治！」

長孫玉珠輕嘆一聲道：「林如雪這是何苦？」

高小紅道：「長孫姊姊業已明白林如雪不辭而別之意了麼？」

長孫玉珠嘆道：「可以推想得出，這事要怪我們疏忽，沒料到她修爲深厚，自服靈藥，人已漸漸復原，她聽得我昔日相讓，並甘願出家絕情襟懷，聽得批評她『剛愎高傲，不肯容讓別人』，更知『西洞庭山』水洞的春光已洩，慚於和我們見面，遂乾脆來個赴水一走！」

高小紅神色凝重道：「長孫姊姊料事如見，但林如雪於情生障碍，於事有風波，她既起慚愧之念，會不會……」

長孫玉珠聽出高小紅語意，含笑搖頭地，接口說道：「不會，林如雪雖起慚愧之念，決不會起自盡之心，以她的個性，縱然放得下情，也決放不下仇，不爲『幽靈門』的事業心血，也爲紅綃仗義救主的替死深仇，她非找鮑南山，胡小莊，和姜天雄，算算這筆血債不可！」

高小紅好生佩服地，連連點頭說道：「長孫姊姊的這種推斷，是對於林如雪的知己之言，也必近於事實，但她雖慚愧一走，我們却不能置諸不理，因爲胡小莊，鮑南山，姜天雄等，不單勾結成黨，勢力頗大，並由於姊姊的『伏波舟』出現，雙方訂了約會之期，定必儘量嘯聚好手，爭取外援，林如雪縱滿腹是恨，却屬孤掌難鳴，我們若不設法帮她，她只一操切從事，必遭羣邪毒手！」

長孫玉珠道：「當然定要帮她，但林如雪不是一味衝動，亦知利害之人，何況這次又吃足苦頭，受够教訓，她在未使本身傷毒盡祛，完全復原，並有相當把握，決不會輕擧妄動！故而我認爲目前當務之急，不在她的身上……」

高小紅問道：「長孫姊姊認爲我們目前應該先作何事？」

長孫玉珠笑道：「是要先把那位吃足苦頭，也享足艷福的『江湖敗子』金不換兄，找將出來，他是禍苗，決不能容他獨自逍遙事外，何況一月以後的『西洞庭山』正邪決戰之中，也必需要由他作三軍統帥！」

高小紅突然秀眉深蹙，幽幽一嘆說道：「提起金不換兄，恐怕事情要複雜得多了……」

長孫玉珠未曾開口，却投過兩道訊問目光。

高小紅先是臉上浮起一片嬌紅，然後目注長孫玉珠，緩緩問道：「長孫姊姊，你知不知道，金不換兄的本名，是叫『金羿』？」

長孫玉珠笑道：「我知道，他以『金羿』爲名之際，摩頂放踵，十分荒唐，後來才自行改名『金不換』，便是表示『已得眞悟，敗子回頭』之意！」

高小紅頷首道：「我與他交情稍久了，了解得比較透徹，以前確實是衣香鬢影，到處留情，但一經改名，便羸馬布衣，幾乎以『苦行僧』的姿態，游俠江湖，絕未再作過半件荒唐之事！」

長孫玉珠斟了一杯香茗，遞給高小紅，詫然笑道：「紅妹爲何對我突然替金不換兄剖析辯護？」

高小紅正色道：「這是剖析，不是辯護，因爲我要姊姊根據他的個性，以及前後行爲，了解他雖然與林如雪及我，在『西洞庭山』下水洞，暨太湖舟中，有這兩度繾綣，却均有特別原因，絕不是荒唐不覊！」

長玉孫珠含笑點了點頭，高小紅又復說道：「姊姊！我，林如雪，論才，可誇絕代，論貌均足傾城，金不換兄在業已收心之後，又有我們這樣三個女子，對他靑眼相垂，他只會受寵若驚，不會再不知足，據我客觀分析，對姊姊，他是敬愛萬分，對我，他是受我眞誠感動，對林如雪，則似無甚情懷，但偏偏『西洞庭山』下水洞之中，孽緣先合，既毀人淸白，又受人救命深恩，也無法再予甩脫，高小紅試問姊姊，在這樣四角關係之中，他連面面俱到，都毫無把握，還敢沾染其他情絲？再親近新的對象？」

長孫玉珠笑道：「在情不顧，在理不敢！」

高小紅苦笑道：「姊姊這八個字兒，雖然簡單，却萬分合情合理，必猜中金不換兄心事，但偏偏尹宇淸却說他眼見金不換懷中抱着一個十八九歲的靑衣妙齡女郎，親吻不分地，離開漁舍走去！」

長孫玉珠秀眉微蹙問道：「尹宇淸爲人如何？」

高小紅會意道：「此人除了剛愎性傲以外，相當正直，尤其對我情痴，決不會有半句虛言！」

長孫玉珠想了一想道：「不會虛言，就奇怪了，那女郎會是誰呢？金不換兄爲何在抱她走路之時，兩人還那麼親熱？紅妹在回轉漁舍後，可曾發現過其他的蛛絲馬蹟？」

高小紅苦笑道：「蛛絲馬蹟雖有，却與那女郎身份，無法配合！」

長孫玉珠笑道：「甚麼蛛絲馬跡，紅妹說來聽聽，我們互相研究。」

高小紅道：「金不換兄走前，在桌案上留下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八個字兒，我起初因長孫姊姊曾扮『觀音』，以爲他是與你相遇，但忽然想起姊姊美號『絳雪仙娃』，向來是身着白衣，一條絳帶，那裏會是個十八九歲的靑衣少女。」

長孫玉珠笑道：「此事着實發生得奇峯突起，令人莫明其妙，如今只等尹宇淸恢復神志，再向他仔細詢問，才好判斷金不換兄是懷抱佳人，又到那裏去享受風流艷福了。」

高小紅皺眉道：「今夜，湖岸湖上，均曾大起干戈，金不換兄踪跡，若在近處，怎會不聞不問？我有點懷疑他業已去遠，或是身難自由，又入了天羅地網？」

長孫玉珠慢慢啜了半杯茶兒，尋思片刻，緩緩說道：「紅妹這種想法，林如雪赴水一走，金不換兄又告失踪，事情竟變得越覺複雜，必需大費心力，難怪我恩師說我塵緣未了，磨刦還多，無論如何也不許我剃度出家，保留了這頭長髮！」

高小紅失笑道：「姊姊也是，你師傅既不許你出家，還穿上這件白色緇衣則甚？你對林如雪肯讓情讓名，已極偉大，何必定要遁入空門，如此着相？」

長孫玉珠嫣然笑道：「說句老實話兒，我是對林如雪惺惺相惜，決心讓情讓名

，但對於週遭各種關係，總未能完全忘情放下，遂覺欲除煩惱須無我，一着緇衣便絕塵……」

高小紅聽至此處，接口笑道：「姊姊，如今時過境遷，林如雪已脫離『幽靈門』，和我們站在一起，彼此的一切心頭情秘，也已揭開，降魔衞道，馬首是瞻，小妹要求你立刻脫去緇衣，恢復『蕊珠宮主』『絳雪仙娃』身份，來領導羣俠，與胡小莊，飽南山等萬惡魔頭，放手一鬥！」

在高小紅發話之時，長孫玉珠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幾乎一瞬不瞬地，盯在她的臉上。

直等這「鐵胆龍女」侃然話完，長孫玉珠方微嘆一聲，點頭道：「好，紅妹語出至誠，我若不允便成了矯情做作了。」

一句話兒，喜壞了高小紅，和侍立長孫玉珠兩側的小玉小珠。

小玉趕緊替她脫下了白色緇衣，小珠則取過一件上綴絳色「腰帶」，白雪絲衣，伺候長孫玉珠更換。長孫玉珠一面更衣，一面含笑說道：「既復本來面目，『懺情』二字，仍改『蕊珠』，並在桅桿上，懸掛起『東海伏波』旗號！」

小玉小珠連聲應是，長孫玉珠又說道：「我與高姑娘在湖上深談，無須伺候，你們二人可駕小舟，分赴沿岸，尋找『龍鍾酒魅』蕭三，暨假扮金不換兄模樣的『青衫狂客』宇文狂，前來『伏波舟』上相會！」

小玉小珠躬身領命，立即各駕小舟，分頭駛去。

高小紅笑道：「其實姊姊只消駛舟沿岸漫遊，蕭兄等若見『東海』旗號，定必自動登舟拜謁。」

長孫玉珠道：「那樣太以招搖，易驚世俗，其實所謂『東海旗號』，只是一條中有絳絲的白色長帶，我賦性疏淡，偶遊中原，均作男裝，從未露過本來面目，才在江湖中有『天外一珠』之謠，顯得有點神秘……」語音至此微頓，目注高小紅道：「尹宇清肩頭碎骨，經敷以『白獺髓』聖藥，三日後，定可復原，毒性方面，服了紅妹靈丹，也必早告祛淨，我們去往客艙之中，看看他呀！」

高小紅頷首道：「好，我也正想把金不換兄懷抱青衣少女，親吻不捨的那段經過，向他問得詳細一點。」

兩人到了客艙中，却頗爲意外地，發現尹宇清在病榻上，竟與拚命衞主，內傷頗重，經長孫玉珠靈藥調治，從枉死城邊，檢回一條小命的白苧二人，談得十分親切。問起情由，才知二人本是中表兄妹，並還有些青梅竹馬的幼小情苗，尹宇清十歲左右，才因事分散，天南地北，失去聯絡，但一個追隨林如雪，一個成了「寰中十劍」之一，總算都有了相當成就！

白苧一見高小紅，便苦笑說道：「高姑娘，我主人幾乎又遭一刦……」

高小紅搖手截斷白苧話頭，含笑說道：「白姑娘，我先爲你與尹宇清兄，引見一位必是你們欽遲已久的蓋代人物……」

回頭拉着長孫玉珠的手兒，向尹宇清，白苧笑道：「這位就是『伏波舟』主人，助你們倖脫大厄的東海蕊珠宮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姊姊！」

尹宇清與白苧均自久欽長孫玉珠盛名，不禁「哎呀」一聲，在枕上欠身欲起。

長孫玉珠雪衣大袖揮處，分以一度柔和暗勁，阻住他們欠身之勢，含笑說道：「我輩中人，無需客氣，尹兄與白姑娘傷勢均重，尚待復原，你們就在枕上靜聽，我姊妹有要事相告，並可能有所請教。」

尹宇清與白苧聞言，均自凝神傾聽。

高小紅先把以往各事，扼要說明，跟着便告訴白苧，林如雪因羞與長孫玉珠暨自己相見，業已赴水遁去。白苧大驚，悲聲道：「哎呀，我主人會不會……」

高小紅搖手笑道：「白姑娘放心，由赴水聲息上，已可判定林如雪姊姊不是投水自盡，而是悄然他往。何況我與長孫姊姊，從林姊姊性格上細加研究，認爲她縱然放得下情，也放不下仇，非找胡小莊，飽南山，姜天雄等，報復謀奪『幽靈門』事業之恨，與殘害紅綃姑娘之仇不可！」

白苧細一尋思，頷首說道：「高姑娘與長孫宮主的研判不差，我主人正是這種有恩報恩，有怨報怨性格！」

高小紅笑道：「既然如此，我要白姑娘仔細揣摩揣摩林姊姊如今的可能去處，我和長孫姊姊要設法相助，免得她單獨向羣凶尋仇，其勢太孤，容易又生差錯！」

白苧聞言，知道事關主人安危，遂微闔雙目，不再分神地，在枕上細細思索。

高小紅轉身走到尹宇清榻前，嫣然笑道：「尹兄，你肩上碎骨，經長孫姊姊用東海聖藥『白獺髓』接合，三日後便可復原，劇毒則服我靈藥，也告祛除無事，並恭喜你與白苧姑娘兒時親侶久別重逢。」

尹宇清知曉高小紅與金不換已成事實，接口一嘆說道：「高姑娘不必再說，人生緣福，各有來因，尹宇清既悉詳情，自有分寸！」

高小紅聽他已作暗示，芳心大慰，含笑說道：「尹兄，如今長孫姊姊已與飽南山等約定一月以後，雙方會戰於『洞庭西山』，目前雙方各邀友好，堅强陣勢，關於金不換兄踪跡，頗關重要，費人猜尋，想請你把那夜見他情景，說得詳細點。」

尹宇清有點尷尬地，皺眉說道：「高姑娘與長孫宮主請相信我如今對於金不換兄決不會再存絲毫敵念……」

長孫玉珠道：「尹兄請講，我與紅妹均知你所說定係目睹不會有半句虛言！」

尹宇清道：「那夜情況，有點奇特，金兄是從一處漁舍之中，倉皇走出，雙手捧抱一位青衣妙齡美女，兩人並四唇相合，親吻不捨！」

高小紅道：「尹兄所見僅此？」

尹宇清道：「金兄步履飛快，我見狀驚奇，只怔得一怔，他已懷抱那青衣少女，沒入暗影之中。」

高小紅側顧長孫玉珠苦笑叫道：「姊姊……」

這「姊姊」二字才出，長孫玉珠目中神光微閃，向尹宇清問道：「尹兄，金不換兄與那青衣少女是否始終四唇相合，不曾片刻分開？」

尹宇清點頭道：「正是，我當時頗覺奇異……」

長孫玉珠不等尹宇清再往下說，便自笑道：「尹兄所謂『奇異』，是否覺得金

兄若與那青衣少女調情，大可就在漁舍內卿卿我我，甚至鳳倒鸞顛，用不着出戶而爲，並那等片刻不捨？」

尹宇清方一頷首，高小紅便失聲叫道：「長孫姊姊，你慧質靈心，找出了甚麼蛛絲馬跡？」

長孫玉珠不理高小紅，又向尹宇清問道：「尹兄，那青衣少女的手足四肢，是緊緊摟纏在金兄身上？還是軟綿綿的向下垂落？」

尹宇清以近乎奇異的語音，「咦」了一聲，詫然說道：「長孫宮主，你……你怎麼也像是當時曾在場目睹？」

長孫玉珠方自微微一笑，高小紅也有所領會地，在一旁點頭說道：「我明白了，長孫姊姊推斷得極爲高明正確，金不換兄懷抱佳人，偸嚐香吻之舉，不是風流輕薄，他……他多半是在救人。」

尹宇清也被高小紅一言提醒，瞿然說道：「對了，那青衣少女的四肢綿軟下垂，又復星眸緊閉，頗像是人已昏迷模樣，但因當時我只匆匆一瞥，不是今日長孫宮主細加研判推問，竟未注意發現……」

長孫玉珠笑道：「好，我總算替金不換兄洗刷清名，不使他這回頭敗子，又沾上風流難改，故態復萌的寃枉罪過！」

「姊姊，那青衣少女是誰？她怎會昏迷不醒？金不換兄在漁舍桌上所留『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字兒，又是何意？」

長孫玉珠聽她一口氣提出了三項難題，不禁失笑道：「紅妹，我只是號稱『絳雪仙娃』，其實仍是個極普通的凡人，你別把我當作無所不知的眞正仙娃才好！」

高小紅赧然一笑，正欲發話，在病榻上靜靜沉思的白苧突然自語說道：「天目雙絕……」

高小紅目注白苧，含笑說道：「白姑娘，『天目雙絕』是誰？你突然提起這項外號作甚？」

白苧苦笑道：「這『天目雙絕』究竟是誰，我也不太清楚，只記得曾聽我主人說過，她們功力極高，與我主人師門，又有深切淵源，遂想起我主人會不會去找他們，相助對胡小莊，飽南山，姜天雄等，報仇雪恨！」

高小紅道：「這事當然大有可能，林如雪姊姊的師尊，是那一位？」

白苧道：「高姑娘知不知道約莫二十年前，江湖中有四句傳誦人口的歌詞是：『江南有三煞，兩女一頭陀，寧闖閻羅殿，莫逢冷血娥。……」

話方至此，長孫玉珠已接口笑道：「我聽說過，所謂『冷血娥』，便是『冷嫗』姜璧，『血雨頭陀』古三多，和『九毒嫦娥』孫倩倩，這三位心辣手狠，功力奇高，遇者多遭不幸的武林奇人，合稱『江南三煞』。但在十餘年前，便一齊消聲匿跡，均不在江湖走動的了！」

白苧在枕上頷首道：「長孫宮主博學多才，講得絲毫不錯，『冷嫗』姜璧多年絕跡江湖之故，是身罹惡疾，兩腿全癱，不能行動，遂乾脆在雁蕩冷霜岩，悉心造就門下，我主人就是她的衣鉢弟子。」

高小紅目注長孫玉珠道：「長孫姊姊，林如雪姊姊既是姜前輩的門下，她在情感，事業受到雙重磨折之下，會不會雁蕩參師？」

長孫玉珠毫不攷慮地，應聲答道：「不會！」這種肯定迅速的立即判斷，相當出乎於高小紅和尹宇清的意料之外，不禁均對長孫玉珠投過了訝異目光。

長孫玉珠笑道：「小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才會回家向爹娘親人哭訴，換句話說，這是弱者才有那軟懦表現，林如雪是强者，她若與金不換兄因緣美滿，幽靈門傲視百派，君臨江湖，會參師雁蕩，安慰於姜前輩之前，如今，名塲失意，情塲多磨，她只有咬緊牙關，力謀雪恨復仇，決不會投入恩師懷中，放聲一哭地，以求情感發洩！」

白苧失聲道：「高明！長孫宮主推理高明，我主人正是這種打落門牙和血吞的剛强性格！」話方至此，一片波濤聲息，似是有甚麼極快船隻，從「伏波舟」的左近，疾馳而過！

長孫玉珠雙眉微軒，「咦」了聲道：「好快的船，這像是八人合操細如一箸的『飛龍梭子艇』嘛？太湖中怎得有此？」

「嗡……颼……奪……」

一連串的異响，接下了長孫玉珠的話頭，「嗡」是弓絃之聲，「颼」是箭矢破空之聲，「奪」是硬物入木之聲！

好像是有根長箭，射中桅竿，由於箭力極勁，連伏波舟身，都爲之微微一震！

長孫玉珠哼了一聲，目注艙外問道：「是那路江湖人物，敢向已懸東海旗號的『伏波丹』如此撒野？」

一名青衣侍婢，立即進入客艙，向長孫玉珠垂手報道：「啓稟宮主，適才有條八人合操的『飛龍梭子艇』駛過，艇中一名綠衣少女，引箭射桅，箭上還繫着『紅箋』，彷彿是份喜帖。」

長孫玉珠「哦」了聲道：「那種『飛龍梭子艇』速度極快，倉卒無備之下追必不及，且把那份『紅箋』，取來我看。」

侍婢躬身過去，片刻之後，呈上一份紅箋！長孫玉珠展開看時，果然是份喜帖，帖上龍飛鳳舞的十個大字，寫的是：

「江湖金敗子，雷塔侶長孫！」

末段還有八個楷書小字，用紅絲圈起，寫的是：「敬迓高軒，元宵觀禮！」

高小紅一旁注目，失聲說道：「奇怪！哎呀，問題大了……」

奇怪的是這喜帖上「江湖金敗子，雷塔侶長孫」之語，分明是金不換與長孫聯姻，而當世武林，除了「絳雪仙娃」長孫玉珠以外，怎會又跑出第二個「長孫」？更與金不換構成飛寄『紅箋』，邀人觀禮的公開「婚姻關係」。

「哎呀，」的是「雷塔」之名，太以籠統，費人尋思，會是杭州西湖的「雷峯塔」麼？

「問題大了」是指時間，喜帖上寫明「元宵觀禮」，而「正月元宵」，恰巧正是長孫玉珠與「紅斑人豹」飽南山，「玉面飛狐」胡小莊等約定的「洞庭西山」決鬥之日！問題的確大了，並十分離奇嚴重，但再離奇，再嚴重，也要金不換故事之二的「紅燈冷血」之中解決！

故事之一「鬼魅江湖」只是開端起事，更熱鬧，更精彩，更曲折，更纏綿的情節，請看「紅燈冷血」！

七武士 (一)

馮嘉·文　盧令·圖

暗設陷阱　明脅歹徒

那人是一個高而瘦的人，是那種頎長的類型，穿上了一套深色的西服，雪白的襯衣，顯得很斯文。尤其是鼻子上還架着一副眼鏡。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大公司裏的行政級人員似的。

他也是的。

他踏入那間叫「南冰洋貿易公司」那裝飾得很輝煌的大門口裏，裏面坐着的那個穿着制服的看守人站起來對他欠身爲禮：「周經理，這麼晚？」

「是的，」周經理點點頭，「董事長在嗎？」

「還沒有走。」看守人說，「今天好像忙得很。」

「薛小姐也在嗎？」周經理問。

「當然了。」那個看守人回答。

薛小姐是董事長的女秘書，就像是董事長的右臂似的，薛小姐在這裏的時候董事長可以不在這裏，董事長在這裏的時候，薛小姐是不能不在這裏的。

周經理走進裏面去了。看守人望望玻璃門的外面。天早已黑下來了，普通的職員們早已下了班，而董事長與薛小姐則還是在裏面辦事。剛才，看守人還把外面叫來的晚飯送進去。他們連晚飯都沒有時間出去吃。這使看守人覺得，身居高位的人雖然收入豐厚，也是有他們的苦處的。那些朝九晚五的小職員們雖然收入菲薄，却用不着負什麼責任，鐘數一到就大可以拍拍屁股走掉，找尋娛樂，留下來的工作明天再去做，不必担心。身居高位的人責任就重得多了，有什麼問題發生的話，就是不吃飯也得先解決！

這樣一個時間，周經理還是要回到公司來辦事。

周經理的臉色看上去不大好，有一種面如黃蠟似的感覺，假如不是有病在身就是睡眠不足了。他還是得回到公司裏來。

裏面，董事長正坐在那張巨大的會議圓桌上與薛小姐一起在整理着一些文件。董事長是一個高大的人，眉毛濃黑，身軀壯碩，那隻椅子根本不够裝下他，扶手好像隨時會給逼得跌到地上似的。他的領帶也解鬆了，襯衣最上的一顆鈕子解開了。今天的工作實在忙！

薛小姐是一個老處女型的女人，厚厚的近視眼鏡，保守的裝扮，却還是精神奕奕，就像永不會疲倦似的。

他們抬頭看見周經理出現，董事長叱道：「你捨得回來了嗎？」

周經理忽然伸手進上裝之內拔出一把手槍。

董事長的咀巴張大了，薛小姐發出老鼠似的叫聲。

「你——在幹什麼？」董事長吶吶着問。

周經理一連放了四槍，每放一槍，董事長就抖一抖。薛小姐那老鼠般的叫聲變成尖銳的大叫，與鎗聲的迴響爭鳴着。董

事長的頭向後一仰，兩手一攤，就不動了。薛小姐也開始向地上倒下去。雖然中槍的不是她，過度的恐懼却使她吃不消了。

周經理及時把她扶起，讓她伏在桌子上。她暫時暈過去了。周經理把槍丟在桌子下面！

那個看守人給槍聲驚動，火箭似的闖進來了。他就是不會懷疑周經理，除非周經理的手上是拿着槍的。但周經理是已經把槍丟到桌子下面了。

「發——發生了什麼？」看守人慌張地問。

「我看是行刦！」周經理說，「我剛好碰見開鎗的人從那後面走了！」他伸手一指。

看守人一時更慌了手脚。他在這裏雖然是衞護員的身份，但是他却是沒有槍在身的，祇有一根警棍之類的棍子。他的工作就是防止閒人和不速之客闖進來而已。這個地方固然沒有可刦的東西，亦沒有可偷的東西，他是沒有需要用槍守衞着的。現在有人開槍，他那根棍子似乎沒有什麼大用處。但職責所在，他祇好鼓起勇氣，把棍子拔出來，但還是遲疑着。

「不要追了！」周經理說，「你沒有槍是很危險的，你過去看看董事長的情形怎麼樣，我到外面去打電話報警！」

周經理匆匆走出去了。看守人因爲用不着他追而舒了一口氣，倒沒有想到爲什麼周經理說要出去打電話：這裏面就已經有電話了。

他走過去看看董事長，那個周經理則是一直出了門外，到了路邊，拉開一部他開來的車子，坐上去，開動了。

裏面，那個看守人手足無措地扶着他的董事長。他看見董事長的眼睛閉着，衣服的胸前有三個子彈洞，却沒看見有血。

這個看守人也不能够肯定是否應該有血。像多數現代都市人一樣，他並沒有機會見過中槍的人，祇是從電影或者電視上見過吧了。他所見的有些有血，有些則沒有。而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就是祇會把董事長扶着而已。接着董事長的眼睛張開了。

「你——你沒事呀？」那看守人關心說。

「我沒事，」董事長把他的手推開站起來，看見薛小姐暈在那裏，便連忙走過去扶着她，說：「你去找點藥油來呀！」

「但是你——：」那看守人吶吶着，「董事長，你最好暫時不要走動，周經理已經去了報警——」

「他逃走了！」董事長說。

「什麼？」看守人莫明其妙，愕愕地說。

「藥油！」董事長說着伸出手。

藥油他倒是隨身携帶着的。看守人馬上掏出藥油遞過去，董事長在薛小姐的鼻子下面擦。

「但是——但是——」看守人說，「你中了槍。」

「我這衣服下面有避彈衣！」董事長說。

「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看守人莫明其妙地問道。

「遲一些再告訴你，」董事長說，「現在先把薛小姐救醒！」

那些藥油雖然不能够醫治大病，但是在這樣的急時候，却很有神效。薛小姐很快就醒過來了。她的眼睛一睜，嘆一口氣：「我——我是在做夢嗎？」

「不是，」董事長說，「你不是在做夢。」

他在椅子上坐下來，拿起電話撥一個號碼。

薛小姐迷惑地看着他：「但是你——你中了槍呀。」

「董事長在衣服的裏面穿上了避彈衣。」那個守衞說。

「他？他怎會穿起避彈衣來了？」薛小姐說，「他不過是穿着腰纏吧了，不然他的肚子更大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穿着腰纏？」那守衞問。

薛小姐的臉一紅。她的某種秘密，似乎不打自招出來了。她忙說：「我什麼不知道？你以爲我像你，在這裏是白拿薪水的嗎？」

那個守衞苦笑着，他還不知道他究竟說錯了什麼。

董事長已經撥通了電話，却咒罵起來：「他們那些人，還說可以馬上聯絡到！連電話都沒有人接！」

「我已經到了！」門口一個人說。

門口出現的是一個圓圓胖胖的中年男人，鼻子上架着一副鋼邊眼鏡，穿着一套不新不舊的西服。他跟這個地方看來倒是很配合的，因爲他看上去像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而這裏正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

一個做大生意的地方。

「呀，讓我來介紹吧，」董事長說，「這位是莫先生，這位是我的秘書，薛小姐！」

那個看守却沒有被介紹。很可能董事長也從來不知道他是姓什名誰。

「莫先生我已見過了。」薛小姐說。

「莫先生並不是你白天見過的莫先生，」董事長說，「他是——呃——我會詳細對你解釋的。你！」對那看守人，「現在沒事了，你可以出去了。」

那個看守人非常不滿意。這一連串的事情令他摸不着頭腦，他想知道一個清楚的答案，不過既然董事長叫他出去，他也祇好出去了。

莫先生看着董事長：「現在你相信了吧？」他說着從桌子下面把那把手槍拾起來。

「假如你早告訴我真會發生這事，」董事長說，「我才不肯幹呢！」

「我告訴你真會發生的，」莫先生說，「是你不肯相信吧了！」

「我——我——還以爲你是開玩笑，」董事長說，「你不該讓他對我開槍的。假如他不是射中這裏，假如他射中我的頭，或者避彈背心沒有遮住的部份呢？」

「頭部是一個太小的目標，不容易射中，」莫先生說，「一個精於殺人總是瞄準心臟的。你看，三槍都是正中心臟。」

「假如他射不中呢？」董事長說，「他並不是一個會用槍的人。我知道他是一生從沒有拿過槍的。」

莫先生微笑：「他並不是你心目中那

個人。」他檢視一下手中那把槍，「總而言之，假如你沒有穿着避彈衣，你就巳經給他殺死了！」

薛小姐在旁邊一直聽得莫明其妙，現在她終於有點明白了。她叫道：「你們早知道有這件事？爲什麼不讓我知道？」

董事長苦着臉：「恐怕你假裝不來。——那是莫先生講的。」

「但他可能把我也殺死呀！」薛小姐還是憤怒地叫着。

莫先生搖搖頭：「不會的，假如他殺了你，誰能够證明是他開槍殺人呢？」

「一個兇手就是不會留下證人的！」薛小姐說。

「這個兇手却不同，」莫先生說，「他就是須要有人證明是他行兇的。於是幾天之後，他的屍體會給在某一個地方發現，大家便會認爲他是在殺人之後畏罪自殺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薛小姐皺着眉頭說道，「我看你一定是有點神經病吧！」

董事長暫時不想如何努力向她解釋了，他轉對莫先生說：「但是周經理現在呢？你們巳把他捉起來了？」

莫先生微笑，似乎胸有成竹似的。他說：「這個我是有辦法的，我們巳經準備好了。」

「也許——」薛小姐說，「周經理是健康有點問題，影響了他的神經？他怎可能會開槍殺你呢？你們一向都是那麼好的朋友。」

「我認爲他並不是健康有問題。」莫先生說。

「你知道什麼？」薛小姐說，「他巳經病了一段時間，最近很少回來了。你看他的臉色那麼難看就知道。」

莫先生還是微笑着：「他的臉色難看是另有原因的。」

×　　×　　×

這時，那個周經理巳經把車子駛到很遠了。雖然是在很黑暗的地方，還是看到他的臉色是很難看的。正如那個看守人在他進入公司的時候也注意到的一樣。

他的臉上也沒有什麼表情。

車子一轉，轉進了一條荒僻的小路，在路邊停住了。他把握住方向盤的兩手鬆下來，擱在那裏，深呼吸了一陣，然後伸到顎骨的邊緣抓着，把鋪在那裏的一些東西刮下來了。就像那裏是有一些泥土可以讓他刮下來似的。跟着，他就把臉皮掀起，而整塊剝了下來。原來那是一隻製作精巧的軟塑膠面具，邊緣處，在適合的部份還連着一些頭髮，與他自己原來的頭髮混在一起，以使邊緣不容易給看出來。自然，這到底不是一塊眞的皮膚，所以，他的臉色就不大好看，而他也是不大有表情了。臉上的皮肉不大能够發力，一層假的皮膚，就沒有那麼容易給牽動了。

他用另一隻手掏出手帕來抹着臉上的汗，同時隨手把那隻使他窒悶不安的面具向車子的後座一丟，鬆弛地嘆了一口氣。那隻面具却忽然從後座飛回來，撞在車頭的擋風玻璃上，跌回車子的前座上。

這個人僵住在那裏了。他的臉現在巳經脫去了面具，就不再是周經理的樣子了。他這是一張兇殘的臉。現在臉上又馬上再冒出了一層汗。他慢慢地，小心地抬起頭來向照後鏡裏望望，就看到車子的後座原來有一個人坐了起來。在昏暗之中，他也不大能够看清楚後面那個人的樣子。但是他知道他是沒有弄錯的，後面的確是一個人坐了起來，他可以看到影子在移動，也聽見有人在移動的聲音。

他是太不小心了。他在上車之前也沒有先看清楚車子上有沒有人。不過，他亦是沒有提防的，因爲他並不預算有人會知道他這個陰謀。假如會有人事後在車子裏等他，爲什麼不在事先制止他呢？

他好像一隻木偶似的凝在那裏，但慢慢地伸手撩開上裝。

「不要！」後面那個人以低沉的聲音警告道，「不要亂動！」

那人的確身子沒有動，祇是右手在動，伸進上裝之內，從腰間把一把手槍拔了出來。雖然，一個坐在前座的人，要向車子的後面放槍的話，那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不要！」後面那人再警告一次。

警告顯然無效，這個僞裝的周經理還是把鎗提起來。他祇要迅速地一轉身，就可以向後座亂射一陣了。

不過可惜他就沒有這個機會了。一件硬物忽然擊在他的右肩上，使他那邊的手臂完全麻木了，連槍都拿不住，手指鬆開了，那把槍就從手中跌落在地板上。

「就這樣好了，」後面那人說，「我不想殺你！」

這個人是很難作進一步的反抗了。他顯然沒有另一把槍拔出來，跌下去了的那把槍，因爲身子給方向盤擋住，他不能够用迅速的動作拾起來，而且後面的人現在也把那件硬物抵在他的頸子上了。那是一件冰涼的長形硬物，乃是一把手槍。

「你還想動嗎？」後面那人問。

「你——」那人吶吶着說，「你究竟想怎樣？」

「我是來找周經理的，」後面那人說，「却沒有想到你並不是周經理。」

「你——又是誰？」那人問。

「我叫司馬洛，」後面那人說，「也許你聽過我，也許你沒有聽過我，總之現在是形勢比人强，你得聽我的話了。」

「我——不認識你！」那人說，「假如你是想打刼的話，我身上是有些錢的，你拿去好了。」

「別講這種無謂的話了，」司馬洛說，「我和你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剛才殺了一個人，用周經理的身份去殺的，假如我把你帶回去，你就要問吊了。」

「你——並不容易證明我就是動手的人。」那人說。

「我也不是在講證明，」司馬洛說，「我祇是知道。也許我不能證明，也會有別人能够證明的。隨之，你是不想我把你帶回去的，因爲你回去，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唔，你是——你貴姓名？」那人又問。

「司馬洛，我猜你是沒有聽到過有我這個人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先生，」那人說，「講到好處的問題，假如你把我押回去的話，也不見得對你會有什麼好處吧？」

「這就要看情形了。」司馬洛說。

「假如我可以給你一點好處呢？」那人問。

「你的身上有錢，但是並不多，」司馬洛說，「我剛才也巳經摸過了。」

「我有辦法從別一個地方找到錢的。」那人說。

「多少？」司馬洛問道。

「不會太少，」那人說，「不過，你對這件事情究竟知道多少呢？」

「不多，」司馬洛說，「因此我倒也想知道爲什麼你要用一個這樣奇怪的方法殺人。」

「假如——假如你知道得不多，」那人很小心地選擇字眼說，「那你又怎會出現在這裏呢？」

「我本來祇是對周經理感興趣，」司馬洛說，「有一位朋友對周經理很感興趣，因爲他懷疑周經理可能是與他的女朋友太要好一點了。我祇是負責弄清楚一下情形，倒沒有想到，原來我看着的，却不是我心目中要看着的人。」

「這樣說，」那人說，「你也不是周經理的朋友了。他這人的確相當風流。你是——一位私家偵探？」

「我還以爲我是很出名的呢，」司馬洛說，並不否認也沒有承認這私家偵探的身份，「不過不要緊，我想知道你究竟在攪什麼鬼。」

「你聽我說呀，」那人現在是開始安靜下來了，「好奇心是不一定需要滿足的，有些時候，知道得太多，反而對自已沒有好處。而我們現在是大人了，我們要談的就是好處的問題。譬如說，我給你一萬元，你忘記了這件事情如何？」

「你並沒有一萬元。」司馬洛說。

「身上沒有，」那人說，「但是我可以拿給你。」

「讓你去拿，我在這裏等你嗎？」司馬洛說，「我不是一個小孩子。而且打電話叫朋友拿來也是不大好的，我不知道你會叫一些什麼朋友來。」

「你跟我回家去拿。」那人說。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司馬洛問。

「沒有人。」那人說。

「假如這是一個詭計，」司馬洛說，「那你最好想清楚一點，我是拿着槍指着你的人，而我手上的槍在分手之前是不會指着別個地方的，而我也不是容易中計的人。」

「我知道，」那人說，「我們既然都是想得到好處，那我就沒有理由使用什麼詭計了。」

「你家裏怎會有一萬元那麼多？」司馬洛問。

「你既然知道我剛才幹了一件什麼事情，」那人說，「那你也知道我是計劃逃走的了。一個要逃走的人，當然是準備現錢的。」

司馬洛想了一會，說：「那很好，不過，我要五萬。」

「這怎麼行？」那人抗議地道。

「一條人命值五萬元，這價錢是很便宜了，」司馬洛說，「給你五十萬，五百萬，你把你的性命給我，你肯不肯呢？」

「我沒有那許多錢，」那人說，「我家裏祇有二萬五千元，我從哪裏拿五萬元給你？」

「兩萬五也是好的。」司馬洛說。

「對分呀，」那人說，「每人一萬二千五。」

「你又來了，」司馬洛說，「人命是無價之寶呀。」

「我要逃走的！」那人說，「我沒錢怎麼逃？我逃不掉，你也是不得了的。」

「那好吧，」司馬洛說，「我留給你五千元好了。五千元可以够你逃到很遠了。我要兩萬，留給你五千。」

「好呀，好呀。」那人無可奈何地答應。

「那開車呀。」司馬洛說。

「讓我先講清楚一件事情，」那人說，「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就會打開箱子，把錢拿出來。我的確是祇有兩萬五千元，你可能打算殺死我而多拿五千元，但是這是不行的，我有很多朋友，他們會找到你的。」

「你有許多朋友？」司馬洛說，「那你即是叫我殺死你了。你活着，不是更加想找到我了嗎？」

「我活着，我就不找你，」那人說，「因爲我不想人家知道我在做這件工作時出了錯，所以，我祇好自認倒霉，送給你二萬元，忘了這件事了。」

「唔，」司馬洛說道，「這倒有點道理。」

「所以，」那人說，「你拿二萬元走是最好了。不要全部拿了走掉，也不要殺掉我全部拿了。」

「你倒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司馬洛說，「你居然敎我走一條最光明的路。」

「今天，我是一個倒霉的人！」那人痛苦地說。

「好了，」司馬洛說，「開車吧，我們回家。」

那人開動了車子。司馬洛還是坐在後座。那人在開車之中，是沒有機會把跌在腳下的手槍拾起來了，而司馬洛去拾的話又是一件相當冒險的事情，所以他就暫時不加以理會了。

司馬洛問：「我們現在就是要回到周經理的家去？」

「當然不是。」那人說。

「你是從那裏出來的吧。」司馬洛說道。

「不錯我是從那裏出來的，」那人說，「但我不會再回去了。」

「你正在做的眞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情，」司馬洛說，「你既然可以冒充周經理，那你是可以過着很高水準的生活了，爲什麼又要撤退呢？」

「這是不能够長久繼續下去的——」那人說着又忽然不再繼續講下去，而咬牙切齒地說，「你還是別管這些事情吧。假如你想好好地花那兩萬塊錢，那你對這件事情還是知道得愈少就愈妙！」

「好吧。」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在沉默之中前進，後來到達了一條街上。那人伸手一指說：「我是住在那座大廈裏，但是門口不能停車，我

得先找一個停車位把車子停下來。」

「那很好。」司馬洛說。

他之所以說很好，那是因爲他看到那座大廈是一座不能入於高尚那一類的住宅大廈，相當舊，而每一個單位都住很多人那一種。這種大廈雖然也有一個守門人，不過由於出入的人太多了，這個守門人也很難盡忠職守，注意每一個出入的人是否有可疑之處，因此通常就是採取放棄干涉的態度。他們進去應該不會有困難。

大廈附近那些街道的路邊都是密麻麻地停滿了車子，由於是一個人口相當擠逼的地區，因此他們要兜了好幾個圈子才能够找到一個停車位，把車子停好。

那人說：「我們是要步行一段路才能到的，這一點你大概是明白的吧。」

「我是明白的。」司馬洛點點頭，「我有一件上裝，上裝搭在手上，槍就給上裝掩蓋着，所以槍咀還是對着你的！」

那人苦笑着：「這種事情，你做起來倒是相當熟手。」

「我並不是昨天才出世的。」司馬洛說，「現在你先下車呀，你還有一把槍留在車子裏，不要去碰了。小心點，不要逃，你逃得不够快的。」

那人打開車門下了車，司馬洛巳經用上裝搭着槍指着他了。司馬洛把他指揮到行人路邊一個不容易逃走的地方，然後自已才小心地下車。

跟着他就走在那人後一步的地方，說：「你先走呀，我們是朋友，你得露出一點笑容。」

那人能够露得出來的祇是一個苦笑。

他們一先一後地步行着，回到了大廈那裏。

大廈的守門人果然連看也沒有看他們一眼。

他們的打扮，並不像是值得注意的人。那守門人做夢也不會懷疑到那件上裝的下面是藏着一把手槍。這種事情是在他的一生之中都沒有發生過一次的。他所注意的不尋常事情並不是這一種。

兩個人順利地進入了昇降機，到了一個高層的單位。

那人用門匙開門進去了。裏面果然是沒有人的，祇是一個很小的單位，嚴格來講，一兩個人住是差不多了，雖然亦有些人家會八九個人住在一起的。

「唔，」司馬洛四面望望，說，「這個地方也還佈置得不錯，你打算就這樣把這裏的一切丟下跑掉嗎？」

「這裏連傢俬租回來的，」那人說，「拿幾件衣服一走就是了。」

「對了，」司馬洛說，「很好的安排，你這裏有保險箱嗎？」

「沒有，」那人搖搖頭，「我又沒有什麼貴重東西收藏起來的。」

「兩萬五千元不算貴重嗎？」司馬洛說。

那人聳聳肩。也許他認爲這算是小兒科吧了，不過，既然司馬洛說是貴重的，他也不願意提出異議了。聰明的人在這樣的情形下不會自認闊氣。他說：「在房間裏。」

他領着司馬洛走進房間，伸手從衣櫃的頂上拿下一隻皮箱，放在床上，要動手打開。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這箱子裏不會有一把手槍吧？」

「我哪裏有這許多手槍？」那人苦笑着說。

「好，打開來吧。」司馬洛說。

他站到那人的右後面，這樣，那人打開皮箱時，他也同時可以看到皮箱裏的東西，而不會給皮箱遮住視綫了。而且他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人的右手會有一些什麼動作。司馬洛是一個高手。

那人倒也並沒有那種詭計，他把皮箱打開了，就把皮箱內的東西都傾倒在床上，全部都是衣服。

「我看不到兩萬五千元，」司馬洛說，「我連一元都看不到！」

那人用手指點了點箱底：「就在這裏面。」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比保險箱更好了，有保險箱在，人家知道往那裏找，放在這裏，人家不知道。」

「是呀，」那人說，「你很熟行，跟你交易也是一件爽快的事情。」

司馬洛微笑：「也許你將來就會後悔了。」

「希望你不會令我後悔。」那人說，「現在，我要掏出一把刀子，把這箱底割開了。」

「可以的，」司馬洛說，「祇要你這刀子不是刺到我的身上來就行了。」

那人掏出一串鎖匙，鎖匙上就是連着一把小刀的。

那人用這小刀把箱底割開。那箱底的夾層是很薄的，除了紙張之外，實在也藏不起什麼來。那人也就是在那裏面藏着鈔票。他把鈔票取出來，放在床上，數了一遍，分成兩叠。一叠厚得多。他說：「這裏是兩萬元，你的，這裏五千元我的。」

「用不着分了，」司馬洛說，「都給我！」

那人沒有轉過來，身子慢慢地僵住了。他說：「這不是聰明的做法，我巳經對你講過這件事情的利害關係了。」

「我還是不大相信你們有這麼厲害。」司馬洛說，「也許你提一些名字，看看我認不認識吧。」

「我不提什麼名字，」那人說，「你要拿這些錢，你把這些錢都拿去好了，我可以保證，多了五千元，對你不會有好處的，不值得！」

「我看你是在嚇我吧了，」司馬洛說，「你並沒有什麼有力的後台。我不殺死你，你也許會想辦法找我，我殺死你，我就沒有什麼需要担心的了。」

「那你會很後悔的。」那人說。

「我給你一點時間祈禱吧。」司馬洛說。

「等一等，等一等，」那人說，「我們再談一談！」死亡到底是最大的威脅，沒有人會不怕死的，面臨死亡的時候，一個人也很難繼續保持着什麼秘密或者守着什麼原則了。

「你還是祈禱吧，」司馬洛說，「我巳經看穿了你。」

「你聽我講，」那人恐懼地轉過身來，「你也有聽過七武士吧？」

「我是聽過了，」司馬洛說，「你是七武士的人？」

「是的。」那人道。

司馬洛遲疑着，正以懷疑的眼色看着他。

「你想想看，」那人說，「我今天做這件事情，你看看像一件簡單的事情嗎？這是一件大事。七武士是做大事的。他們做的不會是小事，也不會是簡單的事。」

「你們究竟是在攪些什麼鬼？」司馬洛問。

「我告訴了你，對你會有好處嗎？」那人說。

「講到好處，」司馬洛說，「也許我殺了你會更好了。放你活着，你一句話，我往哪裏躲？」

「我不會講的，」那人說，「我剛才巳經告訴你了。我這個組織是很嚴格的，我做這件事，給你捉到了，那是我倒霉，假如上頭知道了，我也不得了。你敢講，我都不敢講呢！」

司馬洛看着他，沒有做聲。那人也看着司馬洛，忽然又大表疑惑。他說：「你在笑什麼？」

「我在笑，」司馬洛說，「假如你的上頭知道你並沒有殺死那個董事長，那會怎樣呢？」

「沒有發生的事情，何必去想？」那人說。

「他並沒有死，」司馬洛說，「他穿着一件避彈背心。」

「你是——在開玩笑！」那人瞪目看着司馬洛，然而，他同時又隱約感覺到，司馬洛這句話，似乎是有可信之道的。

「你有沒有看見他在流血？」司馬洛問。

對了，這一點的確是有點可疑的。那人說：「但這種事情不一定會流血的，不一定會那麼快！」

「你不相信，」司馬洛說，「那是很容易證明的，你給他一個電話就是了。」

「假如你是在開玩笑，」那人說，「那你是浪費時間了，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講你不相信，」司馬洛說，「你打電話好了。事實上我這是一個命令。我手上有槍，我命令你打這個電話。」

那人瞪目看着司馬洛：「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打了這個電話，你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現在這個時候，那人是有着一種很強烈的上當的感覺了。但是他却沒有什麼辦法。他現在是沒有什麼轉變的餘地了。他苦着臉走出去打電話。

司馬洛跟在他的後面。在電話的方面，那人也不能够使用什麼詭計，因爲司馬洛是看着他撥什麼號碼的。

那人撥了號碼，一面還是狐疑地看着司馬洛。電話接通了，他以另一種聲綫講話，那顯然乃是僞裝周經理的聲綫。他說：「薛小姐嗎？董事長在不在？」

等了一等，那邊有聲音傳過來了，那人說：「你——你在那裏幹什麼？」

電話裏面傳來的是相當響亮的聲音，那人沒有回答，很快就把聽筒掛回，而且放了手，就像聽筒上是有什麼病菌會傳到他的身上來似的。

「怎樣了？」司馬洛問道：「他說什麼？」

「他——」那人吶吶着，「他說——他問我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那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呢？」

那人頹喪地走過去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似乎連站立的氣力都失去了似的。他以沙嗄的聲音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倒想問你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司馬洛說。

「你一定都知道了，」那人說，「別跟我開玩笑吧！」

「老實講，」司馬洛說，「我實在也知道得不多，我最想知道的其中一件事情你剛剛巳經告訴了我了。這件事情是七武士做的，這一點我本來是不知道的。」

那人的臉更加接近死灰的顏色了。他吶吶着說：「你——你究竟想怎樣呢？」

「我正在爲你担心！」司馬洛說，「你知道嗎？我可以就這樣走掉的，既不拿你的錢，也不殺死你。既然這是七武士所主持的事情，他們叫你殺一個人，你却並沒有成功。我看他們一定會懲罰你的。我看董事長一定巳經報警了，你遺下了一把手槍，有薛小姐作目擊證人，指出這件事情是周經理做的。你冒充周經理開了槍，但是你却沒有把人殺掉！」

「不——不要這樣！」那人吶吶着，「不要這樣。」

「那你想我怎樣呢？」司馬洛說，「難道你要求我把你殺掉嗎？」

「我——我也不想死：：」那人哭喪着臉說，「讓我們好好地談一談吧。」

「你看，」司馬洛說，「這就是你的消息不够靈通的缺點了。假如你知道我是誰，認得我的名字，你就不會對我講那麼多你不應該講的話。」

「你——你想怎樣，你告訴我好了。」那人說。

「這意思即是說你是願意合作了。」司馬洛說。

「我——我沒有選擇。」那人說。

「那麼，」司馬洛說，「你合作的第一步就是告訴我眞正的周經理究竟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那人說。

「你叫什麼名字？」司馬洛問。

「章雲。」那人可憐地說，「我的證件上有——」

「名字現在是不大有意義的了，」司馬洛說，「你這樣一個人，很可能有很多個假名字，也用過很多個假名字。你的眞名反而不流行，而且我亦不過是要一個稱呼吧了。章雲，你怎可能不知道周經理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呢？你正在假冒他呢。」

「他——不是由我負責的，」章雲說，「他是——你知道，我不會有空把他困起來。那是由另一個人負責的。」

「誰？」司馬洛問。

「那是——你也許不認識他的。」章雲說。

「你告訴我好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他是誰，你告訴我他是什麼模樣的，你告訴我在哪裏可以找到他。」

「他是魏立堅，」章雲說，「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裏可以找到。」

「爲什麼？」司馬洛問，「難道你們之間沒有聯絡的嗎？」

「不需要聯絡，」章雲說，「我們的工作已經分開了，我沒有理由還要去找他。我是負責冒充周經理，他是負責處置周經理。」

「處置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收藏起來。」章雲說，「當然得收藏起來了。不然有兩個周經理同時出現怎麼辦？」

「我的意思是他究竟是死了還是活着。」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章雲說。

「你認爲呢？」司馬洛問。

「我認爲他可能是活着，」章雲說，「但是活得不久。」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做這件事情的作用就是嫁禍於他的身上，」章雲說，「我殺了人，之後他的屍體就要出現了。他是殺了人之後畏罪自殺。但是他不能死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我猜就是明天或者後天，當這件命案的事情傳遍了之後，他的屍體就會出現。」

「明天還是後天？」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章雲說，「這不過是我猜的吧了。這件事情，並不是由我負責的。」

「你究竟知道多少？」司馬洛問。

「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章雲說。

「你還是從開始的時候講起，講一遍吧。」司馬洛說。

章雲現在也已經心慌意亂了，根本沒有說謊的意志。他告訴司馬洛，他是一個有相當表演天才的人，事實上他當過演員。他近兩年才是替七武士工作的。在這之前他刦過銀行，他會用槍，但他不會殺過人，有一次在刦銀行的時候開槍把銀行的電視錄映機打壞了，那就是他用槍用得最兇暴的一次了。

之後，他就給七武士所羅致了。這是一個做大事的機會，而且酬勞一定不低的，因此他也接受了，雖然他還不知道他要做的是什麼事情。總之他相信七武士一定已經清楚了他有一些什麼能力，而不會派給他一件他做不來的任務的。在最初的時間內，他並沒有做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情，有兩次，他祇是奉命去把一個他不認識的人刦持到一個地方去，等幾個鐘頭，然後放掉。他根本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也用不着知道。他猜那些人是需要嚇一嚇的。假如他不慎失手的話，他也無從招供，他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指揮他的祇是一個來歷不明的電話。

這種容易的工作，他却可以得到很優厚的津貼，那眞是何樂而不爲，後來，到了最近，這個重要的大任務就終於降臨在他的身上了。他奉命跟這個魏立堅聯絡，他們一起在暗中觀察這個周經理的生活情形！

那時候他就明白他的最大作用就是他的身裁和面型都與這位周經理很近似的，雖然臉相長得不同，但是加上了一隻人工製的面罩，就可以冒充了。

他們經過了一番觀察之後，有一天晚上，闖進周經理的家中，把他擊暈，由魏立堅帶走了，他就戴上了面具，冒充周經理，也冒充他的聲音。由於有過演戲的經驗，所以這件事情做起來是並不如何困難的。連聲音也可以冒充。而且周經理又是獨身漢一名。不過他到底是冒充的，因此他不方便回公司去上班，於是他就稱病在家。而由於他這個職位很重要，他不上班，就使董事長很不滿，不免要對他發脾氣。這是一個他可能會帶了槍去槍殺董事長的動機。

到了今天晚上，他得到命令，就去行事。

但是這件本來應該不難做的工作，他却做壞了。

他對於他的任務的所知就是至此爲止了。

「以後，你打算逃到哪裏呢？」司馬洛問，「這個沒有命令嗎？」

「沒有，」章雲搖搖頭說，「但我相信我逃到什麼地方去，他們都會找到我，再跟我聯絡的。」

「你沒有想到當他們再跟你聯絡的時候就是送你到地獄去嗎？」司馬洛說，「你的利用價值已經完了。」

「我不相信，」章雲說，「我活着也不見得對他們會有什麼傷害。也許他們對我是還用得着的——不過現在講這個也沒有用了，現在我已經——」章雲頹喪地用兩手抹着自己的臉。

「你沒有殺過人，」司馬洛說，「這在你來說是一個有利之點。雖然你剛才是企圖殺過人的，但是你總算沒有殺成功，我們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把眞正的周經理找回來！」

「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章雲說，「這是魏立堅負責的事情。我相信也許他會比我知道得多，那隻面具也是他交給我的，但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

「我沒有時間對你解釋這個了，」司馬洛說，「我們得快點找到周經理，不然他就活不下去了。」

「我辦不到，」章雲說，「他是在魏立堅的手中，我不知道魏立堅把他放在哪裏，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魏立堅。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魏立堅。」

「媽的！」司馬洛說，「我們不能够假裝說董事長眞的給殺掉了。假如這段假消息發出去，周經理是死定了的。但是假如明天報紙上沒有新聞，他們又找不到你，他們也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失敗了，周經理還是活不成。他們沒有理由會放他活着回來的。看來我們就祇有這一個晚上的時間找他了。」

「我——祇是知道他必然是在本地，」章雲說，「而且他此刻應該是還活着的。他似乎沒有理由會在行事之後到很遠的地方自殺。而他假如在此之前先死了，那是檢驗得出來的，那時就會證明行兇的人實在不是他了！」

司馬洛還是焦急地搓着自己的下頷。

「也許，」章雲說，「你可以發假消息說董事長眞的是給周經理殺死了，那麼

也許還可以拖到兩三天的時間。」

「爲什麼可以拖到兩三天？」司馬洛問。

「一個人殺了人之後當然是逃走，」章雲說，他現在變得很熱心幫忙了，「假如他是計劃殺了人之後就自殺的話，他當場就已經幹了。他走了之後，經過兩三天之後，發覺自己已是做了一件無法挽回的大錯事的時候，他才想到自己是走投無路了，於是結束自己的性命。」

「你肯定有這兩三天嗎？」司馬洛問道。

「我不能肯定，」章雲說，「但人的正常反應是這樣的，要兩三天之後死才像樣！」

「他們不一定會等兩三天，」司馬洛說，「既然有人親眼目擊行兇者是誰，也用不着等了。」

「但——」章雲聳聳肩，「這祇是一種賭博。假如明天沒有這命案的新聞，那就可以肯定周經理不會活過明天中午。」

司馬洛還是把下頷拚命搓着，就像他的腦子是長在那裏似的。

章雲不大能够幫助他思索這個問題，所以章雲有時間思索別的問題。章雲說：「我不大明白，既然你們捉到了我，怎麼又會捉不到魏立堅呢？」

司馬洛瞪了他一眼：「我們是發現得太遲了一點。來吧，跟我走！」

「到哪裏去？」章雲問。

「收拾行李跟我走！」司爲洛說，「把錢也帶着呀，那些錢是你的。」

章雲祇好乖乖地從命，把那隻箱子收拾好了。他提着箱子走在司馬洛的前頭，司馬洛仍然是用上裝搭住手槍跟在他的後面。司馬洛並非不信任他，祇是認爲這樣會保險一點。

還是由章雲開車。

「帮帮眼！」章雲說，「看看有沒有人跟着我們呀。這件事情我做得不好，不然我也不會給你捉到了。」

「行了。」司馬洛說。他並不顯得緊張，也不像在發揮他的注意力。章雲祇能相信他是另有一套本領的了。

「我們現在到哪裏去呢？」章雲問。

「先到白堤路去吧。」司馬洛說。

他既然祇是講出了一條路的名字，章雲還是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了。章雲祇好就把車子開到這條路去。章雲自己是發現不到有人在跟踪的，而司馬洛則似乎並沒有去留意這個問題。假如司馬洛眞是在注意着的話，那麼司馬洛的確是眞的另有一套本領的了。

他們的車子進行之中，章雲又問道：「你可以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嗎？」

「有時我怕自己太出名，」司馬洛說，「太多人認得我，使我做事的時候引起不便，現在，我慶幸我還未致於那麼出名了。總算你也不認得我！」

司馬洛告訴了章雲他是誰。他就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而且總是管那些大事。他的好管閒事和好打不平的性格，就使他常常有機會跟一個國際性的對抗犯罪組織合作了。有時他是自己一個人單獨行動，但這一次，他則是與這個國際性的犯罪組織合作的。

「就是由一位莫先生主持的？」章雲問。

「是的，」司馬洛說，「唔，看來還是莫先生比我出名得多了。」

「我——呃——也是聽過吧了，」章雲說，「見到了他，我也不會認得的。」

「你很快就會見到他了。」司馬洛說道。

章雲困難地咽了一口口涎。司馬洛微笑道：「你害怕嗎？」

「我——害怕是一直都害怕了，」章雲說，「不過，照我所聽到的，你們似乎是並沒有把人處決的習慣的。」

「這種事情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司馬洛說。

「但是像我這樣的人——」章雲說，「我的意思是說，我並不是一個這麼大的目標。」

「這要看看你一會兒的表現如何了。」司馬洛說。

「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章雲問。

「車子開得快一點。」司馬洛說。

這時車子已經到了白堤路了。這條路的一邊是山，一邊是海，有些地方，由於地勢的關係，假如把路築得長，繞過去，會花費更大，不如把擋路的山鑽一個洞，直透過去，因此沿路上就有一些或長或短的隧道。

章雲加速一點，進入了一個比較長的隧道之中。他忽然吃驚地說：「唏，看前頭那部車子！」

前頭有一部巨大的貨車正在行駛着。

這貨車的後截就是一隻巨大的箱子，連窗門都沒有的。現在，這隻巨大的箱子的後面的門正在放下來。那門是吊上去的，通常放到地上，就成爲一塊斜板，方便把貨物推上去。

現在，車行之中，這塊板却放下來了，露出那隻大箱子的內部，黑漆漆的，在章雲看來就像是一隻大咀巴準備把他吞噬似的，很是駭人。

「我要找的正是這部車子，」司馬洛說，「開上去好了。這樣我們就用不着担心跟踪問題了。雖然我也不相信有人在跟踪我們。」

「好呀，」章雲說，「不過，假如有人跟踪，即使是給我們擺脫了，還是救不了周經理的命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所以我祈禱沒有人跟踪我們。希望他們對你是有充足的信心的，認爲不需要跟踪着你呀。」

「我相信他們是對我有信心的，」章雲說，「我替他們做過幾件事情，都沒有出過差錯。這一次——我看實在也不是我錯。」

「在他們看來你也有錯的，」司馬洛說，「你應該跟我們拚命，你殺不死我，就是我殺你了。你不够忠心。」

「別嚇我了，」章雲說，「我已經開始合作了，我也會繼續合作下去的。」

他們追上了那部大貨車，那板的邊緣已經放到了地下，板後由於有兩隻輪子，所以不致於刮到地面，不過那塊板震動起來，還是發出很吵耳的聲音，尤其是在隧道之內，聲音是沒有別的途徑可以逃出去

的。

車子駛上了斜板，進入了那隻大箱子的內部。那裏面是很寬大的，三部車子都可以容納得下，所以空位是不成問題的。

那斜板又自動升起來，把那隻大箱子封住了。

貨車從隧道中出來的時候是毫無異狀的。那隧道口之外有三條去路，貨車駛上了其中一條。

假如有人在後面跟來，就再也無法找到章雲的車子了。

這並不是一個很新的失踪方法，不過却是需要有相當的人力物力才能夠做到。莫先生那個組織就有這種人力物力，所以司馬洛有時覺得，與莫先生的組織合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這種事情他一個人就做不到，要得到相同的效果，一個人就要費很多氣力。

在那黑暗的大箱子之內，司馬洛伸手扭亮了車子裏面的燈，鬆了一口氣。

「你們計劃得眞周詳，」章雲說，「連這貨車都已準備好了，似乎事情的每一步發展都是一如你之所料的。」

「不要過獎，」司馬洛說，「我不過是身上藏着一隻無綫電通話器，我跟你講的每一句話，總部全部都可以聽到的。我們是預備了這貨車，但是你假如不跟我走，貨車就不會開到這裏來了。」

「那麼你們的總部已經在開始調查這個魏立堅的下落了？」章雲問。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他這個名字是眞名，或者是一個他從來沒有用過的假名，那就找不出他的檔案來了。」

「那我也不見得能夠帮什麼忙呀？」章雲說。

「你是見過他的人，」司馬洛說，「我猜他在見你的時候，不會也是戴着一隻那假面具吧？」

「我看不是的，」章雲說，「也不需要這樣。他們不信任我的話，又何必叫我做這件事情呢？」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既然你是見過魏立堅的眞面目的，你就可以把他的樣子形容出來了。」

「你的意思是——」章雲說，「製一張圖像之類？」

「是的，」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正是這樣。這會是一件相當辛苦的工作，也可能會花很長的時間，但我希望不要花太長的時間，因爲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這個我也不敢肯定的，」章雲說，「我並沒有什麼把握呀！」

「但是我對你却是相當有信心的，」司馬洛說，「普通人若果做起這件事情來會很慢，那是因爲有些人較爲特別的，他們並沒有豐富的想像力，腦子裏沒有圖畫感，再看見一個人是認得的，但是你叫他們把這個人的五官細節準確地形容出來，他們却是辦不到了。你却不是這樣。」

「你怎麼知道？」章雲問。

「因爲你是演過戲的，」司馬洛說，「這是第一點。有演戲經驗的人，必然會有一種習慣，觀察別人的面部，分析和記牢別人的一切細節，對不對？而且，你也花過一些時間去研究周經理，以便模彷他。你模彷起來亦是很像的。」

章雲聳聳肩：「你倒是講得沒有錯的，看來你對我的了解是更多過我自己。」

「這祇是邏輯，」司馬洛說，「推理而已。」

沉默了一下。車子雖然是停定着，却並不見得舒服。那貨車在行駛之中是搖擺得很厲害的。後來，章雲又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爲什麼你們發現了，又會發現得太遲呢？我實在不明白。既然你們連避彈衣都準備好了——」

司馬洛嘆口氣：「就是發現得太遲一點。當我們發現你是假裝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機會見到魏立堅。我們也觀察了好一陣才看得出你是假裝的。不能夠說你扮演得不好，假如我們不是先有懷疑，就未必能夠發現你是假裝的了。你的臉皮，祇是色澤的方面有點破綻。那到底因爲是一件死物。而你稱病，就很巧妙地解釋過去了。我們不敢打草驚蛇，把你抓起來問話。我們小心地監視着，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其他的綫索，然而我們却沒有發現你有與任何其他的人聯絡。祇有你一個人，沒有別人。董事長不大肯相信我們的故事，你不知道我們花了多大的努力才能使他答應穿上那件避彈背心。」

「他應該多謝你們，」章雲說，「假如他不是穿上了這件避彈背心的話，他現在可能已經死掉了！」

「也許他也在咒我們，」司馬洛說，「假如他相信眞會發生這件事情，他無論如何都不肯穿那避彈衣做靶子了。」

「當然他也並不知道我的槍法是很準的。」章雲說。

「坦白講，」司馬洛說，「就是你和我，都是寧可做放槍的人而不做擋槍彈的人了。」

「我也坦白講一句，」章雲說，「我也是沒有把握的，我的槍彈可能射中別處。你不知道我當時是多麼害怕，我從來沒有殺過人，當我要扳槍機的時候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一個沒有抵抗的人開槍是很難的，」司馬洛說，「假如是爲了自衞那又不同。」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爲了自衞而幹過這種事情，」章雲說，「當時我是那麼害怕。但是沒有辦法了，假如我不幹的話，我是死定的。」

「你這幾句坦白話，我是不會跟那位董事長講了。」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心臟病。」

「但是，」章雲說，「我還是不明白，這樣做有什麼作用呢？這是一個什麼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沒有兇手。」司馬洛說。

「什麼沒有兇手？」章雲問。

「周經理跟董事長有意見，他拿槍去把董事長殺掉了，」司馬洛說，「後來他又畏罪自殺了，那就是沒有兇手了。假如派人把他們兩個人謀殺，還是會有人追究誰是兇手的。」

「但是這樣做誰會得到好處呢？」章雲問。

「不久之前，」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在奇怪這一點，但是現在我就知道是你

們的七武士得到好處了。」

「七武士不是我的了，」章雲說，「但我還是不明白他們會得到什麼好處。」

「這一點一定很複雜，」司馬洛說，「還需要詳細研究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種事情發現得太多一點了，不會是巧合。三個月之前五洲企業的兩個大股東就是這樣死的。你有沒有聽過？」

「我聽過了，」章雲說，「其中一個要去勾引另一個的妻子，妻子哭訴丈夫，丈夫去找他算帳，給他推下樓死掉了。這個人見出了命案，逃走了。但是他知道他是逃不了的，於是最後：:他自殺了。」眉頭皺着。

「是的，」司馬洛說，「你記得沒有錯。」

「不是自殺，」章雲說，「是他的屍體給發現了。但因爲是有人目擊他殺人的，因此他自殺就應該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了。」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幾天之後周經理的屍體出現，又有誰能說那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呢？」

「這個——」章雲說。

「我們到了。」司馬洛說。車這時抖了抖，便停了下來。司馬洛打開車門下車。貨車後面那塊板也放下去了。章雲發覺他們已經是在一座巨大的地下車房之內。

一下車就是在這座車房之內了，因此章雲無法知道那部貨車究竟是走過了一些什麼路，以及他們現在是到了一個什麼地方。

那裏已經有人在等着了。司馬洛揮揮手：「我們走吧！」

他們跟着兩個人走，從一個側門離開車房，進入了一條走廊，到達了一座升降機。升降機把他們帶上了兩層樓，又在一條走廊吐出來。他們給領到了一間房間。

「你馬上就要開始，」司馬洛說，「魏立堅這個名字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檔案上，現在得靠你了。你要盡可能快！」

章雲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那房間裏果然是已經弄好了一切的設備了，有一座小型的銀幕，有兩個人員正在銀幕旁邊。燈光很暗銀幕則是很亮的。

其中一個人說：「章先生，我們現在開始了，首先請你大略形容一下這個人的樣子。」

司馬洛關上了門，出去了。他繞着走廊走到一間黑暗的房間進去，在一張沙發床上躺下來，閉上了眼睛。他的初步工作是已經完成了。現在祇是在等着章雲做工作。他是可以休息一下的。在這樣的時候，他自己也無法猜到他什麼時候會要做一些很吃力的工作，因此他是必須盡量爭取休息的機會的。

× × ×

而在另一方面，他的臨時上司莫先生則還是與那位董事長在一起。莫先生正在與外間通話。雖然那公司裏有的是電話，他却還是喜歡用他自己的聯絡工具。現在他的手上是正在拿着一隻手提原子粒收音機似的無綫電通話，他說：「很好，很好，他們已經到了，那就盡快工作呀，找到人是最要緊的。」

他把無綫電放回袋裏，說：「兇手已經給我們捉住了，現在我們正在設法把周經理找回來。」

「我仍然認爲兇手就是他。」董事長說。

「大人，」莫先生沒好氣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了，那人是戴着一隻假面具。現在我還沒有空；有空的時候把假面具帶來給你看看，你就會相信了。但目前，你就先假定我說的是眞話好不好？現在，讓我們繼續下去！」

「他們並沒有停過。」薛小姐說，她的語氣，就像是有人正在剝她的衣服似的。也許也是差不多的了，因爲莫先生手下這時已經多了兩個會計人員，在檢查公司的帳目。這些都是由薛小姐負責的，她把這些視同自己的私處，現在正無情地給人檢驗着。

而且很方便。現在這個時代，大機構都是電腦化了，用不着把一大堆帳簿拿出來慢慢翻着，祇要一按掣，記錄就在電腦的光幕上顯現出來，好像看電視似的。

「這裏也沒有什麼，」其中一個會計人員說，「讓我們再看看另一些。」

一按掣，又有一些帳目在那光幕上出現了。

另一個搖着頭：「我看這沒有用的。」他轉向薛小姐：「另一盤帳簿呢？」

薛小姐看着她的董事長。董事長說：「什麼另一盤帳？」

莫先生嘆一口氣：「你兩位，請你們記着一件事情好不好？我是一個有處世經驗的人，我見得多了，而我這裏兩位專家不但是會計師，而且在商業犯罪的方面也是很有研究的。你剛才說，假如你和周經理死了，這間公司就要散掉了。但是看這些帳，這些帳都做得很好，看來你們的公司是已經上了軌道了，就是沒有了你們兩個人，也一樣可以自動維持下去。」

董事長和薛小姐都沒有做聲，臉上有一種尷尬的神情。

莫先生說：「因爲我見得多了，所以我也知道，愈是大的機構，愈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生意和交易，這些生意，在正式的帳上是看不出來的。」

董事長和薛小姐都還是不做聲。

「我們現在不是要追究你們那些事情！」莫先生又苦口婆心地說，「那些是不關我事的。那些是太小的事情了。那些是小事情，我們要研究是大的事情。」

董事長和薛小姐面面相覷着。

莫先生說：「你們還需要我再講得清楚一些嗎？有人想你們死掉，一定是在生意上有些什麼好處，這些好處並不在你們的正式的帳上，所以，你們一定是另外有一些帳了。假如你堅持說沒有，那我們就得另外研究一個可能性了。你們也不希望把我導入一條錯誤的路吧？」

「好吧，」董事長對薛小姐說，「我看我們還是告訴他們吧。」

薛小姐也點點頭。董事長既然是同意了，薛小姐也同意了。

那二個會計師的其中一個說：「現在，假如你們不介意，請把那另一些帳簿拿出來吧。」

「我可以保證不追究你們，」莫先生說，「當然，假如是太過份的，我就會勸

你們以後不要再做了。」

「我們是沒有帳簿的。」薛小姐說。

「我已經保證了——」莫先生說。

董事長用手指指一下自己的腦子：「她的記性很好，數目都在她這裏面了！」

莫先生看着她，表示意外：「哦，原來你也是一副電腦，那麼，其實他們應該把妳也殺掉。」

「他們不知道，」薛小姐說，「連周經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很好，」其中一個會計師說，「我們一樣可以研究的。你把秘密講出來我們研究好了。」他在電腦前面的座位上坐下來，準備記錄薛小姐講出來的資料。

薛小姐很爽快地合作了，顯然因爲這可以表現出她的長處，而現在則輪到董事長有被剝掉衣服的神情了。

這是他的生意上的秘密。

薛小姐則有着遇到知己的感覺。這兩個男人是專家，她講一句，他們就明白很多，假如同樣一件事情要向莫先生解釋，也許都得花十五分鐘。既然已經決定了不必守秘密，她就認爲跟聽得懂她的人講話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情了。

莫先生祇是在旁邊看着，是看着多於聽着，因爲他不能夠全部聽得懂。似乎，連董事長都是有類似的感覺。

他們討論，做筆記，列名單。

後來，莫先生的其中一個手下交給莫先生一張名單，說：「這裏，這些就是可以得到好處的人。」

「十個人？」莫先生已經坐下來了，眼皮半垂着，現在又再抬起來。

「我們——呃——什麼生意都是做大的。」董事長說。

「這十個人是不會聯合起來的，」莫先生說，「其中誰是得益最大呢？」

「各有不同的角度，」那個手下說，「所以他們是在名單上。這一個假如擺脫了這宗買賣自己經營的話，就可以獨自賺更多錢——」

莫先生看着董事長，眼睛翻起來：「他們有把握賺嗎？」

董事長聳聳肩：「假如他們有把握的話，何必跟我合作，他們老早就脫離了。而且他們也用不着殺死我而脫離的，我不能控告他們，我當然亦不會找人去殺死他們。」

「呃——」莫先生那另一個手下說，「這第二個——」

「算帳是你們的本事，」莫先生說，「但是你們在數目字裏鑽，有時也鑽進了牛角尖了。讓我問你們一個簡單的問題：假如這兩位主事人不在世了，那一個欠了最大一筆債而不需要還的？」

「藍星公司。」董事長、薛小姐，以及那二個專家幾乎一齊回答。

「這就是了，」莫先生說，「在找不到明顯的動機之前，錢就是最大的動機，錢從來就是最大的動機。他們可以得到多少錢？」

薛小姐是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但她也要算一算。她在電腦上按着，按了一陣，電腦的光幕上出現了一個數字。

莫先生伸出手指去數，因爲那是一個很大的數字，要數一數才知道是幾位數。

「老天，」莫先生說，「爲了這個數目，也許我也願意謀殺你們了。我看也不用猜了，藍星公司是第一個應該研究的對象。你們怎麼可能讓他們欠那許多錢？」

「不是欠，」董事長說，「這差不多是等於一間沒有持牌的銀行。在目前這一段時期之內，有這樣一筆錢就是在他們的手上。」

「你怎麼這樣信任他們呢？」莫先生問。

「這是一種互相信任。」董事長說。

「沒有憑證，」莫先生說，「這樣一大筆錢，你能夠信任誰？爲了這個數目，我也願意放棄我的信用了。」

「你已經是第二次這樣了。」薛小姐說。

莫先生微笑。董事長說：「不是這樣的，他們不能夠拿了錢就跑，因爲還有許多方面的因素控制着，不過，我得承認，當我和周經理死了之後，錢就會停在他們的手上，而沒有人追他們了。」

「你就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個漏洞嗎？」莫先生問。

董事長搖搖頭：「這的確是一個漏洞，但是沒有人會想像自己死掉的。」

「這倒是眞的，但這就是叫你死我活。」莫先生點點頭，「好了，是誰可以拿走這許多錢？」

董事長迷惑地看着他：「我已經說過了，是藍星公司。」

「藍星公司是一間公司，一個招牌，」莫先生說，「祇是一間寫字間，甚至一張桌子。但是是誰坐在這張桌子上？」

「我不知道，」董事長說。

「你不知道？」莫先生說，「這樣大的交易，你不知道？」

「這是——」董事長說，「——不很正式的交易。假如有人不想透露名字，我們也不想強逼。祇要可賺錢到手就行了。」

「你連人名都不知道，」莫先生說，「那更不能保證他們不把你的錢吞掉！」

「這是信用問題，」董事長說，「我們並不是剛剛開始合作的。我們由很小的數目合作到這樣大的數目。在生意上而言，我們繼續合作下去，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數目。通常的情形就是不會把下蛋的母鷄殺掉。」

「但這隻母鷄已經夠肥了，」莫先生說，「難道你是告訴我，藍星公司祇是一個名字，連人都沒有？」

「人是有的，」董事長說，「奉命行事的人。首腦不出面的。有重要事情的時候，我會通幾個電話，聲音是認得的，人就沒有見過面。」

「爲什麼你那樣笨，不利用你的聲音呢？」莫先生問。

「條件不同，」董事長說，「他們有一些我做不到的本事。有這些本事的人就是不喜歡出面。」

「我猜，」莫先生說，「這種本事就是包括暗殺了？」

「現在我知道是了。」董事長說。

「簡單一點回答我。」莫先生說，「你究竟能不能夠提供一些資料找到藍星公司的幕後首腦？一個名字？」

搖頭。沒有。

（未完）

奇人奇事

蘇乞兒一戰揚威

麥海雲・文

在南中國享譽最盛的廣東十虎當中，屬於後五虎的一個人叫做蘇乞兒，確是乞丐出身，但却行俠仗義，被稱爲十虎之一，查實蘇乞兒的體型細小，僅有一百磅多些，兼且貌不驚人，他會得變成廣東十虎之一，當然有另外的招式，然後能够受人重視。

關於蘇乞兒的行徑，在武林當中，很少人懂得清楚，只是知道他連敗幾名惡霸而已，至於他的出手，並非許多人知情，閒來無事，我試把蘇乞兒擊敗惡霸的經過情形寫下來，作爲紙上之談。

有一天，蘇乞兒路經廣州逢源大街，因爲該處正在賀壽，有幾名乞丐在門外恭候，照道理說，賀壽之人，可以把吃剩的餸菜分贈給乞兒進食，亦可派出多少銀両，叫乞兒走開，這兩種情況，多數是選擇第一種，因爲門外有些乞兒聚着等候，賜給佳餚，表示主人的豪氣，再又因爲乞兒本身確是想吃些餸菜多過要些銀両的，故此主人的家丁往往是把餸菜賜給他們吃，還給一些喝剩的酒，習以爲常。

怎料那一家姓馮的人賀壽，還沒有開席，門裏衝出兩名彪形大漢來，指手劃脚，喝令乞兒散開，這種舉動實在太過不近人情，蘇乞兒當時是丐帮的帮主，看不過眼，挺身而出，跟他們理論，就此打起來了。

兩個大漢都是馮南手下，一向自高自大，怎會把瘦削如猴的蘇乞兒看在眼內呢？說打就打。

殊不料剛剛動手，兩人不知如何，自動倒地，驚動了門內的馮家大少爺，他走出來看看，認得門外站着的是蘇乞兒，暗吃一驚，說：「帮主，爲甚麼你動手打傷我的家丁呢？」

蘇乞兒說：「絕非我動手打人，他們動手打我就眞，如果你不信，扶起他們問問，或者向門外看熱鬧的人查問，便知其詳！」

馮大少爺向他瞪了一眼，說：「今天是老太爺的壽辰，就算馮家的人開罪於你，也不必動手，多賜一些酒肉便算，你却要打敗我的家丁，成何體統呢。」

蘇乞兒沉着氣說：「大少爺，我向你賠罪那就算了。」

說完，蘇乞兒雙手一拱，隨即低頭，表示打恭作揖的神氣。

馮家大少爺也是武林中人，他知道明刀明槍的跟蘇乞兒交手，打輸的成份較多，衆目睽睽，如果就此退縮，心有不甘，迫於應戰，那時他看見對方拱手低頭，喜出望外，一聲不响，突然飛躍過去，左脚落地，即時飛起右脚來，向他的左邊肋骨使勁踢去，他以爲這一招攻其無備，蘇乞兒的肋骨就此折斷，夢想不到，蘇乞兒非常聰明，任何一次他拱手點頭賠罪，俱是如此，不管對方是否出招向他偷襲，總之，他的雙手一拱，立刻退後一步，如果對方沒有發招出擊，看見他這副模樣，正是加倍賠罪的感覺，反之，對方發招，那就一定落空。

那時馮家大少爺就是如此，右脚落空，再飛左脚，怎料蘇乞兒不但沒有退後，還向前撲攻，他這一手乞兒拳是特別古怪的，要就向後連退兩步，反之，突然向前出擊。

由於他的身體瘦削，特別靈活，撲攻之際，眼快手快，一個千字手，向對方左脚的膝蓋骨打落，「拍」的一聲，馮大少爺的膝蓋骨就此碎裂，倒地呻吟。

兩人作戰，屋裏自然有人飛報馮老太爺，那時馮家幾個少爺飛奔出來接應，發覺大哥倒地，怒不可遏，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向蘇乞兒圍攻，怎料蘇乞兒施展他最擅長的蝴蝶穿花掌，置身於四個少爺當中，左穿右插，打了幾個回合，對方紛紛倒地。

如果他乘勝追擊，隨時闖入戶內打個痛快，可是，他究竟是乞兒身份，不敢輕舉妄動，贏了就算，率領乞兒離開，馮家的人不敢追趕！

蘇乞兒身經百戰，他最擅長的就是在許多人包圍當中，左穿右插，乘機使用他的鏤鏟手進攻。

他把五隻手指併在一起，平伸出去，形如鏤鏟，給他的指頭插中，便即痛澈心肺，倒地哀鳴，一來他的手脚靈活，二來他苦練多年，五隻手指練到齊頭伸出去，堅強無比，有如鏤鏟，隨時一個鏤鏟手把對方的肋骨折斷，故此，他不出手則已，一旦發招，很難跟他打上三個回合，馮家五虎都鬥不過他，自此之後，蘇乞兒就名氣更响。

事隔多年，有一個人喚叫「飯籮五」，打遍澳門的拳師，揚名立萬，他也是乞兒出身，他使用的招式跟蘇乞兒的相似，叫做「討飯手」，佯作伸手討飯的模樣，兩隻手的手掌俱是掌心向天的，稱做「陽手」，這種手法跟陰手不同，特別宜於接招，對方發拳打來，他隨時可以把它接住，順勢一拉，下邊用掃把脚踢過去，一招打贏。

反之他發覺對方的馬步堅實，未必拖得動，就放棄了用陽手一拉隨即出脚，這一招，接住來手，仍得用手進攻，由於個人打鬥之際，十分接近，他的五指堅實如鐵，向前一纏，便把對方打傷，大概他使用的討飯手跟蘇乞兒的飯籮手相似，必須要練多年，才可以施展出來。

飯籮五的一枝棍也是很厲害的，棍法特別刁鑽，別人使用長棍，且又多數用劈的一招，他却使用短棍，擅長由下邊挑上的一種棍法，那枝棍灰黑色，棍尾細而尖，正宗的鼠尾棍，剛好是長棍的尅星。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衣人去而復返，連番在芳竹小館現身，出手為海飄主僕解圍，雙方雖非相識，但彼此有此關係，理該融洽。然而白衣人小覷海飄，揚言她若能接下三劍，他即自挖雙目。海飄不服，拔劍相試。結果，白衣人不逞，正欲挖目踐諾，但為海飄制止未竟，復舉斷劍刺腹自戕，海飄意欲阻攔，豈料白衣人乘機打出毒針暗器，海飄中針，入肉二寸，痛苦難當；衆婢憤極，正欲圍攻白衣人之際，白盈盈突然而至，白衣人一見，掉頭而逃，白盈盈即以藥物給海飄解毒療傷，告知白衣人原來是鐵鯨門總門主白聖山的徒弟香飛雨，且早已對他監視，監視香飛雨的並非鐵鯨門，而是飛龍帮……

志切復妻仇　求泰山復出

（三）

海飄沒有聽過飛龍帮這個名字，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也沒有「聽過」飛龍帮的名字。

蔗糖等四人當然也沒有聽過。

海飄想了想，道：「請問貴帮的帮主是……」

白盈盈道：「這人妳也認識，他就是英雄槍郎如鐵。」

海飄楞住了。

她楞住並不是因為郎如鐵成為了甚麼飛龍帮的帮主，而是因為郎如鐵已和白盈盈在一起。

白盈盈走了。

當她說完這句說話之後，她的人已消失在遠方。

海飄沒有挽留她。

她一直都很羨慕白盈盈。

不但羨慕，而且嫉妒。

她一直都沒有忘記那一天在西香園裏，當郎如鐵聽見白盈盈已死掉的時候，臉上那種跡近乎呆子的表情。

白盈盈才是郎如鐵刻骨難忘的女人。

白盈盈忽然出現，使她明白，郎如鐵為甚麼會愛上這個女人。

她實在很美麗。

她不但美麗，而且還有一種令人心醉神馳的風姿。

但海飄也沒有因此而看輕了自己。

白盈盈無疑是人間絕色，但她自己也是北武林的第一美人，絕不會比白盈盈遜色半分。

這並非驕傲，而是事實。

但最遺憾的却是，郎如鐵深愛着的女人並不是她，而是白盈盈。

（四）

風漸冷，冷入香飛雨的骨中！

白盈盈沒有說謊。

——這個神秘的白衣人，的確就是昔年鐵鯨門的潛花劍客香飛雨。

香飛雨不怕冷，但却怕寂寞。

他曾經有過一段並不寂寞的日子，但這些日子早已過去。

在鐵鯨門，人人都知道香飛雨是一個怎樣的人。

有人說他足智多謀，有人說他工於心計，也有人說他狡猾陰險。

「足智多謀」、「工於心計」和「狡猾陰險」這三句說話的意思，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其中却有很大的分別。

但有一點絕對相同的是：「聰明」。

不聰明的人，絕不會是個「足智多謀」的人。

不聰明的人又如何能「工於心計」？

「狡猾陰險」，也是聰明人才配擁有的形容詞，渾噩愚鈍之流，無論心腸怎樣壞，也絕對狡猾不來。

香飛雨很聰明。

他一直都備受鐵鯨門門主白聖山的器重。

然而，香飛雨實在令人失望。

最少，他令到鐵鯨門門主白聖山很失望。

他不顧師父的反對，與女飛賊劉杏杏來往，而且最後兩人還結為夫婦。

劉杏杏的實際年紀比香飛雨還大，但望之却猶如雙十年華的少女。

香飛雨對她可說是一見傾心，為了博取美人垂青，不惜盜刦長安鉅富，然後暗中以重金聘請一流殺手，把九個被列為「情敵」的人全部殺死。

他的手段極其毒辣，但劉杏杏却反而很欣賞。

香飛雨終於得償所願，劉杏杏是投到他的懷裏了。

這兩個人聚在一起，是整個江湖的不幸。

單是一個女飛賊劉杏杏，已經令人頭疼萬分，再加上潛花劍客香飛雨，當然會有更多人倒霉。

白聖山雖極力反對香飛雨和劉杏杏來往，但香飛雨却是陽奉陰違，根本就沒有把師父的說話放在心上。

直到最後，他和劉杏杏在江湖中越鬧越兇，白聖山忍無可忍，終於把他逐出門牆。

後來有人議論，白聖山只是把香飛雨逐出門牆，乃是縱虎歸山。

香飛雨不啻已成為一個強盜，白聖山是應該把他殺掉的。

（五）

迎面吹來的冷風使香飛雨更感寂寞。

他越是寂寞，越是無法忘懷劉杏杏。

劉杏杏已死了，而且她的屍體還是由香飛雨親自埋葬。

那一天，氣候很炎熱，大名府九曲徑上連一點風都沒有。

他們在一夜之內，連幹三票巨刦案，而且還殺人三十五口。

他們駕駛着一輛黑色的馬車，穿過九曲徑，準備從東門離開大名府。

但在九曲徑的另一端，另一輛馬車已在恭候着。

這一輛馬車也只有兩個人，趕車的是一個年紀很老，但脾氣却很硬的老頭兒。

他的聲音亮如洪鐘，但更令人怵目的却是一雙鋒利無比的斧頭。

這兩柄利斧都有缺口，但却比任何沒有缺口的斧頭都更鋒利。

那是魔王斧。

他們遇上了老尉遲，還有英雄槍郎如鐵。

×　　×　　×

郎如鐵不喜歡劉杏杏。

他也同樣不喜歡香飛雨。

雖然他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兩人，但對於他們犯案的手段，却是大大的不敢恭維。

他們太狠毒，根本就不擇手段。

郎如鐵不喜歡不擇手段的人。

剛巧他在大名府喝酒，當他忽然知道鴛鴦大盜在這裏犯案殺人的時候，他就主動的去找他們。

江湖中人稱他們為鴛鴦大盜，這一對鴛鴦未免是令人感到太可怕。

郎如鐵要殺劉杏杏。

他殺劉杏杏，是因為他知道老尉遲一向都不太喜歡跟女人動手。

他把香飛雨留給老尉遲，讓老尉遲的一雙魔王斧去對付潛花劍客香飛雨的潛花三絕劍。

劉杏杏心腸狠毒，武功也同樣陰險毒辣，尤其是她的暗器，加上她輕巧靈敏的身法，可說是配合得天衣無縫。

可惜她的對手是郎如鐵。

她以為郎如鐵只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江湖小子，却沒有想到他腰間的英雄槍已奪取過無數江湖大盜的性命。

她輕視了郎如鐵的槍。

她以為自己可以很輕鬆的就把對方置諸死地。

這些年來，死在她手下的高手實在不少，其中居然有不少是因為不捨得殺她，以致反為讓她有機可乘，而給她殺掉。

但郎如鐵並沒有給她的美色所迷住。

他既已立下決心殺她，就絕不會分心。

劉杏杏會過不少使用槍的高手。

山東一丈神槍連笙、黑槍霸王盧萬智、銀槍公子謝亭，全是槍法如神的頂尖高手。

但他們沒有一個能逃得過劉杏杏的暗器。

可是，劉杏杏的暗器，對郎如鐵簡直是毫無用處，反而郎如鐵在她咽喉上刺了一槍。

香飛雨眦睚欲裂，奮力逼退老尉遲，奪屍亡命飛奔。

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絕對無法同時擊敗郎如鐵和老遲尉。

郎如鐵沒有窮追。

香飛雨畢竟是白盈盈的師兄，郎如鐵沒有窮追猛打，也就是基於這個理由。

他知道香飛雨一定不會放過自己，將來他一定會報復。

孤零居士

（一）

仇恨是一種力量。

無論是人也好，是禽獸也好，只要有仇恨存在，就有力量。

這種力量很可怕。

這種力量究竟有多大？

答案也很可怕：「仇恨的力量，你說有多大便有多大，一個人的氣力雖然有限，但仇恨的力量却是無限的。」

×　　×　　×

仇恨的力量，往往比山崩堤缺還更危險。

越危險的人，他的仇恨所產生出來的力量，也越更可怕。

香飛雨的劍法又已精進了不少。

他這個人更危險，更可怕。

（二）

迎着冷風，踏着冰冷的鵝卵石小路，香飛雨終於來到了劉孤零的家。

劉孤零本名劉天義。

但自從四十歲喪偶成爲鰥夫之後，他就自稱爲孤零居士，甚至連名字也改爲「孤零」。

他在一座茅廬中，渡過了十五年。

這十五年來，他的確是過着孤零零的生活。他只有一個女兒，就是女飛賊劉杏杏！

× × ×

劉孤零原是金陵人氏，自幼學畫，三十歲而有成。

但他的畫絕少在外流傳，尤其是成親之後，他的畫只給一個人欣賞。

那是他的妻子。

但後來，枕邊人已成黃土枯骨，他的畫就只能留給女兒欣賞。

但劉杏杏也死了。

他的畫已無人欣賞。

他的人更孤零。

× × ×

一幅金陵山下百鳥圖已接近完成的階段。

畫中山水奇峯突出，溪澗蜿蜒景色雅絕，尤其是那一百隻鳥兒，更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百鳥已繪好九十九隻。

最後一隻是鶴。

這不是黃鶴，亦非白鶴，而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彩鶴。

彩衣神鶴！

× × ×

彩衣神鶴是鶴中之王，牠美麗而高貴，牠那色彩繽紛，燦爛奪目的羽毛，堪與鳳凰、孔雀媲美。

爲了這一隻彩衣神鶴，劉孤零已花費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 × ×

畫龍點睛，畫鶴也同樣要點睛。

劉孤零整夜不眠，在一盞黯黃的油燈下，準備點上最後一筆。

這一點看似並不重要，其實却是極其重要。

這一幅金陵山下百鳥圖，是以百鳥爲主。

鳳凰本是鳥中之王，但在劉孤零的筆下，最美麗的鳥兒並不是鳳凰，而是這一隻彩衣神鶴。

筆已落下。

這是最後一點。

但不知如何，點睛這一筆，竟然點在鶴嘴之上。

（三）

這一幅花去劉孤零無數個晚上的百鳥圖，就在最後一點之上留下了敗筆。

劉孤零沒有埋怨任何人。

他既沒有埋怨香飛雨，也沒有埋怨自己。

這一幅畫就算畫得再好，他又能拿給誰去欣賞？

他畫百鳥圖，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寂寞、太無聊。

筆尖仍然停留在鶴嘴之上，劉孤零的目光却穿過了窗戶，盯着突然出現的香飛雨。

香飛雨站在茅廬外，神態木然。

劉孤零輕輕的嘆了口氣，終於把筆擱在案上。

「你果然來了。」

香飛雨沒有回答。

他推開殘破的木門，走進茅廬之中。

天色漸漸明亮。

又已黎明。

× × ×

牆上有刀。

刀在鞘中，刀鞘已殘。

在這把刀鞘之上，結滿蛛絲，顯然久已未曾動用。

香飛雨走進茅廬之內，目光一直停留在這把刀之上。

旭日東昇。

陽光透過窗戶，斜照着這把蛛絲塵垢堆積的刀。

香飛雨仍然呆立着，目不轉瞬。

（四）

雖然風仍冷，窗外的陽光，却已很燦爛。

香飛雨突然長長嘆息一聲，說道：

「岳丈大人還是沒有忘記刀。」

劉孤零背對着他，沉聲道：「我已忘記刀。」

香飛雨仍然盯着牆上的刀，道：「這是一把好刀。」

劉孤零道：「我現在用的是筆，不是刀。」

香飛雨瞳孔暴縮，目光突然轉移到百鳥圖上。

他瞧着那一隻彩衣神鶴冷冷道：「岳丈用筆的本領雖也絕佳，但比起用刀的本領却相差太遠。」

劉孤零道：「還是用筆比用刀好。」

香飛雨道：「我不懂。」

劉孤零道：「用筆的人，最少不會流血。」

香飛雨道：「眞正懂得用刀的人，同樣不會流血。」

劉孤零道：「你不懂用刀？」

香飛雨道：「我懂。」

劉孤零道：「你曾經練過刀？你曾經用刀殺人？你曾經用刀保護過自己的性命嗎？」

香飛雨搖頭。

「沒有，」他用一種極平靜的語氣回答：「從來都沒有。」

劉孤零道：「既然如此，你憑甚麼說自己懂刀？」

香飛雨道：「我懂劍。」

劉孤零道：「刀是刀，劍是劍，刀劍的招式本就有迥異之處，絕對不能混爲一談。」

香飛雨道：「在高手的眼中，刀就是劍，劍就是刀，再進一步，一條枯枝，亦何嘗不能成爲厲害的刀劍？」

劉孤零道：「還有呢？」

香飛雨道：「以意御劍，以氣御劍，以指代劍，整個人都是劍。」

劉孤零道：「到了那種地方，刀劍已不再是刀劍，而是一般沒有任何人能抵禦的氣。」

香飛雨道：「氣能殺人於無形，氣能殺人於丈外。」

劉孤零點頭。

「你果然懂劍。」

「誇獎。」

「你現在已是江湖中萬中無一的高手，比起幾年前，可說是判若兩人。」

香飛雨道：「但我仍有對手。」

劉孤零道：「這一點我絕不懷疑，莽莽江湖，能人異士有若恆河沙數，自古以來，又有幾人眞能無敵於天下？」

香飛雨道：「我不求無敵。」

劉孤零道：「妄求武功天下第一之輩，不是天才，就是獃子。」

香飛雨道：「我不是獃子。」

「當然不是，」劉孤零目光一寒，冷冷道：「你很聰明，自出娘胎一直聰明到現在。」

香飛雨道：「岳丈大人在此茅廬已有多久？」

劉孤零搖頭：「沒有算過，現在我甚至已忘記自己的年歲。」

香飛雨道：「你很寂寞？」

劉孤零喃喃一笑：「孤零居士本來就是個寂寞孤零的人。」

香飛雨突然伸手把牆上的刀解下。

這把刀的份量既不太輕，也不太重。

鏗！刀出鞘！

刀光四射，香飛雨目光也同時大亮：「好一把文王紫玉刀。」

劉孤零淒切地一笑：「司馬文王是三百年前武林第一刀客，當年江湖上，除了七星魔女孫紫玉之外，江湖上有誰能在司馬文王的刀下走得上十招？」

香飛雨聽得有點出神。

司馬文王和孫紫玉都是三百年前的武林異人，他們從二十歲開始到四十歲，一直明爭暗鬥，但最後却能化干戈爲玉帛，結爲夫婦。

他們成爲江湖俠侶，並窮十載之力，鑄成這一把文王紫玉刀。

當時他們的武功，已被江湖中人稱爲天下無敵。

但就在他們聲名如日方中的時候，他們突然遇上了一個神秘莫測的老和尚。

這老和尚是誰，直到現在江湖上還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世人唯一知道的，就是這個老和尚在百招之內，把司馬文王和孫紫玉擊敗。

（五）

——江湖上誰能眞正無敵於天下？

——江湖上誰能永遠勝利，永遠沒有失敗？

連司馬文王和孫紫玉都不能，又有誰能？

但有一點不可否認的，就是他們在未曾遇見這個老和尚之前，的確從來都未曾敗過，甚至很少人能在他們的手下走得上十招。

無論他們以後遭遇到任何的挫敗，他們已曾經在江湖上大放異彩。

他們的武功是否能流傳於後世，這一點，江湖上的人還不知道，但最少，他們已留下了一把寶刀。

那就是他倆夫婦窮十載之力，才鑄成的文王紫玉刀。

× × ×

刀在香飛雨的手中。

這把刀足以令每一個練武之士心跳加速，無論他是否練刀的人都一樣。

這畢竟是文王紫玉刀，世間上能與這把刀相提並論的利器絕對不會超過十件。

但劉孤零却連看都不看它一眼，只是淡淡的說道：「只要你喜歡，你隨時都可以把它拿走。」

香飛雨臉上毫無表情，既沒有感到驚詫，也沒有感到半點的喜悅。

劉孤零忽然長長嘆息一聲。

「你畢竟是杏杏的丈夫，無論我是否喜歡你這個人，你總算是我的女婿。」

香飛雨突然把文王紫玉刀放在劉孤零的桌上，他放的很沉重，幾乎沒有把桌子震碎。

他冷冷說道：「這是你的刀！不是我的！」

劉孤零道：「我沒有刀，我只能擁有筆、畫。」

香飛雨道：「這已是一刻之前的事，現在你已和筆、畫絕緣。」

劉孤零目光一閃：「我不喜歡刀。」

香飛雨道：「我喜歡。」

劉孤零道：「你既然喜歡，就儘管拿去。」

香飛雨道：「可是，我用的是劍，不是刀。」

劉孤零道：「你豈不是說過，你懂刀嗎？」

香飛雨道：「懂刀的人未必一定懂得用刀，就像是老饕懂得吃菜，却未必懂得燒菜的道理一樣。」

劉孤零凝視着他，忽然長嘆了口氣，道：「我已不再用刀。」

香飛雨目光如電，突然厲聲道：「難道自當年衡山一戰之後，你連碰一碰刀柄的勇氣都已消失？」

劉孤零忽然打了一個寒顫。

「衡山一戰……衡山一戰……衡山一戰……」他喃喃地重複着這四個字，一直不知重複了多少遍。

香飛雨冷冷道：「那一戰你與霍十三刀只是戰成平手，又沒有敗在他的刀下，你根本就不必耿耿於懷。」

劉孤零苦澀地一笑：「他只是我的師侄，但却能與我戰成平手……」

香飛雨道：「你們本來沒有甚麼仇恨，只是爲了一兩句意氣之爭的說話，才出手一戰。」

劉孤零道：「那時我以爲必可穩操勝券，但却僅僅戰成平手。」

香飛雨道：「這事早已成爲過去。」

劉孤零道：「無論怎樣，我已不會再用刀。」

香飛雨道：「難道你已忘了杏杏？」

劉孤零默然半晌，緩緩道：「她是我唯一的女兒，我當然不會忘記她。」

香飛雨道：「難道你從來都沒有打算爲她報仇？」

劉孤零的眼睛漸漸變成死灰色，道：「你找我的目的，就是要我事出江湖，爲杏杏報仇？」

香飛雨道：「你不想？還是不敢？」

劉孤零嘆了口氣：「不是不想，也不是不敢，而是我已不再用刀。」

他的目光又落在那幅百鳥圖上……

第六分堂

（一）

燦爛的陽光，正斜照在這一把文王紫玉刀和百鳥圖之上。

劉孤零望了文王紫玉刀一眼，又再望着那幅畫。

這幅畫花費了他不少心血，就算用「嘔心瀝血」來形容，也不能算是過份。

但刀呢？

他在刀法上所曾下的苦功，又豈是別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 × ×

劉孤零彷彿在發呆。

就在他目光再度落在文王紫玉刀的時候，香飛雨突然亮劍，向那幅百鳥圖上揮去。劍快如風，眼看這幅畫立刻就要被毀掉。

但劉孤零的手已把文王紫玉刀拔出，而且立刻擋住了香飛雨的劍。

香飛雨這一劍絕對不慢，而且事出突然。但劉孤零仍然能把這幅畫保住。

鏗！

刀劍相交，香飛雨的身子向後連退三步。

劉孤零臉上的神態變得很奇怪。

香飛雨吸了口氣，道：「你沒有忘記刀，你的刀法仍在！」

劉孤零喃喃道：「不錯，我沒有忘記刀，我的刀法仍是第一流的。」

香飛雨忽然跪了下來。

「你一定要爲杏杏報仇！」

劉孤零閉上了眼睛，思索了很久很久，才緩緩道：「你站起來。」

香飛雨道：「岳丈若不答應，我寧願跪死在這裏。」

他這人雖陰險毒辣，行事不擇手段，但對劉杏杏所付出的感情却是絲毫不假。

劉孤零終於把他扶起：「我答應你，爲杏杏報仇。」

香飛雨咬緊牙關，道：「我要郎如鐵嚐試死別的滋味。」

劉孤零已明白他的意思，道：「你要先殺白盈盈，才再殺郎如鐵？」

他雖然一直隱匿在茅廬之中，但對郎如鐵的事居然也知道不少。

香飛雨冷冷一笑，道：「除了白盈盈之外，我還要另一個女人死！」

劉孤零目光一閃。「她是誰？」

香飛雨道：「海三爺的女兒。」

劉孤零瞳孔成縮。「你要殺海飄？」

香飛雨咬了咬牙道：「無論是任何一個女人，只要她和郎如鐵有半點關係，都要殺！」

劉孤零道：「她可是個然辜女孩。」

香飛雨冷笑道：「杏杏又無嘗不是無辜而死？」

劉孤零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道：「我本已厭倦江湖，厭倦了刀，但爲了杏杏，爲了你是我的女婿，唉……」

說到這裏，桌上的百鳥圖突然被挑起來。挑起這幅畫的，就是劉孤零手裏的文王紫玉刀。畫在半空，刀光急閃。

一蓬刀光，幾乎把這幅畫完全遮蓋住了。刷！刷！刷……

劉孤零的刀法仍在，他仍然「寶刀未老」。這幅花費了他無數個晚上才完成的百鳥圖，就在文王紫玉刀下化爲碎片。

× × ×

仇恨確是一種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實在太可怕……

× × ×

這兩個充滿仇恨的人，正在計劃怎樣殺死昔年中原第一名俠白坤雄的女兒，和海星堡主海三爺的獨生女。

白坤雄既是中原第一名俠，也是鐵鯨門的總門主。

他又被人稱爲白聖山，因爲昔年鐵鯨門的總堂，就設立在聖山峯之上。

現在白聖山已死，他的徒兒却要取掉白盈盈的性命。

江湖人的仇恨，比尋常人更强烈、更可怕，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二）

月如鉤。

郎如鐵躺在一張用籐製成的搖椅上，不斷的晃來晃去。

這裏是飛龍帮的第六分堂，地點距離强秦帮的黑犬堂還不超過百里。

雖然飛龍帮成立的日子還是很短淺，但它的進展程度却是相當驚人的。

就連郎如鐵這個帮主都不相信，自己居然會在短短時間之內，成爲一個實力龐大帮會的帮主。

這並不是個夢，但却比夢還更像夢。

强秦帮大舉進襲海星堡，已是無可避免的事。那將會是規模極龐大的一戰。

飛龍帮所決定的計劃，是在强秦帮向海星堡發動總攻擊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從旁殺出，給予强秦帮致命的一擊。

這計劃當然要保持秘密，除了老山貓、白盈盈和郎如鐵之外，知道這計劃的人就只有八腿貓。

郎如鐵很信任八腿貓，而八腿貓也的確值得郎如鐵信任。

× × ×

飛龍帮第六分堂的堂主是管奔。

管奔是河南管家堡的二公子，自從五年前管家老太爺賭場敗陣，連管家堡都輸掉之後，管奔就成爲了一個到處流浪的流浪客。管奔雖然出身富豪之家，但却比他的幾個兄弟都更能捱窮。

雖然他很窮，但却沒有做過半點違法的事。

爲了生存，他不惜在街頭賣藝，雖然生活過得很清貧，却沒有眞正捱過飢餓。

但管奔畢竟並非池中之物，憑他的武功在街頭上賣藝，未免是太可惜、太浪費了。最後，他給老山貓看中。

老山貓向他提出了條件，要他加盟飛龍帮，成爲飛龍帮十二分堂的其中一個堂主。老山貓給他的報酬並不少，但却說出了一個事實。

——你若不答應，你就死！而且立刻死。

管奔沒有死，因爲他答應了老山貓。

× × ×

他投効飛龍帮門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他已厭倦了流浪江湖的生活。

而且，他一直都想討老婆，但却欠缺了老婆本。

當他成爲飛龍帮第六分堂堂主後，他很快就娶了一個又漂亮又白淨的妻子。

管奔覺得自己很幸福，雖然，他不知道這種幸福的生活還能維持多久。

但他甘願加入飛龍帮。

因爲他知道飛龍帮的帮主就是英雄榜郎如鐵，而他一直都很仰慕這個人。

（三）

一直搖晃了很久的搖椅忽然停下。

因爲郎如鐵忽然看見了一個神秘的白衣人，把一副棺材扛進第六分堂之內。

白衣人的臉上戴着一副面目猙獰的面具，再加上他肩上扛的一副棺木，看來簡直就像是索命無常。

郎如鐵瞳孔暴縮，緩緩地從椅上站起來。

「你是誰？」

「送棺人。」

「這口棺木是誰的？」

白衣人淡淡道：「當然是第六分堂堂主管奔的。」

郎如鐵道：「他不在這裏。」

白衣人輕輕地把棺木放下，然後伸指向棺木一指：「他在這裏！」

郎如鐵吸了口氣。

這人來歷不明，而且對飛龍帮的事，似乎知道的並不少。最少，他已知道這裏是第六分堂。

棺木無蓋。

棺中人赫然正是第六分堂堂主管奔。

× × ×

一劍穿心，這是管奔唯一的傷。

這種傷勢也是立死無救的致命傷，沒有人能在心臟被刺破之後還能再活下去。

郎如鐵抑制着心中的憤怒，冷冷道：「是閣下的劍把他刺殺的？」

白衣人淡淡道：「不錯。」

郎如鐵道：「閣下雖然以面具蒙蔽着本來面目，但我總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白衣人道：「我們確曾相識。」

郎如鐵握緊了拳頭：「你是誰？」

白衣人冷冷一笑。

他的回答，仍然是那三個字：「送棺人。」

郎如鐵沉下臉，一字一字說道：「你已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白衣人道：「當然知道。」

郎如鐵冷冷道：「你再說說看。」

白衣人道：「飛龍帮的第六分堂！」

郎如鐵道：「你居然知道飛龍帮這三個字，可見閣下絕非尋常之輩！」

白衣人冷冷道：「閣下能成爲飛龍帮主，更是絕不尋常。」

郎如鐵道：「你既知此處乃飛龍帮第六分堂，仍敢前來鬧事，未免太瞧不起郎某我這個帮主了。」

白衣人搖搖頭。

「錯了。」

「哦！」郎如鐵目光直盯着白衣人的面具，似是想看穿面具瞧破此人的來歷。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我若瞧不起郎帮主，根本就不會來到這裏，而且在下此番前來，倒也不是全無善意。」

郎如鐵道：「閣下來意如何，郎某也許還沒有弄得很清楚，但本帮第六分堂堂主死在你的劍下，却是不容置辯的事。」

白衣人冷笑道：「他拒絕我直進堂內，那是自取其咎。」

郎如鐵道：「這是他的職責，倘若任何人都可以進出自如，他這個堂主怎麼當得起來？」

白衣人道：「他現在已同樣當不成堂主。」

郎如鐵道：「誰說他不是堂主，雖然他現在已死去，但仍然是飛龍帮第六分堂的堂主。」

白衣人淡淡道：「現在整個第六分堂，似乎就只有你一個人。」

郎如鐵道：「不錯，第六分堂是本帮人數最少的分堂，算來算去就只有管奔一個。」

白衣人冷笑：「嘿，如此堂主，豈不笑話？」

郎如鐵道：「也許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是笑話，但管堂主和郎某，都沒有這個感覺。」

白衣人道：「你們大概以爲管奔的武功，已可以一抵百，但實際上他却是個廢物。」

郎如鐵道：「天下間本來就沒有眞正無敵的人，管奔也不是。」

他嘆息一聲，緩緩接道：「他活着是堂主，死了也是堂主，無論在他的身上發生了甚麼事，這種事永遠都不會改變。」

白衣人冷笑，忽然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海飄的下落？」

郎如鐵目光閃動，冷冷道：「最想知道海飄下落的人並不是我，而是海星堡主，你這句話本該去問他的。」

白衣人道：「我現在問的是你，並不是問海三爺。」

郎如鐵默然半响，道：「你知道她的下落？」

白衣人道：「當然知道。」

郎如鐵道：「你說。」

白衣人冷冷道：「說出來對我有甚麼好處？」

郎如鐵道：「沒有好處，所以你可以不說。」

白衣人沉默片刻，道：「但我仍然要說。」

郎如鐵道：「你爲甚麼要說？」

白衣人道：「因爲我希望你能把她救出來。」

「救出來？」郎如鐵心中一動：「你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白衣人冷冷道：「她被困在一處荒廢的堡壘中。」

郎如鐵道：「這座堡壘在哪裏？」

白衣人道：「是洞仙堡。」

「洞仙堡？」

「不錯，是强秦帮的洞仙堡！」

郎如鐵盯着他的面具，很注意的看了很久，才問道：「這件事你是怎樣知道的

呢？」

白衣人冷冷道：「你不必知道，再見了。」

他轉身就要離開第六分堂。

但當他轉過身子的時候，郎如鐵巳在門外攔住了他的去路。

白衣人沉聲道：「這算是甚麽？」

郎如鐵攤了攤手，道：「不算甚麽？只是想你塡命。」

白衣人道：「塡誰的命？」

郎如鐵的目光忽然變得很銳利，就像是兩枝又尖又長的槍。

他冷冷的說道：「塡管堂主的命！」

白衣人冷笑：「他算是甚麼東西？在我的眼中看來，他只是一隻微不足道的螻蟻。」

郎如鐵冷冷道：「就算他是螻蟻，你同樣要償還一條性命。」

白衣人搖頭，冷聲道：「只怕閣下力有不逮。」

「無論如何，本帮主總要一試，」郎如鐵的槍巳皃出：「管堂主絕不能白死，易地而處，你也同樣會爲他報仇。」

白衣人淡淡道：「可惜我現在還不想與你動手，因爲我雖然很想你死，但却不想你現在就死。」

郎如鐵冷笑道：「你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殺我，這是閣下的事，但我現在立刻就要殺了你。」

白衣人道：「你不妨一試。」

郎如鐵沒有試。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棺木裏突然走出了一個人！

漂亮的小呆瓜

（一）

由棺木裏走出來的是個活人。

死人絕不會從棺木裏走出來，除非是屍變。

但郎如鐵從來都沒有見過屍變；也不相信屍變，而且就算眞的出現屍變，他也不會被嚇一跳。

世間上儘管有不少怕鬼的人，但郎如鐵不怕。

他不怕鬼並不是因爲自己不相信世間上有鬼，而是因爲他覺得世間上就算眞的有鬼，也絕不會比活着的人更可怕。

棺木裏走出來的人絕不是鬼。

管奔確巳死了，但這人並不是管奔。

他的年紀最少比管奔大上一倍，眼睛却比管奔細小一半以上。

郎如鐵忽然笑了。

「想不到這位老先生，居然有躺在棺木底墊屍的興趣。」

這位老先生乾咳兩聲：「你就是郎如鐵？」

郎如鐵點頭。

老先生冷冷道：「你以爲自己天下無敵？」

郎如鐵搖頭：「絕不。」

老先生冷笑：「聽說你槍法很好。」

郎如鐵道：「雖然不太好，却還不算太差。」

老先生道：「你要爲管奔報仇，是合情合理之學。」

郎如鐵道：「本來就是合乎情理。」

老先生道：「可惜你現在絕不能動手了。」

郎如鐵道：「爲甚麽不能動手。」

老先生道：「你若動手對付他，我決不會坐視。」

郎如鐵道：「老先生尊姓？」

老先生道：「劉，劉孤零。」

郎如鐵面色不變：「孤零居士？」

老先生點點頭道：「不錯，我就是孤零居士。」

郎如鐵目光一轉，盯着劉孤零手裏的刀。

「好刀。」

劉孤零冷冷一笑，重複着郎如鐵剛才說過的一句話：「雖然不太好，却還不算太差。」

郎如鐵道：「劉居士的刀法，相信也不算太差。」

劉孤零道：「彼此彼此。」

郎如鐵道：「我若出手爲管堂主報仇，劉居士是決不會袖手旁觀了？」

劉孤零道：「當然不會。」

郎如鐵道：「我若現在出手呢？」

劉孤零道：「那是自取其咎，憑你的武功，恐怕還不是我們二人聯手之敵。」

郎如鐵道：「既然如此，兩位何不採取主動？」

劉孤零道：「我們就算要殺你，也不必急在一時。」

郎如鐵目光一閃，揚眉道：「你們是不想我死得太痛快？」

白衣人突然冷笑：「你說對了。」

劉孤零臉上木無表情，對郎如鐵道：「你現在還可以活下去，直到有一天連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下去爲止。」

他一面說，一面巳和白衣人離開了第六分堂。

這一次，郎如鐵沒有攔截，他的臉上也是木無表情。

（二）

秋葉巳將落盡，海飄在芳竹小館住了三天。

雖然，這間客棧的老闆巳死，但還有一個老態龍鍾的掌櫃，和幾個誠實勸樸的小二。他們都不是武林人，既不懂武功，也不知道江湖上許多可怕的恩怨情仇。

他們都是很平凡，比他們的外貌更平凡的人。

芳竹小館仍然繼續營業。

海飄的傷勢很快就痊癒，她巳準備帶着蔗糖等人，到另外一個地方。

她想去雪城。

她知道只要到了雪城，就一定有辦法可以探聽到郎如鐵的下落。

霍十三刀交給她的蠟丸，她一直都很小心地保存着。

霍十三刀不惜犧牲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都要把這顆蠟丸送給郎如鐵，顯見其中必然有着極大的秘密。

海飄是個很好奇的女孩子。

這顆蠟丸的秘密，她很想知道。

但好奇並不等於卑鄙。

假如現在要偷看這顆蠟丸內的秘密，那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她絕不會這樣做。

她雖然年輕，而且一直都被寵慣，但她却一直擁有自己的原則。

——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必爲。

她雖然是個女孩子，但却很明白這兩句說話的意思。

雖然她很想知道蠟丸的秘密，但她一直都沒有動過這顆蠟丸。

假如她不是一個如此有原則的人，她也許早巳偷看了蠟丸裏的秘密。

假如先看到了蠟丸的條子，以後許多事情，都一定會有很大的改變。

但她沒有看。

她決定了的事，往往很難改變。

有原則的人，通常都會有點固執。

海飄亦然，她是很固執的女孩子，不但對事情固執，對人亦然。

所以，我們很難冀求這個女孩子會忘記郎如鐵。

因爲她對郎如鐵的態度，亦是同樣的固執，而且固執得跡近痴呆。

（三）

晨曦，鳥南飛。

桌上的早點巳冰冷，海飄的胃口很差。不但海飄胃口不佳，就連蔗糖等人也吃不了多少。

她們今天就要離開芳竹小館，前往雪城。她們的馬匹巳備妥，但却還要等待小紅娘。

小紅娘有潔癖，而且每每喜歡在晨曦的時候沐浴。

她喜歡乾淨。

由早到晚，她都喜歡自己的身體乾乾淨淨，最好能够一塵不染。

× × ×

芳竹小館的浴池雖然並不大，但却很乾淨。

喜歡乾淨的人，當然一定要在乾淨的環境中才能沐浴。

天很熱，小紅娘泡在熱水中，舒服極了。

每當別人吃早點的時候，她總是把自己一份端到浴室中，一面洗澡一面吃。

也許有人覺得她的神經有毛病，但在她的眼中看來，不懂得這種樂趣的人，才是神經不正常」

世間上，神經不正常的人，實在很不少。

別人覺得她神經有毛病，她又是覺得別人的神經有毛病，結果人人的神經都有毛病。

幸好毛病畢竟是毛病，只要毛病不太嚴重，就不是一件大問題。

女人的毛病實在不少。

男人的毛病也很多，尤其是喜歡看女人洗澡，更幾乎是男人與生俱來的毛病。

小紅娘雖然很年輕，但她的胴體巳足以讓每一個正常的男人心跳加速兩倍。

她的胴體柔軟光滑，腰肢小，雙腿修長而結實，臉龐襯着一蓬烏溜溜動人的秀髮，掩映在如烟似霧的蒸氣中，天下間又有多少男人能不動心？

連小紅娘都覺得很驕傲。

所以，她喜歡洗澡，因爲只有洗澡的時候，她才能很清楚的看見自己。

但這一天早上，看得自己最清楚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個男人。

一個讓小紅娘嚇了一大跳的男人。

（四）

無論這個男人很英俊，或是很醜陋，他的出現都一定可以讓小紅娘嚇一大跳。

因爲小紅娘正在洗澡，而她又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小姑娘。

雖然她平時對很多事情都不在乎，但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她的淸白之軀畢竟是極寶貴的。

她急得幾乎要哭，伸手就去抓回自己的衣服。

但她一伸手，就有一種從高崖處一脚踏空的感覺。

她的衣服居然不見了。」

她的衣服沒有翅膀，就算有翅膀，也飛不出這一間浴室。

她終於看見自己的衣服。

但她的臉色變得更蒼白，因爲她的衣服竟然在這個男人的手中。

這人實在可惡。

小紅娘咬牙顫抖，恨不得把這個可惡的混蛋千刀萬剮。

但她現在巳羞愧得連出手對付這個男人都不敢。

× × ×

這個突然在浴室中出現的男人，是從門外直接闖進來的。

但小紅娘一直背對着門，根本就不知道浴室的門巳被打開。

直至她感到背後一陣冷風吹來的時候，她才驀然驚覺背後巳站着一個青衣人。

這種事實在太荒謬，也實在太令人吃驚。

這男人的臉很淸秀，淸秀而蒼白。

他臉上的神態很安詳，雖然他面對着一個年輕漂亮，而且渾身赤裸的少女，但他一點也沒有色迷迷的樣子。」

在他的眼中看來，彷彿小紅娘穿不穿衣服都沒有甚麽分別。

青衣人把衣服遞給小紅娘，淡淡道：「穿上它。」

小紅娘哆嗦着，急急在一旁把衣服穿上。

在她這一輩子之中，她可說從都沒有如此狼狽過。」

她穿上衣服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要打掉這個男人的鼻子。

× × ×

小紅娘雙手的皮膚很嬌嫩。

假如有人告訴你，這一雙手曾經殺死過兩條惡狠，一頭比人還巨大的豹子，你一定會很難相信。

但這却是個千眞萬確的事實。

要擊殺豺狼的和豹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小紅娘一直都以爲引以爲榮的事。

尤其是那頭豹子，當牠從一株大樹上凌空向小紅娘撲擊的時候，小紅娘急地摔身，一拳就打碎了牠的鼻子。

豹鼻子尚且可以打碎，這青衣人的鼻子何嘗不可以給她打成一片稀爛？

小紅娘是滿懷信心打出這一拳的。

她一拳擊個正着。

噗！

可惜她這一拳並不是打在這個青衣人的鼻上，而是擊中了一枚鐵胆。（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孫弘和獨孤鳳直闖武當山要找管中流，但白石認爲管中流是武當山的貴客，有事該由武當派自行解決，接着白石吩咐擺下七星劍陣對付公孫弘和獨孤鳳……公孫弘和獨孤鳳被七星劍陣困住將近一日一夜，但他們還是無法衝出劍陣，正當焦急之際，青松就立在絕壁上，大聲叱喝住手，並命令人們讓公孫弘，獨孤鳳下山離開，武當山上各人雖然千萬個不願意，但也無法。獨孤鳳和公孫弘奔至江邊，只見船上無敵門的弟子被人殘殺不少，正不知何人所爲，管中流即時出現，公孫弘，獨孤鳳兩人齊上對付管中流，但因兩人受過傷體力不支，危急之際，一蹺面客突然到來……

雲飛揚的劍並沒有刺進去，他實在無意要殺人，亦因面目露出來，變了面色。

他傻笑，應道：「就是我！」一抖腕將劍收回！

管中流只氣得混身抖顫，突然大笑起來。「武當山果然是臥虎藏龍，想不到我管中流，今日竟然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劍下！」

雲飛揚笑道：「這只是僥倖。」

管中流悶哼。「那就是我倒霉了。」反手一劍突然割向自己咽喉。

追蹤復追蹤　敗北再敗北

雲飛揚也算手急眼快，及時一劍將管中流的劍震開。

管中流大怒。「你這是作甚？」

雲飛揚一攤手。「沒有什麼。」

「我生死與你何干？」

「怎麼不干，我從來都沒有殺過人，你這樣死了，叫我怎過意得去？」

管中流怒叱道：「你到底是不是學劍的？」

「當然是……」

「那你應該知道我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痛苦。」

雲飛揚一呆。「你又沒有受傷，怎會痛苦。」反手摸着自己臉頰上的傷口。「倒是我，現在覺痛了。」

管中流氣得幾乎沒有昏過去。「夠了，你就是打敗了我，也用不着說這種風涼話。」

雲飛揚聽不明白，看着管中流。「我時常聽人說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怎麼你看得這樣要緊？」

管中流到現在總算看得出雲飛揚並不是有心戲弄他。

雲飛揚接道：「你現在又不是七老八十，只要你下苦功，將來一樣有機會打敗我。」

管中流一咬牙。「好，我一定下苦功，不過，你一定要珍重。」

「有心了。」雲飛揚完全聽不出管中流說話的意思。

「我再來的時候，找你不到，或者你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一定比現在更難受。」語聲一落，管中流身形猛向上拔起來，掠上樹梢。

雲飛揚抓了一下腦袋。「這個人的說話眞是莫名其妙。」

管中流的語聲接傳來。「六安、七寶，我們走！」

脚步聲接從後面傳來，雲飛揚急忙拾起那塊黑布，胡亂將臉龐蒙上。

走過來的正是獨孤鳳公孫弘，公孫弘搖搖欲墮，獨孤鳳也好不到那裏去。

公孫弘走到雲飛揚身後，喘着氣。「朋友，多謝相救。」

雲飛揚對這個人根本沒有好感。「不用多謝我！這不是我的心意。」

「那是……」

「問這許多幹什麼？」

「尙未請教高姓大名。」

「你少說一句成不成？」

「朋友……」

「別叫得這麼親熱，我不跟你這種人交朋友。」雲飛揚一些也不客氣。

公孫弘不由悶哼一聲，也就在這個時候，身後獨孤鳳「咕咚」一聲，昏倒在地上！

雲飛揚急忙走過去，細看了一會，吁了一口氣。「原來是失血過多。」

霍地一望公孫弘。「你過來！」

公孫弘早就想走過來，却舉步艱難，他的傷勢事實比獨孤鳳還要重，只是內功很好，免强支持不倒。

他拖着脚步，好容易走近去。

雲飛揚一探手，將他的衣袖撕下，替獨孤鳳裹住傷口，一面嘟喃。「連師妹都保護不了，做什麼師兄！」

公孫弘一口氣直冲咽喉，悶哼一聲，亦昏迷了過去。

× × ×

午後，一輛木頭車轔轔在路上輾動！

公孫弘已醒轉，坐在木頭車的一側，獨孤鳳在另一側，仍然昏迷。

雲飛揚一面推着車子，一面哼着小調，一副悠閒的樣子。

公孫弘却焦急得要命，忍不住又催道：「朋友，請你推快一點，好不？」

「要快你來推！」

公孫弘忍着氣。「我是担心我師妹的傷勢……」

「担心什麼？」雲飛揚自顧在哼着小調。

前面已看見市鎭，再過十數丈，這邊樹林閃出一羣黑衣人，一齊迎上前來，當前的却是紮着一條紅色的抹額。

雲飛揚一呆，公孫弘却喜形於色，脫口道：「好了，接應我們的人來了。」

雲飛揚哼一聲，停下木頭車子。

那羣黑衣人來到木頭車前看見公孫弘獨孤鳳那樣子，無不詫異，但仍然紛紛施禮，紅巾抹額的那一個隨即道：「第八舵香主姜平拜見大小姐，公孫堂主。」

公孫弘還未回答，後面雲飛揚已接上口道：「你們既然已有人接應，我可要走了。」

說走就眞的放下車子要走，公孫弘急喝：「請留步。」

雲飛揚脚步一頓。「還有什麼事？」

「朋友到底高姓大名。」

「問來幹什麼？」

「不問清楚，將來如何找得到朋友你呢？」

「你是要報恩。」雲飛揚搖手。「不用了，有道施恩不望報……」

「救命之恩，當然非報不可。」公孫弘語聲一沉。「但，朋友你對我的諸般侮辱，我也一樣要報。」

雲飛揚一怔。「那我更就不能說出來。」霍的轉身，急掠而去。

公孫弘冷冷目送，也沒有再叫住雲飛揚。

× × ×

夕陽漫天。

雲飛揚汗落淋漓，仰天望一眼，脫口驚呼。「這樣晚了，不成，得抄小路趕回了！」

一轉進小路，他的身形，立即如離弦箭矢，飛射向前去。

× × ×

黃昏逝去，夜色來臨。

武當山飯堂內亂成一片，少了一個雲飛揚，沒有人燒飯，餓着肚子那還不吵吵

闇闇。

「整整一天了，那個雲飛揚到底飛到哪裏去？」

「不知道是不是給我們欺負得太慘？跑掉了。」

「很難說。」

「這小子在的時候，倒不覺得怎樣，一不在，就是千萬個不方便。」

「可不是，見到他討厭，不見又心掛掛。」

「倒不如我們到處去找找他。」

「你們去好了，天知道他是不是巳死了。」

「別這樣心黑。」

「就是死了也不足爲奇，這麼多年來，幾曾見過他，整整一天不見人？」

「是了，平日他最喜歡到什麼地方？」問這句話的是傅玉書。

「最喜歡去天湖那邊網魚。」倫婉兒回答。

「那我們就去那邊找找。」

倫婉兒當然同意，其他幾個師兄弟亦跟了出去。

這些話雲飛揚都聽在耳裏，他也就躱在飯堂之外，正不知如何進去，才能够避免衆人打罵。

現在他總算想到了辦法。

× × ×

湖水清澈，雲飛揚四顧無人，立即躡足走進湖裏。

然後他就聽到了衆人的呼喚聲，連忙將身子浸進水中。

所以到衆人來到湖邊的時候，他巳經混身濕透，在湖中半沉半浮。

倫婉兒第一個發現，驚呼：「啊，你們看！」

姚峯隨即道：「這小子，早叫他到別處玩，一個失足便會送命，喏，就是不聽我說。」

另一個武當弟子却道：「你們說他會不會是一時想不透，投水自盡？」

「胡說。」謝平怒叱。「湖水這麼淺，就是自殺，也會到別處去。」

「那是水鬼找替身。」

「瞎扯！」謝平大叫。「先將他救上來再說。」

說話間，傅玉書巳涉水走了下去。

他迅速走近，抱起了雲飛揚，謝平那邊接問道：「死掉了沒有？」

「還有氣！」傅玉書急步上岸。「只是擦破了面頰。」

衆人忙迎了過去。

× × ×

夜巳深。雲飛揚巳被衆人抬進房間，換過一身衣服，放在床上。

他仍然裝作昏迷未醒。

衆人巳散去，只剩下傅玉書，倫婉兒，傅玉書盯着雲飛揚面頰的傷口，一面的疑惑之色。——奇怪，這顯然是劍傷。

傅玉書巳看出來，却是沒有說出來，倫婉兒看見傅玉書呆住在那裏，老是不作聲，奇怪的道：「傅大哥，你怎樣了？」

傅玉書搖頭。「沒什麼。」

「我看你也餓了。」倫婉兒溫柔的道：「我去煮些東西你吃。」

傅玉書道：「我與你一起去。」

「你也懂。」

「不懂你可以教我。」

兩人相顧一眼，傅玉書站起身子，與倫婉兒並肩走了出去。

門才一掩上，雲飛揚巳經張開眼睛，本來他非常開心，現在他却巳變得有些悶悶不樂。

倫婉兒傅玉書的笑語聲繼續傳進來。

秘密

夜更深。

密林中的空地上，黑衣人幽靈一樣木立，靜聽雲飛揚訴說與管中流交手經過。

雲飛揚說到得意的地方，不由眉飛色舞，先前的不愉快，巳完全拋諸腦後。

黑衣人黑布蒙面，看不到他的表情變化，只是偶然一點頭。

一直到雲飛揚將話說完，黑衣人才開口。「你的悟性很高，所以能够擊敗管中流，我很開心。」

雲飛揚聽了更開心。

黑衣人走前兩步，突然一搖頭。「但是你有一個缺點，以後必須改善。」

雲飛揚「哦」的一聲，黑衣人接道：「就是你的心不够狠。」

「何以見得？」

「你的心若是够狠，應該就不會讓管中流再將劍取到手，就不會讓他在你面上劃一劍。」

「這只是輕傷。」

「管中流的功力若是再稍高一些，那一劍，絕對可以將你的頭劈開兩片。」

雲飛揚聳然動容。

「記着，不管怎樣，敵人就是敵人。」黑衣人一字一頓。「出手要快、要狠、要準，心劍要合，不能有絲毫顧慮。」

「弟子緊記在心。」

「好，今夜你自己繼續練習昨夜我教你破解北斗七星劍陣的步法。」

雲飛揚點頭。

黑衣人突然回頭，目光一閃，向林子那邊掠去。

× × ×

一進入林中，黑衣人目光更凌厲，冷冷的四顧，好像發現了有什麼不妥。

「難道我聽錯了。」黑衣人沉吟，即時「吱」的一聲，一隻猴子從他的面前躍過。

「原來是一隻猴子。」

黑衣人身形再動，往林外掠去，瞬息消失在來路亂石叢中。

又過了一會，一個人又從林中一株樹後閃身出來。

——傅玉書。

傅玉書一面疑惑之色，盯着黑衣人離開的方向，一瞬也都不一瞬。

——這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躲在這裏教雲飛揚的武功。

傅玉書實在想不透。

「隆」一聲，半空突然落下了一個旱雷，接又一個，天地都爲之震動。

傅玉書目光一閃，轉向另一個方向掠去。

× × ×

旱雷一下接一下。

淒厲的慘叫聲旋即响起來，震撼了武當後山，傅玉書身形如箭，迅速向後山掠去。

霍地一道銀蛇在空中閃逝，雷聲又响，與怪叫聲混合在一起，震人心絃。

傅玉書身形不停，繼續向前面掠去，穿過了一條崎嶇的小路，來到了一道天塹的邊緣，轉向右行。

再過十來丈，一道簡陋的吊橋橫架在天塹之上，搖曳在夜風之中。

傅玉書回顧一眼，身形飛燕般掠起，在吊橋上一個起落，掠到天塹另一面。

那邊樹木叢生，亂石叢中有一條小路，傅玉書沿着小路前行，對於周圍的環境，顯然非常熟悉。

再前行，道路更崎嶇，樹木叢中，一絲絲霧氣無聲的在飄浮。

沒有蟲聲，鳥聲也沒有，那種靜寂巳接近死亡。

再前行，連樹木也沒有，只見怪石嶙峋，霧氣却更濃了。

嶙峋怪石中出現了一個山洞，傅玉書脚步不停，直往山洞內走進去，隨即探懷取出了一個火摺子剔亮。

火光照亮了山洞，在山洞的四壁，赫然鋪着一層薄薄的冰霜，壁頂更就有一條條小小的冰柱垂下來，在火光照耀下，閃動着異光。

前行約莫三丈，出現了一潭水，一縷縷白烟在潭面上滾動，就像是整潭的潭水都巳被煮沸了一樣。

傅玉書却知道那其實是寒氣，他亦巳感到寒意侵人，有如尖針一樣。

四壁都浸在潭水中，接近水面的地方長滿了一種奇異的青苔，每面洞壁之上都嵌着一盞長明燈。

那燈光雖然並不明亮，但巳經可以照亮整個寒潭。

在寒潭當中，有一方兩丈方圓的岩石，突出水面，約莫有兩尺。

一個衣衫一絲絲，一縷縷，混身長滿了白毛的白髮老人蹲坐在岩石之上。

那個老人的臉上亦長滿了白毛，皺紋深陷，有如一道道刀刻。

他的四肢全都被鐵鍊鎖上，雙脚更只見白骨，目光落在潭水上，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

這就是武當弟子口中的老怪物，被鎖在這裏巳有二十多年。

每當雷雨，潭水上漲，淹過了那塊岩石，他的下半身就難免被浸在潭水中。

所以對於雷聲他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雷聲一响，就會忍不住嘶聲叫起來。

× × ×

傅玉書看到了這個老怪物，眉宇間却露出了愁苦之色。

他吹滅了火摺子，方待躍過去，一聲旱雷，又在洞外响起來。

老怪物應聲混身一震，大叫了起來，手舞足蹈，狀若瘋狂。

淒厲的嘶叫聲，在洞內迴盪，驚心動魄。

旱雷一聲又一聲，老怪物嘶叫不絕，曳着鐵鍊，不停在石上打滾，顯得痛苦之極。

傅玉書聽着，眼中淚光閃動，一縱身，躍到潭中那方大石上，扳住了老怪物的雙肩。

老怪物繼續嘶叫，猛地一振臂，將傅玉書拋開。

傅玉書就地一滾，又撲了上去，與老怪物糾纏了起來。

老怪物拚命掙扎，嘶聲狂叫，傅玉書好幾次被拋開，但隨即又撲回，他終於伸手扳開了老怪物的嘴巴，將一顆藥丸塞進去。

老怪物總算安靜下來，他雖然沒有再掙扎，口中却發出「荷荷」之聲。

又過了一會，「荷荷」之聲才停止，老怪物喘息着坐起來，望着傅玉書：「你來了。」

傅玉書聽到這句話，才舒過一口氣。

「孫兒來遲，要爺爺受苦了。」

他們竟然是爺孫關係。

傅玉書到底是什麼人？

老怪物伸手撫着傅玉書的臉頰。「玉書，你比上次來的時候巳瘦了很多。」

傅玉書抓住老人的手。「爺爺，我會照顧自己的，放心。」

「不錯，你巳經長大成人了。」

「日子過得眞是快……」

「快？」老怪物大罵。「一些也不快，每天我都是坐在這裏，對着這潭水。」

他恨恨的接罵道：「燕冲天這個惡賊，始終有一天，我將他碎屍萬段。」

傅玉書手按老人肩膀。「爺爺，有這一天的，你就快可以出去的了。」

「出去？」老怪物目光落在巳成白骨的雙脚上。「出去又有什麼用，我……這雙脚……」

老怪物語聲激動，突然笑起來，這笑聲難聽之極，也不知是哭是笑。

傅玉書忙道：「爺爺，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我們巳找到萬年續斷。」

「什麼？萬年續斷？」老怪物突然怪叫起來，抓住傅玉書雙手亂搖：「啊！是眞的？」

「眞的。」

「沒騙我？」

傅玉書搖頭：「萬年續斷就快會送到來，到時候，爺爺你斷去的筋脈就能够重接。」

老怪物一面聽一面笑，笑着突然又哭泣起來。「你們欺騙我，只不過要我不用那麼難過。」

傅玉書懇切的道：「是眞的，爺爺，他們在大理一個深谷中找到，巳飛馬趕送前來。」

老怪物看着傅玉書，終於相信，喜出望外，傅玉書接道：「我接到消息，總管巳經在途中。」

老怪物突然又獰笑起來。「好，燕冲天，你的死期快到了。」

傅玉書連忙道：「爺爺，你一定要忍耐。」

「我……我會忍耐的。」老怪物若有所思，「是了，玉書，今夜怎麼雷响了這麼久你才到來，是不是發生什麼意外？」

「我方才跟踪一個神秘的黑衣人。」

「怎樣神秘？」

「這個人黑衣蒙面，似乎每天深夜都在一個深谷中，教一個下役練習武功。」

「練習成怎樣？」

「只怕在孫兒之上。」

老怪物一呆。「嗯！那個下役叫什麼名字？」

「雲飛揚，」傳玉書一頓，「就是平日送食物來給你的那個小子。」

老怪物「哦」的一聲。

「那個黑衣蒙面人，也許就是青松。」傳玉書沉吟。「只有他才能夠教出雲飛揚那一身的武功。」

「青松是一代掌門，似乎用不着出此手段。」

「那難道是燕冲天？」

「不要在我面前提這個人了，」老怪物脾氣又來了。

傳玉書連聲：「好，不提不提。」

老怪物平心下來，目光忽一亮。「難道是無敵門的臥底？」

滿天花雨

午前。

萬里無雲，江心靜寂，一艘三桅大船停在江心，桅上一枝白布旗迎風飄展。

布旗上有一個血掌印，這艘船應該就是無敵門的船。

這是事實，無敵門四大護法之一的寒江釣叟，盤膝正坐在船篷上，手中一枝陰沉竹，也不知在釣什麼。

晴空中一點鴿影迅速飛近，鈴聲由低而高，釣叟陰沉竹陡抖，「颼」一聲竹竿繫着的魚鈎曳着魚絲飛入半空。

魚絲一捲，已將信鴿纏住，釣叟手一探，接鴿在手，接從信鴿腿上縛着的銅管中抽出一卷紙條來。

釣叟接揮手，信鴿「拍拍」的飛上半天，迅速飛去。

紙條一攤開，釣叟的神態便緊張起來，身形「颼」一翻，穿窗掠進了船艙內。

獨孤鳳就坐在船艙之中，傷勢已經痊癒。

公孫弘却仍然坐在床上，才能移動。

「信鴿傳來了什麼消息？」獨孤鳳即問道。

釣叟將字條呈上，一面道：「已經查到冒認無敵門追殺青松的那些人下落。」

獨孤鳳細看一眼，又給公孫弘一看再看，沉吟道：「看來我們得派人趕去五福客棧部署一切。」

釣叟道：「老夫去走一趟。」

獨孤鳳道：「我也去。」

「師妹……」公孫弘才叫了一聲師妹，獨孤鳳已截道：「你傷勢未癒，就留在船上好了。」

公孫弘苦笑。

釣叟笑望了他一眼，道：「放心，我會小心照顧小姐的了。」

公孫弘只有點頭。

× × ×

五福客棧是一間大客棧，兼營酒樓，客似雲來。

釣叟與獨孤鳳並沒有找座位，直接來到掌櫃的面前，釣叟掌一翻，一個上刻「無敵」的金牌往掌櫃的眼前一幌，「唯天爲大。」

「如日方中。」掌櫃低應一聲：「天字第三號房間！」接又一聲：「張保。」

一個精悍的店小二飛快走過來。

「帶這兩位客官到天字第三號房。」

張保恭謹欠身道：「兩位請。」

× × ×

房間在二樓，窗外望長街，非常寬敞，已經有兩個錦衣人守候在內。

房門掩上，兩個錦衣人忙一齊上前，「第十二分舵舵主林成，副舵主沈武見過小姐，護法。」

獨孤鳳淡應一聲，釣叟忙問：「事情怎樣了？」

「兩位先上坐。」林成忙將兩張椅子移近來。

沈武隨即將兩卷畫軸送上，在桌面上攤開，那之上各畫着一個相貌裝束完全不同的中年婦人。

林成接道：「事發後，我們抓住了附近的九十七家二百四十七人回去查問，從他們的敍述中，我們用拼圖的方法，拼出了這一幅畫像。」手指左面那幅畫像。

獨孤鳳道：「這個是什麼人？」

林成手指着畫像的臉。「這是傅玉書眞正的母親，眞正的傅夫人。」

獨孤鳳接問：「那一個又是……」

「就是被殺的那一個，我們派人夤夜挖墳開棺驗屍，再將她的容貌畫下，給抓來的隣人辨認，却認出是傅家的老婢。」

獨孤鳳目光落在傅玉書母親的畫像上，「只怕這個也未必是眞的。」

「這所謂眞假，乃是指青松進入之前，在衆人眼中的傅夫人。」

獨孤鳳點頭。

林成接道：「這個傅夫人，也大成問題。」

沈武接取來另一卷畫軸攤開。

那之上寫滿了蠅頭小字，沈武讀出來：「根據探子徐天報告，已未年六月初六，首先發現此人在雲龍鎮大街出現，當時採購了很多豬隻，所以在意！」

獨孤鳳頷首。「說下去。」

「根據探子王杰的報告，同年八月十二，曾發現此人在青梅鎮採購大量布匹，又根據探子蔡興報告，在第二年，三月初九，此人曾經在百家集出現，當時却是在訂購大量兵器。」

獨孤鳳連連點頭。「這個人的確大有問題。」

釣叟接問：「還有什麼證據？」

沈武取出幾張單據。「這些是那幾間長生店的單據，報稱傅家買去大小棺材五十九口，但根據我們的人開棺驗屍結果，只有五十具屍體，而且全都不是平日在傅家出入的人。」

「還有！」林成接道：「假血手令所染的血手已證實爲利源染料店製造的染料・已查出在事發之前三個月，傅家曾派人購去三桶。」

沈武補充道：「事後我們在傅家搜獲一桶，另兩個空桶深埋在地下。」

獨孤鳳讚道：「這件事你們做得很好，回去我會向爹說一聲，論功行賞。」

林成沈武大喜，一齊欠身。「多謝小姐。」

「那，現在他們的人呢？」

「在對街寶芝藥材店。」林成走過去，將一扇窗戶推高。

獨孤鳳釣叟走近去，只見對街是一間不大不小的藥材店，橫匾一面，上書寶芝二字。

沈武一旁道：「這間藥店我們已監視了差不多兩個月。」

獨孤鳳道：「可是有什麼可疑的人出入？」

「每隔七天，就必有一個神秘人物出現！」

「說清楚。」

「那個人頭戴竹笠，深蓋到下頷，惟恐被別人看到本來面目，每一次進出，都是空着雙手，可能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釣叟問道：「你們有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但恐打草驚蛇，只是派了兩個兄弟在門外監視。」

「那個神秘人物什麼時候會再來？」

「今天。」

「立即吩咐，加緊監視。」釣叟急下命令。

林成沈武應聲忙退出。

× × ×

藥材店外異常的平靜，靠牆左面有一個相士，正在替一個路人指點迷津，右面稍遠的牆下，挨着一個小販，一個不在意，扁担竟掉在地上。

他連隨拾起來。

店內更平靜，一個老人坐在櫃枱後，正在整理着一些藥材。

一個灰衣人從左面街道上走來，筆直的走進藥材店內，頭上戴着一頂奇怪的竹笠，深蓋至下頷。

這是林成沈武所說的那個神秘人物，也正是率衆攻打傅家莊，擊殺鐵石木石於劍下的那個怪物。

老人慌忙迎出來。「請，請，請進內堂。」

那個人一聲不發，逕自走進去。

× × ×

「就是這個人？」獨孤鳳凭窗偷窺，追問。

「不錯，就是他。」林成急應。

「安排好沒有？」

「已經安排妥當！」林成一握拳，「隨時都可以動手了。」

「不用急，」獨孤鳳冷笑，「他們已經在我們包圍之下，再看看。」

「好——」釣叟並不反對，林成沈武當然就更加無話可說。

事實，藥材店外，無敵門的人已經埋伏好，只要一聲令下，便立即可以發動攻勢。

× × ×

藥材店的內堂一片陰暗，十多個人侍候在四周，望着那個灰衣人，一聲不發。

灰衣人來回逡巡，彷彿在考慮什麼。

衆人目光都落在灰衣人的身上，跟着他來回移動。

「你們也實在太不小心了。」灰衣人脚步一頓，突然說出這樣的一句話。

× × ×

也就在這個時候，藥材店外抬來了一頂轎子。

精緻的轎子，由四個大漢抬着，直抬進藥材店之內。

櫃枱的老人一見，面色大變，急迎了出來。

轎子裏的到底又是什麼人？

× × ×

「我們……」衆人都一呆。

「我們這個地方已被人偵破，你們竟然還懵然不知。」灰衣人語氣充滿怒意。

衆人又一呆，你眼望我眼。

「現在，這個地方已在敵人的監視之下。」

「沒有可能，」一個中年人搶着道：「我們的行動，一直都很保守秘密，極盡小心。」

「就是怕百密一疏……」

「不見得……」

灰衣人冷笑。

「不知道是什麼人告訴總管……」

「就是在我們店外那個相士，和那個賣水果的小販。」

「他們已經在那兒擺設了差不多兩個月。」

「這即是說他們已監視了我們差不多兩個月。」

「他們可不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太特別了，」灰衣人連聲冷笑，「相士卜的是諸葛神數，該用五個銅錢，可是他方才只用四個，由此得知，根本就不在算命。」

一頓接又道：「至於那個小販，扁担掉在地上竟發出金鐵之聲，而且有裂縫，其中必暗藏兵器。」

「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門外傳進來，「對面五福客棧亦有人在監視。」

× × ×

「那頂轎子裏的又是什麼人？」獨孤鳳奇怪。

「不知道，」林成搖頭，「以前沒有見過那頂轎子的出現。」

釣叟沉吟道：「可能是在上的人來了吧。」

獨孤鳳冷然頷首。

× × ×

語聲一落，門一開，一個女人走了進來。

那個女人風華絕代，一身彩衣繽紛，梳的是墮馬髻，走的是折腰步，姿態迷人之極。

在她的右手，托着一個小小的錦盒。

衆人一見，都全變了面色，灰衣人忙亦一欠身。

彩衣女人一聲嬌笑。「向我們這邊所有的窗戶全都半開半閉，這其實不難看得出。」

彩衣女人將錦盒交給灰衣人，又一笑。「你應該知道怎樣做。」

灰衣人點頭。

彩衣女人隨即轉身舉步，反手將門掩上！

灰衣人即時拔劍，颼一聲，刺入了一個中年人的咽喉！

「總管——」衆人大驚失色。

灰衣人出劍不停，嗤嗤破空聲响中，又殺五人。

其餘的慌忙拔出兵器，灰衣人視若無睹，劍一引，又刺入另一個人的眉心。

血雨激飛未下，有兩人眉心被刺中，慘叫着倒下。

灰衣人長身暴射時，一人震開窗戶，才縱身欲出，已經被灰衣人的劍刺入了後腦。

灰衣人翻身接一劍，將一人的頭斬飛，再一劍，刺了最後一個人的心房。

血染紅了內堂的地面，灰衣人連聲冷笑，意猶未盡。

人卻已給他殺盡。

× ×

轎子從藥材店內抬出，原路抬回去，那個老人隨即將門戶關閉。

獨孤鳳看在眼內，黛眉輕蹙了起來。

釣叟亦皺眉。「這件事不妙。」

獨孤鳳沉吟着吩咐。「四護法，你立即去追踪那頂轎子，盡可能，查出他們的巢穴所在。」

釣叟一點頭，倒掠了出去。

獨孤鳳接吩咐：「其他的人隨我攻進去。」鴛鴦刀齊出鞘，穿窗躍下。

沈武林成左右相隨，一着地，把手一招，埋伏在四周，以及假扮茶客的無敵門弟子一齊抽出暗藏的兵器，向藥材店那邊衝過去。

店門已緊閉，內裏一些聲息也沒有，獨孤鳳一聲：「破門。」左右無敵門弟子齊上，利刀齊下，迅速將門戶破爛。

林成接揚手，一雙流星鎚脫手激射，飛撞在店門之上！

「轟轟！」兩聲，店門被撞碎，倒了下去。

林成沈武雙雙搶入，就看見那個老人坐在當門牆壁之下，眉心一道血口，猶在淌血。

獨孤鳳一聲：「闖！」當先直闖向店後堂，林成沈武只恐有失，急護左右。

後堂內屍橫遍地，血流成河，令人鼻酸。

獨孤鳳四顧一眼，頓足。「對方是發現了我們的監視，一個活口也不留。」

語聲未已，慘叫聲已傳來。

獨孤鳳回身後奔，衝到出店外，只見長街上倒着好幾個無敵門的弟子，相士小販，更就身首異處，十數丈之外，一個灰衣人正與兩個無敵門的弟子戰在一起。

灰衣人出劍迅速，獨孤鳳才起步追過去，那兩個無敵門的弟子已經被他斬殺劍下。

獨孤鳳咬牙切齒，飛步追前，林成沈武緊追在後面。

灰衣人繼續前奔，頭也不回，長街上路人鷄飛狗走，亂成一片。

× × ×

出市鎮，入荒郊，進樹林。

獨孤鳳已經追到，一長身，鴛鴦刀雪花一樣凌空飛滾過去。

灰衣人連接兩刀，身形一偏，竟就踩着一株大樹幹，疾往上走去。

獨孤鳳凌空揮刀，疾斬了過去。

灰衣人身形急翻，從獨孤鳳頭上滾過，獨孤鳳雙刀急展，刷一聲，將灰衣人頭戴的竹笠砍下。

竹笠下一張空白的臉龐，沒有眉毛，鼻子嘴唇，所有的五官，全都沒有。

獨孤鳳一瞥見，心頭一凜，脫口驚呼了一聲。

無面人即時身形急拔，掠上了一株樹幹，破空聲響中，迅速消失在枝葉深處。

獨孤鳳仰眼上望，陽光似箭般從枝葉縫間一枝枝射下，不見無面人的存在。

沈武林成相繼追到，林成急問：「小姐，給他逃了？」

獨孤鳳冷然頷首，目光一凝，突然問：「路上可遇上四護法？」

沈武林成齊皆搖頭。

獨孤鳳冷冷的道：「他路上必然會留下記號，你們分頭找找看。」

林成脫口道：「小姐是否担心四護法會有危險？」

獨孤鳳不覺點頭。

× × ×

寒江釣叟這時候正在三里外的一個樹林內，那頂轎子就在他前面數丈之處。

四個大漢越跑就越快，完全就不像抬着有人的轎子，直走進樹林深處。

枝葉疏落，樹林深處一樣有陽光，也像箭一樣從枝葉間射落。

霧氣蕭森。

釣叟借樹幹掩護追踪上前，行動極小心，一雙眼盯穩那頂轎子。

地上積滿了落葉，釣叟脚步起落，仍沒有發出多大聲响，那一身輕功，可見得非常人可比。

再前行數丈，那四個大漢突然將轎子放下，身形接展開，棄轎向前面掠去。

釣叟看在眼裏，奇怪之極，他的身形一動，又越前丈許，閃身在一株樹幹的後面。

那頂轎子一些異樣也沒有。

林深處霧氣更濃，沒有飛鳥啁啾聲，一片接近死亡的靜寂！

釣叟身形一閃再一閃，再越前丈許，可是仍看不到那頂轎子有任何反應。

他的身形陡然拔起來，天馬行空一樣橫過轎頂，陰沉竹一拂，「刷」一聲，那頂轎子的轎頂已被他捲飛。

轎子內仍沒有反應。

凌空翻身落地，他手中陰沉竹一探，直穿入簾子，插入轎子內。

簾子被震碎，陰沉竹有如標槍。

那刹那，釣叟陡然一呆，接轉身，驚望四周。

轎子並沒有人在內，是一頂空轎子！

銀鈴一樣的一陣嬌笑聲卽時劃空傳來，飄忽不定。

釣叟仰眼上望，陽光在枝葉縫間閃鑠不定，突然風聲急起，一道彩虹從東面的一蓬枝葉中射下來。

釣叟目光一閃，心頭一凜。

彩虹沒有消散，那事實是一個身穿彩衣的女人，也正是釣叟在跟踪的人。

她本來坐在轎裏，不知何時已離轎匿在樹上。

淒迷霧氣中，她更加顯得誘人。

釣叟盯着她，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睛中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彷彿已知道這個彩衣女人的來歷！

彩衣女人嬌笑着，一攏秀髮。「不見十多年，想不到你還是這個急性子。」

釣叟一聲不發，指甲卻暗中不停在釣竿上移動，在釣竿之上劃下了幾道白痕。

「怎麼，現在又會無火氣了？」彩衣女人嬌笑移前一步。

釣叟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你還沒有死？」

「你很想我死？」彩衣女人的笑容一歛。

「想極了，」釣叟陡然向上拔起來，那枝陰沉竹造的釣竿直插彩衣女人的咽喉，「唿哨」一聲，釣鈎曳着釣絲半空劃了一個弧，反鈎向彩衣女人的腦後。

彩衣女人身形亦動，有如一道彩虹般從釣竿釣鈎中飛上半天，從釣叟頭上弧形掠過。

釣叟反應敏銳，喝叱一聲，釣竿上插，釣鈎急鈎向彩衣女人的後頸！

一鈎不中，釣絲立即反捲，纏向彩衣女人的雙足！

彩衣女人身形之迅速靈活，簡直匪夷所思，那刹那，已落在釣叟身後，霍地一轉身，數十點微弱的寒芒分從她雙袖、頭髮、嘴唇中射出！

那是一枝枝細小的毒針，有如漫天花雨！

釣叟也不慢，急轉過身子，寒芒已飛射到來，他釣竿不暇施展，縱身急閃！

才拔起丈許，無數的寒芒已射在他身上，他頎長的身子立時蝦米一樣弓起，凌空猛一下抽搐，疾跌了下來。

他的面部肌肉亦同時痙攣起來，嘶聲慘叫，手中釣竿「奪」地插在地上，就抱着釣竿倒了下去。

那不過片刻，他的臉龐已變成紫黑色，七竅亦同時黑血迸流。

彩衣女人看着釣叟倒下，發出了一陣得意的笑聲。

她的容貌美麗，體態動人，笑聲亦銀鈴一樣清脆悅耳，現在看來、聽來，卻是難以言喻的恐怖！

她迷人的雙瞳亦彷彿充滿了妖氣。

她笑着移步上前，探袖取出一個小小的玉瓶，將一種淡青色的液體傾注釣叟的身上。

一陣白烟「滋滋」的冒起，釣叟身上的衣服一片腐爛，肌肉亦消蝕。

白烟越來越濃郁，彩衣女人就像一隻彩蝶般在白烟中飄飛。

到白烟消散的時候，釣叟已化成一灘血水。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翠懷疑留字之人，或係邊艙的水先生，乃獨往造訪，以明眞相。水先生直認不諱，朱翠遂詢以如何解救新鳳所中九品紅之毒，水先生乃以化毒丹相贈，着即給予新鳳服食。朱翠欲行，但見水先生病容滿面，不忍遽離，並自告奮勇，不避男女之嫌，爲其推拿療傷。在療傷中，水先生沉沉入睡，朱翠見其傷勢已有轉機，便即回去，直入新鳳艙房，以化毒丹餵她，不久，新鳳甦醒，朱翠好言相慰，多加休息，毋須爲家事操心，新鳳感動莫名……

孤舟驚刺客

因此她在窗扇上端，懸有一串小小貝殼所連製而成的風鈴，只要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使這串風鈴發出响聲，也就足以使她得到警覺！

熄滅了燈，朱翠盤膝牀上，試着運行了一回坐功，她引氣玄關，過「任」「督」二脈，很快的行了一週天，遂即入定過去！

這一次入定足足有兩個時辰她才甦醒過來——

首先映入她眼睛的是透過紙窗的一片殷紅陽光，敢情天已經大亮了。

朱翠慌不迭下牀，打開窗扇，正好看見地平綫那一端的斗大紅日，江上瀰漫着一片蒸騰的霧氣，可以想見今天必然是個

狹路陷重圍

大好天！

外面傳過來輕輕的叩門聲，是宮嬤嬤的聲音道：「公主醒了麼？」

朱翠吩咐她進來。

門開處，宮嬤嬤走進來，請安欠身道：「給公主問好請安！」

朱翠道：「旅行在外，過去宮裏的那一套俗禮都免了吧，少主人睡得可好？」

宮嬤嬤道：「少主人睡得好極了，這會子吵着肚子餓，要喝燕窩粥呢！娘娘也起來了，史統領正侍候着在大艙裏開飯呢！叫我來侍候公主梳頭！」

朱翠一笑道：「這是什麼地方，還有這些規矩，我的頭一向都是自己梳，用不着妳——」

宮嬤嬤笑道：「說的也是，我連自己的頭都梳不好，那能侍候公主呢，新鳳那個丫頭這回子睡得正香呢，史統領說她中毒要多多休息，所以也沒敢叫她！」

朱翠點點頭道：「對了，讓她多睡一會吧，妳去給我打一盆洗臉水吧！」

「早打好了，」宮嬤嬤說：「就在外頭，青鹽漱口水也都準備好了！」

朱翠應了一聲，立時步出，在廊子裏洗了臉，又用青鹽把牙齒擦洗乾凈，才來到了前面大艙。

大艙裏各人俱都在座，圓桌正面上首坐的是娘娘沈氏——雖在旅途之中，她亦不脫雍容華貴氣質，臉上薄施脂粉，一身粉紅緞子百結裙襖，上面綉着鳳凰，宮樣蛾眉，鬱鬱秋水，長時間的養尊處優，加上她善於調養，看上去還是那麼年輕。

沈娘娘左邊座位空着，是留給公主坐的，右邊座位上坐着那個年僅九歲，粉粧玉琢的王子朱蟠——他是當今蒙難的鄱陽王朱由貴唯一的子嗣，也是公主朱翠嫡親兄弟！

沈娘娘對面座上，恭敬陪坐的是「侍衞營」統領史銀周，另外，一個叫「秀兒」的年輕女侍，雙手捧着香茗，站在她身後，馬、杜二侍衞各踞一方。

娘娘正在與史銀周說話，就衹小王爺朱蟠雙手不閑着，滿桌子抓吃的往嘴裏塞，弄得一片狼藉！

朱翠出來，先向母親問了安，史銀周等分別見了禮之後，才坐下來。

宮嬤嬤趕過來爲她添上一碗粥——

沈娘娘道：「剛才我還在跟妳史大叔商量，是不是該起程了，妳史大叔說須要聽妳的主意，妳倒是說說看，要是這麼個走法，咱們半個月也到不了鄱陽！」

朱翠看了史銀周一眼：「史大叔的意思怎麼樣？」

史銀周道：「卑職的意思……爲了避免敵人的跟踪，我們還是繞道而行，比較好？」

朱翠點了點頭道：「我也正是這個意思，能够明天上岸最好，史大叔就張羅船家開船吧！」

史銀周應了一聲，立刻離座外出。

朱翠吃了碗粥，在母弟面前，儘量作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抽空向窗外瞄了一眼，特別注意遠處的蘆叢，出乎意外的，倒是不見那兩艘船再跟着了。

朱蟠吃了許多東西，吵着要到船外面去玩，沈娘娘怕把他悶壞了，就吩咐宮嬤嬤帶他到上面去走走，宮嬤嬤却知道事情的危險，只是用眼睛去看朱翠，朱翠生怕引起了母親的多疑，也就欣然點頭。

她離開座位道：「我就陪小弟到艙外面去走走吧！」

朱蟠聽說姐姐要去，高興得一跳而近，拉住朱翠就往外扯，嘴裏嚷着：「叫他們給我們弄一隻小船，我跟妳倆個到江裏划船去！」

沈娘娘連忙說道：「可不行，不許胡鬧。」

朱蟠說：「怎麼不行，我以前就划過船，我還會扎猛子呢！」

朱翠沉下臉道：「你要是再胡鬧，就把你鎖在房裏，永遠都不叫你出來，也不想想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大江裏，可不是在家裏！」

在家裏這位小王爺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兩個人，一個是父親，一個就是這姐姐，弄不好還眞挨打，這時見姐姐生氣，他也就不敢再吵了。

朱翠同着他步出了艙面。

這時船掌櫃的老金，和他兒子金七，小夥計毛五，已經把帆昇起來，正在起錨預備開船。

史銀周走過來道：「船老大說今天風向好，水面又平，在日落以前，就能到江陽府。」然後他壓低了嗓子道：「我們不是在那裏下船吧。」

朱蟠跑過去看船上人起錨，馬杜二侍衞在後面跟着——

史銀周道：「昨夜卑職注意那艘釣魚小船，到四更天才看見它離開了，以後也沒有見它再來。」

朱翠點點頭說：「也許眞是來釣魚的也不一定——倒是後面那兩條大船是什麼時候離開的，我還不知道。」

史銀周想了一下道：「釣魚小船走了沒一會，它們也就走了。」

朱翠想了想道：「這麼說，他們還是一路的，——哼，這個曹羽果然是老奸巨滑，我們眞要對他十分小心才行呢！」

史銀周皺着眉，深深覺得此行責任重大。

這時大船已經開動起航了。

船老大老金老遠的請安向史銀周道：「小人還忘了回稟史老爺，船上的那位水相公已經走了。」

朱翠頓時一驚。

史銀周也爲之一怔：「你說住在邊艙的那位水先生已經下船了？」

老金說道：「在天亮的時候，小伙計毛五給他送藥去，門開着，人已經沒有了，桌子上還留有一張紙條和一錠銀子的船錢——」

史銀周道：「什麼樣的紙條？」

老金說：「紙條上說那錠銀子是給小人的船錢，另外有一封信要小人呈給朱小姐。」

朱翠不動聲色的點點頭，說道：「信呢？」

老金由身上摸出來，雙手呈上，史銀周接過來轉呈上去。

朱翠接過了信來，先瞄了一眼信封上「朱小姐親啓」五個字，寫的是工筆的隸書——

不知怎麼她心裏這一刹亂極了，彷彿像是失去了什麼似的不寧靜。

簡單的幾句留書，她却看了無數遍。

「頓舟安驛，小心曹賊，西山翠冷，蒼海無情，此去兩無牽。

承情妙手，公主萬福，海客頓。」

儘管看了許多遍，當中還有些茫然。朱翠一聲不哼的收起了信，只向船家老金點頭道：「知道了，你去吧！」

老金叩了個頭站起來離開。

史銀周只是看着朱翠，希望由公主嘴裏得到些消息。

朱翠道：「沒什麼，他只告訴我們要愼防曹羽這個人，還要我們提早下船，改走陸道！」

史銀周說道：「公主以爲這個人可靠麼？」

朱翠點點頭，心裏却暗笑道：「他要是對方的人，我們這一家子的命早就沒有了。」

史銀周顯然因爲對於這個「水先生」還瞭解不够，才會有此一問，其實朱翠又瞭解他多少呢？

「我對他知道的並不比你多——只是有一點可以確定，」朱翠肯定的說：「他對我們絕無惡意，而且絕不是曹老賊那一邊的，而且武功出衆，曾經兩次出手暗中帮助了我們……只可惜……」

說到這裏，她十分失望的苦笑了一下：「我原以爲他會繼續留下來帮我們對付曹羽的，現在他竟然會走了。」

史銀周由於與曹羽方面有過兩次的接觸，深深體會到對方的兇厲詭詐，下一步尚不知更待如何，自己這方面婦人幼兒，略有失閃，自己即使是投江一死，亦無能洗却身後駡名，這麼一想，臉上不禁浮現起一絲愁容……

倒是朱翠察言觀色，看出了對方的隱憂。

「史大叔不必担心！」朱翠冷靜的分析道：「我想曹老賊一連兩次失敗之後，應該心裏有數，知道了我們的厲害，沒有十分的把握，他是不會再輕易出手的了，我們如能在他出手之前先到九江，投奔劉大學士，打聽出父王的眞實消息，然後再定一切——」

史銀周點頭道：「公主說的是，劉大學士素蒙王爺眷愛培植，再說他與『寧王』的關係極好，只要能到了南昌，我們就一切無憂了。」

朱翠微微一笑道：「這也正是我的打

算。」

說到這裏，只聽見前面傳過來一陣笑聲——

敢情那位小王爺朱蟠，耐不住艙底的的寂寞，現在玩得十分開心，竟然爬上了桅桿，兩隻手吊在一根橫帆柱上，當猴子一樣的正在盤耍，老金等幾個船家看得好玩，俱都發出了笑聲。

朱翠笑嗔道：「眞是個野小子！」

史銀周道：「少主人這幾天在艙悶壞了，好在江上無事，就讓他玩一下吧！」

朱翠點頭道：「話雖是不錯，可是敵暗我明，總是得十分小心才是。」

說話時，那位小王朱蟠，已經攀上了一根橫帆，爬上了丈許高的帆柱，兀自作勢，還要往上攀登，杜馬二侍衞吓得在下面前擁後護着，生怕他會跌倒下來。

朱翠見兄弟過於頑皮，正要出聲喝止，猛可裏就聽得船舷這側一聲水響，陡地冒出了一顆頭顱，緊接着揚起右手，嘶嘶，一連發出了兩口飛刀，直向帆間現身的朱蟠身上飛去。

這一手實在過於突然。

朱翠目睹之下，一聲清叱道：「不好！」陡地騰身而起，一逕向距兩丈開外的風帆上縱身過去，

於此同時，史銀周也自發出了一聲驚叱，探身出掌，打出了他丈以成名的暗器——「一掌飛星。」

水面現身那人，端的是滑溜到了極點，水功又好，飛刀一經出手，毫不遲疑的一個猛子，又自扎入水中，史銀周出手雖快，依然是落了個空。

只聽見一陣咚咚水響之聲，十數枚亮銀丸，全數打落水中——

另一面「無憂公主」朱翠身法稱得上極快，只是較之出手的飛刀，依然是慢了一步。

總算這位小王爺命不該絕，他身子原是站立橫帆之上，却是恰恰這時來了一個倒翻上仰的勢子，無巧不巧，那兩口出手的飛刀，却在這時打到，只聽見「篤——篤」兩聲異響——

一口飛刀，穿透風帆，打落江心，另一口飛刀，却是無巧不巧，正好釘在了帆柱上——這個位置正是剛才朱蟠站立之處，除非是他身子忽然向上收起，這一刀定然貫穿他心腑，使他死於非命。

目睹者，眼看着這般奇險，都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

「無憂公主」朱翠足尖一點帆柱，一隻手已把這個頑皮的弟弟給提了起來，緊接着飄身而下，一來一往，翩若飛燕，輕似鴻羽，只把現場的幾個人看得目瞪口呆，傾慕不已——

朱翠無端被迫在幾個陌生船家面前，顯現出了身法，自非所願，當着生人也不好責備這位頑皮的兄弟，只用眼睛狠狠的瞪着他——

朱蟠那裏識得危險，還直嚷着好玩，延着臉向朱翠道：「大姐姐，這一次我眞佩服你了，原來妳眞是有本事，你怎麼能一下子跳這麼高呢……」

朱翠瞪着他道：「再胡鬧我可眞的要打你了！」

朱蟠嘟着嘴說：「最壞就是姐姐了，自己有本事了不起，就不教給人家。」

是時，史銀周已自杜飛手中，接過了那口飛刀，轉交到了朱翠手上。

刀身七寸，却是雙開口的兩刄菱形，通體烏黑，只有兩處鋒刃，現出白森森的光華！

朱翠只看了幾眼，心中已不禁吃驚，遂即遞於史銀周道：「史大叔小心收起來，這是淬過毒的，見血封喉。」

朱蟠仰着臉，一派天眞的道：「什麼是見血封喉，姐姐。」

朱翠拉着他轉身進艙，即關照史銀周道：「我們提前上岸，叫船家快點走。」

史銀周應聲而去。

朱翠拉着朱蟠一逕進到了大艙，關照他說：「剛才的事別對娘說，知道吧，要不然娘會害怕，姐姐以後就不疼你了。」

朱蟠笑嘻嘻的道：「好——不過，你要教我剛才上船的那種輕功才行。」

朱翠一笑道：「你現在還小，等我們找到了爸爸，回了家以後，我一定教你就是了。」

朱蟠笑道：「一定啊！」又伸出手指與朱翠勾了一下，表示守約，這才歡喜的跑進去找宮嬷嬷玩去了。

大艙裏靜靜的沒一個人，朱翠却胸有城府的守着窗緣邊上坐下來。

其實從她剛才那件事一開始之後，她的一雙眼睛就暗中沒有離開過水面上，那個人雖然水功甚佳，但是絕不可能永遠沉在水裏，總會要露頭的。

——而在他方才潛水的一刹，無異已很明顯的擺明了方向，所以循着這個方向，朱翠仔細的打量過去——

有幾個漁伕，正在張網捕魚，所乘坐的都是破爛漁船，雙方距離約在十四五丈左右，除此之外，就不見再有什麼別的船了。

那個人並不曾再露出頭來——也許他已經上岸了，或是換過一口氣之後，又繼續潛行！

總之，那幾條漁船也是十分可疑就是了。

有了這次經驗之後，包括船家老金在內，都十分注意着水上的一切，生怕再有什麼意外情形發生。

在艙房裏，朱翠再次取出了「水先生」的留箋觀，看着那麼簡單的幾句話：「頓舟安驛，小心曹賊，西山翠冷，蒼海無情，此去兩無牽，承情妙手，公主萬福，海客頓。」

——她細細的琢磨着這些話的內容，越覺得有些氣餒——那「西山翠冷」四字，原是江湖上對無憂公主之高傲冷漠，似乎對於任何同儕不輕易假以詞色的一句評語，句中「西山」，位在鄱陽湖畔，亦即是鄱陽王宮邸所在，「翠」字不用說自然指的是「朱翠」其人了。

朱翠對於江湖上給她的這四字評語，最不能忍受，曾爲之生了不少閑氣，她自認爲並非如同外面傳說的那種「冷漠無情」，然而人們對於一些僅憑「耳聞」而不深知的事情越是傳說得起勁——

她自信自己習武之後，因出身王族，不敢爲先人遺羞，是以事事謹愼，非萬不得已絕不輕拋頭面——也許就因爲如此，

才爲她博得了「西山翠冷」這四字評語，其實對於極大多數的武林中人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這位公主的廬山眞面目，人們的盲從無知，常常是這樣的膚淺……

然而，朱翠心裏不能諒解的是，這個「水先生」，爲什麼也拿這句話來消遣自己？

那麼，接下去的「蒼海無情」與「此去兩無牽」又作何解呢？

忽然，她像是想明白了……

關鍵在於落尾時的「海客頓」三個字上！

朱翠那張美麗的面頰上，立刻罩起了一片遺憾！

「原來他不姓水，姓海！」

「海無顏？」

幾乎不加思索，她遂即由心底呼出了「海無顏」三字，蓋因爲這個名字太響亮了，早已深植在她的心深處！

其實又何止是她，對於一些武林中自信不凡之人，「海無顏」這三個字，眞有無窮的誘惑——

傳說中的「海無顏」這個人，有着離奇的身世，痛苦而不幸的童年，他英俊瀟洒，但是却又冷酷無情，著名的俠女「燕子飛」潘幼迪，曾爲他消極憔悴，棄家出走，……

武林中對於這個男女二人的傳說，更是極盡渲染的能事，有人說，潘幼迪因爲難獲海無顏的終身陪伴，已於傷心之下，進入沙門，削髮爲尼。

有人說潘幼迪已投身金陵燕子璣，殉情而終！

還有人說，海潘二人早已結爲秦晉，併鸞江湖，只是爲掩人耳目，故意助長此偏激的傳說。

無論如何，這當代最負盛名的一雙男女奇俠，曾經那麼膾炙人口的被武林中傳說着——

這些冶艷但悽愴的傳說，正如海無顏的「劍」，潘幼迪的「刀」一般的鋒利。

海無顏的劍據說能盲目揮斬下堂前的「燕子」！

潘幼迪的刀也據說能封八面之威！

如其說他們的愛情故事緋麗纏綿，倒不如說他們的武技刀劍之術，更已深入化境，兩相輝映乃自會在江湖上得享大名。

英雄惜英雄。

同樣是武林中傳說的「偶像」人物；深鎖侯門的無憂公主却是那麼私心景仰和愛戴着這兩個人，渴望着自己能有機會和這兩個當代的男女奇俠見上一面，她亦曾暗發誓願，要以自己掌中青鋒，會一會潘幼迪仗以成名的「玉翎寶刀」，看一看到底誰强誰弱。

「原來他就是海無顏……。」

正因爲傳說中的這位一代奇俠，是那麼的飄忽無常，冷酷無情，所以江湖上才贈送了他「蒼海無情」四字戲語，倒是無獨有偶的與「西山翠冷」結成了上下聯。

「——西山翠冷，蒼海無情，此去兩無牽——」

——朱翠低低的唸着書箋上的句子：「哼——看來他倒是眞的名符其實的無情了，此去兩無牽，他是不打算再跟我見面了！」

這封短短的留箋，想不到却帶給她無盡的遐思——無論如何，她竟與這位傳說中的蓋世奇俠，有過了一度邂逅，倒是事先所始料非及。

× × ×

船泊漢陽，算一算時辰，差不多已近「亥」時左右時分。

船掌櫃的「老金」，率領着兒子「金七」小夥計「毛五」三個人十分小心的把船泊進了碼頭，靠了岸。

大船上的每個人都收拾好了。

王族的排場自非尋常人家所能比，雖說是逃難期間，却也大有可觀。

十七八個雕花紫檀木、樟木大箱，再加上各式提籃，黑壓壓擺了一大片，幾乎把半邊艙面都鋪滿了。

沈娘娘身披着紫紅色的緞披，暫時坐在一張籐椅上，新鳳，秀兒兩個年輕丫環也都穿戴整齊，緊緊的倚在她的身後服侍着。

宮嬷嬷的責任最爲重大，偏偏那位小王爺沒有一刻安靜，害得這位老嬷嬷是走一步跟一步，最後還是用「鬼」才把這位小爺給吓慌住，乖乖的叫宮嬷嬷拉着手不動了。

有了上一次水面飛刀的教訓，對於母親弟弟的安危，更是時刻在心了。

「一掌飛星」史銀周和手下得力侍衞，馬裕各據一舷，密切的監視着四週，凡是過往的行船，都特別加以注意。

——杜飛先已經下船去張羅一切，一會兒工夫上來報告說，車已經僱好了，而且召來的十幾個伕子，抗箱子行李來的。

一行人在「老金」打好的扶手裏，緩緩扶着梯繩向岸上步去！

四輛車馬等候在岸邊，套車的牲口不安寧的刨着蹄子；不時噗嚕噗嚕的打着響鼻。

臨上車以前，史銀周特別擧高了手裏的燈籠，打量着隨車的四個車把式。

第一輛車上，是一個躬背形縮的小乾癟老頭，一頂破毡帽緊緊壓着眉梢，身上穿着碼頭上特別規定的號衣！

史銀周向他問道：你姓什麼？那裏人？」

乾癟老頭咧着嘴，打着一口湖北鄉音道：「姓趙——老爺——我是湖北人哪，您哪——」

史銀周繞過他去再看第二輛車的車把式——一個十分彪悍的黑大個子，濃眉大眼，一臉落腮鬍子，身上一樣也是穿着號衣，只是小掛前面的扣子敞着，露出黑黝黝的一大片胸毛。

「你是幹什麼的？」

「趕車的，老爺。」

史銀周怔了一下，發覺到自己的多此一問，遂沉下臉問道：「是那裏人？姓什麼？」

「小的是陝西人——姓劉——」

「陝西人怎麼會到湖北來拉車？」

「老爺，家裏窮呀，不到外面跑碼頭怎麼行呀。」

一面說這位姓劉的陝西車把式；一個勁兒的「哧哧」笑着，大毛手傻糊糊的擦着嘴角淌下來的口水。

史銀周皺了一下眉，繞到了第三輛車

前——

一個黑瘦的長子，却生着一副猙獰的嘴臉——

「你呢？」

「小人姓方，鵝也是外鄉人，鵝是山西洪洞人。」

史銀周點點頭，一雙眸子却注意着對方的脚下，姓方的忙把一雙脚向後挪了一些。

史銀周遂即把燈籠繞到了最後一輛車上——一個黃臉蓬頭漢子，睜着無神的一雙睡眼。

不等史銀周開口詢問，這漢子開口道：「小的是本地人，在這碼頭拉車已有十年了。」

史銀周點點頭道：「好好。」

他遂即退回岸邊——

朱翠道：「史大叔發現什麼不對？我看第一輛第三輛車都有點靠不住。」

史銀周微笑道：「小姐好眼力！」遂即轉向杜飛道：「這四輛車，都是碼頭車號裏叫的？」

杜飛道：「有兩輛車不是的——怎麼，有什麼不對麼？」

史銀周冷冷一笑，輕聲道：「錯就錯在這兩輛車上。」

杜飛立時一驚。

史銀周輕聲道：「不要打草驚蛇，先上車再說。」

一面說着，他遂即上前向沈娘娘欠身：「請夫人上車。」

於是在史銀周與朱翠的安排下，沈娘娘、宮嬷嬷、朱蟠，朱翠，坐上了最後一輛車，新鳳、秀兒押着部份箱籠坐上第二輛車——這兩輛車也是朱翠暗中觀察之下，認爲不會有問題的兩輛車。

史銀周獨個兒，押着大批東西，上了第一輛車，馬、杜二侍衞却上了那個黑瘦高個子趕的第三輛車。

一行車輛就這麼浩浩蕩蕩出發了。

史銀周有意讓第四第二輛車走在前頭，馬杜二人所乘坐的第二輛車走在第三，自己殿後——

那個乾癟小老頭兒似乎並不介意誰坐他的車。

史銀周攀着車轅，坐在這個小老頭兒的身邊道：「我就坐在這裏吧！」

乾老頭兒呵呵一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一面說抖動轠繩，馬車就緊跟着第三輛趟了下去——

四輛馬車順着江邊一直趟下去，約莫走了有六七里的路程，只見沿江一帶十分冷寂，一面是水湍流急的江水，另一面却是高大的榆木森林。

史銀周在登車之前，已對這個小老頭兒起了疑心，這時併肩而坐，更是對他越加留意，發覺到他持轠的一雙手，竟是十分枯瘦，而且留着甚長的指甲，再者，脚下的那雙鞋襪，更是十分講究清潔！

雖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落在史銀周這個老江湖的眼睛裏，更加證實了自己的料想不差，那就是身邊這個老頭兒果然大有可疑。

史銀周心裏正自盤算如何對他出手——眼前趁其不備，猝然出手，故可制其於死命，但是似乎失之過於草率——如果留其性命，又恐反受其害，心裏正自盤算着此番得失，即聽得身後一陣急迫的串鈴聲響，兩匹快馬潑刺刺已由身後疾馳過來。

由於這驛道過於狹窄，兩匹快馬行走得又是如此之急，四輛馬車少不得一番張惶，轅下馬俱都發出了驚叫之聲。

說時遲，那時快——身後快馬已自擦車飛馳而過——兩名高冠長披漢子，各踞健馬，頭也不回偏的飛馳了過去。

持轠的小老頭兒嘴裏一聲叫道：「好傢伙——」單手扣轠勒轡，身子向旁一歪，借着顛沛的車勢，左手肘拐有意無意的，直向着史銀周前胸撞了過來。

史銀周一心只在盤算着向他出手的問題，却是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會主動的照顧到自己頭上來了，當下由不住猝然吃了一驚。

順着對方小老頭兒的來勢，史銀周右手霍地向外一封，一聲叱道：「大胆。」

借着車身一個顛動的勢子，史銀周身子已騰了起來，同時用右脚足尖猛的踢出，直向小老頭兒眉心上踢了過去——

這麼一來，僞裝爲車把式的小老頭兒再想藏拙可就不能了，好在時機已差不多成熟——

嘴裏一聲怪笑道：「啊呀——」

身子一個咕嚕，直往車下就倒，却就勢把右手的一根長鞭掄直了，霍地直向史銀周身上抽了過去。

這個老頭兒敢情身手大非等閑——甩鞭、滾身、拉轠，三個動作看來是匯成一式——

陡然間這車定住了。

空中像出了大鞭子抽起了的聲音，「呼——」的一聲。

史銀周恨透了對方這個小老頭兒，身子乍然向下一落，兩隻手用「雁翅單飛」的奇快手法，猛地直認着對方頸項之間力插了下去。

喬裝車把式的小老頭，既然身形已敗露，倒也不再隱藏。

迎着史銀周的來式，霍地飛起左足，直取對方面門，同時揑口打了一聲胡哨。

——也就在這一刹，一陣亂蹄奔騰聲，潑刺刺幾十騎快馬，直由前道疾馳過來，無數道孔明燈光，直射眼前，四輛馬車迎着這股來勢，俱都緊急刹住了車，受驚的頭二輛馬車的馬，唏哩哩長嘯着，各踢前足，整個車身都幾乎翻了起來，發出連續的巨震之聲，久久不能平息。

史銀周乍見此情，暗道了聲不好，那裏還有心與對方戀戰，慌不迭一按車座，整個身子「唰！」的一聲騰了起來，直向着第一輛馬車縱落過去。

是時第三輛車上的杜飛馬裕也都發覺了不妙，兩個人不待史銀周出聲招呼，雙雙也都騰身而出，直向第一輛車身之前急速偎近過去。

黑夜裏，簡直看不清對方到底來了多少人馬……總之，在數不清的大片強烈燈光照射之下，對方的無數鐵騎，早已團團把四輛馬車圍住！

史銀周等三人一心念着沈娘娘等的安危，三個人幾乎是不差先後的同時逼近馬車，身子方自走近，却見車門猝然敞開來，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無憂公主已經當門

站立！

「你們用不着慌，一切都有我在！」

像是平常一樣，朱翠臉上只有忿怒却並不緊張，那雙深邃的眼睛，絲毫也不爲對方強光所懾，很冷靜的，在現場看了一瞬——

「史大叔！」她低聲吩咐着：「煩你與杜馬二位緊緊守護着這輛馬車，無論什麼人都不許他闖過來。」

史銀周是一口緊束腰間的細緬刀，杜飛是一桿「索子槍」，馬裕却是一對「判官筆」！

三個人俱都有效死的決心，兵刃在手，一聲喝叱，把馬車緊緊圍住！

是時，第二輛車上的新鳳與服侍沈娘娘的侍女「秀兒」也匆匆趕來。

新鳳擅武，倒也不懼，那個秀兒却是不曾見過這個陣仗，早已吓作一團！

新鳳囑咐她快快上車之後，自己也撤出了背後的奇形兵刃——「鳩形杖」，趕上一步，緊緊侍立在公主朱翠左前側，共效必死之義！

打量着眼前烏壓壓的大片人馬，一時也看不清對方到底來了多少人……

總之，來人都有一個鮮明的標誌——每人頭上都戴着一頂尖尖的帽子，似乎每個人也都披着一領深色的披風——只此二端，已足以說明了他們的身份，簡直不須要多想，就可以斷言他們是來自大內的皇家衞士！

對方人多馬衆，尤其是在第一圈，最接近朱翠等馬車的那些衞士們，每個人手裏都提着一盞桶狀特製的強光馬燈，燈光交距之點，正是朱翠馬車所在，算計着來人，少說也在四五十騎之衆……

一陣短時的沉寂，對方陣營裏並不見任何人現身發話，只是馬蹄的刨動與牲口的响鼻聲，映襯着閃爍的兵刃寒光，在此明月秋夜中，更給人以凌厲的，無限殺機之感！

然而這陣肅殺的氣氛，緊接着就被另一陣清晰的馬蹄聲所打破——

得得的蹄聲，顯示着來人最多不會超過三騎——

果然是三騎人馬——一白二黑！

當這三騎人馬，以不快不徐的輕快步來到眼前時，馬隊自然的讓開了一道空隙，讓這一白二黑三騎健馬徐徐步入，在雙方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之內，來人才勒馬站定！

無憂公主朱翠，史銀周，馬裕，杜飛，新鳳……每個人都清清楚楚的看見了對方來人。

後來的三騎人馬，顯然正是對方首腦人物。

兩匹黑馬上左右各坐着一個紫色披風，頭戴閃爍黃光銅冠的五旬左右人物，這兩個人給人更顯明的印象，却是每人別佩在左前胸處的兩枚閃閃金星，顯示來人較諸其他各人更能代表傑出的顯赫身份！

兩個銅冠金星人物之間，不用說該是對方的首腦了！

——這個人看上去總有七旬左右了，瘦削的一張臉，嵌着高聳的一雙顴峯，細長如綫的兩隻「鳳」眼，緊緊貼着細若女子的一雙眉毛，斜斜的拉出去，臉上有很清楚的幾條皺紋！

——頭上隨便的戴着一頂紫緞子便帽，拉下來兩根尺把長的風翎緞帶子，却在帽心正中結着一個四方晶亮的白玉結子，紫袍大袖，玉帶圍腰，雖是一言未發，却有其凌厲昂然的氣勢！

立刻就有兩盞高挑長燈，來到了他左右——

紫衣老者轉頭向身邊黑馬上的壯叟之一說了幾句，那人立時高擧着手上一面黑色三角小旗，在空中搖了搖，一瞬間，四週圍的燈光，俱都向後面移了開來，對於正中馬車的幾個人來說，頓時大見輕鬆！

手持三角小旗，頭戴鮮亮銅冠的這名大內侍衞，輕策轠轡，坐馬得得向前進了幾步。

「奉提督令，馬車上的主人請出來答話！」

侍立車前的史銀周，立刻轉身向公主請示，遂即回身，踏前一步雙手抱拳道：「鄱陽公主有令，對方首腦出來說話！」

銅冠侍衞怔了一怔，臉上遂即現出了兩道怒紋，冷笑一聲，正要發話——

「郭都衞——」正中白馬上的紫衣老人冷笑着喚了這麼一聲！

被稱爲「郭都衞」那名銅冠侍衞，立刻止住欲發之言，勒轠退回原位！

白馬上的紫衣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沉聲道：「本座曹羽，職掌內廠提督，奉有司劉太監劉公公；馬公公與谷公公三位大人聯合手令，着令肅清意謀反叛的鄱陽王全家大小，解京聽訓！請鄱陽公主當面答話！」

朱翠冷笑道：「我就是鄱陽公主，曹羽，我知道有你這麼個人就是了，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曹羽其實焉能不知對方身份，只是故示機詐。凡此益見其奸險老謀手段——

當時聆聽之下，瘦削的臉上顯出了兩道深深的笑紋，一雙細長的眼睛乜過來，上上下下倒是着實乘機好好的打量了對方幾眼。

微微抬起兩隻宛若女子的手拱了拱：「失敬得很，眼前與殿下見面，請恕有失恭敬，老夫職責所在，奉有三位公公轉示上諭，官令在身，恕難從私，要是對殿下有什麼不敬之處，公主萬請海涵！」

無憂公主朱翠冷冷哼了一聲道：「曹提督太客氣了——方才閣下談到奉有上諭，捉拿我全家解京問罪，不知可有皇帝的令諭，還請出示一看才好！」

曹羽微微一愕，搖搖頭道：「殿下也許錯會了意，老夫說的是奉了劉馬谷三位公公的手令——」

說到這裏輕咳一聲道：「姜都衞，請公公手令！」

身側右邊，另一個跨坐在黑馬上的銅冠紫衣壯叟立刻滾鞍下馬，雙手解開胸前黃綾繫帶，將背後一卷手令雙手呈上！

曹羽冷哼一聲，伸手接過，唰！一下抖開來，兩手上下分持——掌燈的衞士立刻把燈就近了。

「鄱陽王朱葆辰與叛逆前安化王朱寘璠素稱交好，來往有年，密謀造反事，罪證已由叛王口述在案，據查屬實，奉今皇帝口諭，着令內廠會同各有關州縣，愼密

將鄱陽逆王全家滿門，即日押解進京聽審，不得有誤，司禮太監，提督十二團營劉瑾，左都督，掌錦衣衛事谷大用，右都督掌典詔獄事馬永成印！」

難為了曹羽這個老頭兒，倒有這番耐心，當時就着燈光之下，不徐不緩，一個字一個字清晰的把卷手令唸出！

「嘿嘿」冷笑了幾聲，他把手令轉交給身邊的那個「姜都衛」，這才抬目視向無憂公主：「殿下可曾聽清楚了？老夫這叫令不由身，公主請多體諒——」

緊接着他又低咳了一聲，冷笑道：「如果老夫沒有猜錯的話，沈娘娘與鄱陽王嗣朱蟠，大概都在馬車裏面吧，很好，荒郊野外，事出倉促，一時倒也來不及找僱輿駕，就煩娘娘與王嗣公主你們仍然上原來車駕吧！」

他把一切都視為順理成章當然之事，根本不視對方是否願意聽從——亦不給朱翠開口說話之機！

當下輕咳一聲，轉向「姜都衛」道：「這就起駕吧！」

姜都衛點點頭，大聲道：「趙簡，方人象聽令！」

人影一閃，兩個人現身而出，一高一矮，一老一少！

「卑職在！」上前躬身聽令！

高個子黑瘦猙獰，矮個子拱背形縮，若非是先前朱翠等對此二人早已留有印象，由於此刻二人現已褪去了飾裝車夫的那身號衣，倒也一時不易認出——原來正是前此偽裝第一第三兩輛馬車車夫的老少二人，先時打鬥之中，趁亂開溜，這時，聽喚而出。

被稱為「姜都衛」的那個人，含笑向趙、方二人點頭道：「你們倆個這一趟幹得很好，一事不煩二主，還是煩你們兩個當差，趕一趟車吧！」

趙方二人齊口答應，遂即轉向朱翠車駕行走過來！

想是仗着自己方面的龐大陣勢，趙方兩個人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

走在前面的，也就是初時偽裝第一輛馬車夫的那個乾癟小老頭兒，身後那個黑瘦子，也就是第三輛車，自稱姓趙的那個山西人。

兩個人擺出一副勝利的姿態，搖幌着走近過來——只是在即將迫近對方馬車的一剎，前行那個叫趙簡的小老頭，立刻警覺的站住不動，後進的方人象也頓時感覺出不妙——

一股凌人的氣機，强烈的由對方馬車上傳過來！

趙簡的眼睛跳過了當前的史銀周，立刻接觸到直立車座前面的公主朱翠，後者臉上所顯示的凌厲殺機，由不住使他打了一個冷顫。

「你們兩個大概是活膩了！」朱翠輕啓朱唇道：「想死的就過來！」

凡是內功有相當根底的人，對於這種所謂無形罡氣，都不至於會感到陌生。

正因為如此，身手頗是自負的趙簡方人象二人，才會霍然有所領悟，一時不敢造次！

朱翠再也不多看他們一眼，凌厲的目光直逼向白馬上的曹羽，冷冷說道：「曹羽，你要是以為我會被你三言兩語說動，可就錯了！」

曹羽面色一沉：「哼——這麼說，妳膽敢抗旨了？」

「抗旨？哼！」朱翠冷冷的道：「我可沒看見什麼聖旨，僅僅憑劉瑾谷大用這些太監的一紙手令，豈能叫人心服，曹羽，你既然也是官場上的人，當然知道這是於法不合，既然法有不合，也就不必自討無趣，你們回去吧！」

曹羽冷森森的笑了笑，兩道婦人似的眉毛，微微的向上挑着：「朱翠——老夫知道妳雖然貴為公主，却是身負奇技，江湖武林中對妳的傳說，老夫也多能耳詳，只是妳要明白，這一次是老夫親自出動，哼哼！公主妳最好還是聽令的好！」

「聽令？」朱翠微微一哂，道：「堂堂鄱陽王族，豈能聽令幾個昏庸的太監？曹羽，你回去請領一份聖旨再來，我也許會答應跟你走一趟北京，這一次，恕不奉陪！」

說罷驀地閃身轅前座，却向一旁的史銀周道：「我們走！」

史銀周應了聲：「是！」

上前一步，手探轡鐶，馬車遂即向前移動。

侍立馬車兩側的馬杜二侍衛與新鳳，緊緊依偎車身，各人手持兵刄，大敵當前，竟然一副有恃無恐模樣，端地氣勢凌人，自有其神聖不可侵犯一面！

然而這輛馬車不過才前進了丈許，即為正前的馬隊所阻止，八名侍衛率先由車座上躍身而下，一橫列的閃身車前，由於來勢猝然，使得那匹拉車的馬又自揚蹄驚嘶。

坐在前座的無憂公主，如非警覺在先，勢將滾身摔下，車廂內的沈娘娘亦忍不住發出了驚呼！

侍立車前右側的史銀周，見狀怒叱一聲：「大胆狂徒，你們眞是反了！」

盛怒之下，他竟然顧不得眼前敵我勢力之懸殊，足下一個搶步，掌中那口細窄的緬刀，驀地抖直了，直向着當前一名大內衛士臉上扎了過去。

須知道曹羽這次出動，志在必得，所率武士俱為大內菁英，人人都有一身相當不錯的　功。

這名武士，迎着史銀周的緬刀來勢，霍地向後一收身子，冷叱一聲，一口厚背鬼頭刀，倏地自左而右掄起來，反向史銀周肩上力劈下來！

史銀周跨步抽刀，反捲起來的緬刀刀式，有如一條銀蛇，攔腰迎向對方的厚背鬼頭刀。

只聽見「嗆啷！」一聲脆響，隨着史氏揚起的手式，這名敵方武士，竟然吃不住史銀周凌厲的勁道，整個身子向後直倒了下去！

——然而，就在一剎，身後陡地响起了一股金刄破空之聲，一條人影夾着亮幌幌的一道兵刄寒光，直向着史銀周背面當頭落下來！

原來那正是先前偽裝車夫的兩名奸細之一——那個躬腰駝背的乾癟小老頭兒趙簡！

趙簡一心想在主子曹羽駕前立功，好

容易盼到了眼前這個背後暗算的機會，加上史銀周與他有前番動手之恨，是以一出手即施展出凌厲的殺手，一口打磨得異常薄刃的魚鱗刀，劈頭直下，同時一雙腿更用「鴛鴦踩子腿」的連環踢法，直向史銀周後踢了過去！

這一刀雙足一經配合，便見其非比尋常的威力。

史銀周一經發覺，事實上敵人趙簡已是緊貼背項，由於他一心正面對敵，疏忽了背後，等到他一旦覺出，再想抽招換式背後拒敵，却已招式用老——這可眞是千鈞一髮！

就在這要命關頭，耳聽得一聲女子的冷笑之聲——

高坐在車轅上的無憂公主朱翠，驀地探出右手，似乎纖指微彈了一下，一下極細的尖風，夾含着極為細微的一綫絲光，不過是閃了一閃，那個騰身在空，持刀意欲暗算傷人的趙簡，驀地鼻子裏「吭！」的一聲，就空倒折了一個觔斗，一頭直扎了下來！

全場這麼多雙眼睛目睹下，除了極少數敵方幾個首腦人物之外，竟然不曾看出來這個趙簡是着了暗算！

趙簡原本暗算人，却反倒中了人家暗算了。

這一個倒觔斗折下來，幾乎所有在場的人，俱都以為他是在賣弄身法，殊不知他一跤栽倒下來，竟是無論如何也爬不起來了。

這番出乎常情的舉止，不禁使得所有在場者俱都驚詫不已，就連史銀周在內，也暗自納罕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趙簡中算倒地的一刹，另外兩名大內武士，已喝叱着雙雙直向史銀周身上撲了過來！

雙方就人數上比較起來，簡直不成比例，是以冷眼旁觀，高踞在上的無憂公主，也就不能再保持着超然的立場——迎着那兩名大內武士的來勢，她再次彈動玉指，兩縷尖風透空直射而出。

——那是一種超乎常態的特製獨家暗器，由於體積至為細小，平常只是藏在她晶瑩玉潔的指甲之內，一經運用彈出，加上她精湛的內力，便成十分威力！

眼看這兩名大內武士，顯然不知道暗中的無限殺機，就在他們身子雙雙撲到的一刹，驀地的暗中發射的細小暗器正中眉心，雙雙仰面栽倒！

不過是交睫的當兒，這兩名大內武士，又自擺平在地！

由於這番舉止大出常態，使得眼前這羣為數可觀的大內武士俱都一個個驚愕當場，一時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空氣就像忽然被膠住了。

雙方都保持住僵持的勢力，氣氛陰森的可怕！

一聲冷笑，劃碎了眼前的沉寂——

「公主殿下，這招好厲害的『十指飛針』！」

話聲顯然出自白馬鞍座上的「內廠提督」曹羽，緊接着他更發出了一連串的笑聲，聽在耳朵裏，只覺出無比的陰森，與對方暗含的無限殺機。

「堂堂鄱陽公主，居然也會暗算傷人！」曹羽一雙細長的眸子，閃爍着凌厲凶光：「殿下這麼做，豈非有失身份？更不怕傳揚出去，為武林江湖中俠義同道所恥笑麼？」

一語道破之下，在場各人才霍然有所驚覺，無數道目光情不自禁的俱都向着朱翠身上集中過來！

朱翠並不被眼前陣勢所震懾嚇阻！相反地，表情却是一派泰然——

聆聽下，她冷冷的道：「你這句話正好說錯了，以閣下今日之所為，要是傳揚出去，才會為江湖所恥笑，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父生前對你不薄，想不到一朝失勢，你等就如此不念舊情，曹羽，你之所作所為，還要三思才好！」

這番話不謂不誠，奈何却聽不進曹羽耳朵裏去！

「鄱陽公主，這話妳就錯了，食君之祿，忠君之事——老夫奉命行事，公主萬祈海涵，有什麼話等到了京城，妳再面稟皇上好了！」

說到這裏，他臉色一冷，向左右道：「郭、姜二位都衛，將鄱陽叛逆一干家屬統統給我拿下，如有胆敢違抗旨意的，格殺不論！」

頭戴銅冠的郭姜二人，聆聽之下，抱拳應了一聲，遂即下馬，直向對方車前行進！

「一掌飛星」史銀周大步踏前，迎住了二人來勢！

被稱為郭都衛的那個人冷笑一聲，打量着眼前的史銀周道：「足下又是那個？當眞找死不成？」

史銀周道：「鄱陽王府侍衛營統領史銀周，敬候賜教！」

郭都衛長方形的一張臉上綻出了一抹冷笑，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點點頭道：「——原來你就是那個姓史的，小小一名侍衛統領，居然敢違抗聖上的旨意，先擒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再說！」

話聲方歇，右肩輕抖，「唰！」的一聲，已把身上那領紫色長披甩向肩後，右足前跨，身子微微下塌了一些，亮出了一式頗為奇怪的招式——

「姓史的，你就上吧！」

史銀周在對方郭姜二人現身之始，已知道這兩個人絕非易與之輩，這時與這個「郭都衛」近面相向，更見其目光精銳，神色沉着，便知來人必然有非常身手，一時心裏忐忑不已——

然而限於職責，也只有硬着頭皮與對方放手一搏，再者他為人忠義，主人鄱陽王既然已落入奸宦之手，他便於下意識裏早已存下了效死之心——

當下見狀，怒叱一聲，掌中緬刀往空一豎，冷笑道：「姓郭的，你亮傢伙吧，史某人接着你的就是！」

郭都衛那張四方臉上現出了兩道怒紋，冷笑道：「憑你也配！瞧見沒有——」

——他揚了一下雙手，嘿嘿獰笑着：「郭大人只憑這雙肉掌，就能把你拿下來，不信你就試試！」

「一掌飛星」史銀周有生以來還不曾被人這麼當面羞辱過，聆聽之下，怒叱道：「好！」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與無名氏、石生山三人，在女婢的引領下，到達聽松樓，會見了水燕兒。水燕兒設宴欵待，席間，她苦口婆心地勸告俞秀凡等不要冒險前往造化城，以免招致無謂的危害。但俞秀凡堅持己見，非要前往一探究竟不可；同時並向水燕兒索回自己的劍。水燕兒無奈，只得着人去把他的劍交回給他，並且還將兩件兵刄分別借與無名氏、石生山兩人。最後更盡將自己所知有關造化城的情況告知三人。俞秀凡等獲得兵刄後，即告辭而去……

漫遊造化城　歌壇遇強敵

俞秀凡道：「她犯了什麼規戒？」

青衣女婢道：「她身犯三大門規，任何一條，都是腰斬分屍之罪，三條並發，就算她是公主的身份，也是一樣的非死不可。」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有沒有補救的辦法？」

青衣女婢道：「沒有。」

俞秀凡道：「我們交回兵刃呢？」

青衣女婢道：「大錯已鑄，回頭已晚。交還兵刃，也是一樣無法救她。」

俞秀凡道：「九死也有一生，難道這件事，就沒有一點僥倖求生的機會麼？」

青衣女婢道：「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那就是，你們如能生離造化城時，帶她一同離開此地。」

語聲稍停，接道：「俞相公，難道你一點也聽不出來，她要你歸來再到聽松樓去看看她，那是死別的留言。」

俞秀凡道：「聽松樓天險絕地，一夫當關，萬將難渡，如若你們都肯幫助她，合諸位之力，死守絕地，造化門中的人手，未必能越過那奇險關口。」

青衣女婢舉手拭去臉上淚痕，道：「你要她抵抗捕拿的殺手？」

俞秀凡道：「歸去告訴水姑娘，就說這是我說的話，我們能够生離造化城，會儘快來此接應她。」

青衣女婢道：「這些話，我都可以轉告，但姑娘怎麼決定，小婢就不知道了。」

俞秀凡道：「那自然不關姑娘的事，只要你把話傳到就行。」

青衣女婢道：「婢子不會少說一個字。」轉身大步而去。

目睹青衣女婢離去之後，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兩位，咱們就要進造化城了，兩位帶着很多福壽膏，行動只怕也有些不便。」

無名氏笑一笑道：「公子說的不錯，咱們把它燒了。」

石生山放下背上的福壽膏，無名氏也放了下來。無名氏摸出一個火摺子幌燃，堆上枯枝乾葉，燒了起來。

但見一股淡黑的濃烟，升了起來，逐漸向四週擴散。黑烟中帶着一股濃重的香味。

無名氏目睹福壽膏全部燃了起來，哈哈一笑，道：「如是十方別院中人，見到了這數十兩福壽膏，被一把大火燒去，不知要如何心疼呢！」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兩位，如若那丫頭說的不錯，咱們再向前進，就進入造化城了，兩位的心情如何？」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石生山道：「在下覺着能死在青天白日之下，强過苟安於人間地獄了。」

俞秀凡豪氣奮發，哈哈一笑，道：「兩位怎的如此氣餒，在下相信，我們能進入造化城，就能够安全出來，兩位振作一些。」

無名氏道：「公子，只有存必死之心，咱們才有勇氣進入造化城，是麼？」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前面一片蒼翠，不見房舍行人。一面舉步向前行走，一面仰天大笑三聲，道：「兩位請和在下走在一起，進入了造化城後，咱們儘量不要分開。」

無名氏道：「公子，前面數十丈就是造化城了，怎麼一點也看不出異樣的感覺？」

俞秀凡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造化門中最大驚人處，就是出人意外。」

談話之間，到了一排翠樹前面。

這排翠樹，都被高大的蒼松掩遮，直到近前兩丈處，才看到那排翠樹。

滿山翠松，但這一排翠樹却翠的特別，翠的像翡翠一樣，而且枝葉很密，密的像一牆堵，看不到裏面景物。

俞秀凡停下了脚步，搖搖頭，笑道：「這排翠樹，有些奇怪。」

無名氏伸手檢起了一片石塊，緩緩說道：「公子，請向後退退，我試試那片翠樹看。」

俞秀凡向後退了四步，笑道：「不妨事啦，你可以出手了。」

無名氏暗中提氣，右手一抖，石塊破風而出。

但聞蓬的一聲，擊在那形同牆壁的翠樹之上。

只見那片翠樹，忽然間開始轉動，捲向後面收去。一座鮮花紮成的門樓，却隨着那捲收翠樹，現了出來。

門樓很高大，足足有一丈六七。全是鮮花結成，還帶着芬芳的香氣。

門樓不但結紮的唯妙唯肖，而且，還有白花鋪成的一塊橫匾，金色花朵紮成了四個字「歡迎光臨」。

顯然，這是特別爲三人紮成的一座花樓。

俞秀凡點點頭，道：「特別爲我們安排的花門，不着痕跡，表現出了巧妙精奇的機關佈置，和快速的分工合作手法。」

無名氏道：「機關佈置的巧妙，確然高明，能在那翠樹移動中，帶出了一座花門，龐然大物的門樓，除非有着極大空間佈置，很難辦到。翠樹內外，生死分野，說明了機關佈置的玄妙。至於表現出的分工合作，在下倒瞧不出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那巨大門樓，全爲鮮花紮結而成，花色鮮艷，證明採下不久，花樓所用，不下數萬朵，不但配色適當，而且結紮精密，决非三五人能在極短的時間中完成。如是數十人合作，豈不是表現他們分工的精密，合作的效率。」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公子不但武功精博，叫人佩服，這份觀察入微，不遺細小的精明，也叫咱們望塵莫及。」

俞秀凡道：「處處留心皆學問，這實在也不算什麼。咱們不能有負人家的雅意，進城去吧！」舉步向前行去。

無名氏突然快行兩步，搶在俞秀凡的身前，道：「屬下開道。」手握刀柄，當先而行。

進了那鮮花門樓，景物忽然一變。

只見一片平整的草地，足足有數十頃大小，地上不見高樹，也沒有長草，一片廣大的平川地上，全生着一般高低如茵短草。

俞秀凡縱目四顧，思索了良久，竟然想不出這片廣大草地的用意何在。

目力能及處，不見一個人影，也不見一座房舍，看不見一隻鳥兒飛過，也聽不見一聲犬吠、蟬鳴。不見一棵樹，也聽不到一點風搖枝葉輕嘯聲。

青草如毡，一地翠色，藍天上飄浮着幾朵白雲，這該是詩情畫意的境地，但它太靜了。

靜的像一池死水，靜的大背常情，靜的是那樣詭異，靜的使人心生恐怖。

無名氏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好靜啊，好靜！靜的不像是人住的地方。」

俞秀凡道：「靜的是步步凶險，咫尺殺機，兩位小心了。」

不喜說話的石生山，似是也憋不住心頭那股太過沉靜的憂悶之氣，說道：「難道這數十頃的遼闊草地，都是設有埋伏的險地。」

俞秀凡道：「這才是不着痕跡。極目眺望，一片短草，沒有一處不同，沒有一處會引人注意，就是天下第一等擅製機關的人到此，也無法瞧出何處設有埋伏。」

無名氏點點頭，道：「不錯。單是這一股寂靜的威脅，定力不够的人，就承受不了。」

俞秀凡道：「不過，咱們也不用太擔心，他們不會讓咱們死亡在這片草地上。」

無名氏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因爲，這不是造化城的極致，他既然讓咱們進來了，總希望咱們能見見他們最好的東西。所以，他不會叫咱們死不瞑目，生不敬服。」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公子見解實非凡同，看來，在下這個跟班的職司，得先行續約了。」

俞秀凡歎道：「話雖如此，但咱們已感到造化門的厲害，怯由心生，單是這一份感受，咱們已輸了一籌。」

無名氏笑一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放開步子走吧！」

三人魚貫而行，舉步落足之間，無不小心異常，脚踏在如茵草地上，給人一種輕軟的舒適之感。但三人的心情，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每一個落步之間，都可能有着凶險變化，因此三人都走的極感吃力。

本該是一段輕快、舒服的旅程，但却走的三個人一臉汗水。

好不容易，行過了那一段廣闊的草地，足足耗去了大半個時辰工夫。

草地盡處，景物又變，一流清溪橫越而過，溪前是一座玉欄紅瓦的小亭，亭中白玉磚上，擺着一把細瓷茶壺和三個白玉茶杯。

一個全身綠衣的少女，含笑站在亭前。

這一陣全神戒備行來，三人都有着口渴的感覺。

綠衣少女欠欠身，道：「請三位亭中稍息，飲杯香茗，前面有三座小橋，分通三個大不相同的地方，三位還要花上一番心思，選擇去路。」

俞秀凡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進去瞧瞧吧！」舉步行入了小亭之中。

綠衣少女很多禮，先對三人福了一福，才輕移蓮步，伸出皓腕，端起瓷壺，斟滿了三人面前的茶杯，道：「三位，茶中無毒，三位可以放心的喝。」

當先擎起茶壺，倒入口中，喝下了兩口，放下茶壺，退出小亭。

俞秀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閉上雙目，

運氣調息。確定了茶中無毒，才緩緩睜開雙目，道：「兩位請喝。」

無名氏笑一笑，道：「原來，公子在替咱們試毒。」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沒有讓咱們死於此地的用心。」

無名氏道：「公子，要試也該咱們先試，公子是大樑大柱之才，怎可輕易涉險。以後，這種事由我和石兄擔當。」

俞秀凡道：「就目下處境而言，咱們三人，是一個生死同命之局，誰試都是一樣。」

石生山道：「不！這些事，應該由我們承擔。」

俞秀凡笑一笑，道：「下一次吧！」

三人借喝杯茶的時間，好好調息一陣，等體能完全恢復，才離開小亭。

那綠衣少女，仍然端端正正的站在了小亭外面，對三人欠身微笑。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請問芳名？」

綠衣少女道：「賤妾小亭。」

無名氏道：「姑娘在造化門中是——」

綠衣少女接口答道：「是守護這小亭的女衛。」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這名字倒不錯，以物命名，當眞是既簡單，又好記。而且，姑娘也不會忘記自己的工作。」

小亭微微一笑，道：「造化門中的事，都以簡單爲主，一句話能說完的事，決不說第二句話。」

無名氏道：「多謝姑娘指點。」

小亭道：「不客氣。」

無名氏放開脚步，追上了俞秀凡。行不過十丈，果然到了一條清溪前面。

這條溪流不深，清可見底，但却很寬很寬，足足有十五六丈。」

三道石柱木板搭成的木橋，並排而立，但橋到溪中，却突然分開，分別對三二個谷口通去。

溪流對面，是一道不太高的懸崖，但却像刀切的一樣光滑異常，不見一株矮松，一叢雜草。

遠遠的估計，三個谷口，相距大約有三十餘丈。

無名氏長長吁一口氣，道：「公子，咱們走那條橋。」

俞秀凡道：「不論走那一條橋，都是一樣的凶險。」

無名氏道：「造化門太小氣，至少應該給咱們一些提示，讓咱們有一個選擇機會。這等完全叫人碰運氣的事，沒有一點大門大派的氣度。」

俞秀凡道：「咱們居中而行吧！」

無名氏道：「對！三條大路走中間。」當先行上木橋。

三人行到溪中，三橋分叉之處，只見橋中光亮的木板之上，寫着兩行小字，道：「停步想一想，人生轉眼空，繁華豈是夢，成敗論英雄。」

俞秀凡搖搖頭，道：「這是一條充滿着功利的橋。」

無名氏道：「公子，咱們要不要到另外兩條橋上瞧瞧？」

俞秀凡道：「只要咱們能活着，三處地方都該去見識一番。」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不錯。咱們先去見識一下，造化門中的繁華生活。」加快了速度，向前行去。

谷口不大，嚴格點說，應該是一個山洞，天然的形勢，加上了人工，開鑿出一座形同門樓的谷口。

由谷口向裏面瞧去，只見那谷口深達十餘丈，看上去，像一個石筒。

俞秀凡停下脚步，望着谷口，緩緩說道：「這是什麼谷口，簡直像一個陷阱，如是咱們行入一半，兩面被堵了起來，有如被困在山壁中了。」

無名氏道：「公子，雖然形勢險惡，但咱們也不能不進去啊！」

俞秀凡道：「進去總要進去，不過，咱們得想個法子。」

無名氏道：「在下有個意見，咱們一個一個的過，直到一個人通過了全程之後，另一人再行通過。」

俞秀凡道：「雖非萬全之策，但目下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無名氏道：「在下先過。」說着舉步向前行去。

他本是一個見多識廣、處事愼重的人，此刻却突然變得十分豪勇，大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概。

俞秀凡、石生山，四道目光，盯注在無名氏的身上。無名氏走得很慢，小心翼翼的打量着四週的景物。

直到谷口盡處，足踏實地，才回頭來舉手相召。

俞秀凡道：「石兄先走。」

石生山一欠身，放開了脚步向前奔去，十餘丈的距離，轉眼已到盡處。

俞秀凡也以極快的速度，奔了過去。

三個人通過石洞似的谷口，未引起任何勁靜。

俞秀凡吁一口氣，道：「造化門這些佈設，似乎處處都是險絶之地，但他們這份深沉，更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公子，看看這片木牌。」

俞秀凡轉頭望去，只見道旁插了一塊白木牌子，上面用硃砂寫了四個紅字，道：「歡迎光臨」。

石生山道：「看來他們早已算就我們走這一條路了。」

俞秀凡道：「這不足爲奇。不論咱們走那一條路，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塊木牌。」

無名氏道：「在下也正在想這件事，公子却一語道破。」

語聲甫落，突聞一個清亮的聲音，接道：「那一位是本城貴賓俞少俠？」

俞秀凡轉目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青衣，赤手空拳，年約三旬的中年人，停身在八尺以外一株粗大的古松之下，面帶微笑。

流目四顧，感覺停身處，是一片兩畝大小的盆地，被一座淺山環圍，盆地中除了幾株粗大的矮松之外，都是短不及膝的青草，沒有一座瓦舍草棚。

打量過四面的形勢，俞秀凡才緩緩說道：「區區就是俞秀凡。」

青衣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奉命迎客，請貴賓進城。」

俞秀凡一拱手，道：「有勞閣下。」

無名氏冷冷接道：「咱們記得那橋上留字，有一句繁華豈是夢，但看此地的荒凉景象，有何繁華可言？」

青衣人笑道：「無名兄，請稍安勿躁，造化城主自具造化之能，兄弟就是要帶貴賓觀賞一番造化城中的繁華。」

俞秀凡道：「如若在下能早些見見造化城主，可省去不少繁文褥節。」

青衣人道：「不忙，不忙。貴賓是第一個以外客身份，進入我造化城中的人。如不見識

一下造化城中的綺麗繁華，豈不是有虛此行了麼？」

語聲一頓，接道：「關於敝城主，自然會接見貴賓，不過，什麼時間那就很難說了。」

無名氏道：「咱們公子的脾氣不好，你朋友說話最好能小心一些。路走錯，可以回頭；話說錯，可能會丟了性命。重要的是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青衣人淡淡一笑，道：「承教，承教。」

無名氏冷冷說道：「在下說的很認眞。」

青衫人道：「我知道，你的鋼刀很快，不過，造化門中人，都不太怕死。」

無名氏道：「在下的鋼刀雖快，但却不殺無辜的人。」

青衫人不悅的冷笑一聲，道：「閣下，你威脅夠了麼？」不容無名氏再接口，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身上，接道：「貴賓，咱們可以進入繁華城中了麼？」

俞秀凡道：「有勞閣下帶路了。」

青衫人笑一笑，回身在那粗大的古松之上舉手一揮，那枝葉密茂的粗大的古松上，突然裂開了一座門戶。

那木門高約五尺，寬約兩尺多些，可以容一人通過。

俞秀凡心中暗道：「無怪他來的無聲無息，陡然在身後出現，敢情這株高大的古松，竟然是一處暗門。」

青衫人對俞秀凡一直保持着適當的敬重，回身一禮，說道：「貴賓，在下走在前面帶路了。」

俞秀凡一側身，緊追在那青衫人的身後，行入了古松的木門之中。無名氏、石生山，魚貫隨在身後。

進入了古松木門之內，是一條斜向地下的階梯，大約向下行了一丈多深，改成了平行小徑，向前行去。

俞秀凡暗中數計，這條平地小徑，直行了九百九十九步才踏到向上行去的階梯。

這等地下密道，寬窄只不過可容兩個人並肩而行，黑的目光難見三尺外的景物，除了暗中計數步子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上行梯級十八層，帶路的青衫人突然舉手，擊向頭頂的蓋子。

俞秀凡聽聲音，那似乎是一種精鐵所鑄，入耳的聲音，十分清脆。

忽然間日光透入，鐵蓋開啓，青衫人一躍而上。

俞秀凡早已留心戒備，緊隨在那青衣人的身後，飛出洞口。無名氏，石生山相繼躍出地道。

青衣人向後退了兩步，一欠身，道：「貴賓，請恕我不送了，前面就是繁華城。」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一座青石砌成的城牆，攔住了去路，三人停身處正在城門口處。

但聞蓬然一聲，那開啓的鐵蓋，突然又合了起來，青衫人也同時消失不見，想是又回到那密道之中。

無名氏低聲道：「石兄，我可以和你打賭，那青衫人叫作『密道』。」

俞秀凡笑一笑，道：「這座繁華城，倒是看不出繁華的景像。」

一語甫落，突然絃管樂聲，傳入耳際，城門內魚貫行出來一行身着白衣的女子樂手。

無名氏暗中數了數，那一行白衣女子，總共有一十二人。

十二個白衣女子，大約都在十七八歲左右，個個娟秀清麗，雖然談不上什麼天香國色，但十二人都有着很美的身材，個子也一般兒高，顯然，這些人，都是經過了特別的挑選。

俞秀凡冷冷的站在路中，無名氏、石生山分站兩側。

十二個白衣女子，行到俞秀凡身前五尺六處，突然停了下來。欠身一禮，道：「見過俞少俠。」

俞秀凡一揮手，道：「不用多禮。」

十二個白衣女子，齊齊一笑，道：「多謝公子。」分成兩列，舉起手中的絃管，吹彈了起來。

無名氏低聲說道：「公子，可要在下去問問她們？」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過去問問她們吧。」

無名氏踏上兩步，越過俞秀凡，冷冷說道：「諸位姑娘，可以停下來了。」

十二個白衣少女停下了手中的絃管，瞪着二十四隻眼睛，望着無名氏，臉上是一片茫然之色。

無名氏冷笑一聲，道：「咱們公子，一向不喜這些排場，用不着諸位這樣辛苦了。」

十二個白衣女子楞了一楞，又舉起手中的絃管吹彈起來。

無名氏皺皺眉頭，道：「看來諸位姑娘很喜歡吹彈這些絃管樂器了。」

十二個白衣女子不再理會無名氏，仍然繼續吹彈手中的樂器。

無名氏冷笑一聲，突然向前行進兩步，右手一探，向左首一個手執琵琶的少女抓去。

那白衣少女，好像根本沒有看到無名氏伸過來的右掌，被無名氏一把扣住右手的腕穴。

白衣少女啊了一聲，手中的琵琶，跌落在地上。

無名氏完全沒有料到，這白衣少女竟然沒有反抗，輕輕易易被抓住了脈穴。

白衣少女似乎是十分痛苦，皺起眉頭，道：「這位大爺，你快要捏斷我的腕骨了。」

無名氏尷尬一笑，放開了右手，道：「姑娘不會武功麼？」

白衣女一欠身，說道：「小女子只會彈琵琶。」

無名氏道：「哦！」一時間，竟然想不出適當的措詞回答。

白衣女子活動了一下手腕，伸手檢起了地上的琵琶，又開始彈了起來。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我看咱們不用理會這些排場了，直捷走進去吧！」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衝進去！」

無名氏手握刀柄，大步向前行去。

這眞是一個很尷尬的場面，十二個白衣美女樂手，吹奏的十分熱鬧，但受歡迎的人，却是神情嚴肅，對那些悅耳動人的樂聲，充耳不聞。

十二個白衣女子，沒有阻攔無名氏、俞秀凡等，只管不停的吹奏手中絃管。絃管配合，發出悠揚樂聲，但却無法製造出歡愉的氣氛。

無名氏當先帶路，穿過了十二個白衣女分列的樂隊，行近了城門。

就是這一道城牆阻隔，城裏城外，完全是兩種大不相同的世界。

城裏面酒館羅列，商店林立，人來人往，接踵摩肩。

所有的人，都穿着鮮明的衣服，酒肉香氣，撲鼻而來，動人食慾。

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歡愉的笑意，看起來充滿着一股祥和之氣。

這些人有男有女，也有着八九歲的孩子，行過了半條街，人人如此。

目光都投注在三人的身上，不住點頭微笑。

無名氏突然間有着一種慚愧的感覺，握在刀柄上的右手，不覺間放了下來。

這是一個充滿着歡樂的小城，人人容光煥

發，衣着鮮艷。不論是男女、兒童，沒有一個人帶有愁苦。

無名氏回頭對俞秀凡道：「公子，這地方很奇怪。」

俞秀凡道：「嗯！人人都帶着笑容，似是很快樂。」

無名氏道：「奇怪的是，這些人的笑容，都不是勉强裝出來的，他們的快樂，似乎是發自內心。」

俞秀凡道：「改變山川形勢，工程雖然浩大，但還不算難事，但如造化城主，能够控制到一個人的喜、怒、哀、樂，那眞是一件震驚人心的事了。」

談話之間，已行到十字街口，一座高大的酒樓，矗立街口。迎風飄動的酒招，寫着「天下美酒一家收，四海佳餚出本樓」。

一塊金字大橫匾額，寫的是：「人間第一樓」。

無名氏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只見兩個身着白衣的堂倌，快步行了出來，欠身笑道：「三位，請裏面坐，本樓有京都御厨，江南名師，天下口味，都可以在本樓嚐到。」

另一個白衣堂倌接道：「世間佳釀，南北美酒，只要能叫出名字，本樓中無不具備，三位請入樓品嚐一下，就知小的所言不虛。」

俞秀凡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發覺除了自己一行走來的西大街外，還有東、南、北三條大街。

每條大街上，都有很多人，看上去却够熱鬧。

最奇怪的，北大街家家商店門口，結綵、掛燈，似是每一家都在辦喜事似的，想到入夜後一街燈火，彩綢飄動，那份熱鬧，不言可喻了。

無名氏低聲道：「公子，咱們要不要見識一下這座人間第一樓？」

俞秀凡道：「進去瞧瞧吧！」

兩個堂倌帶路，導三人行入店中。

果然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數十張木桌上，坐滿了酒客。

不論這地方如何的繁榮，但在俞秀凡等三人的心中，都有着故意安排的感覺，抹不掉人間地獄中那悲慘的形象。

白衣堂倌帶三人，直行上二樓，才找到了一張空桌子，欠欠身，笑道：「小號生意太好，雖然已快過吃飯時刻，但酒客還不停的擁上，委屈三位，先坐一刻，如是不滿這個座位，小的當盡快替三位換過。」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貴號的生意，天天這樣好麼？」

店伙計道：「是的，日日滿座，很少虛席的。」

無名氏道：「那眞是財源廣進，貴號賺了不少銀子吧。」

店伙計道：「敝號的酒很薄，用料道地，雖然每日滿堂，但賺頭不大。」

俞秀凡突然冷笑一聲，道：「只怕，這些人，都是故意找來給在下等看的吧！」

店伙計道：「給你們看的，爲什麼呢？」

他的神情一片茫然，任何人都無法對他的話生出懷疑。

俞秀凡也有些茫然了，暗道：難道，這座繁榮城中人，別是一番境界，這裏的人，當眞都日日生活在這等錦衣、玉食的繁榮之中。

但聞店伙計說道：「本樓中酒菜，包括了南北口味，但不知三位要吃什麼？」

俞秀凡道：「隨便來一點吧！」

無名氏道：「要貴樓中最好的菜。」

店伙計道：「本樓中所有的酒菜，每一道都精美的很，不過，三位如若想嚐嚐本樓中的南北佳味，小的倒可以提供三位一點意見。」

無名氏道：「什麼意見？」

店伙計道：「本樓有一桌名菜，叫作十全富貴，這桌菜中，包括了南、北口味，全國所有的名菜，眞是魚與熊掌兼具，山珍和海味並列，三位嚐過之後，就知小的所言不虛了。」

無名氏道：「好！就給咱們來一個十全富貴。」

店伙計一欠身，道：「小的這就去叫他們準備。」

無名氏冷冷說道：「伙計，告訴大師父一聲，別在酒菜裏面下毒。」

店伙計道：「客官說笑了。」

片刻工夫，酒菜擺了上來。

每一次都是兩道菜，一齊上來，一道是北方手藝，一道是南方名菜。

也許是無名氏一句話，發生了作用，上菜的伙計，每人都帶了一把筷子，放下了菜盤之後，自己先挾了一塊嚐嚐。

無名氏果然是一個很小心的人，試菜的伙計，吃下第一口菜後，不能馬上離開，直到無名氏確定他們沒有中毒之後，才放他們離去。

因此，這席酒吃的很慢，足足有兩個時辰之久，才算把一席酒菜吃完。

本來，俞秀凡等都可以早些停筷，但這些菜燒的太好了，每一道菜，都有着特殊色香，入口之後，別有風味。

直到全席上完，無名氏才放下筷子道：「兄弟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論吃一道，自信頗有見識，但我却從未吃到過這樣好的名菜，這人間第一樓，單以菜餚美味而論，倒也不算誇大。」

一向不愛講話的石生山竟也忍不住，說道：「單是這等可口美味，就可以使很多人，心甘効死，不作別想了。」

俞秀凡道：「的確好吃，但如因爲了幾口好菜，就能使一個人心甘爲虎作倀，那人也未免太過輕賤自己了。」

無名氏道：「公子在江湖上走動的時日不久，不知江湖中千奇百怪，什麼樣的人物都有。有人重利，有人愛名，有人喜色，有人愛吃。一道美味，可以使他們終日裏念念難忘。」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江湖代有高人名家，但能夠使後人景慕不忘的，却難有幾個，這大概不是他們識見不足，就是有某種癖好之故了。他心中感慨萬端，深深覺着一個人，如想立下千秋大業，爲後世楷模，不偏不倚，識見遠大，於大是大非間有所遵循，那就不是單純武功一道能夠做到了；必須文武兼具，才能當全才之稱。

忽然間，想到了自己——艾九靈行蹤遍天下，識見是何等廣博，爲什麼竟然會選擇自己這樣一個貧寒出身，全無武功基礎的人，不惜大費手脚，乞求他人，把自己造就出這樣一位出奇的人物。以艾九靈在武林中的聲望，他儘可由武林各大世家門戶中，選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承繼他的衣鉢，以他聲望之隆，武功之高，自非難事。但爲什麼，他竟選擇了我？是不是因爲我救了他，因爲他，我受了很多的痛苦。但酬恩的方法很多，似是用不着如此大費週折。他借重佛門傳薪之術，授我功力；借重花無果絕世醫道，助長了我的成就；把他畢生窮研苦思的絕技，簡化爲十掌、三拿，全不藏私的傳授於我；又爲我找到了一位畢生苦思拔劍手法的名家，傳授了我的劍法。那千敗老人，由千次失敗中，修正了拔劍的手法，實已超越了一般劍法之上，拔劍一擊，已非一般劍法中所能封擋，這些人自非他在一時間所能找到，這根本是個很精密的計劃。艾九靈僕僕風塵走遍

天下，其用心——就是在尋找那承受這個計劃的人。但他選中了我！

一念及此，心中凛然頓生出一種警惕，只覺負肩沉重，有不得一步差錯之感。

無名氏、石生山，冷眼旁觀，發覺那俞秀凡神情嚴肅，似正在思索一件重大之事，不敢驚動，暗中招呼，嚴作戒備。但見俞秀凡神情間數番變化之後，突然長長吁一口氣。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你在想什麼？想的那樣入神，想的這樣長久！」

這時已到了掌燈的時分。不知何時，第一樓上，已然點起了燈火，而且樓上顯得十分清靜。敢情，樓上已經沒有了客人。

但整座二樓，燈燭輝煌，點了十二盞垂蘇宮燈。

兩個身穿白衣的店伙計，恭恭敬敬的站在木桌前面，一語不發。

俞秀凡打量過四週景物，淡淡一笑，道：「我在想一個人。」

言未盡意，話題突然一轉，接道：「現在什麼時刻了？」

無名氏道：「晚飯已過。」

俞秀凡回顧了身側兩個穿着白衣店伙計一眼，道：「現在，這繁華城中的人，都該休息了。」

店伙計一欠身，道：「東、西、南三條街上的人，都已經休息了，但北大街，却正是剛剛開始。」

俞秀凡點點頭，道：「北大街，是什麼行道？」

店伙計道：「這個很難說了，風雅點說，那是風月地方，如是俗一點說，那該是歌姬雲集之處了。」

無名氏道：「繁華城彈丸之地，想不到名堂還眞是不少啊！」

店伙計道：「離開了聲色犬馬，繁華二字，就很難表達出來了。」

俞秀凡道：「能讓咱們去瞧瞧麼？」

店伙計道：「那地方最歡迎外鄉人去，本地的人，反而不受歡迎。」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爲什麼呢？」

店伙計道：「這個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大家不是遠親，都是近隣，彼此之間，在那風月場中會面，總難免有一點尷尬。」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只怕還有一點原因。」

店伙計道：「貴賓指教！」

俞秀凡道：「這座人間第一樓和那些歌場、書寓恐怕不是爲貴城中人所設立，自然不太歡迎城中人了。」

店伙計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俞秀凡笑一笑，站起身子，道：「既然來了，咱們自然各處都要走走，以廣見識。閣下，請拿賬單來吧！」

店伙計道：「貴賓初履敝城，十分難得，敝東有諭，這頓飯算是他敬奉貴賓。」

俞秀凡聽他口齒伶俐，而且既擅避重就輕，又能答非所問，心知要想從這些人的口中，套出幾句眞話，勢比登天還難。取過長劍，道：「代我上覆貴東主，就說俞某人向不白吃，一餐之情，日後，在下也許有以回報。」

店伙計道：「不成敬意，貴賓如若近日不走，還望常來小號坐坐。」

俞秀凡未再理會那店伙計，舉步向外行去。無名氏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錠黃金，丟在桌子上，道：「伙計，這個，是敝公子的賞賜，你們分分用吧！」緊追俞秀凡身後而去。

店伙計伸手取過黃金，在手中掂了一掂，怕不有五六兩重，當下道：「賞賜太重了。」

俞秀凡等三人頭也未回，直出了第一樓，轉向了北大街。

一眼望去，整個的北大街，就像一條火龍似的，每一家門前，都高掛着兩盞走馬燈，綵綾門樓、燈火輝映；夜色中，看上去十色並陳，燦爛絢麗。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造化門也就是這點苗頭了，下毒、用藥、金錢、女人，除此之外，大約再也變不出花樣了。」

無名氏道：「公子，女色眩目，酒最誤事，也最易受人暗算，咱們得小心一些才是。」

俞秀凡道：「不錯。我也正要告訴兩位，小心戒備，但却要放胆週旋，如非情況特殊，最好不要分開。」

無名氏笑一笑，道：「咱們跟着公子，聽命行事。」

俞秀凡道：「對江湖中事，我知曉的不多，這一點，還要兩位隨時給在下指點指點。」

無名氏笑一笑，道：「江湖中事，在下是知道不少，不過，造化城中事，似乎不能以常情測度。」

俞秀凡道：「咱們盡力而爲吧！如是咱們無能應付，那就給它來一個以不變應萬變。」

無名氏道：「公子說的是，來一個含笑不言，就會使他們難測高深。」

說話之間，已踏入了北大街。

只聽弦管隱隱，由張燈結綵的大門中傳了出來。

俞秀凡轉頭望去，彩燈映照下一塊金字橫匾，寫的是「天台歌壇」，兩邊對聯的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除此無分壇」。

無名氏笑一笑，道：「口氣很大，不過吃了『人間第一樓』的美味，倒也不敢對這座『天台歌壇』太過小覷了。」

俞秀凡道：「看這條花街規模，至少有二十家以上的歌榭書寓，咱們盡一夜工夫，各處都走它一遍。」

無名氏道：「先看這天台歌壇。」舉步向裏行去。

進了大門，迎面是一陣襲人花氣，紅、黃、藍、白，四色小花燈，用一道白索穿成一綫，由大門內直通大廳。

數百盆各色奇花，擺成了一條曲折的幽徑，人由小徑過，兩側花香芬芳，花色悅目。

俞秀凡道：「如是單爲了給我們一開眼界，化費了這大工夫，倒也是很難得了。」

無名氏道：「看來，他們對公子確然很重視。」

俞秀凡笑一笑，未再答話。

行近廳前五六尺，大門已呀然而開，一個白衣白裙的少女，快步迎了出來，欠欠身，道：「你是俞少俠吧？」

俞秀凡道：「不敢，姑娘早已奉到了接迎在下的令諭了？」

白衣女嫣然一笑，道：「小女子恭候已久，俞公子請吧！」

俞秀凡舉步入廳，滿座客人，突然一起肅立，歌台八盞垂蘇燈下，正在婉轉高歌的綠衣女子，也突然收住了檀板，停下了歌聲。

無名氏四顧了一眼，發覺大廳中坐了不少的人，少說點，也有百號以上。

白衣女導三人直趨台前一張長形的木桌前，欠身笑道：「俞少俠請入座。」

這是距歌台最近的一張木案，木案上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木案後並排兒放着三張木椅，一樣的帶扶手，靠背的木椅，不同的是，居中一張木椅上，鋪着黃色的坐墊。

俞秀凡緩緩在中間一張木椅上坐下，無名氏和石生山，分坐在左右兩側。

直待三個人完全坐好之後，那站在台上的綠衣少女，緩步行下歌台，直趨木案前面，欠

身一禮，道：「公子，小女子荷花，見過俞少俠！」

俞秀凡一揮手，道：「不敢當，姑娘有什麼見教？」

荷花道：「小女子請教公子，希望聽一支什麼樣的歌曲？」

俞秀凡道：「客隨主便，姑娘覺着什麼樣的曲子拿手，就唱那一支吧！」

荷花很多禮，又欠欠身，道：「小女子遵命。」

轉身舉步，行上歌台。她似是有意的賣弄風情，走的柳腰欵擺，臀部搖顫。

登上了歌台之後，立時響起了一片弦管之聲。綠衣女子輕啓櫻唇，一縷清音，自口中婉轉而出。

唱的是陸放翁的「釵頭鳳」，歌聲婉轉，動人之極。

歌聲停下，餘音仍嬝嬝不絕，廻繞耳際。

俞秀凡一直提高着警覺，聽罷一曲，立時站起身子，準備離去。

只聽一聲清脆的嬌呼，道：「俞少俠，請留坐片刻，聽完賤妾一曲再走如何？」

俞秀凡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子，緩步行到台前。

那是個五官秀麗的少女，只是稍爲清瘦了一些。也正因她稍爲清瘦了些，給人一種纖弱的感覺，顯得楚楚可憐。

忽然間，俞秀凡發覺了那白衣少女愁鎖秀眉，似乎是有滿腹的幽怨，却又無處申訴。

俞秀凡站起的身子，又緩緩坐了下去。

這女人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憂鬱。任何人看她一眼，都會生出了憐惜的感覺。

無名氏、石生山，都不自覺的黯然歎息一聲。

一縷美妙、幽傷的歌聲，傳入耳際。

那是世間最傷感的調子，有如鮫人夜哭，杜鵑啼血。

任何人只要具有着理性、感情，聽到這等淒涼的、傷感的曲調，都無法阻止那悲從中來的悲苦。

無名氏、石生山不自覺的受到那强烈的悲傷感染，雙目中流下了淚水。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暗道：好淒涼的調子，這女人似有無盡無際的痛苦。

忽然間，歌聲頓挫，停了下來。

俞秀凡突然間心生警覺，轉頭看去，只見無名氏和石生山，都已淚流雙頰，如醉如癡，臉上是一片愁苦容色。

似乎是兩人已被淒凉的歌聲，勾起了無限的傷心，兩個大人，哭的像淚人似的。

俞秀凡長笑一聲，站起了身子，流目四顧，不知何時，全場中人，都已經走的一個不剩，只餘下三個人在座，輕輕吁一口氣，立刻凝神低吟。

那白衣女子的歌聲，在一頓之後，突然又響了起來，仍然淒風苦雨一般的調子。

幾句天龍禪唱，立刻把俞秀凡激動的情緒，給平靜下來，同時，無名氏和石生山，也從半昏迷的狀態中清醒過來。兩人感覺到臉上有些淚痕，立刻舉手拭去。

那白衣女淒凉歌聲，突然拔尖，尖厲的聲音，有如尖錐一般，分向三人耳中鑽去。

俞秀凡的天龍禪唱，也突然拔高，一股平和的聲音，傳播開去，有如一道魚網般，兜了過去。無名氏和石生山感受到的壓力，也忽然解除。

那高聲歌唱的白衣女，似乎是被一種壓力逼住，頭上也開始滾落下汗水。

俞秀凡神情端莊，天龍禪唱愈見嘹亮。

突然間，歌聲中斷，白衣女身子搖動了一陣，一交跌摔在地上，口中鮮血湧了出來。

俞秀凡停下了天龍禪唱，緩步行上歌台，伏下身子，伸手在那白衣女子鼻息探了一下，歎口氣，道：「姑娘，傷的很重麼？」

白衣女緩緩睜開了微閉的雙目，舉手拭一下口角的鮮血，淒凉一笑，道：「公子內功深厚，小妹很佩服。」

俞秀凡道：「姑娘，現在不談這些事情了，在下有什麼地方，能夠幫助你？」

白衣女搖搖頭，道：「公子，沒有用了。我只想請教你一件事！」

俞秀凡道：「什麼事？」

白衣女子道：「你用的什麼武功，破了我的消魂曲？」

俞秀凡道：「天龍禪唱。」

白衣女道：「嗯！我敗的不寃。公子的天龍禪唱是佛門無上大法，小妹死而無憾了。」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能不能告訴我這天台歌壇中，還有什麼人物？」

白衣女子道：「我是第三個，在我上面還有一位師姊，一位師父，我師父功力深厚。」

話到此處，口中鮮血湧出，氣絕而逝。

無名氏、石生山，都已經完全清醒過來，回想適才經過，不禁心頭震動。忖道：我們本在全神戒備之下，想不到受了暗算還不自知。

俞秀凡緩緩站起身子，右手握住劍柄，冷肅的說道：「諸位可以現身了。這等鬼鬼祟祟的，不覺着有失身份麼？」

無名氏、石生山迅快的移動身軀，到了俞秀凡的身側。兩人一左一右，守在俞秀凡的身後。

只聽梟鳴似的怪笑，緩步行出一個黑衫、黑裙、滿頭白髮，手執竹杖的老嫗。

這老嫗臉上滿佈着一層纍纍的皺紋，身後却隨着一個全身紅衣，千嬌百媚的大姑娘。

老嫗望一望躺在地上白衣少女的屍體，突然冷笑一聲，道：「小丫頭，見不得標緻少年，連你師父也給出賣了。」

突然一揮手中的竹杖，一挑那白衣女的屍體，摔出了八九尺外。死後毀屍，全無一點師徒的情份。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老前輩好毒辣的手段！」

白髮老嫗道：「他出賣了師父、師姊，罪該碎屍萬段，如若她還活着，她的苦頭就吃大了。」

俞秀凡冷冷說道：「死不記仇，何況她和你師徒一場，竟然全無情意。」

白髮老嫗冷笑一聲，道：「凡是背叛我的人，老身決不憐惜。」

俞秀凡强自壓制着心頭的怒火，緩緩說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她說出你們的身份，對你並非無益。」

白髮老嫗道：「這一點老身倒想不出，對我有什麼益處？」

俞秀凡道：「至少，你們還有逃走的機會啊。」

白髮老嫗突然放聲而笑，聲如梟鳴，淒厲刺耳。

無名氏一皺眉頭，道：「眞是此笑祇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

這兩句話，倒是收效很大，白髮老嫗突收住了笑聲，雙目盯注在無名氏的臉上，道：「你是說老身笑的難聽？」

無名氏道：「不錯。在下這一生中，從沒有聽過比這更難聽的笑聲了。」

白髮老嫗反而沒有了怒火，淡淡一笑，道：「這麼說來，諸位喜歡好聽的了？」

無名氏道：「至少咱們不喜歡聽像老婆婆那樣的怪笑聲。」

想像中，這白髮老嫗定然會被激的怒不可遏，因爲，這白髮老嫗給人的印象就是暴躁的人。

但出人意外的是，那老嫗竟然全無怒意，反而微微一笑，道：「那就換一個笑的好聽的吧！」

目光一顧那紅衣少女，道：「秋兒，去，笑幾聲好聽的給他們三位聽聽！」

紅衣少女帶着一臉春風般的笑容，欵擺着柳腰，走過來，盈盈一禮，道：「三位大爺多指教！」

俞秀凡胸有萬卷，透射事理的明徹，自非一般江湖人物能及，冷冷接道：「慢着！」

嗆的一聲，長劍出鞘，寒芒閃動間，劍尖已指向了紅衣少女的咽喉。

這份快速，當眞如閃電一般，叫人應變不及。

紅衣少女臉上閃掠過一抹驚異之色，立刻又恢復了滿臉笑意，道：「這是幹嗎呀？伸手不打笑面人，難道你還眞能殺一個對你微笑的女人麼？」

無名氏、石生山都爲那紅衣少女美麗的笑容所動，心中暗暗忖道：這話說的也是，怎能拔劍殺死這麼一個有着美好笑容的姑娘呢？

俞秀凡也感覺那紅衣少女笑的如花盛放，好看無比，不覺手腕一軟。

白髮老人皺紋堆纍的臉上，也浮動出一片笑意，道：「年輕人，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

俞秀凡轉過目光，口中低吟起天龍禪唱。

這佛門降魔的梵音，果然有着無比的神奇力量。

禪唱飄起，俞秀凡立時神志清明，轉目望去，只見紅衣女子臉上的笑容，也完全變樣。笑的很痛苦，有如一個人一面在承受皮鞭抽打之苦，一面却又要對人强笑，那笑容，比哭還難看。不禁看得一怔。

就在他暗自感歎之間，突覺右腕一痲，脈穴被人抓住。同時，那白髮老嫗手中的竹杖，也抵住了俞秀凡的前胸要害。

出手的正是那白髮老嫗。

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氣，冷冷說道：「看來，閣下是準備動手了？」

白髮老嫗冷冷說道：「姓俞的，你還有動手的機會麼？」

俞秀凡道：「爲什麼沒有呢？」

白髮老嫗一面暗中加力，一收五指，一面說道：「武林中人被拿着脈穴之後，一向是沒有反擊之力，閣下，已被拿住脈穴了。」

俞秀凡道：「我知道。」

無名氏突然欺身而上，道：「還有在下等。」立掌如刀，直切那白髮老嫗的右腕。

忽然間，指影點點，直襲過來，指向了無名氏的面門。指尖未到，幾縷指風，已經先行襲到。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紅衣女出手一擊，無名氏已覺出這紅衣女的功力十分深厚。顧不得再傷那老嫗，疾快退後兩步，橫手封去。

紅衣少女一招逼退了無名氏，並未再行追襲。

無名氏一招封空，右手已握着刀柄，嗆的一聲，長刀出鞘。

紅衣少女格格一笑，道：「怎麼樣，準備動傢伙啊？」

柳腰擺動，人已越過了俞秀凡，攔在了無名氏的前面。

石生山早已蓄勢戒備，但却一直找不出適當的機會。

無名氏長刀一揮，橫裏斬去。

紅衣女一閃身避開刀勢，但立刻攻了上來，而且一下子欺近了無名氏的身前，掌拍指點，全是突穴斬脈的手法，一招連着一招，迫的無名氏步步後退。

無名氏手中長刀被那紅衣女子的掌指，逼到了外門，在紅衣女子快速的攻勢下，無名氏一直無法把手中的兵刃收回攻敵。

空有一把長刀，不但未能有助攻敵，反而成了累贅。

這時，無名氏才警覺到，造化城中人，不只是專走旁門左道的術法，而是，每個人都有着眞眞實實的武功。一念及此，頓覺這神秘組合，非同小可，生離此地的機會不大。

石生山一直沒有出手，但他却運集了全身的功力，準備選擇最適當的一擊。

這幾日短短相處，他心目中已然明白，英俊瀟洒、年紀不大的俞秀凡，不論才慧、武功，都非自己能望項背，如若俞秀凡被人殺死或遭生擒，自己和無名氏，那就全無一點生存的機會了。

存此一念，全神貫注在俞秀凡的身上，無名氏被那紅衣女逼的節節後退，全無還手的機會，他竟全無所覺。

紅衣少女掌法奇幻，攻勢凌厲，搶盡了先機，完全掌握了主動。但那無名氏究竟是久經大敵的人物，發覺無法扳回劣勢時，立時改採遊鬥，步步後退，但求自保，不求傷敵。

那黑衣老嫗，竹杖在俞秀凡前胸之上，左手又扣住了俞秀凡的脈穴，本是佔盡了優勢，但她却感覺着俞秀凡被扣的右腕上，有一股遊動的暗勁，似是隨時能掙脫五指而去。

抵在俞秀凡前胸的竹杖，也似乎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阻力。

俞秀凡在腕穴被扣，前胸被對方兵刃抵觸之下，一直在暗中警惕自己，不可慌亂。艾大哥曾經告誡過自己，愈是處境危惡，愈是要鎮靜對付。

但一種潛在的本能，使他在不知不覺間，把內力運集於受制之處。

少林寺高僧傳薪，花無果神奇醫道，早把他造成一個身具深厚內力的高手，只是他還不太瞭解自己。

白髮老嫗一生中搏鬥過無數强敵，從來沒有遇上一個，脈穴受制之後有着如此反應，如此鎮靜的人。她暗審敵我之勢，如是出手一擊不中，必給敵人反擊之勢，雖然佔盡優勢，但却不敢驟施毒手，一時形成了僵持之局。

俞秀凡却也無法想出脫困之策，他心中全無把握，能夠一下子脫出敵手，一次不成，立時將受到强敵致命的一擊。他不能就這樣死去。所以，也不敢輕易掙扎。心中却在思索着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全在自己的疏忽，完全放棄了主動之故。强敵在天龍禪唱下，魔音失效，自己本已控制大局，却不知搶先制敵，留給了對方以突擊施襲的機會。這一次的疏忽，竟然主客易勢，由優勢變成了劣勢，受制於人。

但聞那白髮老嫗，冷冷說道：「姓俞的，你認輸吧！」

俞秀凡道：「爲什麼要我認輸？」

白髮老嫗道：「因爲，我制住了你的脈穴，竹杖點在你前胸之上，隨時可以取你之命。這一點，你可以相信吧？」

俞秀凡道：「不信。」

白髮老嫗吃了一驚，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你不殺我，一定有不殺我的原因；而且那原因很重要，使你不敢殺我。」

白髮老嫗暗暗吁一口氣，忖道：看來，他似乎是還不太知道我不能殺他的原因了，目下情況，先要迫使他就範之後再說。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錯，我有不殺

你的原因，但你也不能太激怒我，一旦激怒了我，我一樣可以取你之命。」

俞秀凡道：「你不敢，絕對不敢。你如敢殺我，只怕你早就動手了，因爲，你不是一個仁慈的人。」

白髮老嫗心中暗暗恨道：老娘如是能殺你，早就取了你小子的命，還會和你囉囉嗦嗦麼？表面上，却故意歎息一聲，道：「老身不殺你，確有很重要的原因，不過，你也不能太激怒我。」

俞秀凡笑一笑，道：「你作不了主，因爲，你是個聽人之命行事的奴才！」

白髮老嫗臉色一變，道：「你罵老身是奴才？」

俞秀凡道：「不錯，你是奴才。」

白髮老嫗雙目圓睜，寒光如電，似要發作，但她却又突然忍了下去，微微一笑，道：「好吧！就算老身是奴才，但咱們也不能就這樣僵持下去，如若彼此僵持的時間太久，老身只怕一個克制不住，殺了你。」

俞秀凡道：「那你就試試吧！」

白髮老嫗冷笑一聲，道：「年輕人，不要太自信，你要知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死了之後，什麼名位利祿，都將付之東流。」

俞秀凡道：「你錯了，在下求的不是名位，也不是利祿。」

白髮老嫗道：「那你求什麼？」

俞秀凡道：「求安心。男子漢、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只求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名位利祿，等閑事，豈放在我俞某人的心上。」

白髮老嫗一時間楞在當地，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因爲，他感覺到俞秀凡手臂間流轉的眞氣，愈來愈是強烈，已到眞欲掙脫飛去的境界，如是他不肯就範，情勢迫人，只有冒險硬拚一途了。

突聞站在旁側的石生山，冷笑一聲，欺身而上，打出一拳。

白髮老嫗冷哼一聲，一側身，向旁側避去，同時左手加力，順勢一帶，把俞秀凡帶向一側。

她如出手封擋石生山的攻勢，俞秀凡不太瞭解自己的潛力，或許不敢妄自掙扎，但那白髮老嫗太過聰明了，也根本沒有把石生山放在心上，她却怕俞秀凡乘自己分心對付石生山時，掙脫了自己的掌握，準備先把俞秀凡制服之後再對付石生山。

但她却未料到，弄巧成拙。

在她用力一帶之時，俞秀凡本能的反應，突然用力一掙。這一用力，俞秀凡突然發覺，左手還可以活動，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一共只會三招擒拿，十招掌法，但每一招的變化，都是精微異常。

白髮老嫗眼看掌勢劈來，心中大大吃了一驚，竟然看不出這一招掌勢的變化，不禁微微一呆。

就這一怔神間，俞秀凡右手突然一掙，竟然掙脫了白髮老嫗的掌握。

這一脫困，有如龍歸大海，虎入深山，左掌一緊，迫的那白髮老嫗退了兩步。

但俞秀凡並未乘勢追襲，反而還劍入鞘，道：「你用兵刃，還是赤手相搏？」

白髮老嫗一語未發，忽然一揮竹杖，幻起了一片杖影，若點若劈的攻了過來。這一招攻勢奇厲，一開始就四面八方的合圍過來。

石生山已然退到一側，目睹這奇厲杖勢，不禁吃了一驚，怔道：這是什麼杖法，竟具如此威勢？

但見俞秀凡拔劍一揮，刺了過去。

沒有聽到竹杖和長劍交觸之聲，但却聽到了那白髮老嫗冷哼一聲，向後退了五步。

石生山凝目望去，只見那白髮老嫗右肘間鮮血淋漓滴了下來。敢情俞秀凡一劍竟然刺中了那白髮老嫗握杖的右臂上關節要害。她擊出的竹杖，也突然軟了下來。

白髮老嫗傷的很重，但她臉上的驚懼之情，比她的傷勢更重。

呆呆望着俞秀凡，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你用的什麼劍法，刺中了老身一劍？」

石生山也在用心的聽着，這也是他心中的疑問。

俞秀凡道：「這沒有什麼奇怪，你的杖勢中有着很大的破綻、空隙，我就拔劍擊出，刺中了你。」

白髮老嫗聽得更是心驚，說道：「你看出了我杖法的破綻？」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世間沒有完善的武功，也沒有不留破綻的招數，所以，你不用覺着自己的武功很完美。」

白髮老嫗楞住了，她闖蕩江湖數十年，從沒有聽過這樣的事。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年輕人，你的劍法呢，有沒有破綻？」

俞秀凡道：「天下沒有絕對沒有缺憾的武功，所以，我手中之劍，沒有招術變化，也沒有一定的劍法。」

白髮老嫗道：「眞是荒誕不經的怪論。」

俞秀凡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了，但我也會一套劍法。」

白髮老嫗接道：「老身可以承認你高明。不過，你說劍無招術，老身確不相信，你自己也會一套劍法，是不是也有破綻呢？」

俞秀凡冷冷說道：「自然，可能也有，不過，你是不是能看得出來，那就很難說了。」

白髮老嫗道：「只要有破綻，老身就可以看出來。」

俞秀凡道：「那你就試試吧！」

突然，長劍斜舉，左手劍訣指天，擺出了一個劍式。

這正是驚天三劍中的第一式——「驚天動地」。

白髮老嫗立時全神貫注，仔細看那俞秀凡擺出的劍式。

看了一陣，白髮老嫗突然臉色大變，駭然向後退了五步，躲在一張木椅之後，道：「年輕人，老身看過了，請收起來吧！」

俞秀凡收了劍招，淡淡一笑，道：「你瞧出了破綻麼？」

白髮老嫗搖搖頭，道：「你劍法高明，老身瞧不出什麼破綻。」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這麼說來，你在劍術上的造詣，確然是大有問題了。」

白髮老嫗道：「老身只想請教一事。」

俞秀凡道：「什麼事？」

白髮老嫗道：「老身想請教閣下的劍法，叫什麼名字？」

俞秀凡目光轉動，發覺石生山手舞軟鞭，和無名氏聯手合戰那紅衣少女，已把戰局穩住，在以二對一的局面下，保了個平分秋色的局面，頓然放下了心中的惦記。緩緩說道：「現在是你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我出手？」

白髮老嫗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

俞秀凡道：「咱們之間，是和是戰，應該有一個決定了。」

白髮老嫗道：「三位可以去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不用顧左右而言他，在下的話，必需要一個明確的答覆。」

白髮老嫗道：「老身如是不答應束手就縛呢？」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旣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